

年

卷

期

5

2-3

第

第

607

新壘



徵求基本定戶

全年一元五千元為限

本報內容豐富式樣新穎純粹粹站在
 民衆立場發揮公正言論灌輸各種
 學識爲讀者最忠實最良好之讀物
 茲爲優待讀者起見特徵求基本定
 戶五千戶全年收費一元額滿截止

徵求期間：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額滿期止

郵費在內

特價：香港澳門二元

國外三元五角

定價：香港澳門二元八角

國外四元三角

國內及日本全年一元八角

純粹新作的風定的期刊物

七日談

週報

每星期六出

版絕不脫期

灌輸各種學

識無出其右

售價最低廣

告效力最大

內容一覽

- (1) 七日談——短小精悍
- (2) 論叢——政治經濟
- (3) 國際時事圖解——分析國際形勢
- (4) 七日文獻——介紹七日幽默新聞
- (5) 大雜院——包羅萬象的小品文字
- (6) 社會素描——描述社會動態報告各地現
- (7) 海外來鴻——世界各國現狀的介紹
- (8) 今古閒談——發人深省的幽默文選
- (9) 革命掌故——革命人物的秘史珍聞
- (10) 專載——嚴正的批評與有價值的學術研究

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審字第一三〇一號審查

新墨文藝月刊

三月號

第五卷 第二三期合刊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新墨畫輯

封面……胡藻斌設計
畫刊——母子之愛——高奇峯遺作 高奇峯像——胡藻斌速寫并附
文字 虎——何香凝畫柳亞子題 西湖之雪——高劍父作 山水——
黃賓絳作 佛像——方康直作 接頭——楊光駿作 石畔桃花——呂
鳳子張書旂合作 山水——柳子谷作 虎邱雪後——楊光駿作 多
子之母——張書旂作 浴後——范美利作 花——李野屋作 鳥——湯
建猶作 人體——吳大羽作 鐵漢和尚——胡藻斌作 國華——孫福
熙作 倦——萬斯年作 紫藤花與魚——陳樹人容星哲合作 農作
——孫多慈作 長松——語開韻作 枯木竹石——張大千作 山水——
項聖謨作 船中——陳學書作

新學談叢

文學與道德

國民文學論

藝術的火花

文藝的現實性與政治性

「寫作與生活」之爭

「范博文型」

研究中西占文化之新途徑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之商討

一個女人

渡過裏海的高加索

一件大鑿

信號

詩選

…… (三三)

…… 儀生

…… 洪莽

…… 鄒向明

…… 柳風

…… 榮楨

…… 陳志良

…… 儀生 (三三)

…… 迅鳩 (三三)

…… 宋衡心 (三三)

…… 白木 (三三)

…… 徐廷琪譯 (四七)

…… (五十一至五)

…… 天虹飛裸

…… 周白飛

…… 虹飛

…… 天虹飛裸

…… 潘素心女士

…… 胡心女士

…… 沈聖時

…… 沈聖時

…… 周白鴻 (六六)

…… 均子 (六六)

…… 張協 (七七)

…… 梁國冠 (七七)

沒落

女老師

自我的文藝論

前線風景

……

……

……

……

……

……

……

……

……

……

……

……

……

……

……

…… (六九—九五)





冬之散頁.....周白鴻
 冬季裏.....黃貴祥
 亞歷山大與非洲一酋長(柯立治著).....彭子繼譯
 看雪.....湖峯
 一個流浪者的車擺.....光軍

畸形的愛.....希白(六六)

路口水神考.....白蒂(〇八)

文憑.....陳志良(二二)

厄斯安在天堂(底斯累利著).....馮信顯(二九)

前哨.....高倚筠譯(三三)

進步作家的路向是怎樣的.....馬麟兒
 本位文化建設徵文.....李煥然
 本位文化的反對者.....馬麟兒
 祖國文學與幫忙文學.....李煥然
 祖師的法寶拿出來了.....李煥然
 大眾語運動的悲劇.....李煥然
 屠龍與屠狗.....李煥然
 從「駱駝的足音」說到「現代派」.....李煥然
 雜文爭論的波瀾.....李煥然

音樂家的悲劇.....顧心影(三七)

當太陽睡著的時候.....夢白(三六)

旅途隨筆.....莫名(三七)

厄運.....寄航(三九)

失蹤.....天碧(三九)

給我買一件大衣.....許嘯天(三九)

紀念一婦人.....張宏(三九)

編後贅語.....編者(四〇)



本刊爲發行緊要啓事

本刊原由上海福州路時代圖

書公司總代發行，現因合同期滿

，仍歸本社自行發行，各地書局

均有代售，所有定戶，亦均改由

此間直接寄發，即希注意爲要。

新 壘 文 藝 月 刊

第 五 卷 第 一 期

二 週 年 紀 念 號

要 目

封面 舞	鍾 生
新壘書刊三幅	鍾 生
回顧與展望	鍾 生
新學談叢五篇	鍾 生
一個小小的村莊(小說)	劉震燕
書記李平(小說)	星 星
拉丁化問題的檢討(論文)	陳志良
湯龍大(小說)	沈聖時
法官與竊賊(獨幕短劇)	秋 水
論檢查養堯的實現(論文)	鄒向明
主義及其他	鄒向明
詩選七首	朱司晨等
鐵窗之花(小說)	鄭康伯
長生藥(小說) 英加奈特著	高倚筠譯
女性憎惡論者(小說)	羅 伽
獨身漢(小說)	馬 蹄
亢旱時(散文)	鄒向明
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演變	陳志良
前哨七則	馬兒等
雲番六典(介紹)	且 同
靠器吃飯的人(小說)	夢 白
兩年來的文壇概述	紅 僧



(上) 母子之愛高奇峯遺作



(下) 高奇峯像

胡藻斌速寫

提起了已故名畫家高奇峯氏，海內外人士，無不崇拜他在藝術上的成就。這個承舊啓新的畫人，無論在政治與藝術觀點，堪稱是富有天才的革命藝術家。但是，高氏在生前得到許多食古不化的所謂畫家的攻擊，什麼「不中不西」、「中西混合」……等的批評，盡醜詆的能事。然高氏絕不以爲意，祇有吾行吾素爲革命爲藝術而努力，河伯不足以語海，當年攻擊高氏的畫家，正不知何以爲情耳。記得高氏生前對我說過：「捉筆繪畫的人都說要仿古人筆法，但古人又是仿誰的呢？」這個獨創的見解他的說話，決不因其生命的消逝而被遺忘。本來藝術上國界之分，是沒有政治等等那麼嚴格。不已，在原理上，中西藝術的共通點，是很多很多的，藝術的作品之產生是有其時代與環境的。

在世界交通的今日，西洋畫與中國畫之互相影響，也是必然，若不懂藝術的共通性質及進化原理，不懂社會變化的法則，終日祇知宋元，又是什麼四王什麼什麼……法古人，不過畫匠吧了，托爾司泰說過，藝術祇有革命，革命即是獨創，不獨創就要摹仿，摹仿是歧途走上歧途的就是賊（大意如此），藝術之賊是不足以語高氏的。

社會是進化的，藝術也當然是依着這個進化的法則而進化，非古不貴非古不取的畫人，是不寬恕的頑固者。沒有時代思想的畫人，沒有獨創精神的畫人，祇是一個一代不如一代的落伍者，對藝術當然沒有什麼貢獻，至在藝術上所有的價值如何，可想而知了。

上之言，（胡藻斌）

編者索畫於我，奉命將高氏當年贈我之畫及速寫之像，並附如



虎畫凝香何

吞暗淚頭原武廣兔狐多日今原中磨溫藿藜山深尊獸百然儼負蝟

題子亞柳



載鶴輕舟湖上歸
重重樓閣鎖煙霏
仙家正在幽深處
竹裏雞聲半掩扉

黃賓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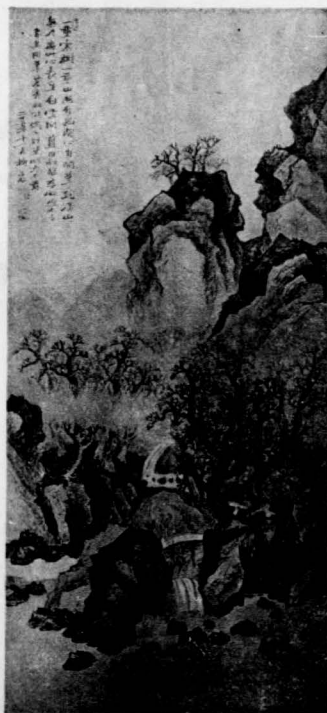


西湖之雪

高劍父作



作駿光楊 頭接



一重寒樹一重山

柳子谷作



石畔桃花爛開

呂鳳子張書旂合作



無量壽佛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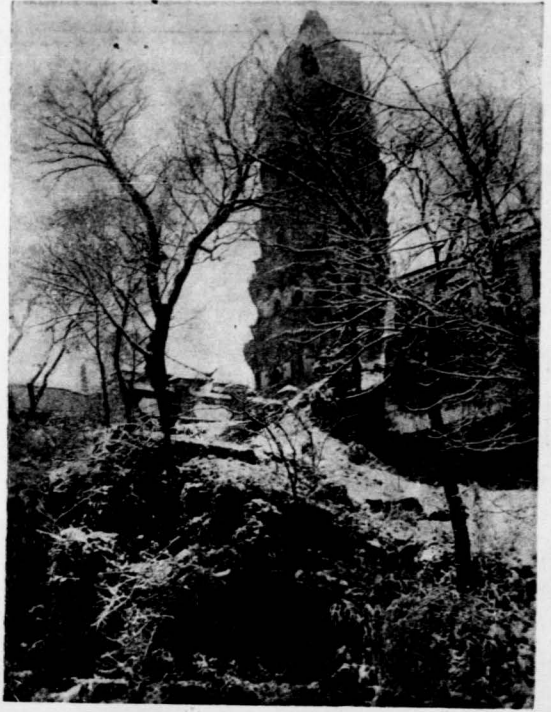
安陸方康直親筆於武昌華新美術學校

印

印

作直康方

像佛



(上) 虎邱雪後

楊光駿攝

多子之母



張書旂作

(下) 浴後

范美利作





人體

吳大羽作



春風輕暖正堪宜
不覺年年已改移
此日新晴人意好
何須更問幾時歸
一九三九年三月廿一日 吳大羽



鐵漢和尙

鐵漢和尙是金剛佛門七取法教十尊密書二種子名號牙頰
滿貌如獅鬚狀貌若僧尊士知死蓋謂此一類才乃聖者之號
曰喇嘛也名三藏之理也生理有世尊對聖子種其種佳在西面漢
語狀根根究其三藏抄書情之事，則和尙留世無和淨子排世不生
當此凡學才以究其理則七緣此則也此世則有世尊排世不生
也世尊才以究其理則七緣此則也此世則有世尊排世不生
亞子失立或高子焉有人物之心也此世則也此世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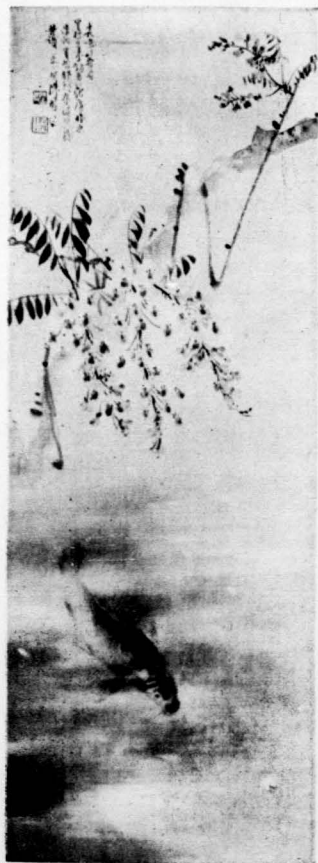
胡藻斌作



(上) 李野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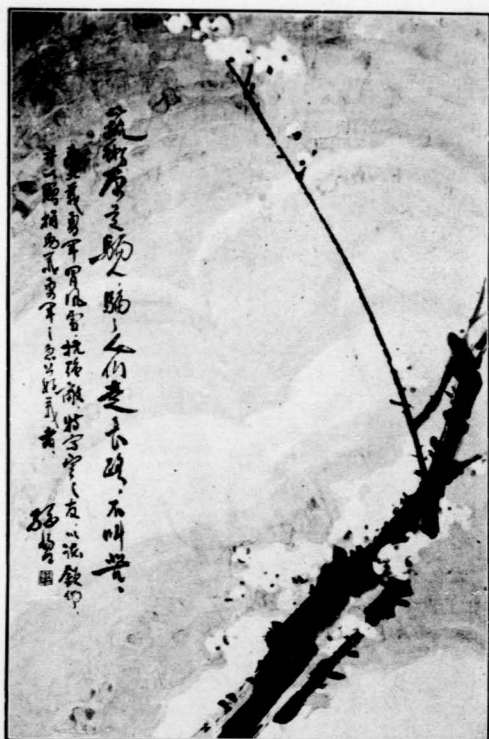
(下) 湯建猷作

李野屋畫鳥圖
此鳥棲於樹枝上
其意趣在鳥林一境
西至南洋北極其國



紫藤花下一魚游

陳樹人容星哲合作



國華 孫福熙作



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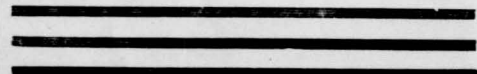
萬斯年作



↓ 作 慈 多 孫 作 農



作 韻 聞 諸 松 長 ←





山水

項聖謨作



枯木竹石

張大千作



船中

陳學書作



新墨叢談

文學與道德

傑生

「無所謂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書。書只有寫得好，或是寫得不好，這就完了。」

「沒有個藝術家有倫理的同情，倫理同情之於藝術家，是風格上的不可忽的固守。」

這是英國唯美派作家王爾德（Wilde）的理論，許多否定文藝具有道德觀念的文人，奉爲聖經般的。

自然，文藝是藝術之一部，文藝應當對藝術負責，書祇有問其寫得好不好，但道德不道德，是沒有問題的嗎？我是深深地懷疑着。

我記得，在某次文藝茶話會歡迎羅琛女士的席上，我作了一個半莊半諧的演講，大意是說：羅琛女士戀愛與義務的大作，我是讀過，對於這書，有兩個不同的感想，一個是這書出版在五卅運動之後，對於青年男女不負責任的戀愛，予以極大的針砭；在我個人，因為怕負義務，不敢戀愛，現在沒有戀愛糾紛與苦惱，應得感謝羅琛女士的。爲了這個問題的引起，徐心芹君發了一篇文藝作家與道德的說話。徐君的意思，是主張文藝作家應該要有道德的觀念與行爲，對於否認道德的作者，有所指摘。這在當時，惹起了一些反對。我對徐君的意見，雖然有若干要商量的小地方，但大意還有許多同感之處，所以，以鼓掌表示我的同情。

當然，文藝要對藝術負責任，但也不能不對人生負相當責任，老實說，

藝術而拋棄了人生的意義與使命，此藝術之所以為藝術，殆無價值之可言。那麼，道德的觀念，是不能絕對拋棄，不能說為絕無理由的。

道德雖然是一個抽象的名詞，但並不是沒有定義，道德的觀念，自然因各個民族國家社會及個人的觀點而異，但社會制度與心理（無論其為現實的或理想的。）的有形無形秩序，是有一個不妨害他們的物質與精神的共通道理在。這乎這個道理的，自然是不道德。

作家的作品，不應該對道德負責任麼？

每一個作家，當有他主觀的見解在，創作中人物之善惡，褒貶雖然不似評論家的態度，但創作中的人物給予人物好壞的印象，作家就有一個不批評的批評在，於是，作家的道德觀念自然而然的在書中表示出來。

一個作者個性的自由，應該予以尊重的；作者之具有個人的人生觀，也是必然的。一個有個人生觀的作家，當然有他的道德的觀念在。此即與時下批評家所謂意識有其深淺的關係。以政治的或經濟的觀點去限制作家，殊不見得比以道德觀念來批評作家來得有意義。蓋以文藝是屬於情感的，與倫理有不可解開關係的道德，與人性有相當關係的道德，無論在主觀客觀方面，在情感上都有很大的作用在

到了現代，文藝已由象牙之塔跑到十字街頭的現代，文藝價值的決定，社會的是應該重於藝術的。（並不是拋棄了藝術）由人生意義到了社會意義，作家的道德觀念，無論為現在的或理想，不能不要具有。

道德的解釋，自然因時代與環境而異，但共同的標準，並不是沒有，決不能以唯美派的觀點，或者是前代文人的觀點為對；無行的文人，無論其藝術好到如何程度，於社會是沒有價值的。

說起了道德，自然有許多人以為這是曠長而白，岸然道貌的老者所說。但我對於道德觀念，並不如他們所想像，而要求一種合乎時代與環境的道德。這個道德，有之，合理的不妨遵守，沒有，也不妨創造。作家自然不是聖諭先生，負什麼「醒世」「警世」的呆板任務，但對於偉大的將來，是應該有所憧憬。此偉大將來的憧憬，就是作家道德的昇華。

關於這個問題，在經驗上，得到一個結論是：「沒有道德觀念的東西，決不能寫出有價值的作品出來。」

國民文學論

治公

關於國民文學和國民語文學的問題，本刊已經有過多

次的討論。爲了要使得提創國民文學，提創國民語文學，這兩個主張更令人了解，更令人贊同起見，我在這裏補充寫述幾句，實在是充滿興趣的，尤其對於國民文學和國民語文學這兩個問題的關係的敘明，更似乎是很要緊。

我們之所主張的「國民文學」，它的本質，它和那所謂「民族文學」，和那所謂「普羅文學」的區別，都已在本刊第四卷第三四期裏，經楊柳先生正確地說明過。我所以要補充說的，就是，「國民文學」既是把「自由而廣泛的描寫」做它的本質，那麼，爲了「自由地」描寫國民生活，國民文學不但在本身上不政治化，不黨派化，而且還應該很忠實地暴露一切真實的現象和事情，不受外力的威脅或蒙蔽，也沒有絲毫故意的曲解；並且，爲了要「廣泛地」描寫國民生活，它不但在消極方面反對借文藝來贊揚某一階級或某一些數人集團的功德，或專門鼓動階級鬥爭的衝動，而是在積極方面主張將全國民的或任何一部分人的任何一角生活，都淋漓盡致地表露出來。

楊柳先生已經很透澈地說過：「民族文學的立場在於所謂民族主義，而國民文學的立場則在於國民主義。國民主義雖然不排斥民族主義，但民族主義的涵義却不能包括了國民主義的涵義。國民主義除開要民族的解放和獨立，

同時也要求國民生活的改善，以達到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真正自由平等，因爲我們知道有許多民族國家雖然獨立解放，而牠的國民生活並沒有改善；質言之，國民主義的涵義，包含着達到社會主義的意味，也可以說是以達到社會主義爲其目的，這是單純的民族主義所不能包括的。」在這裏，我敢大胆地說幾句話替他補充釋明。在上述這種程度內，國民文學雖不排斥民族文學，但是，假如所謂民族文學竟超越這種程度，不但消極地忽略了文學的暴露國民一般生活的痛楚知苦悶，或它的表現國民對於一般生活的改善的要求的任務，甚且竟積極地藉文藝以掩飾國民現有的—般生活的苦悶和痛楚，以移轉國民的改善一般生活的要求，那末在國民文學的立場，是要給以有力的反對和攻擊。

國民文學的立場在於國民主義。國民主義認定民族國家的利益不能離國民一般的利益而獨立，更不是超越國民一般的利益，而只是國民一般利益的一部分，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民族國家之所以要求獨立解放，是因爲要在那獨立解放的情況底下，獲得一般生活的改善，達到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真正自由平等。國民文學要把黑暗面的生活，也努力地，坦白地，大胆地，描寫出來叫人們明白，圖

民文學反對粉飾太平，反對把任何黑暗面掩藏過去。這就是國民文學的真實價值的所在。

在另一方面，楊柳先生說過：「普羅文學的描寫對象是一階級的集團生活，而國民文學的描寫對象是全部的國民生活」；「普羅文學主張革命的浪漫主義，而國民文學則主張國民的寫實主義。」我們并不否定某一階級的集團生活是從事文學者所應該描寫，但是我們認定任何一階級的生活只是國民生活的一部分，而文學的任務，并不在描寫單單某一階級——某一部分人——的生活，而是要描寫全部國民的生活。所謂「階級」，本來只是在觀念上把人們劃分而成的「部分」，這種觀念上的劃階級作用，對於文學，「不惟無益而又害之。」文學的任務在於普遍地真實地反映國民的整個生活。在社會科學的理論，有時爲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得不犧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在文學的立場來說，任何一部分人生活的痛苦和煩悶仍然是一部分國民生活的苦悶，一個國民文學者對於這種國民苦悶生活的一角，有了觀感之後，就應該將它描寫出來。而且國民文學所描寫的是正確的生活，沒有絲毫的曲解，沒有過度的潤色。國民文學者雖承認文學可以刺激革命的意識，并主張藉這種刺激以推動革命，然而同時却主張

生活的改善，并不單單依賴於革命，即在非革命時期，國民生活也并不沒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而應該將這種生活描寫出來，刺激起改善的要求；而且就國民生活的全部來觀察，也不一定沒有愉快的方面，值得文藝上的傳記，國民文學者主張把這一角愉快生活也忠實地描寫出來，而這一角愉快生活，又不是某一階級所必有，另一階級所必無。在國民文學者的眼光裏，都應該，都可以描寫。這也是國民文學真實價值的所在。

惟其如此，所以國民文學才是真正的國民生活的反映，才是我們所應該提創的。而任何「不自由的」描寫，任何「狹義的」描寫，都不能認爲國民文學，而只是冒牌的國民文學。這點却也有在這裏辨正的必要。

藝術的火花

洪荈

歷史是煥染皇家盛德的書，唯有真純的藝術才是人民自己所有的。在煥染之下的皇家盛德，固可煥赫一時，但它不能保定在後一個時代不被貶黜出來；而唯有純潔的，創造的藝術之火花是不滅的。例如像民歌和民間故事等，其反覆傳流得如此的永久，得到很大的影響，都因它們由民間自由的真純的創造出來，而不是由於皇家所養而作

播音器的。

近代的藝人大都沾染着濃厚的官味，凡能聯絡肉食之徒的，便藉此造勢力張聲名，走入了藝術政治化的路；又想為藝術而努力，又想聯官員兒造勢力，左右逢源，當然亦不必再談其藝術的發展如何了。

無論其為藝術大師或藝術紳士或學院派的文士，其輾轉「藝術官僚化」或「壟斷營利」的死路，雖然一時可以趾氣揚高，跋扈專橫，然而「時代」的檢討是嚴格的；他們會留下輝煌的盛名，同時亦將留下永久的臭名。

時代的換轉，或許不會返復到專制的鉄爪下了；民衆的本體的須要，本體的自發的創造力亦必會興起。由於創造慾本能的衝動，必然的會產生偉大的「人間性」的藝術作品出來。現今一班唯我獨尊的準官派（官味十足也）保家們，是早已滅絕他們的藝術的生命；那一些欺世盜名炫目的作品，那一些閉門自封的狹小意境的作品，自會沉滅的。

藝人們不含有「僚」氣，不專斷驕橫，能靈心點刻苦的幹，才能產生真正的藝術品！

「寫作與生活」之爭

柳 風

最近上海幾種報紙的副刊上，似乎都在鬧着這一個問題——寫作與生活。他們的意思規納起來，大致可分為實現的生活，與遊離於現實的生活，關於前者有人曾經引用過蘇俄某作家的那一句話：「最有害的，就是莫過於寫你自己不知道的事」，而後者則認為作品可遊離於實現生活的幻象，不一定在親見親聞的，不一定是對於那事要知道得怎樣的詳細。這樣一來，高爾基，巴爾扎克，就被抬出來作了那一方面有力的證人。並且他們似乎在反對方面的人感嘆地道：「建築在幻象的樓閣上，終不成事啊」！由此就認為他們的反面想像論者與感情論者，都是建築在幻象的樓閣上的，今天這一方面——想像論者似乎又被多戴上一頂皇冠了，那便是天才論者，因為自由談上有一位周××曾經說過「偉大作品之所以產生，完全是作家的能力上的問題」的話。這頂皇冠原來就是給這位周先生戴的，其實也就是給周先生這一方面的人戴的。

關於這一次的爭吵的展開，就不過如此。看起來，兩方面都各有各的道理，但我以似第三者的資格來插一句：辛克萊這一個人，大約可與高爾基，巴爾扎克相比吧，然而當我們讀辛克萊的作品時，似乎總缺乏一種什麼東西似的。他祇能夠告訴我們這件東西是如此，不能夠令我們想

到這件東西以外的許多東西上去。這樣說來，又不免染上想像論與感情論者的色調了，真的，辛克萊的作品之有缺陷，也就是這兩點。但當注意，我不具爲「想像論」與「感情論」來藉此辯護。實際，我也是反對純一的「感情論」與「想像論」的，我認爲一種能夠成爲文學的作品，在此時期，作家的實生活固應當充實，但不是說「最有害的就莫過於寫你自己不知道的事。」這是祇能夠用之於初試寫作者，不能一般的說，因爲如果這樣，就無異作了一般寫作者的寫作時的一道擋路碑，而所寫出來的東西，就不過與粗陋的新聞消息沒有兩樣了。有人說：「辛克萊的作品是給現代人讀的，不是想遺之於永遠的」，這話固然也很有道理，但給現代人讀的作品中將其新聞中沒有的感人的力量加重一點不更好嗎？感人的力量是什麼呢？「想像」與「感情」，無論怎樣，這兩個名詞無論壞到怎樣，在文學上是不能夠毀滅的，我是主張要，不過不是全部的要，如果把想像的視爲羅曼的，寫實的看成現實的。那麼假如一個作品內這兩件東西都有了，就不妨把這兩方面加以綜合。找一個適當的名詞出來名之曰：「現實的羅曼斯」吧，現實的羅曼斯大約與遊離於現實生活的現象差不多，但比遊離於現實生活的現象，似乎更覺相稱一點，即看起來，兩方

面似乎更覺得平均一點的意思。是的，一個作品內要把這兩點平均實施起來，（最少亦羅曼的不應該比實現的更多）纔是一個好作品。

至於講到「天才」，本來就遭一般沒有天才的人的反對，天才是有的一我也相信。但我不是來同意某人。我老早就想這樣決定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作一件事，固然也被他作得有點兒像樣；有人祇要費一彈指之力，那件事情就被他作得蠻好，蠻吻合。在這裏就舉例來說吧：曹子建爲什麼七步能夠成詩？爲什麼一個媽媽生的孩子有聰明的有愚笨的？爲什麼有許多人本來是學經濟的，醫學的，後來却喜歡到文學上去了？爲什麼同在一個時候同在一個境地裏的文學家科學家以及什麼家，什麼家，爲什麼這個比那個長那個比這個短？爲什麼祇有米保朗琪格、拉斐爾，芬琪能夠成爲文藝復興期的繪畫中的三位大師？爲什麼其餘的人又不能作？爲什麼徒弟打倒師傅？爲什麼？爲什麼……總之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明世界上之有天才，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無異就是爲歌詠天才的一個歌訣，至於我自己請諸位不要嫉妒，我並沒有具有什麼了不得的天才，我不過想在此爲一般真正具有天才者辯護。不要使他們被一般平庸俗子。把他們的天才叫沒下去

，跟着他們的平庸也成爲一個平庸的人。

話差不多就說完，所有關於「寫作與生活」之爭，「天才論」分辯起來。就都不過有如上所述，不再在此多費筆墨了。

(完)

文藝的實現性與政治性

鄒向明

由於客觀環境的決定，近代文藝的根底，已建築在實現的基地之上了。

文藝不是政治，但文藝所攝取生活實現的素材，往往不覺地含有非常政治的意義，這原因因爲文藝既是被當作了近代——時代的諸社會現象的表現而被表現，那麼在此諸現象中，政治的偶然滲入自然是很自然的事。(但決不能以政治代替文藝)。

描寫九一八與一二八的戰事小說中，作家的意識不是在告訴戰事是怎樣的驚人，它的意識必定包含這樣兩點；(一)，暴露敵人的野心，(二)當作政治的問題而被提出，一部弱小民族的文藝，幾乎全部牽涉到政治的漩渦中。但是一切描寫的主旨，我已經說明白了。關於文藝與政治的感觸，小泉八雲是想用感情(文藝中所賦與的一個特點)來維繫，或可以說用來調和政治吧，他說兩個敵人

可以用感情把他們和好如初，又說日本人要得到別人的了解，要使政治商業在國外佔着勢力，祇有在被介譯到外國去的作品裏多用一些感情(意思大約如此。見小泉八雲文學十講文學與政治之關係)小泉先生是生長在英國，後來一隻腳又踏到日本充當大學教授，這話從他的口裏出來，自然不足爲怪，日本人開口閉口所唱的中日親善，想起來實在好笑，不知也是受了小泉先生的影響否？

我現在寫這些事情幹嗎呢？這些感情論者，使我立刻明白他不愛崇高的超乎感情的高峯，而愛被迷網籠罩着的生有洶湧與卑劣性的人，因爲再沒有比他給一般人，(最少在他高壓下的人)所想出的雷聲影響更不忠實可靠的。了這種暴風雨搖盪中的粟粒的洪福並非他(弱小者)之所，祇有從洶湧的卑劣性裏醒轉過來，或者可以找到他所即予應找到的出路。

像上面這樣的例子就說是政治，把它用到文藝上來實在是非常淺顯平易自然的事。自從易卜生提出了問題文學後，文藝就從不問題裏伸展出來，差不多的無論描寫一件事物，總須觸到問題的實際，讀過易卜生自己的拉娜，社會課練的人，就知道他所提出的問題的一般相，左拉的發生，×的雷雨，以及最近代作家中的吉洵，高爾斯華綏

，威爾士等人的作品都熱烈地描寫着問題的發出，這末嘗不可以視作近代文學上的一大進步。實際實在是環境（歷史行程）決定了文藝，不是文藝決定了歷史行程。無論什麼樣形式的文學，總之，在他自己的時代，都有它自己時代的價值與意義。比方吧，「風花雪月」一類的文學，也曾紅過一時的，然而到了現在就不過當作這時代的一件十分淡薄並不怎樣重要的點綴品或消遣品玩玩而已。現在國內文藝界不是正鬧着這一個問題嗎？——「言志」與「載道」，我想那般名士派的先生，大約是受了袁中郎全集；袁中郎詩集，袁中郎遊記毒影響大深的原故？不然，爲什麼反資爲主呢？文藝的主流到了現在，既是被當作了問題而被熱烈地描寫着，那麼描寫政治問題，自然與描寫人生問題，花月，同是一樣的平凡，但是比描寫花月，人生問題的時代意義更覺重要吧了。不過無論怎樣的描寫，文藝作家是一個自由人，所謂文藝自由人者，前幾年經過了一番混戰後，這名字已經經人提出了，這是可好的，文藝作家想爭取獨立自由的人格，不夾在任何黨派裏，自覺地爲大多數人的利益來負責暴露社會上的一切生活的本質與過程，（自然政治也應包含在暴露之內）。單講政治，文藝自由人，所織入文藝裏的政治自然就與黨派政治完全

兩樣了，這是不可不明白的。不然，黨派文藝與文藝自由人文藝根本就談不到分別了。

「范博文」型

榮楨

茅盾底長篇小說夜裏寫了一個典型人物，這便是詩人范博文。范博文底性格是非常奇怪的，他在他的新詩集裏用着感傷的筆調寫西湖的墮落說：

「不見了嫩綠潑腰詩意的蘇堤，

只有甲蟲似的汽車捲起一片黃塵；

布爾喬亞的惡俗的洋房，

到處點污了淡雅自然的西子！」

寫這樣清高的詩句的范博文，這樣痛惡布爾喬亞的惡俗的洋房的范博文，他自己處身處世究竟是怎樣呢？他天天說着俏皮話，談着所謂「布爾喬亞」的流俗，而他自己却天天出入於企業家吳葆甫之門，今日追求林佩珊小姐，明日又去向四小姐惠芳獻殷勤，然一遇挫折，馬上又可以退縮。張素素說他是軟骨頭，真是一點也不過份的。他有時會對女人表示自己異常可憐，以蹂躪純樸如四小姐那樣可憐的鄉下姑娘的心，而從「軟骨頭」一語，也足以證明他就是對女人的情感其實也是很淺薄的。

在「五卅紀念節」那天，范博文在大三元酒家對同伴們感嘆地說：

「什麼都墮落了！便是羣衆運動也墮落到叫人難以相信。我是親身參加過五年有名的五卅運動的，那時——「The world is world and man is man!」 噯——那時候，那時候，羣衆整天占據了南京路！那纔可稱爲示威運動！然而今天，只是衝過「曾經洩海難爲水」，我老實是覺得今天的示威運動太乏！」

范博文既然能夠說這麼漂亮的話，而他自己却怎麼樣呢？吳芝生說得好：

「博文，我和你表同情，當真是什麼都墮落了！證據之一就是你——五年前你參加示威，但今天你却高坐在大三元酒家二樓，希望追蹤尼祿(Nero)皇帝登高觀賞火燒羅馬城那種雅興了！」

在口喊革命，而自己却坐在咖啡館裏的人們面前，范博文總該可以出出風頭了吧！

寫小說本不一定是真事，作家對於其所處理的人物，也不見得一個個都如水滸傳的作者先畫上百零八條好漢的百零八張臉譜掛在壁上，然後才去着筆（有些人是這樣說的），然而如茅盾之寫范博文，我總覺得他是有模特兒的。

。因為像這樣的人物在現在的中國文壇實在太多了。

自從創造社提出「革命文學」的一名詞以後，凡他們所出的刊物，爲了避免當局者注意，或是在所謂名詞的世俗化的口號之下，多多少少的新名詞是盡量地被介紹進來了。某刊物甚至以此還編着「新名詞辭典」，以盡其介紹之義務。於是「布爾喬亞」咧，「普羅列塔利亞」咧，「意特利更」咧，「意特沃羅基」咧，「意特納亨納爾」咧……，呵呀，多得很，在那個時候，打開那種刊物一看，幾乎盡是那樣一種名詞的堆砌。許多青年，爲了「新」的進求，莫不像孩子們聽希臘故事一樣的在追求那名詞的解釋與應用，而青年們受毒之深，也就大有可觀。近年來，這些名詞簡直已成了許多青年說話的裝飾，正好像口紅與花籃香粉是太太奶奶們臉上的裝飾一樣，要是不肯說這些名詞的話，簡直便應該被逐出時髦的文學家的範圍之外，這又是如何淺薄得令人發笑呵！

近兩年來，因爲自身正在從事於文化工作，使我時常有接近多少不常見的青年文人的稿件的機會，這機會更加強了我以前的印象，每每看到一篇稿件，甚至是長上萬字的東西，却只是這些名字的堆砌。有幾多次，想打起精神來選幾篇好的東西，可是選來選去，除了這些名詞之外，

往往弄到一無所得，這是如何叫人失望的事情呵！郁達夫編創造週報的時候，曾說外稿十篇中難選一篇。然而今日又何嘗有什麼進步？進步者不過是大家已多曉得使用幾個新名詞罷了。

在近兩年的文壇上，愛情小說確實減少一些魔力，這許是好的現象。然而代之而興的却是公式的作品：寫農民則必是地主壓迫，官吏勒索；寫工人則必是暴動硬幹，或是失業墮落。去年大衆語典（？）「丟那媽」與「咱老子」一類的話，又曾經甚行一時，這正如范博文之寫布爾喬亞，誰也知道他不過是一套公式而已。誠然，在目下中國農工所遭遇的確不免那種可憐的命運，然而文學畢竟不比鄉下人包豆腐，天天都是那麼方方的塊頭使算了事。果真希望文學發生改良社會的作用的話，那至少也得給人換換胃口；這就是說，作家們至少應該多去經歷一點人生，多在作品裏提供一點新的人物，新的事實。否則，無論如何自吹自唱，終難免「尼祿皇帝登高觀賞火燒羅馬城」之譏的。

像這樣「范博文型」的詩人文人充斥的文壇無論如何是不可樂觀的。那麼怎麼好呢？這便要看文化工作者們的努力了。

研究中西古文化之新途徑

陳志良

一月十九日上海××日報登載登載南美洲玻璃維亞發現漢人古蹟：人形石像，刻有類似華文的字體，其原文云：

（華聯東京通訊）駐智利日本公使久野真，頃在玻璃維亞發見被掘之原始人遺品數件，其中有人形石像，并彫刻類似華字之文字，即拍成照像寄來外務省。聞外務省已再拍照數張寄贈中國學界，並贈送東京東方文學院等日本學界。日本學界雖加以研究，但不能獲得學術的解決，祇能證明其爲華字系統字樣。但何時代何國之文字尙未能解釋。華字系統之字樣有埃坡之象形文字、西夏、女真、契丹等文字。但其字樣中有不屬於此等文字之任何種類者，致未能究其詳細。日本考古學者鳥居博士，認爲系漢人曾於二千年前漂流於南美洲，後在該地作聚團生活，此字樣即其遺品云。」

該項華文系統的文字，在中國尙未見其照片，我們不能斷定其屬於何種或何體的文字。然而據鳥居龍藏博士的意見，二千年前——或者遠於二千年之前，漢人曾聚居於南美洲這一點，確是大堪注意。退一步言，不是漢人漂流到那

里，而其為東方人種之遺跡，可以意測斷定。

事有無獨有偶的，一月二十六日的哈瓦斯電，亦有通知我們美國索諾拉地方發現二萬年前的古城。該地古代居民，亦係來亞洲或埃及之蒙古人種。其電原文云：

「美國亞利桑那州諾萊士，人種學家海伊斯頓在索諾拉地方發現二萬年前之古城。其地古代居民當係來自亞洲或埃及之蒙古人種。」——上海各報

我們從以上兩節消息觀之，可以見到亞洲的遊牧民族蒙古人種系，在若干萬年前移殖在美洲一帶，可以得到一點曙光了。

據衛聚賢教授云：若干萬年前的亞洲東北角阿拉斯加與南美洲相連壤的，所以印第安人有類蒙古人種，而埃斯基瑪人也為蒙古民族之一支云云。我們在從前視之，疑信參半，難以確定。如果是老頑固，不知又要恐慌到什麼地步了，現在因有這樣的發現，可以證明其並非虛語。蒙古人種移殖於美洲，和發現美洲遠在哥倫布之前不知多少年代，從此亦可斷定。

這兩處發現的科學的報告，雖然現在還未發表——我們當然希望他們愈早發表愈好。然而我們對於研究中西的古代文化之眼光，從此可以移轉其方向，不必拘泥或頑固

的保守原來的觀念，或者夜郎自大的自吹。我們目前研究的新途徑：譬如

中西古代文化的構通途徑是怎樣的？

古代中西文化的相似之點，中國受到西洋的影響呢？

還是西洋受到中國的影響？

東方民族——或者是蒙古民族在世界上的傳佈勢力如何？怎樣傳佈的？從那幾條路傳開去的？

他們帶去了什麼文化？和西洋受到的影響怎樣？

在民族方面，影响到西洋的人種沒有？

凡此種種，都是從兩處古跡發現之後，凡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民俗學家……應當格外注意去研究的大好題材。並且希望他們拋去空洞的理論，以發現的「實物」為佐證，互相研究，互相比較，互相論辯。以期埋沒了數千萬的古文化，有所發明，及發揚廣大於世上的文化界上。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之商討

饒生

國內十教授何炳松等，發表了一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接着，於舉行了一個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座談會之後，且發出了徵文的啓事。這個問題，惹起了文化界的注意，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個問題的發動，是否負有什麼政治的使命及起了什麼政治的作用，站在文化的立場，是毋須如何深究；因為這是針對了現中國腐敗幼稚偏歪貧弱混亂的文化象態而發，在原則上應該予以同情的。

一 宣言的考查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是這個問題的發動的第一個信號；要明瞭這個問題的發展，此宣言內容的考查，實爲進一步的重要工作。

宣言的起首，便很沉痛地說：「在文化領域中，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他們指出了鑽進了古人的墳墓乞靈於骷髏的人們在向死滅的深淵沉下去，指出了抱着歐美傳教師的脚而希望吊上天堂的人們，在空虛的太空中飄搖着。肯定的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裏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裏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他們以爲：「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所以，他們要：「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

對於文化領域中沒有了中國的情形，已經約略地有所指出，但不過約略而已，還是很缺少確實而具體的說明。關於這，我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文中，（七日談一卷七期）有這樣子的補充：「在半殖民地化的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中

……祇有國際資本主義意識下的殖民地文化……這個殖民地的文化，在政治上；先後有英美政制的模仿，有蘇俄與意德的景從。在哲學上，先後有馬克司尼采柏格森杜威學說之搬演。在文學上，幾世紀的西洋文藝思想與作品，不分皂白的一起介紹了之後，各有宗仰的而提倡了起來。……這樣子一個現中國的文化舞台，蹈舞的，除了西洋的木乃伊與及模特兒之外，在一個角落裏，則為一個中國古墓的殭尸，仍披着殯葬時在作今人看了而起痲痺的表現。」這是就文化一般的現象而說，至於創造此現象的文化人，則有如下的指說：「我們中國現代的文化人，他們觀念之錯誤與惡劣，所有多種，然而概括言之，就是他們的誇大，動不動要說世界的或國際的。（如福州人民政府成立時，那些社會民主黨的黨棍，以什麼文化同盟之名，發了一個致世界文化界的宣言。）他們沒有考量自己的文化能力以及國家的文化地位能否自躋於世界。（魯迅的阿Q正傳之翻譯，不過是外人一個好奇的觀念，以之聊備一格，並沒有什麼貢獻之可言。）但他所誇大到世界之餘，就卑縮到了自己。他們所謂國際的地位，並不是真實的國際地位，好像是殖民地奴隸的官紳心理，藉外國人的餘蔭，以震驚自己的國人，而做文化的兒皇帝。在世界主義與個人主義交織的文化情形中，他們不知有一個國家之存在。」文化領域中之沒有了中國，我這個說明，是比較的確實而明瞭。

宣言中對於中國過的文化，也曾有一個概念的清算。這個清算，不免近於輕率，如以為「從太古直到秦漢之際，都在上進的過程中」，文化時代的劃分，是很欠清楚，而措詞亦近粗忽之病。不過，他們以為漢代以後，中國文化便陷於停頓，而宋明綜合了因有的儒道和外來的佛學的新發展，也未能超出過去的範圍，是因襲。這會有人以什麼社會史，什麼經濟結構來非難，那是社會科學八股人物的囁語，沒有知道這還是一個文化史的簡說；是不值得如何注意的。

鴉片戰役而後，外人之堅船利砲，載來了他們的政治經濟力量；帶來了西洋的文化，打破了中國文化因襲之夢，而刺激成了李鴻章等之洋務運動，康有為之維新運動。但這種不澈底的政治改良運動，於政治沒有成效，於文化的影響亦甚微。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戰勝了之後，政治經濟與社會雖有極大的變動，然而革命失敗，袁世凱還是承遜清的餘緒，文化還是得不到若何的進展。所以到了民國八年，才產生了在中國文化史佔了很重要的一頁的五四運動，由愛國運動而變演出的所謂新文化運動。

此運動之所以產生，所以影響於後來這麼大，是以解放思想制度之束縛為號召，以投在已為資本主義所破壞的封建藩籬中苦悶的人們之所好；同時則以個人主義為倡。所以「言教育則曰尊重個性；言哲學則曰意志自由；言政治則曰自由主義，言藝則曰表現自己。」（見本刊第三卷第五期拙作五四運動的檢討。）這個以反儒教為主要工作的運動，在破壞確收相當的效果；但在建設方面，實沒有絲毫成績之可言。所以，文化上舊的不好已經倒了，但新而好的沒有建立起來，以至造成了十五年來文化之不良狀況。後來的革命運動，教授們歸功於此新文化運動，理解也很欠清明。蓋以所謂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支配不了後來的政治運動；（這個意見，在拙作五四運動的檢討，有相當詳明的指說。）這一點，不能不特別指出的。

新文化運動一方面固然打破了對古代文化因襲的行動，但一方面則開始了對西洋文化模仿的行動。此種行動之不對，宣言中指出模仿英美蘇俄意德思想之錯誤。

接着，來看一下宣言中的建設辦法。

他們說在建設的進程中，認為應該有下列五個認識；此為宣言中之握要點，抄錄之如下：

一，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所以我們特別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

二，徒然贊美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是無用的，徒然詛咒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也一樣無用，必需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贊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當竭力為之發揚光大，以貢獻於全世界，而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

三，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應該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

四，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創造，是迎頭趕上去的創造，其創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領域中因失去特徵而沒落的中國和中國人，不僅能與別國和別國人並駕齊驅於文化的領域，並且對於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

五，我們在文化上建設中國，並不是拋棄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設中國，成爲一整個健全的單位，在促進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同時，他們簡單地說：「循着這個認識前進，」「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

這樣子一個態度，雖然未將中國本位文化是一個什麼文化，明確地告訴我們；但在文化界民族國家意識消沉當中，此覺醒的表示，在原則上，站在國家的，文化的立場，實有商討之價值。

二 若干意見的批判

這個宣言發表了之後，影響於文化界極大，因此，產出了許多不同的批評；這雖然是政治力量在推動，但也是問題本身之值得人們的注意。

這個問題發展到了討論的階段之後，自然有許多不同的見解在發表，現在，將那若干有討論必要的意見，作爲批評的批評。

劉湛恩先生對於中國人崇拜西洋文化與教育有關係的意見，站在教徒的地位，於申辯之餘，「以爲基督教不能稱爲中國文化，但基督並不是西洋的，基督教是世界的。基督教有基督教的真理，基督並沒有國界。建設中國本位文化，決不是能夠單獨造成的；好像演奏音樂，要是亦有一個鋼琴，老是明明的彈，多麼單調沒有意思？所以一定要與別種樂器聯合起來，纔有意義。世界的文化與中國的文化，也應該互相融合纔是辦法。」這個意見，就是要以基督教來做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材料。不過，這也說得太牽強附會了。「基督教並不是西洋的，」以及「一只鋼琴沒意思的說法，其荒唐與偏聽，可以不提。但基督教之不能作爲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材料，稍有近代智識，尤其是中國認識的人所應該承認。在社會史及人類史的觀點，宗教自有其存在的條件與地位，不已，文化部門如藝術等，多與宗教有不可分解的關係。但誰也知道現代是科學世界的今日，神權的威嚴的外衣，已被科學之手剝下，宗教的信仰，已隨機械生產技術的進步而淡

薄。本位文化的建設，是現代化的文化，是決定於中國目前的需要；是不能守西洋之舊，基督教之要不得尤爲當然。至基督教所具有帝國主義侵略的使命，提起了實與中國民族政治經濟之平等原則，生了莫大的衝突，以與本題沒有重大的關係，祇好存而不論，以傷基督教徒的心。

有人提起了三民主義文化的問題，自然，三民主義文化的說法，沒有三民主義的文學或文藝那麼勉強，但以一個改造社會思想的主義名詞加上去，總覺的不大妥當。以三民主義來做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根本原則，在政治的任務上，在理論的出發點，沒有什麼不對。不過印印加上一個名詞，在黨化文化的意義，與中國國民意態來說，還有相當的距離。須知奉三民主義爲革命原則可，以之做立國治國的原則可，在三民主義沒有實現幾許的今日，說來似乎尙早。總之，以三民主義爲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根本原則，是可以的，但這可由信奉三民主義黨人以黨團來努力，使三民主義成爲全國人民信奉的主義，使中國文化成爲三民主義的文化；殊不能預作一個範疇，以限制文化多方面的發展。但這還沒有多大問題，最有問題的，就是使具有確實性的三民主義，成爲八股聖論廣訓化。這不但於文化之發展無多助力，且於三民主義之確實有所損害，我希望提出這個問題的黨人，不可因詞害意。

此外還有經濟或社會科學迷者的論調，全部着眼在經濟上。一切文化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馬克司的見解，其確實是相對的，但並不是絕對的。蓋以經濟與文化的互爲影響，是因果的關係，是連環的。實在文化是重於精神方面，不能純單地全用經濟來解釋。（但並不是說文化與經濟無關。這不過就一般理論來說，至說到了事實，難道經濟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放棄了文化麼？況且中國本位文化，是以文化人的意識爲重點，那經濟問題，還在其次。須知文化的進展，在決定了路線之後，才談到如何建設的問題，步驟上，是毋須越級躡等的。有謂「中國本位的文化，應該是農村文化，應該向農村方面求中國文化的發展。」這種說法，是不足以說文化的建設，是不知社會進化的程序。在創造中的中國文化，在進化中的社會史跡，應該是被遺忘了。因爲要建設中國本位文化，是不應該死力拉着了中國社會永遠是農村的。事實。社會變化之巨車，是能拉回去的麼？實在中國本位的文化，並不能都市或農村的社會形態所能限制的啊！

還有什麼歐化問題，這顯然是違反了中國本位的原則。這在單純的社會經濟問題，是可以說的，若到了文化問題，

一個國家的民族氣質社會形態等事實一來臨，理論就要根本被動搖。說到中國的「特徵」，在「中國目前需要」原則上，是不能將奴隸迷信等不好的思想來說，不能以貞操守寡等行為口實。中國許多不好的思想固然要不得，但許多好的也不能一筆抹煞。就忠來說吧！文天祥為宋室而抗爭而掙扎的精神，是不能加以若何的詬病的。譬如現在有人忠於國家如文天祥者與日本死戰，也是值得我們崇仰的。至孝，孝於父母，這種人性也不能說壞，不能因若干不合理的孝，將人類天性根本毀滅了。所以盲目的守從於舊倫理當然不對，但盲的反對固有的論理，盲目的模仿西洋，不是錯誤就是幼稚。

至於末見之文字的世界或國際主義者，以為文化是國際的；這可以說是未見卵而求雞的痴想。世界的文化，有許多共同點在，更有許多的差異點在。國與國之間，在遼遠的大同世界未抵達之前，則隨國家而獨立的文化，其存在的價值，不但不能否認，且要堅決承認。若謂中國是世界的一部，文化而要國際化，那是猶太人的心理，而不知中國本位文化之沒有，根本就沒有國際的文化地位。抱了這個見解的人，不是無祖國的共產黨人，就是那些浮誇而不負責任的文人。在民族國家意識必須醒覺的今日，在文化觀念要不得，在國家民族觀念更要不得。

上述各種對於中國本位文化的意見，有相當理由者，有絕無意識者，已分別加以糾正。其他理由薄弱，意識毫無的，祇有按下而不論了。

三 本位文化是什麼文化

中國本位文化是什麼文化呢？在論理上，他們雖然約略提出了原則，但是一種什麼的文化呢？這我們本着提倡國民文學一貫的主張，提出了國民文化的口號。我在檢討五四運動的文章，曾說過：「對於第二期的文化運動……應該以國家人民為對象，拋棄……地位名譽的企圖，拒絕祇知為團體打算不為國家人民打算的黨派思想，以造成健全的國民文化。」（見本刊三卷五期六頁。）國民文化，其意義與本位文化所述者，沒有什麼不同之處；並且可以說，所謂本位文化的意義，不但沒有超於國民文化之上，且沒有國民文化那麼明瞭清楚。

國民文化，不但包涵了國民精神的全部生活，即物質的大部份生活，亦亟須國民文化之完成。

中國國民對於國民文化的要求，可以說是跟着了國民革命的要求而來。國民革命的要求，是以中國國民利益爲本位，要求中國民族政治經濟之平等。（此革命的原則，即三民主義的原則。）即是適合於「中國目前的需要。」國民革命到了現在，如謂失敗的話，國民文化的建設，於復興革命，固然必要；如謂在進行中的話，爲了革命的完成，也是必要。即拋棄了革命的意義，站在國民主義的立場，爲滿足國民的生活，（物質的與精神的）爲了國家文化的前途，國民文化是很重要的。關於這，我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論裏會說過：「要把我國造成近代的國家，在人民必須具有國民的資格之餘，在文化要造成中國的國民文化。國民文化的建設，是完成國民資格的重要工作。所以國民文化的運動，其意義之重大，不止是文化領域以內的事。」所以，不說中國本位文化則已，要說的話，非以中國國民爲對象，以建設國民文化不可。

國民文化的反面，就是奴隸文化，亦即是殖民地文化，若果若履行中國本位的文化任務，甚至至國家獨立的任務，應該將奴隸及殖民地意識的文化，以國民文化的武器，努力肅清之。

四 本位文化建設的途徑

本位文化的建設，殊不能在國家或國民立場外，不問理由，不顧事實來否定之，那麼，建設的途徑應該怎樣的呢？自然，在中國如此不堪的文化現象來說，本位文化的宣言發出來了來，民族國家意識覺醒後的呼聲也呼出了。第一步，當然集有此覺醒的文化人，以國家或國民文化爲標的，集團的去努力。

現中國的文化，在一班以庚款作爲私人享受的名流學者把握之中，在一班以文爲僧以夥爲生的似紳士似流氓行爲投機意識模糊的文人支配之下，同時，復滲入了不正確的政治性的成分，「不同主張正在競走，中國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而透過各種不同主張的各種國際文化侵略的魔手。」所以，形成了奴隸化殖民地化的文化，造成了文化界之黑漆一團。第二步的努力，於健全了本位文化理論之後，將這文化界的鬼怪，予以嚴厲的抨擊。

但這不過是消極的工作，本位文化運動的先決條件，未足以言建設，這因爲建設才是積極的工作。積極的工作，必

須與破壞工作同時並行，如宜言之所說，「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

檢討過去，工作是如何的重大，浩如煙海的古籍，不是片言一文所檢討固然，而檢討人物的資格能力意識目光等，實缺一不可。不過，這並不是不可能的，能集多人力量作長期的努力，先作整理的工作。這個「整理國故」的工作，在過去並不是沒有人想做，但力量是有所未逮，至今還是等於一句虛語。關於檢討過去，我以為第一步最要的，就是以現代的目光，因國民的需要，作國故的整理。(一)經的剪裁，(二)史的批評，(三)諸家學說價值的估定，(四)藝術——文學的編理，(五)各種學科系統之分類。這個工作，是非常之浩大，在財力不是私家所能勝，在才力，也非一個團體所能任，所能全辦，所以必須定下嚴密計劃當中。要獎勵私家的著述。但這不過全部的部份工作，要當心因為國故的整理，走入了古墓而不知出來。因為這種工作，很容易有復古的危險。(已介紹過來的西洋文化，也要同時加以整理。)

把握現在，工作沒有檢討過去那麼艱難，因為這工作是屬於意識問題。但現在如何的把握呢？自然，我們中國的國家，時間上確是現代，但國家不是一個現代的國家，文化是現代——現代中國的文化，那是顯然的。所以，我們必須創造一個現代的國家，在物質當然由於大規模的機械生產技術之改進，(這個經濟的改進，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道可循，以非本文的範圍，特存而不論，但以有人以為機械生產便是資本主義社會，特附此說之。)在精神上，甚至社會制度與思想，必須適合於現代國家或國民所需要。這個文化的把握，當然離不開中國民族政治經濟的平等，在文化的技術，應當以個體的健全，而迎頭趕上，自競自爭於世界文化之林。

說到了要創造將來，自然以「創造」為出發點，創造除了運用理想之外，必須有現實的材料。我們相信過去許多舊材料中，並不是沒有可用的材，但可用的我們不能說如何多。當然的，西洋的文化，也應有衡量的採用。中西新舊材料集合之後，應該視「需要」，增添自製的材料，這樣子，才能可以創造將來。

五 尾聲

本位文化建設運動，若果不是出風頭及報銷的行為，則將來的結果，必有相當可觀之處。蓋以此次運動比之五四所

謂新文化運動，意識是正確的，意義是嚴正的。最低限度，決沒有所謂新文化運動那麼沒有目標，憑藉一個祇知破壞不知建設的觀念來幹。未了，還有一個先決問題必須解答的，就是政府與此問題的關係。本來這個運動，與政府所標榜的三民主義，不但沒有衝突，而且很為適合。並且這個運動的發起人，對於政府的文化政策，負有相當的使命，而參加的人，也多是政府黨中人。同時，此運動發起了之後，政府人員與機關刊物，極力表示贊成。所以，我希望政府對於這個運動，應該：

(一) 予以全力的幫助。

(二) 嚴令所屬文化機關，努力於此運動的工作。

(三) 予文化人以研究與批評的自由。

這可以說是我對於這個運動最低限度的希望。



一個女人

迅鳩

最近我爲一個在××婦女協會辦事的朋友，擔任了一點整理工作，每天晚上，在這些廢積下來的案卷裏面，終要費掉幾個鐘頭，不過這並不全是一種無味的工作，在那裏曾發現了不少我所從未見識過的事情，我對於這事，感到了非常的興趣，每晚我把牠仔細批閱，就是有時到了深夜，我也不會覺得寂寞。每件案卷裏頭，那些女子所留下的印象，不是因爲婚姻糾葛，或者被人價買到妓院裏，便是一些姪妓受了鴆母的毒打，偷偷地逃了出來，我看到這種詳細的記載，悠然出了神，什麼事情都掉開了，把全部精神灌注在這些字句裏，我的眼，我的心，我的身體，好像一起被這案卷裏的事蹟牽引着，這時我面前真像就有一個女子立着，現出了一種懇求和乞訴的面容，在細細地陳述她一生淒慘的命運，到這裏，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祇有非常痛苦的嘆着氣，於是一切都完了。

案卷在我桌上一頁一頁的翻過，每個女子的淒慘面影，也跟着在我面前忽隱忽現，有幾件比較週密的案卷，有時還有女子的照片留着，那時我便不需要用自己的想像，祇要對着這張照片作那冥想，就什麼事情都在眼前了，可是有用麼，我還是把牠掩了過去。

這樣的工作在我這裏已經做了半個月，我的心，全被這些無救無助的女子踏碎了，我從這時起遭到了一個強烈的失眠症，腦中裝滿了這些卑劣，下等，醜惡，女子的淒慘面影，我幾次想把這工作辭退了，但是沒有用，一到晚上，我的心仍舊苦苦地徘徊在這件事情上。

一切沒有辦法，我還是照樣地把這事幹下去，可是事情來了：

一天晚上，我在許多案卷中間，發現了一件關於姪妓服毒自殺的案件，這事情似乎十分簡單，但案面却也留着

一張照片，我當時因為須要明瞭這件事實，沒有去看，到後事實明白了，我終於去前那照片：

「哦——」我一看照片，不由得失聲叫起來，這莫不是五年前在××遊戲場裏所遇到的那個叫做老四麼，我拿住了這張照片，帶點吃驚，帶點戰慄的望着她那雙充滿了憂鬱味的大眼睛，心裏一酸，淚水也很自然的從我眼中掛了下來，我再也沒有勇氣繼續看下去，我呆呆地祇是對着那盞十六支燭光的電燈出神。

回憶像夢一般的在眼前展開，我回復了五年前的一個情懷，這時我還在江南的一個大都市裏，年輕，強健，不畏難，凡事樂觀，所有青年人一切的好處，我都具備，我這時便在一個書局裏做那校對。

有一天，是一個將近清明的星期六的晚上，我從那書局裏出來，原本便想回寓，那天却正有個同鄉，約我六點鐘到×馬路××旅館去看他，我因為這人難得來到這裏，既然他特地用了電話約我，當然我也得去望他一次，所以在五點半，我便跳上電車，一直跑到他旅館中，不巧得很，茶房回答我說這人剛才出門，我於是祇得折回，隨便在一家小酒店中喝了幾杯紹興酒，仍舊在馬路上步行到他寓

「先生，他沒有回來」。茶房笑嘻嘻的對我這樣說時；我無聊極了，便一直在他房中坐了半個鐘頭，可是仍不見他回來，我料到他在路上一定碰到了熟人，或者發生了什麼重要的事情，把我這個約會拋下，我沒精打采的伸了一個懶腰，摸出身邊的時計，這時已經九點一刻。

「好啦回去吧」！我自己這樣說着，身體站起來，戴上呢帽，便把留下的名片交給茶房，獨自出來；一出門，馬路上的塵喧，重又展開在我眼前，這時正好夜市的上場，電車，汽車，無綫電，年紅燈，什麼都發了狂，用着一百二十匹的馬力，向着人的感官上加速度地進行着。

這一晚我原本沒事，加之受了這點開惱，一個人擠在馬路上心裏格外覺得氣悶起來。

「往那兒跑，是不是就這樣回去呢？」

我一面嘴裏喃喃地獨自個兒念着，眼睛不由得溜到了××樓塔頂的那盞年紅燈上，青色的光，像一個女人的媚眼，我聳聳肩，脚在地上滑一滑，人在潮水般的擠到了電梯的入口處。

「幹麼，老子便樂牠這一晚！」有一個工人模樣的大漢，在我身邊這樣說着，從袋裏摸出了兩毛三個銅子跑

中。

了。

「我爲什麼不能學他一下，難道這地方祇有他們才可以樂麼？」

這時我像受了誰的氣，帶點酒性，帶點自負的，從袋裏也摸出了兩毛和三個銅子，跟他們一起莫明其妙的擠了上去，當時我記不得這電梯是停在第幾層，祇覺得牠停了，我於是便出來了。

在那裏各種雜噪和擁擠的情形，較前變得格外利害。我眼前許多眩目的色彩和強烈的光線弄暈，我各處跑，可是各處都充滿着那種淫蕩，頹敗，不入調的低級趣味的藝術，我的一顆熱望的心，開始從好奇而變成厭煩，更從厭煩而慢慢地有點失望了。

從這時起，我的確有點懊惱，好像自己不應該全無目的地跟從着這羣人跑了上來，我是很明白所謂××遊戲場給與大眾的那些實際意義，一個聰明的遊客，無論他的目的是在看影戲，或者聽京劇，他決計不會跑到這裏來，因爲這裏實在沒有好的東西可以給大家帶着回去。我鬆了一口氣，再也沒有勇氣在人羣中亂擠，一個人祇是急急忙忙地跑着，向那比較僻靜，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跑去。

到三樓屋頂花園，走出涼亭，走出沿廊的茶棚，在那裏一路就有幾排青綠的樹木，我選定了一個坐位，這時全

身像卸下了一付重擔，祇是在樓上，死心塌地的坐了下來。

坐了還沒有一刻鐘工夫，可是我却重又覺得不自在起來，這種思想上的矛盾，也許就是我一生的癖性，在過去牠曾使我許多的事業成了障礙，在這時却使我精神上感到了痛苦，我對於自己方才那種拘謹的行動，那種近乎紳士的認真態度，有點好笑，我帶點悵鬱的眼光復移到了電光下那簇擁擠着的人羣中去，可是我再也感不到興趣來，我眼前像被一層白霧包圍，在那裏所能看到的，却是一些菜色的臉，一些停閉的工廠和一些從鄉村中跑出來的男女，他們每天也許都是這樣高興，這樣熱鬧的留到這裏，不過在這些歡樂的面具下面，却誰都安置了一個痛苦的心，一份淒涼的身世，我閉着眼，不能再繼續想下去。

同時由於那自己懦弱的癖性，所留下的一點感傷在胸中也開始騷動起來，我這時又得一點興趣都沒有，祇是默默地一個人獨自抽着煙。

不過正在這時，我那坐椅的背後，却像有人在我肩上一猛的一拍，我把頭還沒有轉過去，一只搽過粉後的潔白的手臂，却已經移了過來；一切像是預先支配下的一種魔障，可以不必猶豫，我就在這接着送來的一陣濃厚的粉

香中，窺見了一個蕩人的笑容。

「先生，你一個人在這裏不是很寂寞麼？」女人說着這話，把身體像盆一般的捱了過來。

這時我簡直無從回答，心上像被毒虫咬了一口，我正在這個無法處置的情形下身體本能地縮了回來，可是這個陌生的女人，並不為我這種態度有點失望，她似乎看出了我一付侷促不安的蠢態，她嗤嗤地憨笑，同時身體也隨着在我身傍的椅上坐下了。

我把頭回來還向她望望，我不是不說話，我覺得這個女人的可憐已超過她的可愛，她實在僅有許多熱鬧的地方可以作她神祕的交易，可是為什麼一定要跑到了這裏來；這種無恥的出賣，除了給人以可憐與厭惡之外，可以獲得什麼呢？想到這裏我不由嘆了一口氣。

「先生，是不常到此地來的麼？」女人若無其事的重又說起話來，說時她非常親昵的拉着我的手臂。

我再也不耐不住，我非常痛苦的把頭向她點了一下，同時也帶笑的說道：「你不是每天在這裏麼？」

「我們各處都要跑，不一定在這裏」。

「這裏不是很冷靜」？

「是的，下面雖然熱鬧，不過我們同伴多，也不一定

都有客人」。女的這時用她一雙沉思的大眼睛，向着遠處天空的幾顆星星凝思，跟着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說道：「現在的情形不比從前，百業蕭條，不說別的，就是這裏的客人也一天少似一天，做我們這種生涯，真是沒有辦法，先生今天請你就幫忙吧」。

她說到這裏，把兩顆圓圓的眼珠子，又移到了我身上，我這時像為她幾句率直的話兒打動，把頭重又抬起，在她臉上好奇地打量了一會，可是始終不能給她一個滿意的答覆。

我為這個女子一點小小的糾纏，失去了平日自持的精力，我帶點憐憫的握住了她的手，可是那種粗糙，沒有脂肪的肌膚，終於不能在這些白色的鉛粉下遮掩了過去。

從那隻手，不由得使我把眼光移到了她臉上，那是一個十分均勻的圓臉，有着一雙充滿了憂鬱味的大眼睛，和一張會說謊的小嘴，黃皮膚從白粉的斑痕中顯出來，同時這對烏黑的眼珠子，也因了這濃厚的鉛粉的襯托，現出了一種可愛的光澤。

經過了這會觀察，我的心緒同時也起了軟化，我的確不能把當時的情形描寫出來，我對於一個女子執着的心理，實在太利害了，我為她的面貌，她的舉動，乃至她一切

態度，起了一點親匿的好感，我用了一個青年人那種悽然的態度，記起了自己在女人面前所失去的許多機會，我忘記是在遊戲場中，我像變成一個求愛的男子，帶點悲哀，帶點歡樂的坐在一個陌生女子的面前一動都不動。

「先生，請你幫忙吧！」

聲音在我耳邊重又嗡嗡地響着，我的另一只手又被捉住了，我從回憶中，仍舊跌入了這個充塞着低級趣味的雜噪的椅上，兩只大眼睛開始帶着焦灼的神色在我面前移動。

我嘆了一口氣，再也不能作着以前的理想，我像由一件藝術的雕刻上失敗了下來，那些菜色的臉，那些停閉的工廠，那些從鄉村中兜出來的衣衫襤褸的男女，重復映現在我面前，我第二次把香煙拿出來抽着，可是我的發掘藝術的興趣，完全消失了。

「那末就這樣讓她跑了吧？」

在心上我會這樣反復的自己問過，可是一陣嗡嗡的聲音又在我耳中響了起來，我有點爲這女子憐憫，我猜想她坐在我身傍的那種愁望，一種被飢寒壓迫下的低微的叫聲，那時候他的心，或者已被時鐘的輪齒壓住，多一秒鐘的時間，就是增加了她的一分痛苦，若她這時眼前所看到的

，或者不是一個男子，却是變成了每天壓迫着她的一條皮鞭，她不會有情感，更沒有什麼性慾，她每天唯一的目的，祇是犧牲了自己的身體，來養活三家的人。

這想像使我喚起了一點人類固有的德性，我十分同意的點點頭，在嘴角邊祇輕輕的說道：「耐着性兒，我準幫你忙啦！」

女人這時笑了，她像身上丟下了一塊石頭，一面拉住我的手，一面便嚷着要我下去，我看如這個笑容，這個從失望中奪回來的笑容，不由得把話又縮住了，我心中的石頭，始終沒法丟掉，我覺得有點悲哀，但是因爲極力想裝做非常高興的樣子，我於是與她挽着手，一起立了起來。

「怎麼樣，到那裏去？」我故意做得全不懂事的向她問着：

「隨你，我都好的！」

「在這裏再坐一會不好麼？」

「這裏有什麼好玩，我們還是下面去。」

「耐不住了是不是！」我話還沒完，腿就被不穩了一把，我毫無理由的跟她從電梯口滑了下去，再坐上一輛黃包車向着一條黑暗的馬路口拉去。

轉了幾個灣，我們的車子就拖進了一條小弄，那裏門

口有着幾塊用白漆玻璃製成的燈牌，上面寫着幾個紅字，每家門前，都有一條潮濕醜惡的水溝，馬糞和尿臭，夾着弄口兩傍，五香茶葉蛋，糖粥，和饅頭攤子的混合味，却自成了一個特殊的景象，我非常興趣的向週圍望了一下，我們的車子，不覺就在第三家的燈牌下面停了。

這時候女的把頭從大衣裏伸了出來，非常快活的跳下車子，便一徑向裏跑去，我付了車錢，莫名其妙對着這扇黑暗的板門立了好一會，可是裏邊黑漆一團，一點光線都沒有，我有點躊躇，我推測着裏邊是怎樣一種陳設，我把耳貼在門邊探聽，但是電燈這時突然亮了起來。

一切全像一個初次上城的村漢，我開始發現到自己學識和經驗的不足，在這個境界裏，我已成了一個愚蠢的人，不明白，不懂事，祇僅爲了一點好奇的衝動，使我還有勇氣在這女人的引領下，走進了這間客室，所謂客室，那是一間間，一間沒有陳設的堂屋，正中擺着一只方桌，兩邊一排靠椅，牆上有幾付字條和幾張女人的照片，其餘，除了與這些同樣現着骯髒，零亂，不整齊的掛在兩傍的一堆毛巾外，便沒有什麼了，我在那裏坐了一刻，看到另外兩個年紀在三十以外，臉上却還塗滿着白粉的女人，她們立住裏面一個廂房門口，同時把腦袋探出來，像是偵察似

的向我望着。

門外黃包車又在響了，一個與她差不多年紀的女人走了進來，她穿着一件紅地銀花的毛葛旗袍，對我溜了，就向我身邊的女人笑笑往裏跑了，我這時覺得有點侷促，同時也十足地變成了她們一個俘虜，我非常無聊的接了女人手裏的一杯茶，祇是有意無意地看看牆上幾張像片。

「我們上樓去吧，這裏太雜！」女的大約看出了我的意思，這樣說着，便引我走到後面一條狹隘的夾弄中。

「媽，拿個火來，這裏暗得要命」。

她這樣喊了，樓上便有脚步声和燈光傳來，我在一盞火油燈下面看出了一個臉袋，這個面帶烟容，顯得十分消瘦的婦人黃臉，她似乎剛從牀上起來，非常疲倦的扭了一下眼，立在一條沒有欄干的樓梯上張燈。

「老四，你當心着那位先生，他是陌生的，不要摔了」。

沙啞的聲音，從這個已經破碎了的喉管裏發出，不等她說完，我們已到了上面，我不知走過了幾個房間，一直走到最後一間的門口，她便立定了，她用一只顫動的手，開了門上的鎖，扭亮電燈，到我們走了進去，她才笑嘻嘻地溜走了。

我對於這老嫗，這二個三十以外的婦女，以及這裏一切奇奇怪怪出入的人物有點驚奇，我像踏進另外一個世界，使我見識了不少在我經驗中從未發現過的人物，我竟忘記自己的身禮已經留在別人的房中，我糊裏糊塗的在一只背背的木椅上坐了一會，直到我自己的知覺蘇醒的時候，我面前的女人已把茶水，瓜子，糖果等吃的東西，擺滿了一檯。

女人看我不吃，不說話，便問我不是頭暈，我一時不好意思回答，祇推說酒喝多了，現在已經完全無事，她聽了我這話，於是懂事的又到外面去買了一袋桔子來，才進門，我又聽見了一個老嫗的聲音，她在問：「是不是打茶會，」女的低低說，「不是，」老嫗於是不再說話，在門邊窺視了一下便走了。

不過她把桔子拿來，逐只剝着給我吃的時候，我的神志，的確也清楚了許多，我這時在房中開始打量，我從那架黑漆的大木牀，那只鏡檯，那些椅桌，一直看到房中所有的一切東西，可是什麼東西都使我覺得非常生疏，我不明白這些東西曾經為多少的男子作過主人，而今天竟然會與我發生關係的時候，我對這個女子，對着這張大木床，臉上也不覺有點燒了起來。

我這時心上覺得十分悽慘，我像被人囚住在一間房中，我始終默默地，不想，也不說話，我因為實在不能預測，在以後的時間之內，不知要發生着一種怎樣的變化。

時間一秒一秒地在我心上像螞蟻般的爬着，短針與長針這時成了一條垂直線，我自己雖不說話，可是那個女子却也變得一聲不響地埋在桌上嗑着瓜子，我對於她這種情形很是奇怪，我為她的地位打算，這時候是應該說話的當兒，她不妨說點不限於事實的閒話，也不妨做一點可以逗人興趣的動作，但是這人失敗了，她大約對於這個局面也感到一點侷促，像一個少女般地，祇是用手搬動着桌上的瓜子，不過在這動作間，我可以看出她的一顆心，一顆已經麻木了的心，却是無法再能恢復了。

沉默在我們中間使這小小的房間失去了溫柔，我這時開始有點不自在，我想把說話來彌補這個缺陷，可是在這女子面前，一時也無從說起，我十分無聊的打着呵欠，把身體站起來，在房中來回踱着。

「怎麼樣，不要睡麼。」女的說着這話，向我做了一個眼色，便把自己的大衣脫掉，到牀邊去摺那被褥。

「我不睡，我想預備回去！」

「哦——」

聽到我這樣回答，女的這時也吃了一驚她呆呆地對我看了好一會，故意堆滿了笑容來拉住我的胳膊，她把身體都捱到了我身上，她像小孩子似的噙着嘴問我爲了什麼事情，是不是在什麼地方得罪了，還是這裏憐的緣故。

我搖搖頭，看她這種情形有點好笑，同時也爲她有點可憐，我問她爲什麼一定要留住我，是不是怕媽打，她向我笑笑，不說話，似乎想起不什麼事情，翻着那雙大眼睛。

「你在想什麼，是不是記起了那個打你的媽？」

「這不是我的媽，我媽在鄉間。」

「你有家麼？」

「有的。」

「什麼地方？」

「在丹陽，我們住在名字叫做××的村上，我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妹子，我也種過田，在夏天我常到田裏去踏水，我們的水車用腳來踏，一共有四個輪子是很好玩的。」

「那末你爲什麼又到這兒來做這種生涯？」

「我父親是抽大烟的，家裏積下了不少債，田種不熟，沒法想，於是受了阿姨的哄騙，把我賣到了這裏，我在這裏是做包銀，寫定三年，滿了年，我還是娶回去的。」

「你還會種田麼？」

「自然我會種。」

女的像非常高興似的在我面前誇示着她的能幹，她從過去的回憶中，開始發現了自己那種美滿的生活，她像忘記了目前的處境，她似在夢囈般的向我喃喃地訴說。

在這個煩絮的訴說中，我已看出這個女子是用着怎樣一個誠摯的心，在希望中度着她目前日子，我爲她這個愚蠢的理想有點感動，在她身上，我像已增長了不少智識，我雖不能肯定她給我說話的真實性，不過在這個故事中我却發現了農村上一個悽慘的悲劇，而在面前正像就有一個滿臉烟容，抽着大烟的老人站着，他是會被無盡期的債務與生活壓迫着嚙蝕着，使他偻偻着腰脊，始終不能把身子挺直了起來。

這時我已完全忘記了方才預備回去的那個動機，我想起了近幾年來農村衰落的情形，那些水災旱災，那些米麥的暴跌，這一種無可抵抗的不景氣的現象，像暴風雨似地降到農村裏來，使每個農民，每個農村，由牠固有的命運中跌落下去，把所有的一切毀了，到各處無目的流浪着，這不是她一個人的悲劇，在這都市中，也正有不少的女子，與她遭着同一的命運，把許多的故事永遠埋沒在她們的

心中。

到這裏我已不再把說話向她繼續問下去，我被一些無理由的煩惱佔住，輕輕地嘆着氣，帶點倦意的倚在那架木牀的欄干上。

「先生，今晚你一定不要回去，幫幫我忙，我到外面去找點東西來，你不是寂寞麼？」女的看我預備回去的心不像方才堅決，對我這樣說着，便匆匆地跑了出去。

看她這舉動我已再沒有給她答覆的餘地，我對她那種悲喜無常的情感覺得好笑，同時也有點可憐。

房門開了，她這時帶了一個一嫗跑了進來，見了我，她顯得非常快活，她告訴我說是已爲我帶來了一件好東西，我問她是什麼，她便指着老嫗手裏的一付煙具。

爲這情形我小小吃了一驚，我料不到她爲了我的寂寞會帶來了這件東西，我對於她簡直沒有話說，我祇是在替她爲方才告訴我的將來希望惋惜。

那老嫗對我做了付鬼臉，便偷偷地走了。那女人却非常自在的裝那煙膏，我看她對着煙燈，橫着身體的一付悠然樣子，心上格外變得難過起來，我從她這些熟練的作動上，不敢再疑心她是沒有嗜好，不過在她尚未完全發育的年齡上推測，却又茫然了。

我對於她這個動作是非常痛苦，我的心象被人刺了一下，我全身失去了力量，祇是爲她那種自在自得的悠然態度發呆。

「先生，你抽吧！」

「我不會抽。」

「你胡亂抽一下好了，這是不過消遣消遣。」

「我不喜歡這種消遣，你自己來吧！」

她聽着我的說話，果然自己「嘶嘶」的抽着，一筒完了，她呷了一口茶，又裝上一筒，我再也不願意看她，在房中依舊祇是來回踱着。

前後房中這時電燈都亮了，那些男子酒後粗暴的嬉談，混雜在許多牌聲歌聲以及一切的雜噪之中，像急雨般的各處爆發開來，我顯然像從這個淫逸狂熱的魔窟中排擠了出來，我與這種生活相去太遠了，我自知是一個孤獨的人，我是永遠祇能在落寞中找求生活，我於是打定注意從皮包裏摸出了兩張五塊錢的紙幣，拋在這個女人的身邊，便頭也不回的跑了。

經過了這會遭遇之後，我的精神上受了一個很深的刺激，我有半年多不敢再涉足到這些地方，但是那個女子的面影却像毒蛇般的嚙住在我的心上。

我因爲不能把這印像擺脫，對於任何女子，就起了一點反常的厭惡。可是事有湊巧，一晚我因爲急於要去接洽一件重要的事情，却偏偏經過了那條娼妓最多的××路，而偏偏又被一個非常醜陋衣衫襤褸的女人拉住，我一時近乎出了火的把手用力一揮，那女人就在我脚下跌了，我恐怕有什麼意外，把頭回去向她望望，這却不由得使我嚇了一跳，這女人不是別的，就是那個有着兩顆大眼睛的老四。我像落了魂一般的急急溜走，但是那女人「先生，我認得你的，先生，我認得你的」呼聲，却還在背後隱隱地發出。

想不到現在在此我又發現她的照片，並且她現在是已經服毒死了。我對着這照片呆呆的出神，幻出已往她所給子我的一些並不算怎樣感興的刺激，然而我的眼淚終於不免被這照片上已死的人牽出來了。



渡過裏海的高加索

宋衡心

一 穆羅的平原——

而且那是很可愛的

穆羅的，一箇有福相的妮子。告訴你：在她的平原上；一萬朵花會絢爛地開過，二千支草會蒼蔚地發芽過。而且那是很可愛的；南瓜花上的玄狐蜂是絨黑色的姑娘，而葦蕈有雙黑藍紫色的翅膀；要飛，飛得快。這樣，她從葦蕈的淡紫色上偷去花粉，却從野苜蓿的黃色那邊兒跌了下去。祇竹蜂是窮苦而富裕的。在陂澤，在繁密的細蘆花中她貯藏起那樣佳美的花蜜。是的，那是很好的斤兩，足夠度過兩箇冬天。

而且那是很可愛的；山野的樂聲是從天末掉下來的。而焦赤茶色細鵲鳩從南方來；她喫着苦苦，她是孤峭，在

寂寥的山野。而金翅雀是愛熱鬧的，住不慣家。是雄的黃斑眼兒；在金黃色的平野上邊巡着，唱着，追緝着配偶。譬如那是一箇雌的，是的，譬如那是一箇雌的；她應該遁逃，或是不遁逃，而被逮繫。總之，那是很可愛的。隨便那一箇夏天；我們的葦濱雀總穿的橄欖色胸衣，拖條紅色淡影，跳舞過去。那麼在蘆葦灘中，風吹過十萬餘根葦株；而歌飄來，有歌，是的，那是說：有葦濱雀在蘆葦灘中克克西克西那麼唱着，而且那是很可愛的。

二 雪倫先生的朋友——

穆羅的與曠野迦南

穆羅的，一箇沒福相的妮子。她三歲時死了爺，四歲時死了娘。有一箇時候，姐姐把她帶來這兒；讓她有機會

嘗着胡椒的滋味，而蹣跚着刻薄的日子。又讓八歲的細沙沙夢舖在育嬰堂的階階上；讓風吹雨打。

而現在，雲敞開着。她已是雪倫·薩蒙意路維契先生的朋友了。雪倫先生愛惜她，像愛惜他自己。正月。他給她添製蘋果綠色的繡羅繡鬚。二月。他給她整箇銀色的繡戀。三月。給她黑色軟緞袴子。四月。給他荷色和十二條雪白的絲帕子；上面繡着血紅的山茶花。而且用綠色絲繡着十二隻詩歌和十二月會的名兒。五月。給她擡選一箇玲瓏的飲冰室在喧嚷着的街上；一箇柳子在寬敞的江上。青室在上面；打棹聲調勻地升起，調勻地跌落下來。還召老船夫撒着破舊的網羅；風涼地格唱着：

雕一副慟慟的臉；

明兒，準盪到家鄉。

六月。裸着體的季节。雪倫先生給穆羅的姑娘佈置的是一隻鏤刻着蔴蔴的金匣。裏邊裝着五顆紅色瑪瑙珠，和五根自溪上來的蘆荻；和一顆燦爛的雪倫先生的甜心。

七月。他給她天上來的禮物。

八月，玄建·特·果爾蒙的西萊納，那是慣常地唱過的。還有，他給她整箇愛爾蘭，全部約翰沁孤的戲曲。每一箇淡淡的黃昏天；在這兒，在短褲黨人所欽仰的岩石上

。雪倫先生酌量着野嗓子；給她唱着莖歌，那醜賤的朋友。那是：

濃墨着奶與蜜的曠野；

奶與蜜，是的，那是迦南。

趁太陽還沒落山；好跟妳；

再走一程子，祇一程子。

我走，是的，我聽：

浪嘩啦啦地，那是拍師。

是的；我考，我愛唱，

我沒有妳，而還要活。

啻！不要活，飛哪！

是的，一萬箇孤子知道：

奶與蜜，是的，還是迦南。

每一箇八月，一箇淡淡的黃昏天，雪倫先生要是唱着；而還要恨望着那一箇落月的城廓。

三 綿羊與夜鶯

雪倫·薩蒙意路維契先生是南國的好牧人。

八月，雪倫先生牧養十三歲的穆羅的。

今晚，穆羅的妮子是點綴的；她穿着大紅袴子，穿在

十三歲與別人的十三歲間。她是敏慧；是依然準着時刻來了。從育嬰堂到這麼箇江上約摸有兩里路。沿着柵比的街燈，迤邐的窗戶，穿過第八隻木柵；然後馳騁地，野馬那麼地，蹣跚出鎮。在愉快的月色下；她覺得——

（不是嗎我是十三歲的支那夜鶯啊）

歐羅巴的夜鶯歌女之王體大如雀背面褐帶小豆色胸部灰白微帶褐色還有喉部與腹部還有灰白色眼睛褐有光澤還有翼還有光澤屋稍長嘴與脚尖細巢在叢叢中最嗜愛特萊果雄者鳴聲可愛聽衆是五箇至五箇或是十箇至十箇

而支那的夜鶯而支那的樂工之后而支那雌的啼聲可愛是聽衆是五箇至二十五箇或是十箇至一百箇

（不是嗎我是十三歲的支那夜鶯啊）

於是唱着十三歲的支那夜鶯，於是跨過一箇曲歌的墟邱，一條邇倚的開道。墟是在前面曠野的草原在更前面；那兒有墮斃的塵冢，頽齡的墓誌銘。唱着唱着；於是有圓月，有星哪！藜在藜畦裏。而她撐着老年人的藜杖，右手裏攜着一束從峻坂上來的馬纓。野貓那麼地嗚喘着，豺狗那麼地稽着。

着

（雪倫先生愷樂的曠野雪倫啊）

雲在天上，麗色的雲，而穆羅的在地上，雲一樣地唱

西萊納，帶一隻柳條的籃子，
到果樹園子去吧。

我們將對我們的林擒樹說，

在走進果樹園的時候！

林擒的時節到了，

到果樹園去吧，西萊納，

到果樹園去吧。

——特·果爾蒙果樹園

雪倫先生正在想法結束那高貴的兩地的情書；沒有猶

豫，戈，戍人底樣，寫着：

維伽，妳不是講過，

妳有四箇獾狗嗎？

可是我說，梅特涅先生說——

從人間來的妮子是妮子；

有着繽紛與花絮穿的。

這樣從人間來的妮子穿着時刻與音樂。雪倫先生聽到雲一樣的歌聲和宮闈一般嬌麗；他攏住一箇意像；猜：那

定是那妮子來了。從人間來的妮子是妮子，準帶着青色的橄欖味來的。於是他歡喜。立刻，是立刻啊！他轉過頭來。在老氣橫秋的隄塘上；他瞧見穆羅的做着眼珠子，撇着嘴兒微笑。那樣子，着像愛哭的維伽，那高貴的兩地的情書裏的次要人物。

穆羅的，那永是討人愛的妮子。她懂得如何曲着苗條的纖腰，朝雪倫先生領首致意。是演繹，表示她是經過風霜的磨折而長成的；然而沒有過哭的日子。

雪倫

妮子，這兒來啊！儘呆着幹嗎？妮子來哪！

穆羅的

雪倫雪倫，晚上好！瞧天上，月光。光

雪倫

是的吧，圓月。來哪！妮子！

穆羅的

哼！來的來呢。

是來了。穆羅的踏着穩重的步伐，從碼頭那邊兒蹣跚下去，在灼燦的沙層上邁着細黃金的步子。當她快靠攏那岩石的時候，陡的，她撒起野來。她是十三歲的妮子，嘴脣兒那兒吐出細夜鶯那兒悅耳的商音——

這箇石頭挺高；穆羅的要箇雪倫拉上去的。

雪倫

乖妮子，妳來，這兒我拉妳。

立刻，遞過去一隻粗大有尾的熊掌，上面抽動着無數隆凸的青筋。雪倫先生帶她上岩石，讓她貼服地躺在懷中！同時，他發見穆羅的今晚全是箇危險的人物。她有玄毛狐狸那樣淫媚的眼珠子上；長睫毛下睡着孟麗的小鹿，不時散射着一種醉魅的，青海的麝香的氣味。

穆羅的見他儘朝她身上溜着；眼裏耀着赫奕的鋒芒。她是十三歲的妮子，是坦傷，懼怯而恐竦。

穆羅的

天！幹嗎儘瞧着我啊？

雪倫

唔，我知道我沒有什麼。我恍惚是……唔，在揣摩着一隻美觀的詩歌。

穆羅的

什麼歌呢？

雪倫

離靡的；不，恐怖的。所多瑪的松脂，俄摩拉的松脂，押瑪的松脂，洗扁的松脂，是約但河沿岸

不，平原城的松脂。

穆羅的——

不要平原城的松脂吧。我要隻好玩的故事。

雪倫——

可是妮子：我的心是漸由地老了。

穆羅的——

不會老的。那全是些廢話兒。嘿！雪倫雪倫——

愛說廢話兒。

雪倫——

真的啦，不騙妳的。

穆羅的——

騙我的，不要騙的，我要隻好玩的故事。

雪倫——

沒有什麼故事好講了。

穆羅的——

講的。隨便講隻像十六箇唱歌的織工那麼的！

雪倫——

呀！沒有什麼好講啊！

穆羅的——

哇——

穆羅的哇的一聲哭了。她是十三歲的妮子；捏着拳朝

雪倫先生的脖子上打去，而穿實地胡鬧着。蛇樣抽搐着的

是她瑟縮的影子；掠過江上是鴻與鴻洞。

雪倫。薩蒙意路維契先生是南國的好牧人。

八月，雪倫先生牧養十三歲的穆羅的。

是父親的慈愛，雪倫給他揩乾了眼淚；然後吊着自己
的眼淚，自己底過去四十四年的繽紛的歲月。

雪倫——

好。親善的安琪，我講隻挺好玩的故事你

聽。

穆羅的（邊哭邊笑）——

講隻什麼！

雪倫——

講隻……是的，講隻什麼呢！唔，是的妮子；我
說，你喜歡胡椒嗎？

穆羅的——

什麼？胡椒。嘻嘻！雪倫先生。我們校園裏有着
挺多挺多的胡椒，熟的時候挺紅挺好看。下雨天

；給扔在泥濘中，給爛了。

雪倫——

是的，兩天寂寥的，沒鳥。風從海上來……是
的，風從海上來；而妳可喜歡比胡椒更辣的故事
嗎？

穆羅的——

我想雪倫；嘻嘻！不是嗎？那是永遠喜歡的。

四 比胡椒更辣的故事

當第二騎隊過去的時候；雪倫先生鬆開檸檬色領結。
把腦袋子擱在穆羅的的絨的綫髮上。把左腿曲成弧形，右
腿拉成直線。然後合着雙掌，臉朝着天；用男性暴力講發
着一箇比胡椒更辣的故事。

穆羅的，讓我在涼髮的森林裏追憶我底哀憫高加索。
穆羅的；這樣請求妳。

是四十五年前吧？告訴你，我曾有過一箇和你一樣俏
的名兒；那是梅特涅，薩蒙意路維契。是的，那僅是一箇
名兒；是我底娘在搖籃邊給我題的。在娘唱給我的六十四
隻催眠曲中；穆羅的，你探聽到那用十三箇破碎的文字組
成的散文——

梅特涅是屬於我和

他底爸爸的。

娘是這樣地愛唱着哪！妮子，在纏着暮色的葫蘆瓜棚
下，在百葉窗外，在院子裏；娘兜緊我做著聖母說嬰的笑
臉，蹣着紆餘的獨步，風涼地格唱着自己的寶寶。睡吧月
色多好那麼無髮地格唱着。穆羅的，她是好娘，廝守着一
箇兒子之夜的丁香的睡眠。

再說：我底爸是魁偉的，軀軀的拉得金郵船上的火夫
。四十一歲的十月，他和他們底船被摔碎在風濤險惡的海
上。他丟下娘和我愛着一只銀簫的十歲弟弟韋凡蒂；和
街，和神祕的租國的寒堡。

再說。十年之後，我開始有着一箇放逐之家。盜黨的
黑色旗幟插在纏着暮色的葫蘆瓜棚畔。刀聲鏗鏘中；娘講
着梅特涅你愛你灰色的寧凡蒂於噩夢中倒在血泊中，那蠟
動，穆羅的，永在我想望之中的。

隨後，蜘蛛結網在人們的身上。

再說，有那麼一箇夏天，我們合夥脫開飢饉高加索。
我們是十八個人，十八條鬱伊的胳膊向同一個被奚落的林
莊揮揚着：意思是——

再會吧，故鄉！

這樣，在夜裏。十八顆零碎的心陪着下弦月跳盪着！
十八條累贅的影子拌雜在螢火蟲的夜遊隊中，掩襲着，摸

索着前進。妮子，臂兒一般的：在奔遙遙的旅程上，我們沒有聽到什麼。沒有聽到任何遼寬的戀語，任何火車嚙住軌的豎直線的吼叫。祇隱約的迷糊的，我們似乎聽到細流拍岸的聲音，和風吹動草根底。穆羅的，而聽到那聲音，那是舒鬱。

祇披星戴月哪！穆羅的，我們着像十八個驢子，一個也不少。

千重山，千重水：

街，街：

是街啊！

穆羅的；唔，是的。妳今晚帶有支那的馬櫻花來的。可是有那麼一個亞馬山人的馬櫻花季節，有那麼一個秋天，一個沒有戀的港灣上的八月，我們居然瞧上你底街了。不：瞧上女人國的街。穆羅的，我說可愛的妮子：我說亞馬山人的街有着野荸薺的鹹味，爛蕃薯的酸，味。有着窮秋羅的顏色：可是你聽，然而沒有顏色，亞馬山的街沒有顏色。

頓！於是我們在街上徜徉着。從這兒到那兒，我們總是十八個人，一個也不少。我們吹着粗野的哨子；而亞馬山少女在窗縫裏吹着細緻的哨子。妮子聽哪：我們顛蹶着

從她們樓下經過；我們是富裕，流覽不盡那珍貴的雕刻的笑窩。那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穆羅的，沒有銅板千萬個。可是——

整個亞馬山諷刺了我們。

是的，整個亞馬山是一個賊。擲着辣味的嘴兒，擠着線白眼珠子。她們是賊；向我們投來不愉快的眼色，十月的颯的眼色啊：說句話兒，隨時我們都可以看見她們是傻氣十足地在咕嚕嚕着，像是在吶喊着：

野牛：

癡腫的野牛啊！

這樣，我們是十八個夥伴；我們還有什麼可留戀呢？我們記起亞馬山弓箭手剽掠四境的故事，以及如何和伽爾伽利男族一年交接一次。如何把男孩戛殺檢打麥場上，也許曠原上。如何割去妮子的右乳，嘿，讓她們一輩子蹣跚無味的射擊的日子。天啊，我們是多鬍鬚，高鼻子，深眼睛的蒼白高加索，明敏高加索，我們還有什麼可留戀呢？嚼飽麵包，喝夠紅色乳酪酒；我們揩揩嘴兒，抹抹下巴兒，拾起挺像樣的腳踝。我們踽踽着，我們走哪：

顛蹶着我們踩着海濱的紫色，的蘋果綠色，和許些駢文的美麗的顏色的砂石。在氣候很好的深拉海濱，我們

踴躍地談着一個太古時代，又一個某某王子和金花鼠賽跑的童話。然後交遞過栗色的晚安，踢臥於月光如水中。

於是夢昇上來，是分歧的異國噩夢聯隊。

我夢見自己攀着巖巖探花去，却從天上落跌下來，而我醒了。遙遠地，我似乎聽見有諧和的踏歌在彼岸飄揚着，那大概是屬於一萬個亞馬山探珠娘的。我猜，她們準披着繽紛的胸衣，用九條鈴鐺帶兒緊束着，像往日所羅門王所穿戴的，上面繡着多子的葡萄藤子，和多方面的闊綽的文字，譬如：

用黑炭塗澤着臉吧！

夥伴：

遙遠地。

是的，很遠很遠哪。曼陀羅花樣的曲子在母性的喜悅

中被唱着：那是——

我們是熟悉的銀袖黨！

細瑪利，而妳是勞働的女王。

吹起海笛從妳的海上，

吹着那個——

到海上去，沈到海底底。

穆羅的，縱然曲子是來得這麼光明磊落。可是，是海

妖的炫惑的吧？好妮子，八月的支那夜鶯，八月的亞細亞公主，八月的銀翅勝天使啊，你聽着，沒有什麼，我和韋凡蒂畢竟是兩個賊。是這樣的，蹣跚着腳，趁着衆夥伴

靜地熟睡時，我們偷偷摸摸解下他們腰上的錢袋。穆羅的，回憶起來真痛心，我們是那麼醜態呢，僅祇爲着一百零四個盧布，而出賣了十六個同在風霜中挨着毒鞭的黔獬夥伴。譬如六個盧布一個，六個盧布一個的賞給人家。穆羅的，呼爲什麼我竟一直追呼妳的名兒呢？不是嗎？我說妮子的，的，那一夜，我們有過一個不要臉的買賣。在圓月子的歷監視之下，你說，我們賣掉一般做人的份兒。隨後，我們泳着踏累的海步渡過裏海。

裏海世界最大的鹹水湖跨歐西二洲長六八。哩廣
一三。至二七。哩全面積一七。。。方哩水面
低黑海九七呎冬期結水可通於波羅的海產魚海狗
與龜鼈多風雨航行危險

在天涯，我們和四個敘利亞俘浪少年打成火熱的一片。鐵與鋼，鉗，鋸牙在我們底圈子裏。我們手拉手兒到波斯的黑黑蘭去，手拉手兒到了亞富汗。後來，我們一直唱着——

到孟買去，到孟買去！

是璉特，我們的保姆說：

檸檬花開的時候，到孟買去。

栗色的雲像河上的樹。

還有湖上的小夜曲，的月。

還有棉比的街燈給佈置着夜。

還有叫賣着檳榔子的裸露之市。

而這樣地記着啊，

高加索的敘利亞；

敘利亞的高加索記着啊；

是璉特，我們的保姆說：

檸檬花開的時候：

愛上一個兄弟。

穆羅的，是一直這樣地唱，又用韋凡蒂的銀簫子伴和

着，一直到了印度的孟買。穆羅的，是孟買啊，你猜我是

如何纏繞着這亮着金剛石之瓣的城地。然而我們沒有花般的

的時令，於是又沿着波斯的阿刺伯海岸綠轉往哥倫波，

而到了珍珠島錫蘭。

波斯的棕櫚科植物又名海棠狀如棕櫚高至百餘尺

葉大者至丈餘爲羽狀復葉有葉莖似鳳尾蕉果實嫩

芽俱可食葉可製繩索筐籠席液如乳可飲又可釀

酒。錫蘭是的那才是珍珠島在印度半島東南端氣

候炎熱居民有僧伽黎人還有馬來爪哇與阿刺伯

錫蘭是的那要是珍珠島打個比方還要產茶咖啡與

可可

錫蘭是的我說它更像珍珠島西元前六世紀至一八

一五年那是獨立王國一五。五年那是西南部殖民

着葡萄牙又十七世紀中葉荷蘭人佔領一七九六年

英人佔據

後來，在孟加刺海灣上：我們舉行偉大的飄泊。妮子

，那是屬於一年零六個月的。是黑旋風的放浪，在那兒爆

炸了。這麼這麼，於是穆羅的，於是失掉了浮浪敘利亞。

他們是四個人，轉向東南蘇門答臘出發。而我呢？韋凡

蒂和韋凡蒂的哥哥呢？那却是朝著象的暹羅陡峭的。經過

安南，馬尼刺，呂宋，琉球羣島而日本海的黑潮顛仆着，

那是我們到了日本的橫濱。

馬尼刺腓力賓羣島的首都美國東洋的重鎮世界製

造煙卷的中心地

在橫濱。穆羅的，我們用光所有的虛布。整日夜，我

們在古銅色的街上踟躕着，從寂寞的這兒到一樣寂寞的那

兒。說個故事吧，有個時候，是黃昏天，在少年爵士的大

廈後面，像用光所有的盧布那樣，我們揩乾所有的眼淚。

總之，橫濱是載不下我們的太息。

於是，我們跟着淺原喜子和她底高貴少女馬戲團，經過海參威，哈爾濱，而到了黑龍江的呼倫。在呼倫；穆羅的，很那麼的，我們開始接觸一個新的生活記錄，寫着

香而甜的

超出水平面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立體的

穆羅的，你該側着耳朵留神聽哪！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個日子翻翻然的來了；人們跳驅着，過山過野。躡着雀躍的，蚱蜢的雀躍那麼的獨步；人們歸來。

就是這樣：我們躺在石子上，讓最後一絲好陽光覆蔽那醜陋。就是這樣：郁蘭荷散娜格麗拉曳着繚繞繞於着打我們中間經過。沒有話說，祇親着細戀的薄荷味頤頰，她們揮揮手，說——

晚安，天上來的使者，而靜穆地躺在石子上吧

。等會兒，我們底阿爸要給你們至美的祝福。同時，在望我們的想望裏，日光永遠臨照你們。

是靜穆地躺在石子上。半點鐘過後，她們又來了，

同去的還有一輛納喜汽車。我和韋凡蒂都希奇，交遞着會說話的眼睛，都笑開。

過後。經過六隻聖手的搬，揸，搗，攪，搭，癢，於是我們被安置於溫暖中。五顆心和一箇駕駛低能兒都在目光下：朝着滲離着原始之歌的所在出發。

哈囉！

哈囉！是的，我們到了富裕之家。

像稚各。爲着病畜微郁蘭，小音樂師荷散娜，野貓格麗拉，第二個黎明，我們開始帶着康麗，那容貌端正的護羊犬。牠是聰慧而溫和，有光的眼像有光的河流，尖細的耳殼就像一條羊腸的草徑，那兒有好太陽。康麗她，而且有一副獠勇的驅幹，那兒被着褐色柔毛，柔像羊樣。穆羅的，而我挺愛的是她底緩呈着卷曲勢的斑爛尾巴。

我們還帶着普印特，那感覺敏銳的響導犬。他有一來長短適度的驅幹，被着金屬的光澤那樣的白色。而妳聽！他是愛哭，常愛哭於叢叢中。

像稚各，是的，全像。第二箇黎明，大清早，我們開始在大興安嶺的陀籠上放羊。一百三十六個綿羊，又九十四箇山羊在我們小心翼翼地守護之下，在韋凡蒂的廣闊簾聲中，她們和他們開始細嚼着茁壯的青草，飲水於暗嗽的

涸流上。而且有些時候，穆羅的，韋凡蒂是箇好孩子，還讓他們或是她們肆意追逐着好配偶。

我們就是這樣消磨去日子。夜到來的時候，羅穆的，就像妳最愛聽的那椰子那樣，我們吹起多方面的牧笛，呼喚着很大的羊羣，從他們的草地到她們的澗上。在吱吱的鳥語中，我們遴選一些最紅顏色的野花，捻下，貼在領結上。讓它延着風兒裏飄，風兒裏有趣。

就在古舊的暮色那溫習一兩個童歌，披着古舊的暮意蹣跚於古舊的歧途上。穆羅的，那個，那就是家去的時候。

我們家去。老是那麼的，三姊妹的行列是屬於花開底。她們背靠着門檻，隨着眼珠子笑着說——

又有一天的辛苦了。

梅特涅·薩蒙意路維契先生。

韋凡蒂·薩蒙意路維契先生，

那麼固執地說了：就接過我們的胳膊，給我們除下腰間的帶兒。把棒子擲給雜種高德，那留有一臉美鬚髯的守門漢子後。就手拉手兒搭肩兒，或是並肩兒，而麗麗拉拉地攀談起來。瞧那樣子像是歡喜，穆羅的，打個比方，又像是害着露醉的癩疥。

在特別寢室裏，氣候那是很好的，我們坐着。穆羅的，我們是坐在鏤刻着花的螺旋靠椅上。野貓格麗拉開始遞給我們一天的新聞紙。小音樂師荷散娜開始吹起義鶯笛，小鶯鶯，鳳首箏和葫蘆笙，又給我們高唱着昔昔羅，摩尼解曲和婆伽兒。而病了蓋微的郁蘭，陡的，給端出各色點心，譬如酥餅，波波，椒鹽餅乾，咖啡，糖，水果以及酪漿。穆羅的，雖然是：晚上的牛奶車還沒有來過。

陀麗上的三年就是這麼輕容易的過去了。那一個下午，在音節拖得怪長的鐘聲中，在聖禮拜堂的講臺下面，萬目逼視的場合上面，我們是五個人，大胆地舉行都麗的婚禮。牧師是個高鼻子，白髮蒼蒼，感謝他，他給我們誦讀愜意的禮文與祝福。後來，有個時候，我們是五個人，互換着鎊金戒指。我和郁蘭，荷散娜和我，格麗拉和韋凡蒂，我的弟弟。

隨後，我們一起度着北平的蜜月。

第二年七月，荷散娜給我生了小荷散娜。九月，格麗拉給韋凡蒂生了小韋凡蒂。十月，在雪花飄的別墅圍牆外面我們遇見約瑟夫·珂羅茨基，一個新從亞馬山來的托波兒斯克朋友。穆羅的，他是懷着嗚咽的情緒而來的，他抖動着結冰過的雙唇，吐出沙啞的下刺之辭，凄苦地，以背

誦着一個最大落花的故事。

特寫，

最大落花的故事……

亞馬山的燈台手親眼看見——

高加索，那高加索是永遠了。

整個亞馬山跌坐於塵垢與灰汁中，

整個亞馬山是撲墨，悵悵，

悵號着，追着述一個落花故事——

十六個中年高加索試用箭簇，

試用四十號漢船上的犀利箭簇

穿襲過美麗的唱歌的咽喉。

那麼唱吧，妳靜靜地流的潮水，

在得拉海濱上，唱着頌與毀滅。

聽那落花，穆羅的，當時，我們懂得了自己。家裏去

時，在楠的叢密間，朝着出月的東方，我們泣涕着。穆羅

的，而厲泣涕在天上。

當天曙着時，有過司晨的雄雞歌詠團。跟着，我們不

惜拋棄地上之家，小荷散娜和她底音樂師，小章凡蒂和他

底野貓。我們蹣跚着足，悄悄兒跨出門兒去。

是走了。

我們繾思着亞馬山。

在西伯利亞高原上，跟着列車，我們被駕駛着。馳驅

過伊爾庫次克，鄂木斯克。在薩麻拉，我們扔下列車，朝

着夕暮亞馬山痛唁着——

恨你：

縱放着凶手的亞馬山呵，

在得拉海濱，我們找得五年前的月色。可是我們失掉

了得拉海濱。

章凡蒂——

梅特涅，審察我們五年前睡過的砂粒吧。

我——

章凡蒂，很可惜，從紫色變成黑色了。

章凡蒂——

那麼，按照法律，我們該處死刑。

我——

不，無期徒刑。章凡蒂，親愛的弟弟，無期流浪

下去。扔下呼倫之家，無期流浪下去。

是流浪下去。

第二天，我們重蹣過裏海。走着走着，經過撒馬爾罕

到錫爾達里雅。在費爾干。穆羅的，我要說——

失蹤的章凡蒂是我的膊臂，

在黑龍江，將有

孩兒與野貓的慟哭。

穆羅的，我失掉了章凡蒂，我曾在寂寞中死去的。可

是——

我又放浪到妳們的支那。我改了名。我是在這兒，在

有着六月的荔枝，八月的龍眼，十月的柚和十二月的橘子的福建。我想，有一天我要是支那人，我回到高加索去。

講完比胡椒更辣的故事。雪倫先生低下頭來，用深藍

和兩個海似的眼睛瞧上穆羅的。他說——

唔，她在睡着。唔，這呢子好，這沒有聽完我底故事。

五 夢中夢——

九大行星

雪倫先生懂得——

睡在短褲黨人所欽仰的岩石上是有着太多的危險性的。

然而——

雪倫先生擁着八月的支那夜鶯，八月的亞細亞公主，八月的銀翅膀的天使的那麼睡着。

在夢中，他再做夢。他夢見自己的穹冥是焯爛的。這樣，他給它蓋上四個烙印，於是八大行星環繞着夜，而夜在太陽系中，而自己也也在太陽系中。

一秒鐘過後。於是親眼看見LONGWANS增訂他底數學地理，又重新編製九大行星表格。

九大行星表——

星名	衛星	距太陽(百萬哩)	直徑(哩)	繞太陽一周時間
梅特	全部	〇〇〇	〇〇〇	〇秒
水	〇	三六〇〇	三〇三〇	八八日
金	〇	六七〇二	七七〇〇	二二五日
地球	一	九二〇九	七九一八	三六五・二五日
火	二	一四一〇五	四二二〇	六七八日
木	四	四八三・五	八六〇〇	十二年
土	八	八八六・五	七一〇〇〇	三十年
天王	四	一七八二・〇	三一八〇〇	八十四年
海王	一	二七九二・〇	三四五〇〇	一六十五年

一件大氅

白木

天寒風緊，是一個十一月的隆冬的深夜。

爛爛在都市半空的霓虹燈的光輝漸漸地像晚霞似地收歇，只剩馬路兩旁掛在電杆木上的路燈孤獨地亮着慘淡的光，支持着繁華都會的夜的殘局。

烏黑的雲塊在烏黑的天空中浮動着，沉重的氣壓帶來了一種潮膩的徵感，使人意識到生息在不舒暢的沉悶的天時中間，預感到刺人的雨絲彷彿就要從烏黑色的雲塊中滲下來似的。

休息支配了這宇宙，無論那一種人都得從睡眠中去過他們的夢的生活了。但是有些把白天的時光消磨在鐵一般的工作中間的人們，却想趁着大家都去休息的時候，偷偷地要佔領這一個安靜的時間。

在宵夜館裏，從老闆一直到學徒都是忙碌着，甚至店主娘也打扮得乾乾淨淨地在店堂裏來來往往，有時候還得裝開嘴唇朝那些各人們笑，曠有暇時安啣得咿咿的

主顧多作成一瓶黃酒，或是打情罵俏地多弄得幾個酒錢。

而那些客人們，都是在盡情地消遣着自己，他們並不吝惜他們的錢是用自己的一點一滴的血汗去賺來的，只是拚命地把酒，菜，和麵點等等裝進肚裏去，彷彿要把肚子裝得滿滿地沒有一絲空隙容納得下生活的受苦，憂鬱，和一切的缺憾。

除了宵夜館的老闆把酒菜麵點，和店主娘娘的風情和這些客人們做着交易以外，另外在冷清清的街道上，黑黯黯的暗巷裏，有些在寒風中抖索的女人們也在等待着她們的主顧，用着一種焦急而且不耐煩的心情。

她們三三兩兩地，要戰勝那寒霜和冷露，在比寒霜和冷露還要難抵抗的搗母的威脅下，找得了她們皮肉的買主以後，才得回到比較有光有熱的住所中去。每夜，每月每年，都是那樣紀律地生活着。

小魯意子也是陳列在街頭樣子間中的商品的一件，她

挨着她的僅僅十六個年頭，但已經足足做了二十五個月的買賣的身體，倦乏而且迷茫地在一個路燈底下的電杆木旁邊掙扎着。

天上下雨來了，一絲絲地打在身上，跟着一起來的娘姨把準備了的紙傘打開來，兩個人緊緊地站立在一柄紙傘的底下。

小魯意子感到寒冷，感到饑餓，感到疲乏，迷惘地悲哀着。她的頭腦裏沒有一點過去和將來的影子，只爲持續着的一瞬間一瞬間累積起來的現實的痛苦所咬蝕着，抵抗着。

「小姑娘！要上一點勁啦，時光不早了呢！」娘姨苦地說着，目光注視到小姑娘的戰抖的身上。

「冷啊！」

「早點有了生意就好回去。」

但是小姑娘的手腳都變得僵硬了，塗得白白的臉上映出一塊塊凍壞了的暗紫色，她只無力地望着沿路燈光照出來的一線線斜雨絲，在不斷地飄着飛着。她連一刻鐘以後的事情都不去想，只在咀嚼着刻刻襲來的寒冷，饑餓，疲乏溶混起來的痛苦。

一個女人拉了一位醉漢走了，她只羨慕着，但却不能

動。

她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袍子，外面罩着一件半襲的羊毛衣，羊毛衣本來只是一種裝飾品，抵禦不了什麼寒氣；棉袍子裏面的棉絮已經換過幾次面子，變成團團硬塊，也不能增加多少溫熱了。

突然一個念頭閃過她的腦子裏，她想，她如果有一件呢大氅，她一定不會受到這樣苦。

有了一件大氅，外貌上也要漂亮許多，招徠客人也要容易得多了。

呢大氅的意念在她的心內長起一絲光明，一陣溫熱，和一線希望，她驕地興奮起來了。

「如果每個客人除了夜相錢以外，再私下問他們要一二塊錢，十天以後就好積成做一件呢大氅的款子，半個月以內就可從縫衣店裏取出一件新的體面的呢大氅，披到身上來，任憑怎樣寒冷的降雨雪都不怕了。」

「呢大氅的顏色還是黑的好，不過裏子要大紅的，和粉紅色的對襟貼身襯衣一樣，這才打得動男人的心。領口要裝一重黑貓皮，圍在頸項裏大冷天可以翻過來遮到耳朵。鈕扣要用黑呢包起來，現在時髦女人都取這個新式樣子。……」

「如果穿一件呢大氅在身上，白天走在路上誰能猜得透我的仔細？有機會遇到個把財主，要到家裏做姨太太，那是多舒服多幸福啊！姨太太現在最時髦，讀了書的，會唱會跳的女人都喜歡做人家姨太太，唉，一個女人能夠一世修到做姨太太那真是……」

她胡亂地想着，身上不覺得寒冷了，眼睛炯炯有光地看着黑洞洞的街面，像餓虎一樣要攫住一個從對面宵夜店裏陸續地走出來的男人。

「小姑娘！要上勁點！時光不早了啊！」

「是的，要上一點勁！」

男人們一個二個，醉得飄飄地在雨中走着。小姑娘熱情地用蜜語誘惑着，看看有點意思的就動手動腳了，她想到一件呢大氅，幾乎把整個身子都撲到男人們身上去。

值夜的警察倦眼惺忪地在街頭的那一端，站在一個亮着電燈光的守望亭裏面。他雖然有權責去干涉那傷害風化的事，但也許爲着精神不濟，或是其他什麼原因，却完全抱放任的態度了。

一個醉漢從她身旁走過去，她照例地挑逗着：

「老朋友，上我們家去玩玩。」

「小姑娘，哈哈！你不要向我灌迷湯，你是在想我

身邊叮叮噹噹響着的洋錢！你以爲我喝點老酒就會糊塗嗎？」

他用手拍拍他的袋子，洋錢聲響的刺激一瞬間竟把她的心緒迷亂了。她拚着全心力拉住那男人的粗裂的手，另一隻手在男人的下身活動着：

「好哥哥！小姑娘重情不重錢，今夜我們成個親，小妹妹把身體給你玩，你放些錢給買些鞋襪帽子也是作興的啊。」

一件呢大氅的影子在女人的眼睛裏跳躍着。

在一種意念的追求下壓榨出一個風塵女子的熱情來，她的身體上的每一部機構都在適宜地進行着誘惑的動作，要打動一個下層階級的男子的污穢淫慾的說話從那個靈巧的嘴裏傾倒出來：

「你想瞞得過我，你家主婆一定沒有帶出來，逢場作戲得什麼事？」

「不要裝聾作癡了，你看雨漸漸下大了，一個人冷清清回去做什麼？找個湯婆子窩窩腳還不好嗎？」

「……………」

姑娘還在旁邊百般從重着。

最後畢竟成功了，男子跟到她們一起走。

女人是出乎尋常地興奮着，一件呢大氅的影子在她的眼睛裏跳躍着。

「……………」

「你們當水作的，一個月有不少進款啊！」
女的在恭維着。

「遇到機會好，一個月也得有二十來塊錢。」

「哦！這個真舒服啊！怪不得你們花起錢來那麼闊氣！」

「銅錢銀子有什麼稀奇？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賺得錢來不用，死了也只得當個吝嗇鬼！」

一件呢大氅的影子在女人的眼睛裏跳躍着。

「我們全靠你們胸寬量大的人的照應啊！」

一個眼角淫慾地瞟了過去。

女人是那樣的興奮着。

她要在逢迎意旨的招待和熱情奔放的誘惑中間，把那男的從冰冷的街頭帶到一個春意洋洋的迷宮裏面，毫不吝惜地付出她所希望得到的代價。

不上一個月，這女人的呢大氅居然穿到身上來了。黑色的面子大紅的裏子黑貓皮圍在頸項上，用黑呢包起來的鈕扣緊緊扣着，把身子暖暖地裹在裏面。

她還是那樣站立到街頭上，讓冷風冷雨吹着打着，一個月來倍乎尋常的工作使得她的精神漸漸恢復不起來，迷惘地繼續着她兩年多來的機械的生活，昏沉沉的日漸遲鈍

下來的腦筋裏，把以前一切的生活紀錄都忘記乾淨了。

但是這一個月以來的事，却有這件黑呢大氅在做公正的證人。因為在這件呢大氅上面，流着一個水作匠的血，也流着一個年青夥計的汗，小姑娘爲着受不住一個大兵的蹂躪而流下眼淚的痕漬，以及在一個吝嗇人前面，賣弄夠風情還只博得冷唇相讓所受的恥辱。此外還有一個年青人因爲幹得太風流了害起傷寒病的呻吟，以及一位體弱的朋友，抵不住毒菌的侵襲染着疾病的折磨的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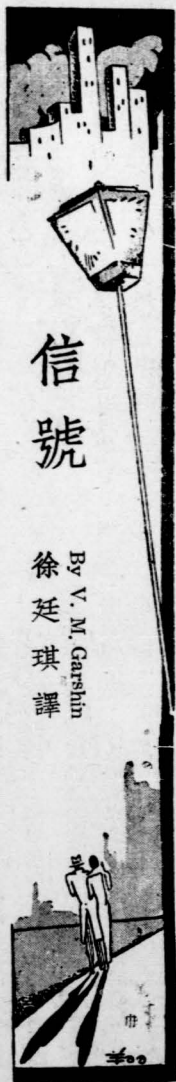
這都是爲着一件黑呢的大氅！

而這呢大氅正穿在那女人的身上。

她冷清清地站着，依舊望着那些從宵夜館裏陸續地走出來的男人。感受到的仍然是寒冷，是饑餓，是疲倦。

呢大氅已經穿到身上了，還能有同添製呢大氅相似的意思來刺激她麻痺的神經在她心靈上長起一絲新的光明，一陣新的溫熱，一線新的希望來嗎？這個我們可不知道了。

但是我們所能夠知道的，就是那神秘女子感染着的一種惡毒的性病，正趁着機會在猛烈擴展中，反應到外邊來的是她的身體漸漸衰弱下去，容顏比前憔悴得多了。以前平均三塊錢一夜可以以不十分費力地找到一個買主，現在減到二塊錢也不易做成交易了。不過她是爺娘養不活才押給人家的一件商品，她不能夠向社會發出人的待遇的要求，在鴛母的壓迫下，她還是要在寒天深夜站到那街頭上去，找不到主顧得重重地挨打。



信號

By V. M. Garshin
徐廷琪譯

西門伊萬諾夫是鐵路上一個守夜的。從他那守夜的房到最近的車站，一邊相距十二里，那一邊相距十里。距離四里路遠處還有一個磨坊是在一年前建築起來的，它那高的，黑的烟囪在樹林那面都可望見；在這個近處，他住在的守夜房子好像是例外的，因為那裏沒有什麼居屋。

西門伊萬諾夫是一個病的殘廢的人。九年以前他是伺候着一個軍官，還同他經過一個完全的戰事。他曾經被俄同被凍着，他曾經被日光灼晒着，他曾經在炎熱同冰凍下前走四五十里，他曾經被困在火線裏，但是，感謝上帝，沒有一個槍彈曾經輕觸到他。那全團人在前線上駐了整一星期，在那個期間他們同土耳其人常常開火，他是在一個山谷的那一面；從早到晚槍聲不息着。西門的官長也在前線上。西門從那在深谷中的駐軍糧台裏一天三次的帶口糧同水瓶給他。他帶着水瓶子一定要經過一個大空曠地方，而那槍聲就會圍繞着他呼哨作聲，擊到石頭上作噠噠的聲

音。西門是很害怕的，而且哭了，但是仍然進行着。那些軍官都喜歡他——因他們常得有熱茶喝。他從那次戰事回來沒有受過傷，但他在手與足却有了痛苦。從那個時候他受了許多不幸的事情。他回去家裏——他的年老父親死了，他的四歲的兒子也死了，因為喉病。只贖下了西門同他妻子兩人，耕地的工作並不發達——這如何可以呢？——

用腫起來的手同足去耕種是件很輕的事。最後他們在他們的村莊不能忍受下去了，他們去到新的地方去尋求安樂。西門同他的妻子曾在鐵路上尋找工作，在卡爾哥夫同屯以上的地帶。他們在什麼地方都謀不到事情。最後他的妻子算就了一個職業而西門還是流蕩着。有一次他坐着火車走；車停在一個小站上他在往外望着，他好像是認得那站長。西門望着他，他也望着西門。他們彼此都認出來了；西門知道他是以前他營中的一位官長。

「你是伊萬諾夫麼？」他問。

「是的，老爺，就是我。」

「你怎麼會來到這裏？」

西門告訴他所有的經過。

「你現在往那裏去呢？」

「我不知道，老爺。」

「你是怎麼講，你這傻子，你不知道？」

「是的，老爺因為我沒有地方可去。我一定要去找點事情做。」

那站長看着他，想了一想，後來說了，「來罷，我的朋友；這時你歇在車站好了。你是結婚，我想？你的妻子在那裏？」

「是的，老爺，我是結婚了。我的妻子在克爾司克，在一個商人家中做事。」

「那麼，好罷，寫信給你的妻子叫她到這裏來。我給她弄一張免票。不久我們有一個守夜的差缺可以空出來。我會向那段長介紹你。」

「我是十分的感激你，老爺，」西門說着。

他就留在這車站上了。他幫忙在站長廚房中做事，吹柴，掃那空場子同月台。在兩個星期中他的妻子到了。西門用乘手車子把他的東西推到守夜的房子去。那守夜的監

子是小而暖的！他能喜歡用多少柴就用多少柴，上次居那屋子的人給他們留下了一間小廚房，並且那裏還有差不多半畝可以耕種的地在那鐵路旁邊。西門是很喜歡的；他開始去想怎樣他將去耕種那塊地，同買一頭牛與一頭馬。

他是被發給所習他工作需要的東西：一枝綠色旗子同
一枝紅色旗子，一只燈籠，一個號角，一個釘錘，一個螺旋鉗是爲了去緊螺絲母的，一個鐵杆，一個鐵錘，一把掃帚，一些鋼釘，同着些鍊子同鈎子；他還被發給了兩本書——鐵路規則同時間表。在其初西門晚上都睡不着覺——他是常常的讀那時間表；倘若一踏火車在兩點鐘內要到了，他就要去巡邏着，坐在離他房子相近的板檯上，看或是聽，若是鐵軌擺動了——倘若車子的响聲聽不見的時候。他在心裏面學習着那規則，雖然他對那僅能每個拚着音念，他設法去通通學習着。

這是個夏天工作也容易；那裏並沒有雪散開。那裏只有幾輛火車在那鐵路上，所以西門一天兩次的經過那些里程去上班，在這裏同那裏緊緊螺絲，整理一下鋪路的石子，看看排水管，然後回到家去忙他那把種地的事情。但是在他家中的工作上却有一種阻擋：無論什麼時候他要去作點什麼事情他必得去求站長的允可，站長又必得去向段長

報告，等到他的請求是被允許了而去作那件工作的時間已是過去了。西門同他的妻子開始覺得煩悶起來。

大約是兩個月過去了！西門起首去同鄰居的守夜人結識了。一個是一個老年人！那裏總是謠傳着他要被更換。因為他差不多都不能出屋子！他的妻子常常替他去看守那路。那一個守夜人，他較那一個離車站近一點，是一個瘦而有肌肉的年青人。西門頭一次遇見他是在鐵路線上正當兩個巡邏相遇之點。西門脫了帽鞠着躬。

「願你康健啊，鄰居，」他說着。

他的鄰居向一邊看着他。

「你怎麼好？」他回應着，於是轉過去了。過些時候他們的妻子相遇了。西門的艾爾娜向她鄰居的妻子打着招呼；她也是只說了幾句話就是開去了。西門有一次遇見她就說了，「怎麼的了，年青的女人，你的丈夫不好說話麼？」那年青的女人起初是默然着後來說了：「那麼他能同你讀些什麼呢？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事……走開罷老天爺。」

雖然，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們就變成了朋友。當西門同瓦司里在鐵路線上遇見了時，他們就會在河岸上坐下，燃起他們的短烟斗來，彼此告訴着他們是怎樣生活着。

瓦司里不說話的時候較多，但西門就會告訴他關於他的鄉村那次戰事的情形。

「在我的生命上這並不是一件小事，」他說着。「而上帝知道這並不是一件長的事。上帝並未賜給我壞運氣。上帝免除了任何壞運氣，一定是這樣子的。這就是我到如今地步的原因，伙計，瓦司里司提潘諾維支。」

瓦司里司提潘諾維支把烟灰向鐵軌上磕了出去站起身來。

「這並不是上帝給我們的壞運氣不利我們，但是人們，」他說。「沒有食肉的野獸要比人類再壞了。狼並不吃狼，但是人就要吃活着的人們。」

「不，伙計，狼會吃狼的，你不能否認！」

「這事我想起我就這麼說。都是一樣，世上沒有生物是再較人殘暴。倘若不是因為人的詭詐同貪婪一個人就能生存着。每一個人都等待着機會去活着收拾你，去搶下你最後的一塊吞食了。」

西門沉思着。

「我不知道，伙計，」他說着「也許是這樣的，但是倘若真是這樣，那是上帝註定了的。」

「倘若真那樣，」瓦司里說。那麼我們彼此用不

着再多說什麼了。倘若我們把每件不公平都推到上帝身上而我們只坐着受罪，我們就不是人了只是牛了。這就是什麼我說的！」

他轉過去走了也沒有說再見。西門也站起了來。

「鄰居，為什麼你罵我呢？」他在後面喊着。

他的鄰居並未轉回來。西門站在後面望着他，一直等他在山谷邊的轉角上看不見了。後來他回到家裏對她妻子說：「好麼，艾爾娜，我們算得了個好鄰居：他不是個人，他是個野獸！」

可是，他們並未口角；他們不久又相遇了，還是像以前一樣的坐下談着，常常還是那一個問題。

「好麼，我的朋友，倘若不是爲了那些人們，你同我都不會坐在這守夜的房子，」瓦司里說。

「對於守夜的房子有什麼關係？它們並不壞；你可以住在裏面。」

「你可以住在裏面，你可以住在裏面！那就是你說的！你住的長但是你獲得的少，觀望的長，但所見識的小——一個窮人在守夜的屋子裏是怎麼樣的生活呢，或是在別的什麼地方？××××××××××等當你老了就把你丟開，像只爲了喂豬的渣滓似的！你得多少薪水呢？」

「少得很，瓦司里司提潘諾維支；十二個羅布。」

「而我得十三個半。現在你告訴我爲什麼。按照公司的規則，我們應當得一樣的工資：十五個羅布一月，有燈還有燃料。誰吩咐的我們，你同我，應得十二個羅布或

十三個半呢？頭一件讓我問你這個看？你說一個人能夠生存！你要明白這並不是一個半羅布，或者三個羅布的問題——雖然就是他們給了我們全數十五個的話！上個月我就

在站上了當經理走過的時候，我已看見了他。他是備受招待。他坐在專車裏旅行着；他走出來站在月台上。：好罷，我不會在這裏待長了；我將隨便走向別的地方去！」

「你走那裏去，瓦司里？好好幹下去罷！這裏你有房子，你是溫暖的，你有點地，還有個能作工的妻子。」

「一點兒地！你是正看着我那一點兒地。那裏並沒有

一根枝子在上面。去年春天我種了一些白菜。並站長來了：「這是什麼意思？」他說。「你作過請求書麼？你得到了允許麼？趕快把它去掉了。一定不要再留下一點痕迹。」他那時是醉了。在別的時候他會不說什麼，但是他的頭是昏亂的。……………」發你三羅布！」

瓦司里安靜的吸着他的烟斗後來說了：「再這樣，我就會把他打死。」

「好，好，鄰居，你是太性急了，讓我來告訴你吧！

「我不是性子急，我不過是想着得實說罷了。他會來罰我的。我會往段長那裏控告去。」

他會去控告過來。

那段長來查看鐵路了。因三天以後有幾個重要的名人會自彼得堡經過這裏；查看鐵路的事實行了，因當他們到了以前每樣東西都要有次序。鋪路的石子是增加了，並且還整平了，鐵路枕木都被檢查看，鬆了的夾子用錘子錘着，螺絲母都轉緊了，柱子也上了油漆，並且在叉道上還播了黃沙。那老女守夜人也叫他丈夫出來拔除雜草。西門是努力工作了一星期把每件事都弄好了。他修補他的衣服並且弄乾淨它，至於那個胸前的金屬號牌，他就用磚灰把它磨的發光。瓦司里也很辛苦的工作着。段長是坐着手搖車到來了；四個苦力搖着，那齒輪發着响，機器開的到每點鐘可以走廿里。這車子簡直向西門的守夜屋子來。西門跑出來了像兵士似的報告着。什麼事都準備了。

「你在這做事多久了？」段長問着他。

「從五月二日起，老爺。」

「好吧，謝謝你。誰是一百六十四號？」

同他坐在手搖車一起的站長答說：「瓦司里司提潘諾維支。」

「司提潘諾維支，司提潘諾維支……？呵！同去年被申斥的是一個人麼？」

「是的，就是那一個人。」

「啊，好，我們看罷。走。」

那些工人開始去搖那車把於是車就走了。

西門向車子後面看着還想着，「他們要向我那鄰居開頑笑吧！」

約兩點鐘以後他又來巡查了。從那山谷那裏他看見有人沿了鐵路走着，那人的頭上好像有點白的東西。西門很注意的看齊——原來是瓦司里；他拿着一根棍子在手上，肩上揹着一個包袱認明是用手巾包裹着。

「鄰居，你從那裏去？」西門向他喊着。

瓦司里走的很近了！他的臉是歪扭着白的像鉛粉似的，而他的眼睛是想閉着；他想去說什麼但是他的聲音是啞的。

「我是到城裏去，到莫司哥，到委員會去。」

「到委員會去……是的，是的！去控告，我想？算了罷，瓦司里司提潘諾維支，忘了它得了！」

「不，伙計，我不會忘的。忘得太晚了。你看，他打在我臉上——都出血了。只要我活着我決不會忘了的，我不會就這麼算了！」

西門握着他的手。

「算了罷，司提潘諾維支；這是實在的我告訴你：你會無濟於事的！」

「濟事？我都知道會無濟於事的！這就是實在什麼你說的上帝的運氣。我不會爲自己把這事美好一點，但是是一個人一定要爲了真實辯護着，老朋友。」

「告訴我這怎麼會發生的。」

「這怎麼發生的！他下了車子，什麼東西都查驗着，還進到屋子裏。我知道他會仔細的查看每件東西，我早已照規矩把它們佈置好了。當我向他申訴的時候他是心要走。他就開始向我高叫起來：『這個，』他說，『是政府的視察，而你跑來爲你的菜園申訴！這個，』他說，『是爲了機要委員的事情，而你跑來爲你的白菜麻煩！』我不能忍去說了一句話——不很多，但這話好像對他有侵犯，他就給了我一下在臉上；——而我站在那裏好像應該受着似的！他們走了我也明白過來，洗了洗我的臉就起程。」

「那守夜的屋子怎辦呢？」

「我的妻子在那裏。她會看守的很好；鬼會攔取他們同他們的鉄路的！」

瓦司里站起來了預備起程。

「再見，伊萬諾夫。我不知道是否我能得到公道。」

「你的意思並不是用腳走去吧？」

「我將要到車站去要求搭貨車去。明夜我就可以到莫斯科了。」

那鄰居們彼此分別了，瓦司里也就動了身。好久的時間了他並未被人再看見。他的妻子在作他的事並且早晚都沒有睡覺。她坐着心等候她的丈夫。在第三天的時候那稽查的車過去了；那裏是一個車頭，一輛裝行李的篷車，同兩輛頭等車。瓦司里仍不在裏面。在第四天上西門遇見了他的妻子，她的臉都哭腫了，她的眼睛是紅着。

「你的丈夫已回來了麼？」他問。

那女人只搖搖她的手，並未說什麼，她就走她自己的路了。

西門像小孩子似的會學着怎樣用柳枝去作笛子。他會從那棍子裏面把那心子擠出來，在那必需的地方弄上幾個窟窿還在—端作上個吹口，通通作的很好使你能在那上面奏合個調子。他在剛吹的時候作了很多這種管笛，把它

們交給他認識的貨車上車守帶到城裏去，在市場內它們的

價目是每個兩個戈比（俄國小銅幣名）。在稽查過去的第

三天上，他離了他的妻子去接六點鐘傍晚的火車，還拿了

把刀子去到樹林子裏去砍些枝子預備作笛子。他已經走到

了他巡邏的終點，在那個地方那鐵路取一種急行轉灣的形

式，向着堤下去，仍復進入樹林裏。大約有一里半遠處那

裏有個大池塘，在那個池塘相近處可以找到笛子最好的柳

枝子。他砍了一大把往家裏去。他穿過那樹林子；太陽已

經很低了。那裏是死般的沉寂；你只可以聽見鳥的啾啾聲

同乾了的樹葉子踏腳下的沙沙聲音。西門稍微是遠了一點

，差不多走到了鐵路；他好像聽見一種聲音像金屬碰在金

屬上的聲音。西門走的快了點。在鐵路的那一部份那裏並

未舉行修理。「這聲音是什麼意思？」他想着。他離開了

那樹林子的邊界，看見在他前面鐵路的築堤。在那鐵路上

有一個人正在蹲着作點什麼事情。西門很悄然的走近過去；

他像是有人來偷螺絲母的。西門看着。那人站起來了；他

手裏拿着一個起貨的鐵杆，用那個他戳進鐵軌下面，把它

向一邊挪動一點。在西門的眼中天是暗了下來；他要去喊

出來但是又不能夠。他看出來是瓦司里，他就儘快的向他

跑去，但是瓦司里，拿着他的鐵杆同螺絲釘衝向堤的那一

邊去了。

「瓦司里司提潘諾維支！老朋友！夥計！回來！把那鐵杆給我！讓我們把軌道放好，沒有人會知道。回來，把你的靈魂從罪惡中援救出來吧！」

瓦司里並沒有回來，但是跑到樹林中去了。

西門站在脫開了的軌道前面，他把砍下來的枝子都掉了。那個正在開來的火車並不是貨車却是客車。他沒有法子止住那火車，沒有旗子。他不能赤手空拳把那鐵軌放還原也不能把釘子釘好。他必須跑向什麼地方去，他必須跑去他的屋子去取器具來。上帝援助我們吧！

西門喘着向家裏跑。他一面跑一面的想差不多時時都要跌倒。他跑出了那樹林子；只兩百碼的光景就到他的屋子了。那個汽笛却在磨房上響了——這已是六點鐘了。六點過兩分車就要到。老天爺，援救那些無辜的人們吧！西門好像通通看見了：那火車頭左頭的一些輪子在鬆開的鐵道上了，顛動着，輪子翻了，把軌道給衝破了，睡在車中的人都震醒了！正在那裏鐵路是成彎形的；那土堤往下直去廿五碼，那裏在車裏面——三等車裏面——女人同小孩擁擠在一起……！他們通通坐在那裏裏並得有料到有什麼事發生！上帝，告訴我怎麼辦吧！——不，沒有時間跑

回屋去了於是又跑回去，不管如何盡力的快跑……！

西門並沒有跑到自己屋子去，但是跑回原路去了，較比以前跑的還快。他差不多無知覺的跑着，不知道有什麼會發生出來。他跑到那邊開了的鐵軌邊：在那裏他的枝子成堆的落在那裏。他彎下腰去，拾起一根枝子來——他不知道為什麼——又跑遠了一點。他幻想聽見車來到了。他聽見遠處哨子的叫聲——那鐵軌慢慢的動着。他簡直沒有力氣再往遠處跑了；他站住了離那危險的地方有二百碼遠。在那個時候好像是看見光亮了。他把帽子除下來，從裏面擲出一塊棉紗的手帕，又從他的高桶靴子內把他的刀子拿出來，在自己身上劃着十字架——「上帝賜福給我吧！」

他把刀子從肘以上刺進膀子裏面；血噴射出來，湧流如注。他把他的手巾用血沾濕着，調勻了它，仍復鋪開來，把血巾捆在那枝子上，就舉起它來——他的紅旗。

他站在那裏搖着他的旗子；他已經看見那火車了。那司機人並未看見他；火車走的近一點了，但是在兩百碼以內一個是不能止住一個嚴重的火車的！

他的血越流越多了！西門把他的傷口緊向腰部夾着，他想遏止它，但那血並不止住——膀子上的傷太深了。他

覺着有些發暈；黑的火焰在他眼前跳着舞……後來這個變成十分的黑暗起來……他的耳中聽見鈴聲着。他不能看見火車也不能聽見那聲音了——他只有一個思想在他腦筋裏：「我不能站立了——我要倒了——我會把旗子掉下——火車會壓過我去——援助我，上帝，賜你的救濟……！」

他的眼睛黑暗了，他的腦筋變成了空白，於是他掉下了那旗子。但是那血被了的身體並未倒在地下，有人用手扶住了它並且對着駛近來的火車高舉看它。司機人也看見了這身體，關了汽門，緊住了機器，把火車停了。

人們都從火車裏跳出了，擁擠在一起。他們看見一個人無知覺的臥在那裏血被了全身；還有一個人站在他近處拿着一片縛在樹枝子上染了血的破布。

瓦司里在他周圍望了望就低下他的頭來。

「捆上我吧，」他說：「是我把鐵軌弄開的。」

(完)



選 詩

運河堤上

天 祿

夢般的迷離，夢般的朦朧，
青霧緊壓着遠山，蒼空蒙蔽着煙雲，
對岸的長堤，楊柳的行中，
有幾隻綿羊，在模糊裏蠕動。

滔滔的流水流不去我沉重的悲哀，
料峭的寒風浸凌著這僵冷的屍骸；
我所求，我盼望那深幽的河裏，
有個輕悄地漁舟漂來。

一，一，一九三五〇

輓

虹 我

沒有人爲你唱一曲喪歌，

沒有人爲你哭一聲命苦；

你在異鄉荒街的路口跌倒，

開始閉起眼睛，腳一伸，死了。

也許有人在遠方正等着你回，

也許有人記得你在他的胸懷；

可是你如今靜躺着一言不發，

只有晨風輕拂你凌亂的頭髮。

一月三日，我從新市到杭州。大

清早，小南柵輪埠一條冷僻的街

口，幾個人在朝着一個躺在地上

的屍身呆看——他樣子像是過路

的旅客，也許患着病，以致在這

裏失足跌斃的。聽說他臨倒時還

喘息得很厲害，但是現在，他是

失了急救而死了！有份悲哀苦着

我：此刻誰來指認他的來歷和安

排他的身後呢？

一八三五，一，杭州。

在濁流裏

周白鴻

死水生出差斑，

漂數片青萍

它象徵着醜。

任什麼時候，

油彩抹在臉，

賣個乖巧

換取，可羞的驕傲。

×

×

×

筆尖跳出來，

是罪罰之據：

波濤不叫它澎湃，

以巨手遮着太陽，

心，圍道鐵籠，

要它不再沸騰的跳盪？

×

×

×

有時間給你戀惜青春？

抹不完的汗珠，折了腰

也耐耐着過，

小鴿兒在破巢內啾啾，
寒酸的喊出一串清歌。

尋荒者外二章 虹飛

——尋荒者——

看他一頭的白髮，老了。

你聽他冗長的音調：

不值錢的貨什我都要，

爛布頭，破棉絮，雞毛……

肩着一副生活的重擔，

兩隻手是他的家財。

沿著矮黑的排門他喊

過市稻，鄉村，垃圾堆……

——午夜——

午夜的行人更稀少了，

深更的黑風送着你；

在街燈黯淡的光芒下，

你孤單的影子在移。

看你一步艱難一步啦，

無神的眼睛儘在望；

心中隱着難言的慘苦，

今夜歸那裏呢？你想。

——荒村——

尖聲的鳥叫過又叫了，

叢林裏是格外陰慘。

村舍前就只一片荒涼，

烏鴉飛在高空打轉。

擠滿了蒿草的田廬上，

再瞧不見農夫往回。

這是當年橋樑流水呢，

可沒有舊日的人來！

林中

莊重

這兒沒有聒耳的鳥聲，地面也尋不着

鳥糞，

沒有人蹤，也沒有風，

滿眼是金黃，這秋林呀恬靜幽深，

——祇有那秋虫低低的嗚咽草根。

落葉不可憐我這飄零的人，

在視綫內片片飄落呀無聲；

樹皮像老人的臉，我聯想

關外的親親，啊！我心疼！

噫！我的家鄉不是有着比這更雄偉的

森林？

在三年前我不是也這樣在鑑賞那美妙

的風景？

可是現在那兒遊覽的怕盡是島國的人

吧？

在那兒歡呼狂笑中飄起了輕脆的木屐

聲。

我那家鄉，那可愛的森林，

在吉林，在松花江之濱；

三年前被東方的島民佔領，

眼！再去享受那美景，除非啊拚將我的熱血灑盡！

林中

天禿

歸來吧！流浪的人！

那兒有甚值得使你留戀？

黃沙的灘頭，

污濁喧囂的黃浦江邊。

你難道嗅不厭那黑的煤烟？

你真非聽不到那惡的語言？

你且揉開沙灰迷住的兩眼睛！

看一看你身邊有多少鄙棄你的鬼臉。

你摸一摸背上有許多巡捕賜予你的棒

痕？

你且沉靜了腦子，算一算你挨了多少

次飢餓，寒冷？

那兒沒有你的親人啊！更沒有什麼情

份！

你為甚還不歸來像企望着跼踞在等。

虛榮的外套，披不上你這窮人的身，

一切的夢想，該都像青煙飛入晚風；

歸來吧！流浪的人！在這泰山麓下

呀

有兩個翹望的白頭的人。

一，一，一九三五。

在狂風聲裏

潘素心女士

暴怒的狂風掀起那將要倒下的蓬，

奔飛的雨雪是闖進我們冰冷的床上；

呼呼的聲音遏止了我們的啼哭；

陣陣的威力

打破茅舍的泥牆。

孱弱的孫兒

緊伏在我的懷裏；

我解開破碎的棉衣，

抱着我心愛的孫兒。

我的孫兒是我的老命根！

他的爸爸是我的獨養兒子；

他的公公是我敬愛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種田過活，

租些田地來耕種，

種了禾米養妻兒，

租錢捐銀付不出，

拉到縣裏吃官司，

丈夫吃苦孩子餓！

付了捐錢兒子餓！

我的丈夫吃了半世苦，

留下我們母子倆，

住着草棚過生活。

我結麻繩賺些錢，

兒子拉車度日辰。

積了銀娶媳婦，

媳婦賢淑我心喜！

前年戰事到我鄉；

兒子拉車沒有回來，

媳婦生下孫兒過苦日。

孫兒要吃乳，媳婦又生病，

媳婦死掉我心傷！

我的孫兒是我老命根！

x x x

釜裏積滿了潔白的雪，

怎樣可以拿來給孫兒當作晚飯吃？

床下結了厚的冰，

怎樣可以拿出來給孫兒當棉絮蓋？

我心愛的孫兒是我的老命根！

x x x

孫兒呀！

你的手冷得像鐵鍊！

你的身硬得像石柱！

我喚你，

你不響？

我咬你，

你不哭？

我不怕屋裏是變了沉潭，

我不怕狂風是喝阻我的號叫，

我衝出黑暗的屋子，

冒着大雨闖上前去。

找那炭火！

找那薑火！

救活呀，

救活我疼愛的孫兒！

從今天開始

胡峯

從今天開始，

讓狂風吹打我底征衣。

一兒啊！

如今你還受着娘的愛撫，

明朝可已是天涯的孤客；

求得了功名便思歸榮宗親，

英令娘牽腸掛意。

陌途多險苦，

他鄉風况殊，

仔細呀！——一切都要仔細！

從今天開始。」

「不要忘記啊，我底人！

不要忘記那那紅底色戀情。

——悠悠的逝光中

有無限的旖旎與溫馨。

淒涼羈旅，那裏比得上柔鄉底甜

膩！

早歸！早歸！

不要給渺茫底幻象，辜負了

月桂與薔薇的芳約，

一任流水年華消亡，醜顏凋萎。

請念吧——念着我吧，我底人！

從今天開始。」

沒有冀求，也沒有希望，

我飄泊底目的，祇爲了飄泊。

——嘹唳長空的孤鴻，

誰知牠歸飛何處？

奔向那兒啊——嗚咽底海潮！

——汝又何時息止？

環顧蒼煙迷漫的四境，
禁不着驚惶，悻悻；
立在風雨瀟瀟的江頭，
冷澀底淚珠
對着冷澀的浪花飛濺。

顛慄底手

按不住我顛慄底胸懷的惆悵；

我哀傷！

——哀傷我憔悴了底重心；

——哀傷老年人斑白底鬢髮如

銀；

——哀傷那紫豔底歡娛呀——

快如朵雲消散。

我將怎樣抵受呢，

這依依起伏的舊夢的回想！

.....

滿載着靈魂底倦怠，

又平無邊底空虛；

馱荷着人世底創痛，

踏上了陌生底路程，

沒有冀求，也沒有希望，

飄泊底目的，祇爲了飄泊。

呵！從今天開始

讓狂風吹打我底征衣。

一九三四，一二，一四。

雨巷

沈聖時

牛毛似的，

緊緊密密地；

飄沉在鴿子房似的水屋脊上，

迷濛裏細細的水珠舞着。

x x x x

小巷靜悄悄地，

輕輕的雨滴吻上石子街，

暗澹了朱漆的牆門，

雨色抹上公館的高圍牆了。

荒蕪的家園

沈聖時

家園緊鎖着土色的寂寞，

鮮紅的花萎謝，無聲。

一潭銅綠的死水，蒸出酸酒的臭味，

味，

當年金魚的夢呢？

葛藟爬上暗灰色的墜壁

蠟蚧的絲網張在枯死的花枝上，

春風，秋雨，慘憺的流年

青蛙伴着叢生的野草哭泣。

沒落

周白鴻

祥生三伯看阿麟又夾着原來的字畫捲兒轉來，他心內結綉的憂鬱又加重了成分；他眼中放射出絕望的光，淒然的木視着阿麟的娘。她懂得這眼光默示的意思，含着淚轉到房裏去翻拾那一些不值多錢殘留的衣物，祥生三伯垂下了無力的眼，嘴裏低低的呢喃着：

「唉，這年頭愈不成個說話了，古董原是冷生意呀，唉！……」

一想到有錢的大佬們，他就想到自家年輕時候的盛況，無窮悲酸的情緒，充溢在他的腦內，自家生來是傲氣而強項的人，料不到現今落得如此的潦倒。

阿麟這孩子瘦得像乾猴，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因為生活的緣故，居然也終日的奔波着像成人一樣幹着難挨的工作。這孩子在五六歲時還可以算作一位幸運的小少爺呢，然而生活的鞭子把他驅為兜售古董的小夥計了。

阿麟順着爸的意思，天天學會一些做生意的門徑話；

然後就夾着一軸古舊的畫，或是一隻怪模怪樣的瓶罐，到張公館，到趙老爺家，到：去向那一些有錢有閒的大佬們們獻殷勤去：一些可憐的話，一些吹噓，希圖博得大佬們心歡自悅，像領受着口涎似的，換一點錢來度一家困苦的生活。

沒到張府上，祥生三伯先得教阿麟一套引人入勝的話，這些話是三伯每晚失眠時所揣度和預定的：

「張大老爺的脾氣如何？喜歡的是那些東西？要怎樣教阿麟和他佬按步就班的講：第一次如拿了王小某的仕女畫不成，第二次又該拿什麼？：假如今天他佬不高興，一件也不買，那麼再怎樣的到李府或趙府：去逗……」

每天晚上，祥生三伯必定要靠在床上想第二天逗生意的門路，不然，第二天閑家人就得起了饑餓的恐慌；所以靠在床上想主意，是他每夜必修功課，也就是使他憔悴，衰老的一個最大的原因。每一個可以成爲他生意的顧主的

，他都想去碰碰；絞盡了腦汁。想種種的方法……有時一直到深夜，彷彿像今夜所定的計畫有點把握，這才覺得稍安心一點，帶着十分的困乏躺下身子去。

每日的清晨，阿麟照例要站在三伯的床前聽他面授機宜。三伯啞啞的喉嚨有層有次教他到××府上進行的方法：怎樣的去，怎樣的和大老爺說……

祥生三伯又叮嚀咐着費了絕大的精神；小子能照他的計畫的方法去兜攬，生意是有五分把握成功的，生意能成功，閑家的生活才可以繼續的維持；所以，這晨間的叮嚀，似乎像是向大老爺們求惠的術語，又像是在生活的掙扎中奮興的祈禱文。

「阿麟，聽懂了沒有！」三伯啞啞而帶顫抖的聲音逼成無上的嚴肅，的確的，他不敢在這時候姑息這孩子；因為只要這小子在大老爺面前說誤了半句話，那麼就把昨晚的精神白費；生意既難成，生活的問題又追得緊。

「聽懂了……」儒怯的聲音。

「說一遍給我聽聽看！」

「這隻演黃的……鼻烟瓶……今天早上送到王公館去……北門外吉兆營三號王公館裏的王二老爺……他要是沒起來，就在門房裏等着……要是……」

「要是什麼？」三伯一點也不肯放鬆。他知道捱飢餓可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捱飢餓乃是一切罪惡的開頭。

「……要是他家門房留難的話……就……就和他說明白了；要是生意做成功……可以給他一點佣金吃吃香煙的……」阿麟上氣不接下氣的用盡精神追敘剛才三伯在他貧乏的小腦筋內所深種下的一段話。

錯了再教，教到不滿意的地方再改，等到他一直把這孩子教得沒有什麼漏縫了，這才肯給他去到老爺們的面前施行去。有時三伯眼含着滿眶眼淚看這孩子瘦削的背影，便引起了無限傷心的回憶；有些時候，以往盛況的憧憬，使他一時的興奮，但，這僅是一時的，如曇花一現，如蜃樓的幻景，一瞬間，他又又想到：要是這趟生意逗不成，又該怎樣換一種方針來逗第二家……

阿麟這孩子雖有十一二歲，但他發育的程度并不和他年齡均衡；因為終日的奔波與營養的缺乏，只是瘦弱的像十歲的孩子。這孩子的童心給生活吞噬殆盡，他為生活所逼，他硬裝着大人的模樣去幹着奉承大老們的勾當。

三伯是闊過的，現在雖窮了，仍要留着骨氣，架子……所以要把阿麟去送賣古董，這正是表示自己的清高，因

爲并不是開古玩店，而是將自己珍藏的寶物割愛給人。三伯的哲學——能藏古玩銅瓷玉器的，定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家；叫阿麟去送賣，那就算是友誼式的出讓，與古董商人完全不一樣的；并不算丟臉的事……

「死要臉活受罪」，富人已窮了，仍要照富人闊佬的威勢來硬撐，那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他們更窮，更焦灼。

人窮了，皮氣也特別來得燥；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冷落，於是三伯常嘆息着：

「這生意難做了，古董原本是冷貨嘯！大佬們拉起架子只想討便宜！唉……」

珍貴的古玩一天天的減少，愛便宜的大佬爺們架子更大了。三伯有時雖費了整夜的盤算，到第二天得的結果常是連串的失敗。憂感，焦急，困苦……把三伯推得更頹唐，脾氣也變得更壞了。

自此，阿麟就受到了更不幸的遭遇：成天的奔波着十次八次，從早上到夜晚。這孩子神經衰弱了，記憶已沒以前那樣的靈清；他常常把什麼「漢朝」「說做「明朝」，於是就要接受到三伯一次很響的耳光。

在大佬爺們的面前，他胆怯的像耗子，說話常是錯亂而無次序，使大佬爺們聽之生厭；生意自然是做不成。他

回來：再送第二家……換一樣，送……送……奔……奔……奔……有時，他的瘦瘦的小腿實在痛得不能再提起了，於是他對大佬爺們說話自然便起了恐怖與顫慄，他說話的時候不自知的便含了百二十分懇求的意味：

「明老，這畫兒好得很……」

「是宋……宋……朝任伯年的真跡……」他血液一齊衝到臉上，他知道又把這畫兒朝代說錯了！他只能含混下去；他知道，在大佬爺們面前說錯了是不會吃耳光的，頂多是要他那不值錢的腿多跑兩趟。

「……嗯，這幅畫是不可多得的……去年家父的朋友，出過三十元，家父不捨得賣；現在……因爲……請……」阿麟喉間不由的阻塞得說不出話來。

「請……」三伯的重重的耳光的幻影逼出阿麟的勇氣。「請你佬現在也給三十元吧？」

他看明老直搖腦袋，急忙趕快改口：

「……只要你佬愛這幅畫……就請您收下，酌量的給幾塊錢好了……家父……你佬……」到底這孩子沒勇氣再多說了，他彷彿利那間看見操勞過度的母親，又像看見那瘦得可憐而脾氣燥得可怕的父親……他的言語只在喉部咽塞，兩眶含着一包清淚，忍不住要湧出來。他想哭，他不能哭；

他要想行一哀求的重禮，但他不能屈膝跪下來，他要想維持三伯紳士風的尊嚴，所以只得竭力的忍住淚裝一付假笑的面孔：

「因為：急要錢用，請您佬幫點忙……」儘他的力量把三伯所教的話零碎的訴說出，他不敢偷一點懶少說一句半句：要是生意又做不成，不知今天又會跑多少路，跑到什麼時候呢。

窮人生來是給有錢的佬爺們所驅使的。窮人的眼淚在佬爺們看來，是多麼不祥而夠憎惡的東西啊！當阿麟夾着一軸畫出了明老的公館大門以後，彷彿受了極大的冤枉似的流下兩滴酸淚來。他又拖着兩條沉重的腿朝前進行，他不知今天又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休息。

祥生三伯急燥得快流眼淚，等看到阿麟仍挾着畫回來的時候，不自知的眉頭就緊攢起來；他料不到他的計畫竟一天天的失敗；他吼着，當阿麟剛住腳的時候：

「阿麟，再到李四先生家跑一趟看！」

「哪……」阿麟遲鈍的眼光望着他，略微有點遲疑，這便使他更加怒惱：

「怎麼！死像，一點精神都沒有嗎？多嬌！……」

阿麟怕看爸窮得快發瘋的眼光，更怕爸發怒以後那樣

重的耳光，所以他來不及回答，又走出門外去：奔：奔：奔：奔！

三伯的如意算盤實在是再也算不出方法和門路了，這才絕望的命令着阿麟的娘去找東西當；當在那晚上仍開着門的抽扣重利的小當舖（比小押稍強一點）裏。

阿麟這孩子只要看她娘到屋裏去翻東西，他的腰脊才敢伸直起來，他才能吐出一口鬆緩的氣。確實的，當當舖是如何輕快的事，東西向上一送，白亮的銀元角子就很快的得到手中，立時就可以得一頓滿足的晚飯……

當當舖，是阿麟頂高興的一件事，因為這既不要聽，不要緊記爸所說的那些囉嗦話，而且又不會怕當舖裏不要他的東西，不給他的錢！

祥生三伯的方法愈窘，當舖也就光顧得愈勤，當舖的門檻上的石級，阿麟閉着眼睛也能走上去。

當舖裏的櫃台很高，高得使阿麟不耐煩；所以他每次來的時候便很熟練的跳在那櫃台角邊的柱基石上。他愛看朝奉們那和善的臉，他學會了朝奉們點他東西的時候那種很和諧的唱調。當他聽到……羊皮袍……一件……：啲，十二塊……：九角……：這有味的聲音以後，他心裏就不自知給充實了，他很順利的接到十二塊大洋七隻單角子；當舖裏

折扣得錯與對，他是不會去計較的，並且看到別人拿一套小褂褲或一件長衫當五角八角的時候，小小的心裏還覺得自己有無限的光榮，因為十二塊多，比八角，五角，那大數昂夠上驕傲的資格的……

兜賣古董與到當舖裏去，在阿麟生活習慣上是兩件關聯的事：「賣掉貨有飯吃，賣不掉貨物常常吃飯。」這差不多成了三伯家裏生活的定型；阿麟像一具機器一樣，不是把古玩送到人家裏去，就是挾着小包袱進當舖去摸高櫃台。

……古玩的生意更冷落，三伯身上簡直沒有一件上像的衣裳，以前，他時常對窮朋友誇耀他以前的盛況：

「哈，三爺人窮志不窮，什麼事沒見過；什麼架子沒擺過？以前，還能談一冬衣一天要換三件衣裳：狐猴皮，銀鼠，花灰鼠，羔毛，虎腿……那一樣沒有告訴你吧；相府哩李鴻章李文忠公的嫡孫××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惜喇，他死得太早……」

但，現在，這套不是杜撰的話，他也再不愛說了。衣裳，冬天的，夏衣的都存放在當舖裏。

這也唯有祥生三伯能幹出的傻事：他常連皮箱一陣送到當舖裏去，並且裏面還放上好些樟腦。（他這時決沒有

想到，東西進了當舖的門不會有錢贖出來。）

前不久，三伯常含着恐怖而又迷亂的口吻說：

「啊呀，現在我豈不是做了當舖裏的老主顧了麼？冬提夏，夏提冬，這滋味不想到我也能嘗到……」

但，現在，祥生三伯的臉上常罩着嚴霜了，前途的黑暗使他嚙口無言，想到萬分煩惱的時候，阿麟和他的娘便是受難的時候。

……

「阿麟，拿去，和他們爭價……」爸的聲音不再強硬了；這聲音使得阿麟忍不住要哭，這時他反倒願去受大老爺們的臉色，願意跑十趟二十趟的路，而不願拿着零碎的東西去進當舖。

這一程，阿麟再不敢笑別人只當三毛五角了，因為自家現在所得的最高數，也不過只是一塊二塊；有時也拿過八角九角……

爸爸，娘的貴重東西當得差不多完了；起初是很輕巧的金銀手飾，繼而就是糊皮衣裳，進而至於被面蚊帳……後來連銅錫茶托，銅錫燭台也進了當舖的寶庫了。

自此，阿麟便恨當舖，恨朝奉那種吸人血液的殘酷的傢伙；他怕看朝奉的眼光，他怕聽朝奉那種含有勝利的威

肴的唱調。

一方面仍天天拿着不頂合式的古玩品，去到老爺面前獻上多少個哀憐。

奔波……窮困……爸，娘都更頹唐了；每天早晨尤其使阿麟心跳的，便是爸很長很艱難的咳嗽聲。

在窮困裏，在憂患裏，他們掙扎着掙扎着：「時光」催老了他們的「年齡」……

「阿麟，十五歲的人了；什麼事你都明白，你時常要自刻自勵，爲着將來要做人的……爸，媽，不能跟你一生的……」

「唔……」阿麟這孩子自小就養成懦怯胆小的毛病，誰的話能有一句打動他，他便要不斷的流着眼淚。

「真的，」他想「十五歲了，不算小了；將來怎麼好呢？爸并不是壞人；爸，很盛氣的爸，現在是給生活，給窮壓得低頭了。現在爲什麼他不常發脾氣呢……啊，窮人……」想到窮人，阿麟的含而未流的滿眶淚水，便像山泉樣的瀉出來。

「怎樣？那裏難過？」爸顫抖的問；娘正坐在衣盆旁用圍裙拭眼淚……

「爸……沒有……什麼！」阿麟抹着眼淚，拿起包好的醃

碑法帖，預備到沈府上去。

「阿麟，好好的和他們說曉；只要能出價錢就丟手，別多耽誤時間喲！……」

「唔……」阿麟的喉間仍給一種莫明其妙的東西梗塞着。

出了大門，放快脚步走，他又遲疑得慢步起來——他怕沈府上那看門的凶惡的門房，那桐城口音的惡魔似的怪物；他想去，可是當舖那黑牢似的大門；像猛獸張着血盆大口更使他害怕；可是，再想到飢餓的苦痛，使他不得不硬著頭皮快步的朝前走。他一路默默的祝禱着……

「老菩薩，保佑點吧，別再碰到那凶神……」

堂皇的沈公館的大門在面前，阿麟一看到公館輝煌氣派的門堂，便玄想到以前家中威赫的情形，想得心裏面忐忑的跳動……

拍……拍……輕輕的上去在那銅環上拍兩下。裏面的聲音……

「是那一個哇？」桐城的口音。

「我……」阿麟的臉紅了，他想到立時的厄運要加在頭上了。

呀！……開門了……肥肥的身軀，大大的眼睛……怎不是

那傢伙呢，桐城口音的凶狠的門房！

「我送東西來給你們老爺的……」阿麟沒有再看他的勇氣，嗚嚕的說這一句話。

「誰？老爺！」

「是的，送……」阿麟知道這傢伙口氣不對，邪勁快發了。

「請問你老爺在家嗎？……」他看這神氣太劣就想借一句話來轉一轉圓。

「不在家！不在家！」惡狗的聲音。

「那，我丟在這兒吧，對不起，請你……等老爺回來給我……我，等等再來……」

「什麼？！歐媽媽，清早上來羅嗦個雞×：媽媽，誰是你用人！……媽媽……你的都是寶貝……走！！」

「砰……哎呀……啊……」

阿麟腳給夾在門上了；這凶神一掌推，有多重的分量？胸脯痛，腳給門咬得痛……

門一鬆，跟着吐出一串教訓……

「歐媽媽的……清早碰着鬼……小鬼，你媽媽：想來偷東西……」

阿麟滿肥掛着淚珠望着那黑漆而有威嚴的大門。

當到家看見爸爸攢眉的時候，只有扯謊是妥當的：

「爸……沈老……不肯買……」

祥生三伯攢着眉頭轉動眼珠，又再想第二條門路：

「再送到盛西祥錢莊袁管理的家去看看……在惠街中段。認得吧？」

「認得……」轉過身又走，這件事能在爸爸面遮瞞過去，阿麟像放下重担的一樣的鬆快。

……走……送……喊大老……打門……乞憐的獻着哀求的臉……

到天黑，仍從娘手裏接過小包袱，看娘抖抖的伸過手來，一陣悲酸的味又衝上喉管來。娘掛着淚珠說：

「阿麟，好好的和他們爭價……」這句話是爸和娘以前不肯說的，就是說也決沒有這樣的認真；從前他們常說：

「少當少贖，隨便他給幾個錢……」現在呢，他們像這樣大方的話一次也不說了，因為，東西既送進去，就難想它們再回來；他們也乾脆的不指望它們能被贖回來了。

……

掙扎……屈辱……裝笑……飢餓……阿麟這孩子給生活的

鞭子打得瘦弱不堪；他神經衰弱，怕看強的亮光，怕聽到的聲音；耳鼓嗡嗡的作響，眼睛失去了靈活的光芒……

在這一年的冬天，他的身體更不行了，每天早上，五十歲的老人和十五歲的孩子同在寒冷的晨氣裏喘息着，咳嗽着；可是他們仍不能不支撐着去求得一點錢，寒寒飢餓的肚皮；阿麟的娘，更給窮苦與家務摧殘得蒼老到極點。

.....

是一個大雪紛飛嚴寒的晚上，世界給冰粉把黑暗不平遮沒了。厚厚的堆着，辨不出高底的道路。

這是夜晚十一點的時候，寒冷的嚴威逼着人不敢出來；但，大老們却正是在暖廳裏歡樂沉醉的時候：

阿麟含着十二萬分失望的情緒從公館的大門走出來，冷風只朝薄薄衣服裏鑽，飢餓又在腹內燃燒着……

一陣陣冷風像刀尖朝他身上逼，他慢慢的移動木僵的腳踏着；眼睛漸漸的發黑，他反倒不感覺什麼寒冷了，茫然的不知他的腳走在什麼地方，手也似乎脫了節在雪花裏飄。

雪地上白茫茫的一片像白浪滔天的大海一樣，雪片像浪花一樣打在他身上，他似乎墮於海濤裏，掀簸着，搖蕩着，身子慢慢兒的沉下去……

他陷在雪之窟裏了，他想起來爬回家去，可是手呢？手不知道落在什麼地方了；他想喊路人扶他起來；他，僅

僅只張一張口，一陣尖風把他的呼吸塞住；他動一動嘴唇可是發不出一點細微的聲音……他想到在守候着他的爺和娘，他想掙孔的撐起來……很模糊的碰到一樣東西……他模糊的似乎抱着了它，那珍貴的古瓶。

雪花在他身上堆起薄薄的一層了，他的眼瞳裏一切都消失去。

雪浪，在冬夜裏狂暴的翻舞着……

二三，六，於南京。

歡

迎

定

閱



女老師

均子

「朱媽！朱媽！……」

「朱媽！朱媽！……」

密司張躺在藤椅子上，喊着喊着。

晚風拂着密司張的頭髮，蓬鬆的髮絲，微微的飄動。

天已是五月中了，紅的石榴花，在校園裏開得血一般可憐。小瓦雀在長得很茂密的草叢裏穿出穿進，吱吱地叫，似乎抵不了這外來的熱烘的溫意，是那樣的 불안和煩燥。

校裏靜靜地，密司張，大概還帶着一些兒愠意吧，雙頰鼓得那麼緊，圓圓的胖胖的粉臉兒，白裏泛出一陣子紅來。二條長長的眉毛遮蓋下，一雙迷人的細眼睛，正凝視在她的對面。

她——密司張的對面，是一帶五間矮矮的油漆着紅紅綠綠的平房。那些平房的門柱子上，掛着校長室，教員辦公室，……藍地白字的幾塊小牌子。這幾塊小牌子，一向

她像沒有注意過的，不知今天怎樣有點兒惹眼。

密司張躺在藤椅子上，不，她的聰敏富有幻想的腦袋，已把她帶到另外的幾個世界裏去了！

四圍的柳條放了青眼，碧波裏蕩着一個小船兒，船上載的是密司張和密司脫小×，船上的人和船下的影，一般的含着春意，給這寂靜的湖光山色，在這窮鄉僻壤裏，帶來了些春的氣息，唱唱的情話，使懶懶的陽光含着了醉意。

在月下，在黑夜裏，在漫漫的長路上，在寂寂的宇宙間，擁抱和吻，熱和戀，愛和死，這些，又都曾經密司張和密司脫小×所經驗過的。一個斗大的小城，所有的人間的美滿，是給密司張占盡了。

藤椅子上的密司張，在紅紅的嘴唇裏，露出一排細潔的白齒，同時面頰上也起了一雙美麗的渦兒，顯然的，她是輾然地。「噲，噲……」空中飛過一羣帶哨子的鴿兒

，攪着青天，高高下下的打旋着，她抬頭一瞧，不禁嘆喏笑了。

密司張的年紀還不足二十歲，正當一個給詩人歌頌的青春當口。她能夠說一些中國一般人所不懂的外國話，她也曾學會了幾節中國所沒有的土風舞。有着健美的風姿，活潑不羈的情性，而且一個尚未爛熟了青春少女，已是這×城的公立小學內的老師了。這×城的公立小學校內的教師們，那班半通不通，專好說閒話講脾氣的寒酸，有那一個夠得上她的一瞧。當然，密司張做一個小學校裏的教師，是屈就的，目的並不在希望得到十多塊錢，拿回到家裏去買米買油用，如同她的同事們一樣。不過，她至少可以使得她的鄰居，她的親戚和朋友们，欣羨她是一個女先生——在內地，這可還了得。

今天，是密司張第一次受到了人們的不敬和侮辱。她覺得這人間簡直太黑暗了，這世界裏太輕視女性了。事情的經過，原很簡單，只不過她聽得在她眼裏所瞧不起的寒酸們，在背地裏談論她不能夠管理那些小猴子們。連做着校長的小×的哥哥也這末說。懊怒或傷心，也不必提了，她想着怎樣才能恢復她女老師的尊嚴。

刹時間回憶中的愉快，如輕烟般過去，接着又是一個

沉重的心壓過來，她是顯得萬分的沒趣。

天又晚一些了，風捲起密司張薄薄的綢襪衫，密司張的白臂膊上微微的感到一些冷。

「朱媽！朱媽！……」

密司張躺在藤椅上，喊着喊着。

朱媽，她是這校裏的校工，也許是爲了密司張的供應。因爲在校內誰都不是大×校長的弟弟的——愛侶。

「張先生，做甚麼呀！」

黃黃的沒有表情的臉，短的身子，蓬的頭髮並沒有甚麼油，或膏塗的老婆子在密司張的眼前出現。她的一雙乾枯而粗糙的手，還不住的在油光破碎的衣服上揉擦什麼。

「把黃桂生來叫——有事問他。」

黃桂生是密司張的高足，是一個年才十歲的孩子，大概因他父親有幾個錢的關係，雖然他家並不住在這城裏，據說爲了要多得些先生的教導起見，特地使他寄宿在校裏，是校裏不多的幾個寄宿生中間的一個。

「張先生……」

黃桂生呆呆的貓臉，向着密司張儘瞧。

「朱媽！朱媽！……」

密司張且不管黃桂生對她呆瞧，只喊着：

「朱媽！朱媽！拿戒尺來！」

體罰雖已經廢止，但爲了某種緣故，在小學校裏，據說仍是必要的。就是密司張的教師也曾和她這樣說過。

密司張的怒氣突然提起來。她手裏拿着戒尺，喝令黃桂生把握着細小的雙手伸張開來，把每一只手掌上帶着五個指頭的小手攔在藤編椅的攔手上。「拍！拍！」密司張白嫩的手臂揮動着硬木做的戒尺，在小手上一起一落。
「Y……xY……」接着，黃桂生的貓臉上，淚珠兒直淌下來，殺豬般在怪叫。

「叫你瞧老娘——吓！叫你試試我的辣手！還敢不聽我的話麼？」

「……Y……Y……」
「……哼！你沒有做過錯事麼？也好，給人瞧我究竟能不能管教學生。……」

密司張的氣似乎乎了一些。

「朱媽！朱媽！……把戒尺拿去，帶他——黃桂生去洗手去。」

驚人的舉動，密司張以爲是瞧吧，那矮矮的油漆着的紅紅綠綠的半房的玻璃窗裏，一個個寒酸們的臉睜着眼睛都

在向外瞧！

「朱媽！朱媽！……」

躺在藤椅子上的密司張又在喊着。

密司張已沒有什麼不快意了。她是個時代的女兒，也是這世界的驕子。但她究竟也是個明白這時代和世界的女性。她以爲在這世界裏，女子當然應該得到應享的一切權利，也只有像她那樣的人才應享受一切的權利，五元錢一次的電燙髮，並不算貴，一套新西裝穿一星期也不算花費。橫豎錢是由男子可以供給的，誰又不是獸子，現成的快樂誰不要享受。可是在另一方面，在密司張看來，也應得節儉的。譬如說花生米五個銅元一包，免得校工揩油，給三個銅元就行了。朱媽，三元錢一個月的工錢，爲得使她十分勤懇做事，二元半也可以了。就是方才一些些的小氣，倒也花掉了不少的神息，幹媽的，想到頭，便有點不值得。

「朱媽！朱媽！……」

密司張想喊朱媽去拿個留聲機，唱個桃花江或是特別快車，引那些窮酸們跑出卷子堆，大家開個玩笑笑一會兒。不，不大好，還是想別的來消遣吧。哦！稍微做一點人，也好叫人說不是整天閒着的。

「朱媽！朱媽！……」把我早上換下的外衣和內衣拿來！」

洗衣服，可是得用一個傢伙。

「朱媽！朱媽！……把我的面盆，哦，不，腳盆吧，那個瓷的拿來！」

單是盆和衣服怎樣洗呢？

「朱媽！朱媽！……把我的……不，拿一桶清水來吧，就在那邊廚房裏澄清的……」

哦，還缺少一件東西呢。

「朱媽！朱媽！……肥皂，肥皂！……」

天上只留下一片金黃的彩霞，富有詩意的，在這大自然底下洗三件衣服，不是別有風味的麼？蜜司張跳跳地張羅着這樣那樣，她想，不是麼，「勞動神聖。」

「朱媽！朱媽！……」

「朱媽，你來，給我搓洗呀！」

蜜司張，她又喊了！蜜司張用手搓洗了一回，感到有些吃力，是的，她是太累了！

天色更加暗了！灰色的罩子，把一切的一切，都蓋得模糊陰黯地。校裏，也點上了幾盞半明不滅的煤油燈，在玻璃窗內閃爍。

蜜司張，她依舊躺着，細細的在檢查她指甲上的丹紅，曾經否給水漫滅了痕跡。朱媽，蹲踞在她的足旁，拍拍地正在把成堆的衣服揉擦。

蜜司脫小×的恭順溫柔的模樣，在蜜司張的眼前打轉。一想到牆壁背後頑皮孩子們用鉛筆塗寫的：「張××和×××在××內××」，她的臉兒浮上了一層紅光。她仰面望着在灰網下北部巍峨的黑越越的校舍，悵惘地，顯得是給甚麼神祕的東西迷惑了。……她願意夢神給她一個適合的滿足。

……

「朱媽！朱媽！」

自我的文藝論

張協

「文藝是社會的產兒，人類生活形式的反映。」這是確定無疑不容否認的理論。因此一切的文藝作品裏所藏着的思想和想像，雖說是居於人類的精神的最高作用，而其實際，亦須根據於現實的底奧，始能有其直接的表現，彷彿一棵美麗的百合，必須要栽植在適當的泥土中，才能欣然的發展和生長。

但是，根據另一種的實際的觀察，又像這樣的文藝理論的下面，隱含着一種不可避免的矛盾，就是文藝既純是社會的產兒，人類生活形式的反映，那麼，在同一時代的同一社會組織和同一生活形式的環境的下面，所表現出來的一切文藝作品，都是同一的而沒有互相差異的情形了。而實際是不是如此呢？不然。在一切真的有生命的文學作品，確是產生在同一時代的同一社會裏，其內容方面，精神方面，以及文學的風格方面，都各具有其特殊之點，而互異於其他的一切作品。我們讀蘇軾的一首大江東去。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綽綽間檣櫓灰飛煙散，故國神遊，多情應留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再讀當時的零一詞家柳永的一首雨霖鈴（秋別）：

「寒暄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恨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疑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縱有千種風流，待與何人說！」

我們在心理上會發生怎樣的不同的印象？恐怕誰都承認蘇軾的詞是氣魄雄壯而柳永的詞是纖巧細膩罷？更記得有這樣的一段故事，蘇軾有一次問一個善歌的幕士道：「我的詞比柳耆卿若何？」那幕士笑着答道：「先生的大江東去，最好是要關西大漢執着鐵板而唱；而柳耆卿的秋別呢，却適宜于年輕的美妙女郎按紅牙拍而唱。」這幾句話實是充分的證明了他們這兩首詞在內容精神和風格方面，是有着怎樣的差異了。那麼，照上面所說的「文藝是社會的產兒，人類生活的反映的理論的下面，這種文藝的各自差異又作何解釋呢？理由是這樣的：文藝的基本的要素，是社會裏的人類生活形式的種種相，而文藝的種種形式的象徵，却由于各個聰明作家的選擇，因此在社會環境和文藝作品之間，即有個人這因素難在裏面，而所說個人的因素，即是指的文藝家的個人的氣質，性格，改其特殊的才能，獨自的觀念，希求和傾向等。說得明顯一點，就是任何一個文藝家，都有他的特有的「自我」這東西，他的文藝的表現，雖祇是限於其社會的環境，而其所表現的結果，却已浸染着「自我」的成分。所以兩個作家，縱然所處的環境相似，而他們的作品，決無一樣的可能。關於這層，維科尼茲 (Marechukov) 曾有一節精當的說明：

「作家雖然對其社會環境加以表現，以其模特兒為生活於他周圍者之典型而顯示給我們。但以其特殊的才能，常用特別的方法以行。正如散於大氣中的美的光線，透過了三稜鏡，到底不能不受他內的自我的影響，有他的心靈屬於其中。他對於其主人公像是實有存在似的以其眷愛與之共生，與之共着運命。弗羅貝爾當寫到巴華利夫人自殺時，不禁嘔吐，大仲馬當寫其三劍客的一人將死時，儘自哭泣着。巴爾札客與其人間喜劇上的人物同着生活，當人們講到這是實在的人物的時候，他要求以正徑態度來加以討論。科科爾 (Gorel) 愉快的為其亡魂 (Anna Morzes) 的求利納 (Gullem) 的紀念日，表示祝賀。要之，倘若對於各藝術家的特殊性質，沒有正確的了解，那麼，我們從是完全可以知道社會的情形，也不能明白藝術作品的所由成。」

文藝家的「自我」足以形成文藝的差異。這事我們已明白了。現在就單就「自我」的本身來加一番簡略的檢評罷，「自我」就是各人自己所具有的特質，這特質是和其他一切非自己者所具有的特質，是迥不相同的。不過這種特質的顯明與否，却要視文明的進化程度而定。文明程度愈是進化的人類，這種自己的特質愈是保持得顯明，反之，愈是文明程

度幼稚的人類這種自己的特質，也愈是十分的隱晦。所以在極野蠻極原始的人類裏面，差不多個個的性質相似，決不如高等知識的人類，各自有其顯明的不同的「自我」。小泉八雲 (Lafcadio Hearn, 1866—1904) 說：

「最下等的人類裏面，所有的人，在他的習慣思想感情等，各各非常相似的。但在那裏，實際上也不是沒有個人的差異，不過並沒有較強的差異，所以我們不妨稱這樣的人是沒有過分的個性發達的人。人間逐漸高等，各人的差異也逐漸顯着。人間之中，成爲智識的階級。各自的個性，便也顯着的發達，對於事物的意見的一致等，到底很難。在這裏，各人都用了與其他大人都不同的樣子來考察事物，然而人間還可以比這更進步（做職業的哲學職業的科學的人們不在此例。）於是各人個性的差別非常之大。我們決不能看到兩位教授對於一個問題會抱同樣的意見的。在他們之間，所謂意見的一致，無論關於那一種問題，都是極端困難的。」

他這裏所說的「個性」也就是我所說的「自我」意思。

「自我」是高等的人類所顯着的特徵，這種特徵，在文藝方面，最好是充分的利用，絕對不應當故意的捨棄和避免。因爲已往的事實告訴我們，一切文藝作品的價值，和作家所灌進的「自我」的多寡是成功正比的。愈是成功的偉大和永久的作品，便是作家所灌進的自我的成分愈多的作品。反是，最平庸的、不經久的作品，也就是最無作家「自我」的成分的作品，因爲「自」的成分愈多，便愈是富於創造的原素，「自我」成分愈少，也就是偏於模倣的一面。獨自「創造」的文藝，縱有不完備的缺點，而作家的活潑的生命，却始終的追隨着文藝而共同存在着。至於「模倣」的文藝呢，雖說是能和那原有的作品，雕砌得維妙維肖，然而畢竟是一隻贗鼎，實際又有什麼價值呢？而且，更就文藝的欣賞一方面着想，一切真的善於閱讀的人們，對於任何一種作品，其欣賞的目標，決不在于作品本身所表現的材料，而在于材料以外所表現的意思。這是可以斷言的。美國的褒勞 (John Burroughs) 說：

「在純正的文學，我們的興味，常在于作者其人，——其人的性格，人格，見解！這是真理。我們有時以爲我們的興味在他的材料也說不定。然而真正的文學者所以能夠把任何材料成爲對於我們有興趣的東西，是靠了他的處理法，即注入於那處理法裏面的他的人格的要素。我們祇埋頭在那材料——即其中的事實議論報告——裏面是決不

能味到嚴格的意義的文學的。文學的所以爲文學，並不在於作者所告訴我們的東西，乃在於作者怎樣告訴我們的方法。換一句話說，是在於作者注入在那作品裏面的他的獨自的性質或魔力到若干的程度；這個他的獨自的性質和魔力，是他自己的靈魂的賜物，不能從作品離開的一種東西，是像鳥羽的光澤，花瓣的紋理一般的基本的一種東西。蜜蜂從花裏所得來的，並不是蜜，祇是一種甜汁；蜜蜂必須把他自己的少量的分泌物所謂蟻酸者注入這甜汁裏。就是，把這單是甜的汁改造爲蜜的，是蜜蜂的特殊的人格底奇異，在文學者作物裏面的日常生活的事實和經驗，也是被用了與這同樣的方法改變而且高尚化的。」

他這幾句說話，真是透切到極點了。不過我們也要曉得，他這裏面所說的處理法，根據上下文的意思，決不祇是文藝形式的技巧問題，而是指的文藝作者的人生觀照的態度，和材料 據的態度，這兩種重要的態度，實是最能顯示作家 的「自我」的。

會記得印度那圖夫人 (Narajini Naidoo) 的詩集時鳥 (Bird of Time 101b) 上有一篇英國戈斯 (Edmund Gosse) 的序文，大意是說：那圖夫人在先前留學英國的時候，曾拿了一部詩集給他批評，當然詩也做得不差，不過多是模倣英人的詩歌的，如夜鶯呵，薔薇呵，都是英人詩歌裏所習見的語句，很少是他自己創出的，因而他就勸她趕快把這些廢稿塞進字紙裏裏，重新着手做自己所要做的詩。那圖夫人受了他這樣一番忠誠的勸告，後來果然產生了黃金的門 (The Golden Threshold) 以下的幾部有名的詩集。這一節話在證明「自我的文藝」的重要的一方面，實是最值得詳細研究的，我們曉得戈斯的意思，決不是她印度人不配模倣英國的文藝，或是印度人不能模倣英國的文藝，而是說英國人有英國人的特質，印度人有印度人的特質，英國人的特質，固可以構成優等的文藝，印度人的特質，也可以構成優等的文藝。印度人模倣英國人，固是不可能，英國人模倣印度人，也是不可能。所以那圖夫人要做詩，祇要自己做自己的詩好了，將自己的特有的情緒忠實的象徵出來，即是很好的詩，這詩不獨異地的英國人不能地得出，即是同地的印度人，也是同樣的不能寫得出，但是在另一方面因爲人類又具有着普遍的共通性的緣故，所以仍能欣賞和理解他這種作品。真實的偉大的詩歌，其特點即是在此。其實不特做詩應當這樣，寫作任何一種文藝作品，都應當這樣。

以上關於「文藝」與「自我」的聯繫，在價值方面是怎樣的重要，已是開發得粗有端緒了，現在更來看看文藝家的「自我」形式的因素罷。

談起文藝家的「自我」的形式因素，最主要的我以為是環境的影響，因為環境的力量是偉大的，同時也是潛在的，他能在不知不覺之間，引起人類的思想行為感情等的新的動向，以謀相當的適應。「假如我們能夠假設一種狀態，使其中人人都能不受刺激而存在，那麼你將發現每一個人對於色彩的目力都絕對平等。但一經刺激開始發生作用，其語果就要隨所受刺激的差異而發生感覺力的差異。現在紫外光綫是人類的眼睛所不能看見的，因其光波比尋常眼睛所接觸的光波為短，但若你叫一個人在一間祇有紫外光綫的房間裏住了數年，他必定能夠覺察紫外光綫，如尋常覺察藍色一樣，或者叫他在一間無光綫的房間住到相當的時間，他必定能辨到初進去時所不能看的事物。」（卡爾佛登文學之社會學批評）這是不用懷疑的理論。不過所謂環境，究竟與尋常的外緣有別，這又是不可忽略的，譬如說，在一間特別的讀書室裏，有一個學者和一隻小貓，若就外像而論，並無兩樣，但就環境而論，則大不相同了。報紙啊，屏對啊，圖畫啊，書籍啊，這等等的設備和布置，在小貓並不過是幾種物質的外相而已，而在有知識的學者，剛纔有極廣大的興趣和意義了。這種興趣和意義，往往就能充分的影響這位學者的思想和行動。所以我說的環境的定義，就是一切身外之物，無論顯著的，隱晦的，精神的，物質的，凡能影響人類的思想和行為者，俱是人類的環境。

其次文藝家的肉體和心理的特殊性，亦往往足以影響其「自我」。使之有特殊的好惡和傾向，康斯丹（Benjamin Constant）說：決定泰來蘭（Talleyrand）的性格的是他的脚。（因為他是一個跛者）這話粗看起來，似乎是一種笑的話，其實是含有至理的。假使他不是一個跛者，焉見得不有另一方面的成就呢？因此我們曉得愛倫坡（T Edgar Poe）好飲，杜司托耶夫斯基（Dostievsky）的癩痢和好賭，莫泊三的狂癩，以及鮑特來爾等的生活的放蕩與喜歡瑪璉鴉片都是有影響於他們「自我」的形成的。



前線風景

梁國冠

火藥庫已移到軍田花縣之間了，這火藥庫快就要爆發了！

杜若他們是隨師部駐在軍田站附近的一個鄉村。

附近一帶山野，都在趕築防禦工事：蜿蜒不斷的戰壕，像一條無限長的淤紅色的蛇。士兵們拿着鐵鋤，在日炙雨淋底下，拚命的向那堅硬的或濕濘的泥土挖掘。他們不敢一刻偷懶，就是休息也有規定的鐘點。官長管束得很嚴密：你如果雙手提得慢些，或者大小便耽擱多點時候，那猛厲的咆哮就得送過來，或者贈你兩下藤鞭。這在監工的官長方面，固然想藉此免罪罰，邀功！而那班瘦弱的只保有肉體的游魂，却得埋頭埋腦的在工作，日夜不息的工作。

「冷啊！真冷得要命！」黃玉波舉起鋤頭在對付一塊鬆碎的粉石！

「你那件冷衫呢？」黎金問他。

「在清遠城就入了當舖了！」那個望一望在打着筋斗的兩架飛機，「丟那媽！真能幹！打筋斗都不跌死他！」

「伍班長，真的嗎？聞說昨天早上，這邊的飛機去炸清遠對岸的敵人陣地，白××都給炸死了呢！」楊武望一眼暗霧的天空。

「放屁！誰親眼見？有那末容易？」

「師部的馬弁傳出來的，怎末不真？」楊武說明消息的來源。

「你信他！我就不信！」伍班長仍然堅持他的意見。

他正在把長着草的土塊，鋪上戰壕的「掩蔽部」上面去。

「信不信由你！你以為我們的飛機總不中用嗎？」

「總之這消息是假！」伍班長站定一下，轉向身邊

着土的一個年輕弟兄：「雞公精，還有香煙嗎？」

「還有半枝，抽過了的！」被叫做雞公精的拿出那枝半槓的繁華林香煙來。他的名字叫魏隆貞。

「也好！烟癮起了，烟頭也要抽啦！」

伍班長噴了幾口烟霧，週身覺得舒適許多。

可是胡排長的咆哮又達到了：「伍元，你鎮日都抽烟！這班人就是你最懶！」

「疲倦死了，抽口烟都不能夠末？」伍班長大胆的「頂」起來。

那胡排長是吃軟不吃硬的，見他這樣說，也不敢說他了。

漫山遍野都是灰衣大漢，都在工作着。黃色的泥塵在北風裏飛揚；猛厲的呼喝在空氣中打滾。他們在密雲不雨的低空下，拿起冰冷的鐵器，體溫就似乎立刻降低，不能自主地抖顫起來。貧血的瘦黑的臉和手，緊縮得不成樣子，嘴唇也黑得像養熟的豬肝。

「將來開仗時，我們就站在這裏面嗎？」賴祥悄悄地問黃玉波。他是新入伍的一等兵，才十六歲。氣力很好，別人冷到不得了，他也似乎不覺得。他把樹枝雜草之類，鋪在戰壕外面，掩蔽着那掘出來的新土，使他像普通未築戰壕的山野一樣。老弟兄們說這是「偽裝」，他也不管牠有什麼作用，只照規定工作着。

「怎末不是？」那個懶懶地答復他的疑問。

「我們站在裏面，敵人就打不中我們嗎？」

「怎末打不中？瞎你的運氣吧了！」

「假使被敵人打中了，怎末辦呢？我怕啦，我還有母親！」

「怕什末，傻子！打死了，不會再投胎嗎？」

「也好！我將來定得投有錢人的胎！」

「是的，你將來一定投過胎的！投到泥土裏去呢！」

黎金打破他的幻夢。

「你知道什末！你沒有看過三世書嗎？人死了，如不能投胎，怎末有三世？」

「你這一世還未知道怎樣，說什末三世？真是傻子！徐士強打斷了賴祥的話，即刻又換過話題，「啊，怎末還沒送飯來呢？肚子要作反了！特務長真該死，沒一點用處！」

他這一提，就把別人的食慾都喚起來。大家都覺得肚子轉轉地响，一點氣力也沒有。

「那兩個不是送飯來的嗎？」

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離山脚不遠的兩個挑担子的人。

「我這一餐得吃夠六盅飯！」

「紅米飯呢！吃得那末多？」

「今餐準是白米飯，早上火車運到許多白米啦！」

「怎末打那邊走？」

兩個挑着担子的人，向左邊的一個山頭走去。

「那是第一連的哪！」

「丟那媽！我們的伙伕那裏死去了！」

「真要命！又冷又餓，又要做工！真是比不上牛馬！」

「鬧什末？鎮日「開圩」似的！」胡排長又過來干涉

了。

「餓死了還沒送飯來！」

鬧就有得吃嗎？鐘點到了，伙伕自然會送來的！」

「現在還未到鐘點麼？你看那山頭，早已送到了！」

伍班長又是「頂」他。

「我叫你不要鬧，你偏要鬧！」

大家都很委屈的靜默下來。

x

x

x

x

暴雨過後，障礙着空間的雲，全都被風吹散，現出蔚

藍得像玻璃的天空。滴着小雨點的樹枝上，幾隻麻雀，叫

得很清脆。魚塘邊兩叢芭蕉樹，映到水底，是一片濃綠。

杜若沿塘邊過去，一帶都是菜園，又青又肥的芥菜，很有

規則的排列着。有的栽芥蘭，那嫩肥而敷點白粉的莖葉，

表示牠們吃了多量的肥料。在每畦菜地的兩旁，栽些韭菜

，蘿蔔，那綠葉上，都凝結有晶瑩的水珠。他貪婪地鑒賞

這些雨後的植物，一種新鮮的感覺，浮雲似地湧起來。太

陽光撫着他的臉，像情人的氣息那末柔和。

「老杜，那裏去？」李排長由後面走過來。

「你到鵝頭嶺督工來嗎？」

「怎末不是？麻煩極了！弟兄們疲勞到死，上邊又拚

命催逼，要立刻把戰壕築好！這差事真難當！」

「我想這裏就有戰事發生，清遠城那邊昨天已開火了

，我們祇得兩團人作戰。」

「說不定就在今晚。鉄絲網全都放了生電呢。」

「那末，這邊的防禦工事，很不容易攻破啊！」

「又怎能說得定呢！打仗是千變萬化的！」

「你昨天說「那條路」怎樣？」杜若踢着一叢野草。

李排長望了杜若一眼，「買中央紙嗎？錢那裏來？」

「師部伍軍雷說：現在中央紙已跌到四成幾了。跌得

真利害！趁這個時候買進，將來一定可以賺一筆錢！」

「還管賺錢！我們將來的命運，還末知道怎樣呢

！」

李排長的心頭，突然浮上一層黑暗。

「天心自有安排」，管得那末多？」杜若瞧着竹林那邊，「那兩株是梅花吧？白得那末好看！來鑒賞一下！」

他拉着李排長就走，過了一道小木橋，就是叢生着草的土坵，兩株開滿了花的野梅，夾着一株鷄冠花樹，倒幽雅得很。

「可憐！天仙似的姿質，偏生在窮鄉僻壤的地方！」

「隔斷紅塵三十里」，這正是完成她的清高呢！」

「說得有理！賞你兩朵插襟頭！」李排長唱詩似的把兩朵梅花插在杜若的錢袋上。

「可是有一點不滿：」杜若又接上剛才那句話，「她剛剛開花，就遇着打仗，也許今晚就得聞火藥味，或者給炮彈摧殘了！這豈不是一件憾事？」

他們已走到田邊來了。刈了稻的田畝，都叢生着野草，帶點黏土的濁水，涓涓地向下田流去。田塍縱橫排列着，像一幅畫。一種泥土的氣味，陣陣送到人們的鼻端來。

「都……」日夜不息開行的軍車，又回到車站來了。黝黑的濃烟從烟囪噴出來。屁股吁吁地放着氣，像在哀訴牠的疲勞，又像在誇詡牠的功能。牠運來無數鎗彈，無數

防禦工事的材料，（木材鐵綫等等）和多量軍米之類。在平時，聞到火車的叫聲，誰都覺得很尋常。但在這大戰的前夜，就大大不同了：那叫聲簡直像喪鐘，像鬼嘯，帶來的是恐怖，是悲哀，是慘劇的預報！

杜若瞥了一眼那火車，不免說了一聲：「又運到一幫殺人的材料了！」

李排長對着這一望無際的田疇，正在想他的家，想他的龍鍾老母，想他常患着病的妻子。他的心，已越過千里遙遙的雲山，到自己潮濕狹隘的家裏去。忽聽到杜若這句無限感慨的話，他才由夢中醒來似的說：「唔，今天也開過十幾次啦！」

「你家裏有信來嗎？」

「剛接到一封。你呢？」

「昨天接到我妻子的信，說三號晚上已隨她母親到香港去了，是在一個親戚家裏住着。」

「你倒可以放心了！但是我——唉，由他去吧！自己沒有錢，岳父家也是一樣，靠誰去呢？我妻來信問我怎樣！怎樣？我們還有資格到香港去嗎？聽命運吧！我已覆信安慰她，叫她不要慌！沒有事的！其實，就是慌又有什麼辦法呢？」李排長折了一根小樹枝，咬斷了又吐出去。他

臉上黑得像有層暗雲似的。

「我看在廣州住，也沒大碍的，現在的軍隊，不比從前了！既是這樣，愁他幹嗎？愁也愁不來的啊！況且有幾十萬人陪着呢！」

李排長沉思半晌，才苦笑着說：「你說的也是。年年走兵燹，走也走不得那末多！」

「是呢。我們廣東的戰事，差不多成了家常便飯了！杜若踢了一塊小泥團落田去，就激起些水點飛上來，有幾點濺到他的軍服上。」

他們回到連部來，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熊連長正在生氣，在自言自語的怒罵：

「丟那媽！該死！你怕死就滾！也不管你！不該挾帶我的軍餉跑呀！」

「特務長跑了？」杜若小心的問。

「怎末不是？他還帶了二百多塊錢跑，那是伙食錢呀！」

「真該死！現在怎末辦呢？」

「我已報告參謀長，他說這筆款，將來賠一半給我，叫我不要報上去。」

「我早就勸你報告參謀長換他，你又不信！」

「我是顧全參謀長的臉子呀！若不是參謀長介紹來的，早就撤了他了！」

「犛頭鼠目的人，那裏靠得住？」李排長憤憤地說。他對特務長的舊恨，驀地又湧上心頭來了：就在前幾天。他等着十塊錢用，特務長故意不支給他，他恨得什末似的。

「沒有辦法了！李排長暫時兼任這個職務吧！現在那裏找人呢？」

「沒問題。」李排長正拿起羹匙對付那碗芥菜湯。

x x x x x

工兵第二連已派了兩排人到前線去了，祇留一排在師部守衛。熊連長跟胡排長袁排長都到前線指揮去，李排長暫留師部管理那一排兵。杜若也隨着熊連長，作這場戰爭的配角。

下午六點鐘光景，雙方就開始接觸了。起初大家都用砲轟，「隆隆」地像雷鳴，大砲彈一顆一顆的交互送到對方的陣地來。此時飛機已銷聲匿跡了：這些空間的怪物，都暫時失了勢，敵人頭頂上的威脅，也暫時取消了！敵人看破了這一點，所以「晝伏夜出」，利用黑暗的掩蔽，向這邊進攻。

北風吹得很利害，捲起的泥塵漫天飛揚。灌木「噓噓」地叫，很淒厲，像在警告災劫的來臨。新入伍的弟兄們，都蜷伏着身子，生怕那開花的砲彈，會射中自己。大砲咆哮一下，他們就掩一下耳朵，不論是自己的或是敵人的。但那些打慣了仗的老弟兄們，就相信槍彈是有眼睛的，你如果該死，任你怎樣躲避，也會找着你了；自己既當了兵，就拚這條命，去博一官半職！有命總有希望！死了就算一世，也沒有什末留戀！他們立定了這個心，十分恐怖的場合，也變得很尋常的了。而且聽慣了槍砲聲，神經也逐漸麻木，感不到怎樣可怕；那會吃人的槍砲彈，簡直當作大年夜的炮仗！

這並不是他們不怕死，死，誰也得怕的啊！不過有別種情感或希望代替了「怕死」的念頭，這並不是不怕死，是忘記了死的可怕啊！一個人是很奇怪的：「恐怖的場合」到來的前一刹那，誰都會動一下心，有一點怕。到了「恐怖之場合」過去之後，憶起那種驚心動魄的情狀，或見到凄慘荒涼的殘迹，也會異常驚慌，異常懊悔，甚且會迸出了眼淚。但在排演「恐怖慘劇」的當兒，誰都異常興奮，異常勇敢，簡直變成了狂徒，變成了無人性的動物！平時最詛咒最厭惡的事情，也毫不遲疑的去幹；平時最親愛

最有密切關係的同類，也很殘忍的互相殘殺！一切恐怖，同情……的感覺，全無機會侵入他們的心頭！爲的是什末呢？這一切不合理的動作，固然是出于自衛，而且也有別的種種驅使着，壓逼着，使他們沒法逃避！

士兵們伏在戰壕裏，靜待死神們尋找，誰都不敢斷定誰能夠生還。砲彈瘋狂地向敵人的陣地拋擲，一顆顆的像流星。炸開了的鐵片，暴雨般向地面紛洒。這大戰的前奏曲奏了半點多鐘，才逐漸聽到疎疎落落的步鎗聲，「拍蓬」「拍蓬」的響應着。黃玉波向敵方瞭望一下，對身邊的徐士強說：

「敵人像向這邊前進了，大約有幾百人。」

「這些鐵絲網全放了生電了，他們如果進攻，豈不是送死！」那個在抽一枝繁華林香烟。

「有那末多生電放？也許是他們吹牛吧？依我想。」
「怎末沒有？黃參謀也這樣說啊！」

「問敵人用水牛來突鐵絲網，不知——」

突然，轟隆一聲，一顆砲彈正劈在後面二丈多遠的杉樹上，碎折了的枝葉，紛紛落到地面來。黃玉波的話，也給那爆炸聲打斷了。

「險，真險啊！靠近點，我們就沒命了！」黃玉波吐

了一下舌頭。

「死生有命——」徐士強話還未完，離他三尺多遠，又是一顆彈。

「唉唷！」

黃玉波被濺得一身泥，聽得徐士強一聲驚叫，忙轉頭聽他一下，才知道他着了傷。

「怎末了，士強？」

「唉唷！媽呀！……」那個滾在壕底哀叫，像被宰的牛。鮮血在他身上直噴。

黃玉波走過去，見徐士強滿身傷口，又悲哀，又可憐。突然，敵方的前進號很淒厲的叫着，一道黑色的人潮湧了過來。熊連長直着喉嚨喊：

「四百米突圍準！……快放！」

滿山是槍聲，滿山是火藥味。那步槍的子彈，尖着聲音叫，密得像鞭炮。大砲還是不斷的咆哮着。

軍號叫得更凄緊，這是衝鋒號，是生死關頭的衝鋒號！

機關槍卜卜地向湧過來的人潮掃射，而人潮就逐漸低落，人影儘向地下倒。壕裏的弟兄們，簡直瘋狂了，昏醉了，糊裏糊塗地把那步槍彈送出去，像在滾熟鬧。耳朵

震得要聾，炮聲，槍聲，吶喊聲，哀叫聲合在一起。

消滅未盡的人潮，已湧到鐵絲網跟前了，舉着刀就斬，他們是專對付鐵絲網的，他們是鐵絲網的破壞者啊！放生電筒直是騙人，沒有點效力，有幾處全給敵人破壞了！

機關槍更瘋狂的吐着彈雨，向那衝過來的敵人紛洒。不斷地擲出的手榴彈，「那那」地爆炸着，漫山是火光。衝鋒號更淒厲。在喊聲震天的當兒，大家都舉起閃光的刺刀，向敵人的肉體猛刺。這是演到最劇烈的肉搏之一幕！

黃玉波剛刺倒一個高個兒，離他肚子尺多遠，又來了。一把刺刀！他忙把吃飽了血的刺刀拔出來，用力一搥，順勢刺了過去，對方一聲「唉唷」，又倒地了。

他這時頭腦幾乎漲破，全無思索——也不容他思索的幹起來。各式的槍全噤了口，大家機械地「殺呀！殺呀！」的吶喊着，像雷鳴，泥土，未散的硝煙，構成一種刺鼻孔的塵霧；雜踏的脚步聲，淒慘的叫苦聲，鐵和鐵的撞擊，肉體和鐵器的接觸聲，合奏着悲壯的交響樂！

過了幾分鐘，衝過來的敵人，差不多全消滅了，僅剩十個八個殘餘，也落荒的跑回去了。這場大戰的第一幕，算告了一個段落。

黃玉波檢查自己身體，祇左腿有點微傷，——是刺刀的傷。他撕開一個死屍身上掛着的乾糧袋，裹着那傷口，才塞住那血流的來源。

鐵絲網旁邊，全是死屍：有的斷了足，有的折了手，有的缺了嘴唇，有的沒了一邊面，有的腸臟也流出來。這死屍中十之七八已斷了氣，有少數還在痛哭，在哀鳴，在悲訴他們的命運！

月明如水地浴着這屍叢，鮮血映得發亮。北風呼呼地狂叫，樹林嘩嘩地響應着，像在奏送喪的哀樂！但弟兄們並不理會這些，毫不遲疑地向死屍身上搜索那僅有的遺產。這是他們每次打仗必經的手續，楊武很敏捷地檢查着一個死屍，什末也沒有，祇有一包還剩幾枝烟的烟包，「也好！」他就塞下乾糧袋去。又搜一個瘦子，祇搜得一封沾着血迹的舊信，「丟那媽！倒霉！」

他問黎金：「有錢沒有？」

「有鬼！全是光棍！」那個正翻起一個重沉沉的屍體。

經過一番搜索，誰都沒有興頭；祇魏隆貞搜得一個幾分重的金戒指，他就有點快慰。

他們把那幫數目不多的戰利品——敵人遺下的槍枝等

——收拾之後，又一律回到散兵壕來了。

「他們全是窮光蛋，像我們一樣！袋子裏總是空空的，毛也沒一根！」

「哈哈！」

「哈哈！」

「徐十強又算一世了！」

「斷了氣嗎？」

「扛回來時，已變得不像人了，臉黃的像泥，你想他能夠醫得好嗎？」

「李振威死的更慘啦，腦袋也沒了半邊！」

「也是大砲彈送了他嗎？」

「是呢。敵人的砲真準確！」

「那班敢死隊真兇！我們這邊不知給他們戰死了多少
人！」

「李綿腸子也流出來啦，他還在叫他的媽！」

「第二排那個矮矮的孩子嗎？」

「是呀，入伍還不夠兩個月！」

大炮又疎疎地咆哮起來了。師長，參謀長，都躲在山頂叢林裏，拿着望遠鏡向敵方瞭望，低聲小氣地議論着。

第二場劇戰又將開幕了。

杜若已跑回預備隊陣地來了。熊連長見他未經戰陣，有點怯，且在前線也沒什麼任務，所以叫他回來照料後方的事情。

預備隊是位置在鵝頭嶺的背後，約有幾百人，都坐在那兒休息。叢密的樹林，很靜寂地，葉子閃着光。前面一道小溪，肚子裏滿黏着大大小小的石頭，像魚鱗；倒照的月亮，給鄰鄰的綠波搗碎了，變成無數射目的銀光。若果沒有砲聲，沒有這些灰色隊伍，這裏倒是很幽雅的景色呢！

關剛跟章文博正在一株龍眼樹蔭下飲酒，見杜若從山下下來，忙叫住他：

「老杜，這裏來！」

杜若走近來，關剛在把水酒倒下水壺蓋裏，正往嘴唇送。

「怎末又跑回來？怕死嗎？」章文博冷笑着說。

「你呢？」

「我們的隊伍都在這裏，我們是隨着隊伍呀！進攻你就在後，後退你就跑先，你倒便宜！」章文博義正詞嚴的責難着。

「我回後方有工作呀！而且是老熊特許我的，並非我私自跑回！這有什麼便宜不便宜？」杜若很銳利的針對他。

「這有什麼關係？怕死又怎樣？不怕死又怎樣？飲酒吧，管牠那末多！」關剛很率直的替杜若辯護。

杜若接過一杯酒來：「在這月明之夜飲酒，真是又悲壯，又雅致！可惜飲的是水酒，並非甜美的葡萄！」

「沒關係呀！總之我們要飲，要拚命的飲！戰爭是悲壯的戰爭，我們也需要悲壯的刺激！飲呀，飲呀，現在最偉大的就是飲！」章文博慷慨激昂的接着說。

「在這個場合飲酒，確有意思，老章，是嗎？」關剛笑了笑，「但沒有下酒物，也是一個缺憾！」他又是一杯。

「我有香脆的花生呀！」杜若即伸手向乾糧袋拿。

「用花生作下酒物，合是合適了，但太俗呀！現在有天然的下酒物，何以不知道受用？你聽：那沉雄的砲聲淒厲的軍號，悲壯的吶喊，不就是我們天然的下酒物嗎？還用什末花生？何況……」

章文博想再說下去，因為黃營長叫一聲：「注意」，就把他的話打斷了。

這時，第二次搏戰，早已開幕了。雷鳴似的大砲，震

破了月夜的靜寂。子彈蕭蕭地飛向頭頂過去。因為敵人已衝過來了，這時預備隊都奉令準備，前線一有失利，就得增加上去。

又是很淒緊的衝鋒號，又是手榴彈的爆炸聲……

「第二營向右翼增加！」王團長下個緊急命令。

幾百條影子很急速的向右邊山頭跑去。

「不得了，那邊給敵人衝破了！」關剛手指着的那邊，就是第二營增援的目的地。

右翼的隊伍，很分明的已退到山腰，機關槍更瘋狂地叫喊，手榴彈更緊密地拋擲。

「我們避一避吧！」韋文博的腰，在月色下顯得更蒼白。

「怕什末？」關剛口雖如此說，但他已本能地蹲下去了，讓幾株小樹蔽蔭着他。

「啊！退到山腳來了！」韋文博已向山腳小溪那邊跑去。

杜若和關剛兩人，也受他煽動了，不期然的也跟着他跑。

杜若給溪石滑跌了一交，那件棉襖的下半截，都被浸濕了，冷氣直往肉體攻，兩排牙齒就打起架來。

他們走到一座破壞的泥牆屋去。這座屋，瓦面全撤去了，樑柱都呈灰黑色；幾扇鍋底似的爛牆很孤寒地粘在這蕭條的曠地裏。

他們吐了一口氣，就在這裏歇了脚。這時，生力軍已趕到右邊山腳了；衝鋒號一响，敵人就退到山腰。不到十分鐘，就把右翼陣地全佔回來。

「我們勝利了！」韋文博歡叫起來。

「這算什末？後頭還有許多把戲看呢！」杜若嬉嬉地說。

「後頭？管得那末多？但目前是我們勝利啊！——老關，我們浮一大白，這真值得浮一大白啊！」韋文博又恢復原有的激昂了。

「不要太高興了！看回頭一個衝鋒，又嚇破你的胆！」關剛很銳利地給他一針。

韋文博望了一眼關剛，有點不好意思的說道：「需要高興時就高興，有什末關係呢？我們要革命就得愛惜我們的性命；我們有熱情，就得慶祝我們革命軍的勝利！這兩件事並行不悖，且都以革命為出發點——」

「你真是辯論大家！」杜若諷刺地截斷他的話。

「這座屋是土匪燒的吧？」關剛望着這座破屋的四周

「我也這樣想呢。」章文博很敏捷地撇開剛才的話題。

「這個年頭兒，老百姓真難做：匪來遭劫，土匪會殺人放火，」杜若被這座破屋觸起了他的無限感慨。

「你的話，總是流于偏激！革命有建設，也有破壞。破壞固然有害，但這是建設的過程，就受點害也無辦法，也是應該！因為：有無限利益在後頭來呢！」章文博又搬出他最擅長的革命理論。

「你說的很漂亮！現在中國差不多完全統一了，革命的破壞工作，總算告一段落了，看有什麼利益給老百姓！」

「杜若又是冷冷地。」

「當然有呀！」章文博說着，瞥見一顆流星，「白×將星墜地了，哈哈！」

誰都沒有理他。

月亮正移到破屋旁邊的一顆橄欖樹梢上，那疎密相間的枝葉影子，刻劃在破牆上，像一幅潑墨畫。

歌德的莎士比亞演說詞

我要毫不躊躇地將古典劇如敝屣一般擯棄，我覺得「地方的一致」有如牢獄一般可厭，「情節與時間的一致」不啻為我們想像的枷鎖，我讀了莎士比亞，我躍入了廣曠的空氣，才第一次覺得我尚有手足在；同時發覺那些墨守着規律的人們如何在他們的暗室裏會將我累害！還有如許多自由的靈魂在那裏僕伏著；我的心真忍不住要爆烈了，假如我還不和他們宣戰，還不想法去把他們的壁壘打破的話……：



小品

冬之散頁

周白鴻

一 墻

像窺見了金色的無字書似的，我彷彿深諳吉卜西之咒語？我暗察到那一些狡獪的精靈的陰謀，我將欣然的大笑。

朔風之尾梢掠過我蓬亂之髮尖，我嗅到了新的氣息了，它使我很明白些，有一種新的力在我血管瀑漲，我的足步將會踏上新地。

斗室內石灰剝落的斑駁，一些人的臉；看到墻，如觀銀幕上複雜之映

畫。窗外時傳來汽車的喇叭，都市的脈搏。

吉卜西人的純樸將顯它的神奇了

。 。

你相信，吉卜西人原不出狡繪的

二 亡友

在山野間，曾在許珍姑的墓前遺了不敬的痕跡。我會向空渺的亡魂道歉嗎？

耳輪，聽到彷彿在咒咀我的，是一陣慘然的鼻笑。

許珍姑的墓在那山崗的土坡上的，短短的土擺擺着寂寞的墳，墳邊挺立的扁柏，大約有一樣的高了，滿坡上的枯草。

踏過了許珍姑的墳頭，我的心彷彿而沉重，回來的路上，腦中憶念着那幽明永隔的亡魂。

回來的晚上，斗室裏獨坐，寒風打在玻璃窗上，奔奔的響，我便重映上那一段血的記憶。

為時代而犧牲的××，那發了黑的血衣，一個十九歲的青年。

在那不完整的肢體集攏來，堆成的小小的墓上，我曾經酒過眼淚，亦曾為他的墳上添過幾把新土，然而，現在，淡了，淡了。

花的香味是不永的，青年人的可貴的青春啊，那一坯薄土。

亡友殘碑上的字跡，現在該快磨滅了吧？

三 胆量

小鼠啃壞了架上的書，我從未發現過一個鼠。鼠，有它僅有的胆量。

曾在一個恐怖夢裏勇敢的啜過獅子的心，彷彿此後柔和的性情便會含有野味了。

在深山會恣意的像野人那樣粗獷的狂嘯過，騰起深隱的青年的沸血。

季候由深秋轉入寒冬，還會記起那喚過獅子心的的夢嗎；那如野人似的在山野間狂嘯？

在黑暗中有電子的力導入我的指尖，心在加速度的跳躍，那聲音似乎在奏着「胆大，胆大！……」

鼠子在我脚下迴巡了，我看清了那灰色的小動物，它生就是的那樣懦怯的性格呀。

四 血珠

尖風裏浴着，手凍開了口子。

「那是文明人自卑的記號，」我在鏡子裏笑我自家。我有個大鼻子是值得驕傲的，雖然我是一個近視眼。在鏡面裏扭着卓別麟自遣的臉子，忘記了冷。

一星期後，手腫了，粉筆灰填入

裂口裏，說不出的愉快。

終於，在淨過手以後，我不愛再享受那殘酷愉快了；它張開口子，紅紅的，彷彿如紅菱剝開殼後的樣子，但，痛，輕微的，慢慢的侵透我的心，使我不敢想到紅菱那甘美的滋味。粉筆條趕走浪漫的幻想，當用力剝粉條劃粉板的時候，裂口內滲出絕的血液。

鮮紅的，和着粉灰結成一粒粒的血珠。

血珠，生活鞭策的啓示。

二三，十二，一一，南京

冬季裏

黃貴祥

冬季裏，生物都失却了影子。

自然界化起憔悴頹喪的可憐姿容，大方地露襯着任那沉重的老北風來摧殘！

「噓」！尖銳化了。

那是星球以外的空氣馳騁的嗚音

。怪討厭的，它竟在廣袤的大裏鼓蕩個不歇！多謝烏鴉的提示，敲開了癡漢的心扉，它原是在極力地擴大形雲的面積，驅策太陽系裏的暖氣！

！
午夜，被口潤濕了，冰斷了夢絲

綠色光影下睨視，氣窗裏斷續地射進着小雹珠，有時更夾着片片雁絨般的雪花，迴旋在斗室裏飛舞，小小的脚趾點在玻璃窗上沙沙有聲；些時，聯珠兒的一陣狂風——突破記錄——穿過，豆大的火焰也徐徐熄滅了。

沙沙……

噓……

侵晨起來，地球腫脹得破規了，畸形的色彩消失在七色齊反射的雪色裏，沒有什麼康莊大道，羊腸小徑，就是這末平坦坦的，光澤澤的毫無梗塞的，演映太古時代的荒涼！

二四年一月南昌。

亞歷山大大帝與非洲一酋長

柯立治著
彭子蘊譯

在進行征服世界的雄圖中，亞歷山大大帝到了非洲某一民族中了。這種民族位於遼遠的與世隔絕的世界之一角裏，他們住着和平的茅舍，既不知道戰爭，也不知道征服爲何物。當亞歷山大大帝來到的時候，他們便領他到他們酋長的草舍裏，這酋長很客氣地迎接他，并且用金的粟子，金的無花果和金的麵包款待他。

「你們這國家裏吃金子嗎？」亞歷山大問。

「也許如此，」酋長說，「我想你也是能夠在你自己底國度裏找到可吃的東西的。那麼，爲什麼理由你要來到我們中間來呢？」

「你底金子還不能這麼誘惑我，

」亞歷山大說，「但是我却很願意了解你們底風土人情呢。」

「就算是這樣吧，」酋長說，「你喜歡住在我們這兒多久你便住多久好了。」

談話結束的時候，進來了兩個當地的人民，他們在酋長面前深深地鞠躬過後，第一個人指着第二個人說：「我曾經買過這人一塊地。但當我在這地下造一條深溝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宗財寶。這財寶當然不是我的，因爲我購買的僅僅是這一塊地，而不會購買這地下埋藏的任何寶物；可是這塊地的舊主却不肯接受這財寶。」

第二個人答道：「我希望我和我的這位同伴一樣有良心。我是把這塊地連同牠能夠產生的一切賣給他的，所以這宗財寶也就包括在內了。」

這時已作了他們底最高法官的酋

長，爲了使這兩人看出他是否完全懂得了他們底話的原故，將他們底話重述了一遍。於是，在稍稍考慮過後，他對第一個人說：「朋友，我相信你有一個兒子吧？」

「是的。」

酋長接着又對另外那一個人說：「而你，有一個女兒吧？」

「是的。」

「那麼，好極了，」他先後指着第一與第二兩人說，「讓你底兒子與你底女兒結婚，并且把這一宗財寶贈與那年青的一對作嫁粧好了。」

亞歷山大似乎既驚且疑。「你想我底處斷不公平嗎？」酋長問他。

「呵，這到不，」亞歷山大答道，「但是這到使我吃驚了。」

酋長問道：「那麼，假使這種案件發生在你底國度裏，你將如何處決呢？」

「不敢相瞞，」亞歷山大說，「假使在我們國度裏，我們一定把這宗財寶拿歸國王使用了。」

現在輪到會長吃驚了，他叫喊起來，

「拿歸國王使用！太陽也照到那裏國度裏去嗎？」

「這個，當然。」

「在那兒天也下雨嗎？」

「當然。」

「這真奇怪了！但是那兒可有靠草類和綠色植物之類爲生的馴順的畜類呢？」

「多得很，並且有許多種類。」

「對了，那一定是這原因了，」會長說：「就是爲了這些無知的畜類，仁慈的上帝才繼續讓太陽照在你們底國土上和雨點灑到你們國土上的。」

看雪

胡峯

整整二十五年的韶華，都是消磨在南方的熱流裏。那兒有驕陽的熱烈，有夜月的淒美，有海風的豪放，有春光的嬌媚，有碧海波濤的奇譎和壯大的歌嘯，有波樣的草原的柔嫩底低語，可是沒有雪！沒有雪的素豔。

做小孩子時，翻着爸爸買給我的畫冊子，最能把我迷惑的是幾幅冬日的雪景：純白的積雪鋪蓋住屋脊，山峯，郊原，野林的樹枝上……；饒體的猶如鑲上一層發光的銀鉛，背景往往是寥寥無底的灰黯的雲空，更渲染出處女底幽靜可愛。從那時候起，說也奇怪，雖說還不大明白雪爲什麼會來到大地，於人有怎樣的好處，但一顆小小的心靈上已對它存着很大的好感了。我懷着一種奇妙的希望——希望有一天看見真的雪，看它怎樣的從天

上掉下。然而，天曉得，直到昨天止，連夢也沒有實現過。

歷史的巨輪迅疾地飛駛着，窮乏潦倒的生活也苦苦地鞭策着我，由這個地方浪浮到那個地方，由那個地方，又浪浮到另一個地方，許多年勞生的征程使這樣踉蹌蹣跚，沒有餘暇容我作風雅之想，一切奇妙的念頭也給愁惱的歲月帶走了。

今天早上刮起一陣蕭颯的北風，本來是寒冷的天氣頓加寒冷。無聊地在報館裏和二三夥伴們燒起煤爐來，圍坐着看書談天，消遣那嚴冬的白晝。

大約下午一點鐘左右吧，正當我沉於火爐發出溫和的暖意而編想着南國醉人的春天，忽然那裏傳起一聲驚悅的呼叫——喂，下雪呀，你們看！掉頭過來，果然一點點細小的白色物夾在豆大的雨滴中在窗外洒降着。這

可激起我的好奇心。馬上跑出窗前將眼睛靠近窗格的玻璃看。窗子高，當窗口又有兩張文案極阻擋着，我不得不把身勢傾成四十五的角度，彷彿個餓餓的囚犯傾向監獄的鐵欄盼望自由和麵包，我是這樣貪婪地觀賞。

起初，很疎淡，不過像誰從半空裏撒潑幾滴稀和的奶水吧了，降落的時候也祇比雨滴略略歪斜，并不見怎樣輕飄飄。後來，漸下漸密，色澤也變濃了，如同無數梅花李花的殘瓣無序地飛散着，明明是落下的，忽又給風兒狂吹旋起，撲到瓦背上，牆邊突出的磚塔上，黃包車蓬和匆匆走路的行人的帽傘上，街道上，很快的便浸在積水裏暗淡下去，認不出了。它的洒落時小時大，大的好像一羣粉蛾和鬆軟的蘆花棉絮，小的又如一些白蠟蚊子，微生物和荒漠裏的塵沙；牠們都爲什麼意外的驚駭驚起，柳絮般樣

素，煙霧般迷離，使我愈看愈有趣味，書卷什麼時候由我手中脫落地板也不知道，意識裏只覺有一件東西和眼前的雪花一起眩惑住我。那東西是什麼呢？我一時可想不清；總之，牠是有力的，把我誘惑着，把我緊抓着，令我這樣悠然神往。

我旺盛的好奇慾不是隔窗觀賞即能滿足的了，於是，轉身跑到後樓，開了門，步出狹隘的露臺去。那迴舞着的縞衣的孤孀——雪花，便親熱地貼着我的肩衣及髮頂，沒有和落在街頭水漬中的那麼融解得快。彎回衫袖細看，似一朵朵桂花，似纖巧的圖案，似白天鵝羽。伸出一隻手接着，它便落到我的掌上，真是種寒心的撫愛。我想拾些珍藏起來，像珍藏自己的生命一樣，但祇一剎那，僅僅一剎那，它們嬌嫩的生命，經不起微薄的體溫的燒灼在我掌中融化了。眼看着它

們完美地降生，又迅速的歸於烏有，深深的心坎中不禁頹然興起「人生朝露」的哀感。

飄着，飄着，一片給水漬浸化了一片又重新落下來，不倦地飄，飄，飄，終於，腰纏突出的磚塔和屋脊現出一層模糊的麵粉似的白色。對面那家花園裏一株樺樹高高的枯枝桠，亦開始蒙上薄薄的白輕紗。——這些景象在什麼地方見過的呢，這般慣熟？我還可預想得到多經一夜的洒降，那些屋脊，樹枝將會變成什麼樣子。是的，我實在預想得到，因為我記得我是在什麼地方見過的了，天正是這般陰晦，宇宙也是這般靜穆，沒有太陽光，沒有蒼鷹飛翔，麻雀兒啾啾。仰起頭，一片指甲大的凍花的落瓣印在我的額際，我打了一回寒戰。便這樣的一個沉湮了多年的記憶回到我的腦裏來了，我記起我的畫冊子，

記起那個看雪的希望，記起我童年的天真和無知的快樂，記起我的家，記起……

我不是漂流到北國來了嗎？真的雪花不是在我眼前飄落了嗎？它還是希望中的潔白美麗哪；而且它還將把它的肖顏繼續呈獻於人間，博取詩人的贊美。然而我的希望呢？快樂的往日呢？往日的快樂呢？它們已經被時光的巨人拖走了，給生活的巨輪碾死了。它們已經屬於別個孩子所有，不再是我的了！

一股冷慄的情調，悽然橫過我寂寞的心地，像故鄉的熏風，吹過平靜的海面。癡憨的情趣已悄悄地逃得無踪無影。

呆立在鏡子前，瞧頭髮上滿凝着花花的雪花，似乎對我嘆息：

——遊子呀，看你白頭來歸！——

一九三五，二，五日記

一個浪漫者的車攤

光軍

兩個星期以前碰見的事，又會再被碰見，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

世間的事，就是這樣玄妙，不可思議，正像這一架流浪着的車攤對我的玄妙，不可思議一樣。

一個是午后九時的靜謐的夜晚，一個是午前九時的喧嚷的清晨，我碰見這架流浪着的車攤的時間，既是如此懸殊，那末，這架流浪着的車攤所給與我的印象，就自然而然地異樣了。

那時因為夜色的朦朧，這架流浪着的車攤，祇給了我一個隱約像一顆停放在路旁，沒有人過問的棺材的淒慘的里影。這除了稍稍令人觸目生驚的一瞥之外，還會生得出什麼興趣呢？這時，因為晨曦的晶瑩，人們的與

緻特別豪爽，我不但對牠的全部輪廓和構造有了一個清楚的認識，並且還從牠裏面得到了許多的玄妙和不可思議。呵，這是一架如何令人情緒叢生的車攤啊！

說起來，牠本也很平凡；像平常的車子一樣，牠具備着四個水輪，不過，也許是因為輾轉的路程太多的原故，牠們都是鬆了軸，東倒西歪地駁着那個車身，站在那裏正好像一個沒有配好木腿的跛子，隨時有坍塌的趨勢。那個車身也沒有什麼可希奇的，平平的長方形，約有五尺多長三尺多寬，前後有兩個把手，繫着麻布條，以備牠的主人們搭在肩上推着流浪流浪。車子上面，因為陳列幾件甜食，和瓜子花生，並且分門別類地各裝置在一個格開的範圍內，令人一看就知道其中意義，——販賣的意義，所以我就斗牠「車攤」。可是，由那一點

兒糖食，和瓜子花生等等的外觀來看，好像是由地下被拾起來的一樣，完全爲塵土所包圍，這就不能不令人想起是已有數十年的陳舊了，就是拿來送給那些頂愛貪食而媽媽又不肯給錢去買的孩子們，恐怕不特不領受，反而要罵你「不好心，從灰屑中故意拾來這些污穢東西送人」。至於車身的內部，我雖未曾打開翻看過，但，由後面開着的一個小孔，我可以相信，是盛滿了主人們的衣服，用具了。

這個襤褸歪斜的所謂車攤，在我們眼中，也許與一個在道旁放着的垃圾箱一樣地不值得什麼，可在牠是的主人們的眼中，就成了一棟唯一的房屋，一張安適的牀鋪，一個寶藏的箱籠，一個……總之，是一個生命所仰賴的唯一的全副家產。

這自然是現世最常見的現象了：高樓大廈的階級，要成爲無立錐地

的流浪者的安適的休息所；闊人們席上的殘羹碎肴，必是乞丐們的山珍海味。同是一樣兩條腿直行，具備着一樣的五官百體的人類，因經濟地位的不同，則生出各色各樣的眼光去對付外物，去享受人生！這已是歷史上必然的矛盾，生長在現世的人們，不特不能避免這個矛盾，反而要很馴良地去迎合着矛盾開展人生的局面，不然，你就沒有生存在現世的可能性。這樣，矛盾的一切的一切，我們都已經司空見慣了，難道對於這個玄妙，不可思議的所謂車攤，擔負着人生的一切重任的這回事，還有什麼看不過去的地方嗎？

若是提到車攤，就自然而然地令我聯想到朝夕推着牠流浪的主人們——一男一女。在兩星期以前第一次碰見他們的時候，有位崗警盤問過他們，故此我知道他們是一對夫婦。今次

我認識清楚他們的面相，可以推測女的約有廿來歲，不過也許因爲病的厚故，體格未曾完全發育，竟矮小得僅一個十三四歲的幼女。男的約有三十歲左右，具備着常人的高度。我一看他倆的一舉一動，就令我想起了那古代人的跳舞，手，脚，頭腰，甚至於口鼻，都曾很自然地亂動起來。醫學上有一種舞蹈病，他們恐怕就是這種病症的患者了。我們若要明白這種病的起因，最好是先研究這對夫婦的身世。車攤上貼着一張白紙，上面簡單地寫着他們的遭遇，意思是想博得一般慈善家的同情，對他們解囊施捨一點。我從那張白紙的黑字上，知道他是姓劉名海秋，原有兄弟五人在一個地方開着一個舖子，因爲一時的不慎，舖子完全付之焚如，兄弟四人喪命，才留下他和他這個妻子這樣推着一個車攤度生。不知爲什麼，近來警所

四處禁止他的車擺停放，所以他們以後的生活是無法維持了。懇求一切仁人善士，太太，小姐，大大施恩，使他們的殘命能夠苟延下去。

他——劉海秋的身世，這樣看起來，實在也是平凡得很。在這個社會中，有的是想生存而不能生存的可憐人，有的是疾病而不能醫治的流浪者。無論他們是怎樣強勉推着唯一的車擺在人生的道上前進，除了飽嘗風霜雨露的苦味外，還要遭受有權者的干涉。富人們的心中那裏會有窮人的苦痛。日常的事實告訴我們，窮人們在這個社會裏，簡直喪失了生存的權利。也許會有一二所謂慈善之士，對你加一點憐恤，可是對於那永續的生存要求慾又怎能填滿呢？……我站在那一羣的觀衆中，很靜默地注視着他倆的表情和那架歪斜的車擺，腦海中就爲這些思潮所起伏。

劉海秋那時停着車擺的目的，是要從那正在井中打水的人手中討一點水洗面，所以就正在那井旁放下了。不到一刻的工夫，路過的人停步觀望

的就達到二十多個。每個人的面上都戴着一層悲慘的幕網，好像在說「這是人生的一幕悲劇」。

兩星期以前碰見的事，今天又會再被碰見，真是我意想不到的。

人生就是這樣玄妙，不可思議，正像這架流浪者的車擺令我玄妙不可思議一樣。天色暗沉了，你流浪着的車擺，將又在何處安放呢？

一四，十，廿三晚，濟南。

影

周白鴻

走在路上，在商店的門前，僅在那一閃的時候，我常受着那一剎那間的那玻璃面上所照出的影子。自家村度着：

「該還有那年青人精神的姿勢與雄家的活力吧？」

我這麼愉悅的走過了，想過到第二個機會時再仔細的端詳一會；但，當我看清了我自己的影子以後，我沒有再看鏡面勇氣了。

以前，我走路的姿勢，是有點傲然的，我的手杖常敲得街石發出很脆的聲音；我的胸部是挺直的，我的精神是飽滿的，我的臉上常浮着笑容，

紅唇是我特具的青春活力的象徵……但是，現在我不敢再回想，回想又有什麼益呢？我現在是不希冀那小的雲雀一樣在絕早的清晨唱清脆的歌，我要像個兀視的鷹，棲眼望着天空；因爲我已不是孩子，不是給父親在頭頂上撫摸着時候；我已帶着傷創脫離了我愛人之懷抱了。

你摸着我尖瘦的下巴，我反手以拳擊着我微彎的背，我覺得我着實是蒼老了。那些如火熱的兒女的柔情，在我不需要而且不合適，我是有許多恥辱的遺痕呢？

對於那些墮於色情中青年的朋友們，我對他們有忠懇的勸告：

「朋友，當你鞋底給泥塗厚時你便脫去那雙鞋子吧！」

我不大愛鏡子，但最愛看日光中蒼鷹盤旋的影；一切的利慾我都捨去不要，作個海闊天空的翱翔的鷹是自在的。

鷹在天空梭視着，牠的利爪將抓去泥土中的污濁；在翱翔的時候，細細的想着，那可以參透一重禪機呀！日光中迴旋着的鷹影。



畸形的愛

希白

草地上的青草已經變了顏色。落葉飛在空中跟住那冬天的無情的北風飛舞起來，但忽而吹搥在一塊札札地悲鳴。

「啊，這樣的冬天！未免太討厭了！惹人愁煞，怨煞，恨煞的冬天喲！」

「爲什麼呢？我的姑娘。」

沈碧霞和郭子峯並坐在那B公園底靠近江岸的一張長椅上。曝着他的冷冷的面孔上一些沉默的微笑。

「郭先生，男子們總是無情的，是嗎？看您那冷冷的面孔吧。」

「決不是的，我的姑娘！假若男子們要像W君那樣追逐你，那末，你會把他當了怎樣的人呢？你不是常常說W君之向你追逐是不應該的嗎？那末，我們現在反過來說，假如你追求一個男人，那男人冷冷地，對於你所給予的愛

拒絕，那決不能說是無情的。……」

子峯漸漸說得起勁了，但忽然似有所顧慮的，忽然中止着。

夕陽從西方慢慢地沉下去，他們的眼睛都注視那江面的夕陽的水影。

「美麗呀！金黃色的夕陽，他如何光耀輝煌，我如何們惆悵！唉……郭先生，今天依然在這樣的悲懷之中把我的生命延長了。」

「我們走吧，感傷有什麼用？」

「走到那裏去？我回到家裏去等待燃着孤燈背壁影的時辰嗎？」

「就在這裏走走，把我們的苦惱發散發散吧。人生又有什麼可悲的呢？」

他說着，機械地站起來了，她跟住也機械地站起來。

他們並肩地走着，走在草地上踏着那些落葉沙沙作響。彼此沉默地各聽那些鳥兒唱晚歌，各想自己的心事。

他俄而走近了花叢，伸出了那瘦削的，血管膨脹起來了的手摘取了一朵花放在掌上，面轉向她。

「你看，這花多麼嬌麗！」

她瞟了他一眼，默默地低下了頭兒看着地上的落葉。

「你看，沈姑娘，這是怎樣？」

他把那朵花兒的花瓣一片片地扯碎，用了嘲諷的口調對她說。她猛地抬起了頭兒來凝視他的冷嘲。

「你不愛它，爲什麼偏要摘取下來？也罷了，爲什麼還要把它的花瓣兒支離分散！成了這個殘殘的！」

她惱怒了。但他依然冷冷地笑。

「沈姑娘，這又有什麼不好的？」

「算了，你不愛它，就不要理會它好了，這又何苦來得這樣殘忍，把它摧殘了！」

「可是，它未免太討厭了！它把人的心攪亂了！把人的靈魂攪亂了！我不愛它，我恨它！」

「它生存和你有什麼關係？」

「沒有，沒有！可是它的刺兒把我的心刺傷了！」

她的眼睛起了紅圈，他是到了心裏忽又感着了無限的

愧慚和後悔。

「郭先生！誰把您的心刺傷了？可告訴我嗎？是那玉

珊的妖精嗎？……」

「不是的。我自己很愛護我的心，我決不會讓誰來刺傷的。」

「但是你爲什又那麼說呢？不要騙我吧！」

「算了！過去了的舊賬請不要重提了。」

想把那些無限的苦惱發散，然而不獨不能發散，却增加了許多新的愁恨，他和她在草地上走了好幾個圈子，但依然走回到靠近江岸的椅上坐下。

天已經黑下來了，江心上被那些乳白色的晚霞罩着，使人們的視線不能遠射。一片乳白色的黑夜底江心，那些船兒放出了葦似的燈光，點綴得使人在那裏好像做夢。半弦的月兒映在那朦朧的江心微微蕩漾着。波兒已經止住了它的洪濤之歌聲，使那些做夢的人們好做着。

她俯身下去，伏在江干的欄杆上，已經忘掉了那鐵欄杆的冰冷了。她的眼睛不轉地望着黃江浦上的流水。

「郭先生，請你告訴我吧！玉珊畢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不是已經說過，那筆賬應該一筆勾銷的嗎？你還

要來追問幹什麼？」

「我的朋友，你知道我現在爲着一個人憂心。你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張先生，最近和玉珊來往得很密切，所以人們都把這件事情作爲茶餘飯後的談笑資料了。……」

「呵，這樣嗎？原來你是爲的吃醋。」

他冷笑，她敏感地感着了這個冷笑，直刺進了她的胸口。她忍着痛報復一句：

「你不會吃醋？」

「我爲什麼會？」李玉珊和誰要好，於我也不相干的。」

「郭先生！我哄認了！你昨天已透視過我的心來了。你說，我或許會因失戀而自殺呢！但是，我此刻的心已經改變過來了。我要生存，我要報復！爲什麼我不鬥爭一下就把張讓給別人呢？爲什麼我不努力掙扎一下就了結我的生命呢？我決不會是這樣懦弱的！」

她的話說得很熱烈。這已打動了他的心了。他想：好，就給她說出來吧，幸福是他人的；然而躊躇着。

「你真的？」

「真的。難道我要騙你不行？」

「可是，你要老實地告訴我，你真的愛着了張君？昨天你爲什麼不承認呢？」

「我現在承認了！玉珊從前追逐過你，你不愛她。是有這麼一個關係嗎？」

「是的，」他像着了催眠地回答：「有過這樣一回事。」

「那末，現在請你告訴我，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女子？」

「我借左拉的一句話來批評她吧，她是像一個金蒼蠅。」

他帶着了傷感的口吻說。他的眼前浮着那玉珊的豐富的，緊張的肌肉在向他的心挑撥和誘惑。他努力鎮壓自己那不安定的心神，調整了自己的思索力，口邊浮着了冷笑。

「她是一個好女子。如果她一直要受我的教訓，她是一個模範的女子。」

「是一個模範的？」

「我說的，不是現在的她，是從前的她！離開了我以前的她，是一個極好的女子！」

他再回想那些舊事：他本來不是愛玉珊，然而玉珊把他誤解了。他原是可憐她，憐她是一個迷途了的羔羊。他記得有一個秋雨淒淒的晚上，爲着這個可憐的羔羊哭了！他的淚流得像秋雨一樣淒淒。然而，最後他決定了世界上

像玉珊這般女子實在多得，假若為她們流淚，那末非一輩子流着不可。於是他打起了精神來教訓她，叫她要怎樣走人生之路。

「沈姑娘，她是一個受着家庭的和社會的重壓的一個可憐的女子——當我在拾陸歲的時分看見她時，她僅僅十二歲，是一天真爛漫的女孩子。因為她的母親有些手腕來對付她那淫樂的父親，所以她的母親能夠從她父親手上奪取了一些錢來使她們的家庭經濟很充裕。玉珊就在這樣的富裕家庭中長大，長得好漂亮，身體也像她的母親一樣健全美，而且她還有一雙明媚的眼睛，使男子們看見了就馬上被她所迷惑着。但是，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眼睛就遭了人生的不幸！……」

他唏噓了一回，帶了那悲傷的眼睛看了她一眼。她低下頭，視線在那江面飄着的一片落葉。

「沈姑娘！在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的身上假若有一件東西長得美麗，長得會迷惑人，那就會從那些美麗中發生不幸的。因為我們現在的美，祇是當作一種商品的美，有錢人家的裝飾品罷了。」

「爲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實的社會，是一個商品的社會啦。愛情

，所謂人性中底至聖至神的東西，自然是逃不了這個社會的規範，也可以和那些最高貴的商品交換的。誰有金錢，就可以買得美的女人或男人的愛情。沈姑娘！你可知道嗎？……」

他起勁地說，她也抬起頭凝注精神在聽。她聽到這樣的愛的原理，愛的交換，還是第一次的。

「玉珊的美點，在那愛的價值上是很大的。她的愛就這樣被人買去了。她剛才十四歲的幼齡就做了一個男子的未婚妻了。沈姑娘！你想！這樣十四歲的女孩子氣還未除掉的玉珊，她有自持的能力嗎？她祇由她的母親拍賣去了。把她來供作他們虛榮的犧牲品了！」

「爲什麼她不反抗呢？」

「呀，你想，十四歲的小孩，而且從那樣舊家庭中生長出來的，會有什麼能力？」

他那熱烈的口調又轉變得冰冷了。這自然是因為她說那「反抗」的話，說得未免太過於不識事體了。

「她嫁的男子，却又是我少年時候的同學，而且我和他要好得很像兄弟一般。然而，自從他要和她結婚的時候起，我們的感情，在彼此間就好像有一個障礙的東西存在了。我和他就好像漸漸疏遠起來。我討厭他！這，便不是

我吃醋的作用！我討厭他有兩個假面孔：一個猙獰的，一個柔和的面孔。當他要追求一個異性時，那個異性看見他，從他的面部的表情裏，可以讀出了他那柔和的性恪來。但是，這是全盤錯誤的呀！他對女人，却是一個極暴燥的，極殘酷的心腸。女人要絕對服從他，不然，就會遭着了被他毆打的橫禍！」

她的面部現出驚訝的神態。她想，假使她會遇到了這麼的一個丈夫，當如何處置呢？

「郭先生，她不會和他對抗起來或快些離婚嗎？」

「哼，你又來了！」

「那末，難道一輩子和他一塊，過那奴隸的生活不成？」

「奴隸！自有史可考以來，女人基本上是一個性的奴隸！……」

她的臉上泛起了紅潮，耳根也漲紅了。他從口袋裏扯出了一塊方巾揩揩那紅潤的表露理智非常強的嘴唇，繼續說。

「玉珊就是這樣的不幸遇到這樣的男人。——十五歲的下半年做了那男人的妻了。……沈姑娘，假如一個具有熱情的人，對於這個女子的不幸，他會怎樣的呢？自然是

可憐她的吧。是的，要設法使她從那個惡劣的遭遇中脫出！然而，誰負起這個責任呢？」

「在有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和她的丈夫和她三人一起上公園散步去。我就決心負這個救拔她的責任。

「我們一面走着，我就和玉珊的丈夫談起戀愛論，說到婦女問題。——自然的，我是不願談話對方的人穿着現代的衣裳而却滿腦子載滿了舊的思想的。因為我的心裏想，決不是爲他說話，是爲着了她而說的。那些話，是給她第一個初步的教程，同時也可以說是給她一把火把使在她的心中燃燒着，點起那解放之火。

「她的丈夫要到廁所去。我就偷了這個機會，延長他離開我們的時間，所以我說我們要在那邊的公園入口等他。我們看着他的影子沒了。我們就交談起來。

「我說的話，你懂得不？」——我說。

「還懂得一些的。」

「那些不懂得？告訴我，我好給你說個明白。」

「那些也懂得，那些也不懂得。」

「她伸了手過來把我的手握著，使我的心中起了一些波紋：天呀！她的手像火一樣熱。

「郭先生！半年前有一位女人戀愛着你了。但是她

的身體決不是自由的！她要待望你給她一個解放呢！你知道嗎？」

「不，我沒有知道這麼一回事。如果那女人愛我，那將來就會不幸的。我相信我沒有力量使她過幸福的日子。」

「那末，你就由她墮在那黑暗的深淵裏袖手旁觀嗎？我相信你會這麼辦吧？」

「不是的……」

「她的熱淚流到她的臉上了。那些熱淚溶化了我鐵的理性，溫暖了我冷的心腸。……」

「那晚上，我獨自回到家裏。夜間，失眠症來臨了。而且在靜夜裏，我爲她灑了可憐之淚！」

「從此以後，我們常常瞞着她的丈夫在我的家裏會談了。我履行了我要做的責任。」

「幾個月間，我看着她的能力的生長。她終於能從那個殘酷的男子手裏解放出來了。然而，她對於我的愛的渴望更甚！但我自己始終抑制着自己。我們的關係，不過是師生之間的一樣平凡罷了。」

她把話頭止住了。他抽了一口氣，回味那些往事的苦味或甜味。她聽得入神了，忘掉了一切了。

「郭先生，你這樣，不是一個偽君子嗎？不是誘惑良家婦女嗎？」

她笑着。

「誘惑誰？你？玉珊？哈哈……哈哈……」

「我不會配你可憐可愛，玉珊才很配合！她有迷人的眼睛！你們兩年來沒有通過什麼音信了？是嗎？我給你們做紅娘吧。」

「別開玩笑，你想犧牲我來救你的張嗎？」

「不！好又罵起人來了！你這聰明的頭腦，未免過分了！我老實地告訴你吧。你們應該重溫舊好才是！你會爲她所苦惱過來！應該收回一些代價呀！」

「算了算了！這個代價請你們的女人們去替我收回來貯存你們的懷裏！」

霧大起來了，在那江干特別地大，三尺以外距離就不會看見有什麼東西。

「你冷嗎？沈姑娘。」

「……」

「我們吃晚飯去吧。……噯，爲什麼好端端地又哭起來呢？當心着，不要着了涼咧？」

一切都是朦朧，他朦朧地看着了她的面龐浴着一顆一

顯晶明的淚珠。

「不幸得很！……這幾個月來，我感着了無限的幻滅！陷在於那苦惱的生活中。然而，我遇着了您，我希望您能夠把我從這樣的苦惱中救出來！我不管您能否愛我，憐我，但我的心，在這幾個月中已屬於您的了。對於我，那祇有由他自己墮在那妖媚的玉珊底懷裏好了！……」

她嗚咽地說。他的心覺得異常的不安，狐疑，自己究竟有什麼長處可以給女人注意？有什麼能力來愛護人呢？

沈碧霞的朦朧的眼睛看見了他合上了那懷疑的眼睛，她就帶着哭後的微笑倒在他的胸膛。

「我對玉珊的仇也復了！哦！我獲得了她所不能獲得的您喲！」

他好像做夢一樣，輕輕把她推開，帶着傷感而又帶着懷疑的驚駭。

「不要這樣呀，我的姑娘！我決不是你所想像的男子。而且……我沒有理解你。」

「我不相信你不理解我！你有那樣銳敏的思索。」
「真的，我沒有理解，像沒有理解玉珊的一樣。但是，你會理解我嗎？或許你把我誤解了吧？呀！我的姑娘！我聰明的姑娘！請你把你的精神靜定一下！想想那一切的

吧！」

他的心裏想，還是不如早一點和她疏遠吧。愛，對於我是需要的嗎？

「呀，你這個畸形的人喲，請你不要學那些玄學家頭頭腦腦的想吧！我決不是一個歌斯迭利的女人喲！我能過來了，我能深深理解你！」

「我的姑娘，請你對那朦朧的月兒說吧！我聽得這些話聽得太平凡了！」

失望，重重的失望的苦惱把她的胸中壓迫了。她想起人們對於他的批判：他對於愛，常常是很懦弱的，沒有勇氣的，一個完整了的愛在他的手上也要造成一個畸形的。

然而，在她，對於這個畸形的人，却是中了她的下懷：一個男子對於什麼事體都很有勇氣去幹，但對於愛的事體却要懦弱，自己感着了愛着一個女人，自己就靜靜地離開了她。像這樣的人才能容易駕御和合稱為一個溫良的丈夫的。但自己也覺得像這樣的人是很難征服的，要他接受自己的愛，那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

「你理解我也罷了，不理解也罷了。但是，我真的，真心地愛着了！請你不要因為今晚我的唐突，明天你就和我疏遠起來。你的心我很曉得的，你現在的心裏不是想

「着要快些來離開我的身邊嗎？」

「……………」

他沉點着。他顯然地，方寸已亂了。

「怎的？爲什麼不說呢？」

她活動了那纖纖的手，乘着他沉思的機會，把他的頭兒一擡就把他壓在自己的懷裏，在他的頭上狂力地一吻。

「碧霞！你太狂亂了！」

他不會反抗了。他柔和地任她抱在懷裏。她像一條餓狗一般把那熱烈嘴唇貼在他的頭上，把那高熱的面孔假在他的頭髮上。

一會，她放了他，癡笑地說：

「我的好友！我相信我吧！我決不會把你的身心強姦的！」

夢，他真的覺得好像做夢一般，在他的夢中才有過這樣強烈的女性出現。

我們還是走吧！

她異常的疲乏，但她却異樣的興奮。他無力地站起來，但她拉着他的手。

「呀，現在的濃霧才美麗哩。你看，那是有怎麼的詩意和畫意呀！呀，這是不可多得的晚上喲！在我的生活中

算最美麗的一晚喲！

他像着了魔地抽了一口氣再坐下。

碧霞！這有什麼意味呢？」

「呵，你看！天上一點一點的明星，失去光明。嬌傲的月兒被濃霧遮得好像有些害羞！……可憐漂泊了的落葉，永遠地如此無依！」

他沉默着。她想用那詩的言辭去打破那沉默的情景。

但這，對於他却沒有會發生什麼作用。

一切都是沉靜，遠處的大自鳴鐘傳來了告時的鐘聲。他們彼此沉默着，心裏却默默數着那傳來的敲打的鐘聲。

「十下了！」

「十下了！」

他們不約而同地叫了出來打破了沉默。

「我們回去吃飯吧！碧霞，你今晚像瘋了般了。我的肚子空得慌了！」

他堅決地站起來，她也跟他站起來含着勝利的，幸福的微笑挽着他的手臂。

他們沿着那江干走着。然而在前面的面前却有一個朦朧的黑影在那兒徘徊，而且有一些長嗟短歎的音調。

「玉珊！我們一齊和人間撒手了！我跟你來了！我

除你而外，我就不能活了！我決意跟你來呀！他們快要再見了！……」

他忽然止住了步。

「那不是張若雲的聲音嗎？」

他意外的害怕，打了一個寒顫。

「你害怕你嗎？他戀着玉珊要發瘋的哩。」

她把他的手撒開。他擺下了她上前去。

「我的朋友！你獨自個兒在這裏要幹什麼？」

「哈哈，你是子峯嗎？」

張若雲狂笑了，但他忽而沉下了那神經質的面孔。

「唉！你爲什麼像狂人樣？大衣也不穿上就跑到這兒來？」

「子峯，我的一切都完了！我此刻要決心跟玉珊去！

到她那兒去！」

「她到那去？在這兒？」

「是的，她在那江心的水底裏等候我來。」

他拉了他的手，注視他的眼睛。張若雲的眼睛裏底光

，已經散漫了。

你瘋了！我的朋友。請你好好地休養一下吧。這兒的霧太濃了，於你衰弱的身體沒有一點好處的。來吧！跟我

來！」

他拉住了張若雲走，回頭也叫了她走上來。她下意識地急急的趕上來。他右手拉着了張若雲的左手，左手拉着了她的右手，把他們二人的手牽過來使他們好緊握着。然而不意地上沙的一聲，一份晚報從張若雲的右腋下丟下來了。

「啊！」

他俯身下去拾了報紙而凄然地喊了一聲，看着那朦朧的時髦少婦的寫真，讀着那大號鉛字的標題：「交際名花李玉珊自殺」。他好像不信自己的眼睛。他的面色轉變了，被那滲淡的燈光，乳白的濃霧相映得很蒼白，他急急地走到那燈光下來細讀着。

本市交際名花李玉珊，姿容秀麗，馳譽於交際場中，因此乃爲一般有閑少年所追求。去年自與某權貴公子發生關係後，匿跡家門，人疑其作良妻去矣，然不知其被××傳染性病，臥於床第不能稍移寸步也。今年初復出，然病後姿容，已顯露衰老，有昨日黃花之感矣！旋會某財閥於夜宴會中，卽爲某財閥所寵，置以外室。而同時彼女復遇見數年前之密友張某，彼此間卽結下了不解緣。然數月前，某財閥所支配之××商店倒閉，虧空

數十萬，而致影響××銀行亦接踵倒閉，其他所屬之各大小商店亦受連及。某財閥在如此情景之下，數千萬財產，遂瞬息間化為烏有，昔日豪華，隨流水而逝！某財閥乃用自衛手槍自殺於××飯店。此事各報已誌之矣。而其外室李玉珊彼時正舊病復發兼染肺結核，調養於J路別墅中。然紅顏已逝，顏影自憐，金錢用盡，門前冷落——即昔年有一度露水姻緣之輩，亦不復過問此昔日之麗人。雖張某尤熱戀於此麗人，但對於揮金如土之有閑貴婦人，雖愛之亦無能助也。彼女乃空思數天，覺現實之人生乏味，決然立意與張若雲一同自殺以了此殘生！於昨晚即偕張某到W路一外國人飯店定下一房間，復偕至跳舞廳，二人狂醉狂歌復狂舞，頗引人注目，皆認彼等之精神失常。舞後午前四時回至飯店，張某即別去。彼女遂囑咐侍役，所有訪客俱不接見。即緊閉門扉，作書二通，一致其家人告別，一致郭某者。現獲得致郭某之原書錄下：

自分袂以來，已有三年餘了，音信斷絕也有二年餘了！啊，這末長久的日子而今想來又好像昨天的，此刻一切的過去又在我的眼前浮現啊！

最近得獲若雲才知道您已到了此地。但是啊，您為

什麼會忘丟了我呢？啊！您那慈和的心比我敬愛的慈母還要慈和的啊！

我敬愛的先生！二年的過去，這是一個怎樣的生涯呀！我不敢抬起那昏亂了的眼睛來回望過去了！我也不敢把我的過去那一些愛慾與墮落的生活在您的眼簾表露！因為當我開始這樣的生活時，您曾厲聲地說過：「將來不許在我的面前流淚和懺悔！」

先生愛我憐我之心，我怎樣的感謝呀！當我舞倦歸來，孤獨獨影，我的魂兒不知飛到各方找尋您多少次數！先生！我的靈魂永遠地繞在您的身邊而追隨着您！

數天前，我振起了精神，鼓起了那已死了的少女時分底勇氣走到您的寓所去。然而，您給我拚了一個空。我坐在您家裏等候您好長的時刻啊。偶爾在您的書案上看見了您的日記展開着，冷冷地躺在那兒被初冬的朔風吹得沙沙作響叫我留意！——啊，請您恕我啊！我不要求您的允許就走到那兒把它讀完了。啊，使我的心怎樣的不安而慚愧的啊！

哦，您從若雲的口中知道我近况的爪鱗呵！往昔的熱情還在你的內心燃燒！唉，我墮落沉淪到了這樣的田地還值得您的同情憐我之淚嗎？

「欲掩西風我無力」之句，我深深了解了。我敬愛的先生喲！即使您能夠掩着那慘酷的西風而愛我護我，我也決不敢接受您的恩愛了！因為我的肉體與靈魂已經殘廢破碎支離了！我決不願意您，使您那健全的身體和那聖潔的靈魂伴着我！

此刻的世界，宇宙底一切，對於我都是冷嘲而熱諷了！在這冷冰冰的宇宙世界中，除了若雲和我所敬愛的先生而外，沒有可憐我這個被一切衆生所咀罵，所拋棄的人了！然而，不幸的若雲，現在也決定和我同走向那一條路——死。那末，世界上疼愛我的，可憐我的，僅先生一人耳！

但是喲，我敬愛的先生，我不願意有誰來憐憫我！我更不願意我所敬愛的先生爲了我這個殘廢的肉體和污穢的靈魂而感傷。

呵，朔風吹着，刺着我將死的心兒！夜會的樂隊像要爲我而預備那送喪的哀曲！鐘樓裏底鐘兒要爲我而敲響了我生涯的喪鐘！永別了！永別了！我最敬愛的子峯先生！祝您珍重吧！永別了！

您可憐的珊絕筆：「

他把玉珊給他的遺書讀完了，心兒似亂麻般，不知樣

怎的好。他變了一個石人般呆呆地站在那慘淡的燈光下望着那些朦朧的燈光發怔。沈碧霞和張若雲是站在他身邊，他也忘記了。

沈碧霞的臉孔漲紅了。她撒了張若雲的手，從子峯的手上把那份晚報奪取過來。她抱着無限的希望，高漲的熱情來唸那段新聞：

「五時發槍，子彈從右眼入貫進腦部，已屬無可救矣。待至五十三分，天將微明時，此二年前獨傲跨步於本市一切交際中之麗人，從此與世永別矣！……：……：本社記者復至張若雲家探查其行蹤。據其老年的母親垂淚而語記者云：張君已於昨晨外出，至今尤未回家也。想亦自尋短見矣！其家人現正惶恐萬分，預備料理一切後事云云。……：」

沈碧霞把晚報唸完了，把它摺疊好了塞進外套的口袋裏，口邊掛着勝利的微笑。

「郭先生，您現在也跟張若雲鬧瘋了？」

「我？決不會的！」

他低聲地說，像自語地。

「碧霞！你要留心若雲！」

「子峯，我不要她留心我！玉珊等着我來呢！我快要

走了！」

郭子峯緊拉張若雲的手。

「若雲！你瘋了！你瘋了！」

「子峯！你拉着我幹什麼？你才是瘋的！你爲什麼阻住我到玉珊那兒去呢？我毛沒有一點瘋的呀！我很記得，很清楚地記得玉珊在我的耳邊說的話：今夜要我去會她，而且她答應我的一切了。我決定要去會玉珊的呀！請你不要阻我！我要永遠地和她在一起！」

「她答應了您什麼事體？」

「她答應和我同居，永遠在一起，不論那宇宙中底一切任何什麼鬥爭存在都讓我們在一起，請你不要阻住我的去路呀！」

沈碧霞站在旁邊冷冷地笑。郭子峯拉了她的手，使他們倆好緊緊地握着。

「碧霞，今晚你須好看護他！你把他送回家去吧！小心點！」

三人走出了B公園來了。郭子峯舉起了手招呼人力車。

碧霞，若雲，我們可以不需要，但我們需要生存！他們各自跳上人力車上。兩部向着N方向跑，一部

——郭子峯乘的一部獨向S方向，却和他們相背道而馳。郭子峯敏感地回頭看見沈碧霞也正回頭來探窺他，於是，他的心裏重想着那一句「幸福是他人的」的話。

「碧霞，祝福你！」

(完)



天，是她的家，地，是她的床，整個的世界，算是她的家。

這世界，再沒有第二個親人了，只有這樣一個渺小的女兒，女兒只有五歲，但是在媽媽的懷中，跟着認識了這惡濁的世面，陰險的人情，是人們所能受的苦痛，她都嘗過了。

母女倆個是對流浪者，從天南飄到地北，再從地北流回到天南。

天暗了，都市的巍高建築物，掩滅了她們的光亮，又算是一天過去了，死期也跟着一天天的逼近，是幸福的，這般拖泥帶水的活着，還不如乾脆的死了好，但是孩子總是無辜的，她一想到這裏，又不禁怔住了。

孩子的眼凝住着，張大了口在瞧媽媽。

「呵！老天爺不讓人家活？再有什麼法子想。」

她尤怨的抬高了頭講。

「媽！那個是老天爺？老天爺是什麼東西？他為什麼不許人家活？」

她給孩子問住了，整個的心情是侷促着，悲哀，空虛，失望，一齊都擠住了她的心頭。

「媽！說呢！誰個是老天爺？老天爺有什麼法子不許人家活？」

空氣是靜着，一切的巍高建築物，像層樓的倒影般，反照在她面前，世界是那麽大，但是何處是她的家？除了這孩子，這世界上是再沒有第二個親人了，孩子是可愛的，但是她能懂些什麼呢？自己的悲哀，只能向自己的肚中咽下去。

四週的燈光更亮了，夜色也跟着沉靜下，她頭感到沉重得要垂下，什麼天大的過去事情，她都能忘掉，但是自己的丈夫，世界上只有這樣一個人是同情於自己的，她反覆的咬緊牙，把頭拚命的鑽向孩子的懷中去，於想把這事

情忘掉了，但是它倒反而像箭一般的湧上心來。

孩子的爸是一個好人，一個頂結實的伙子，但是不幸死了。

她至死也不忘掉的。

四年前的現在吧！孩子剛剛產下哩。

一個早上，一個灰暗的早上，他笑着對自己講：

「杏林，我昨天晚上，得了一個惡夢，是一個異常可怕的夢，今天一起身，我的眼皮還跳個不停！」

「留心啦，這是惡兆呀！今天就歇一天吧。」

「嗯！」他做了一個很有趣的鬼臉，繼續再說下。

「說那裏話，我們窮人生來就是副死骨頭，你忘了嗎？前次王得標頂替人去館斃，拿了錢寄回家時還在笑哩！」

談兆問卦，我何是沒有分的，杏林！我告訴你，廠裏想縮減人呢！」

「……………」

「嘿，杏林，我想到了，現在若是我軋死了，到有一筆錢呢！孩子的吃奶錢不愁了。」

「祥林！你講些什麼？」

「女人，你們女人，都是一般的！就怕這一些。」

他講完了，對着孩子笑了一陣，燃了一枝烟，搖搖的

去了，剛下了樓，又回了上來，探進了半個頭，對着她看

「杏林，晚上我給你買肉來羹湯吃，也許奶好多些。」

「嚶！該謝你哩。」

「說，你替我說，笑的爲什麼？」

她拉緊了她的手。她是笑得更有勁了。

天慢慢的在發白，女的倒在男的懷中狂笑，他摸住了她臉亂吻，睡在床裏的孩子，張大了眼向天窗邊呆看，臉紅紅的。

「好了，該上工啦。」

這回，真的他去了，高個的影子，很快的在她眼前逝去。

是一個夢，她再也想不到有這般可怕的惡夢。

天暗了，應該是工廠中放工的時候了，但是時光一小時，二小時的過去，自己的丈夫還不見回來。

樓梯上有腳聲了，她充滿希望，把二小時以前的恐怖幻想都消去下。

「祥林嫂！祥林哥帶信給你，有要緊事，要你那邊去一趟。」

她悵悵到不知怎樣的，已很明顯的站在面前的，不是

自己的丈夫。

「二嫂，什麼一回事？說呢，祥林在那裏？」

「也不是一回怎樣了不起的事，不過，祥林哥他太性急了，教你就去！」

「阿二嫂，我不懂，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平靜些，一個剛做月子的人。不該那般的，祥林嫂，你是明白人。」

「噯，二嫂，你都知道的，祥林是頂愛惜我的，你想他平時還不願老遠教我奔去，難道現在我剛生產，就要我趕出去嗎？二嫂，我們從小就長在一起的，你還要騙我嗎？遲早我也就得知道的，要不是我並不好去疑心的，我們祥林頂爽氣也沒有了，難道有什麼事反自己躲在外面，要等我跑去商量嗎？二嫂：你那裏知道，事情太湊巧了，今天早上，他告訴我，昨晚上做着一個惡夢，他夢見野虎把他吞下。」

「祥林嫂！什麼事都該平靜些，就是真遭了危險，也得去呀！何況現在他還好好的在那邊。」

「二嫂！你說啦，你告訴我，祥林的脾氣是頂爽快的，受不下人家狂氣的，要不又跟那些管車的衝突啦，二嫂，你說啦！事情是已到了如此。」

「那裏呢，祥林嫂，我的話，你都不能相信，這只能你自己去想了。」

就這麼樣子的，自己跟着她走了，剛生產過的人，身子搖搖的，冬天的晚上，風夾着雪飄來，路是那般的長，過了大街，又空過小巷，昏冥的路燈，照着二嫂的影子，自己踏緊了她影子走着。

丈夫是躺在床上，左臂沒有了。眼是閉着，自己以後一切的事情是都不能知道。

「祥林嫂！你可給人嚇死了，事情是已到了這般田地，有什麼法子再想呢？還是跟我到廠裏去，向他們講講看，拿到些錢，還能幹些事，好來還留給這孩子！」

她聽完了他的話，頭是低着，一陣陣的哀思湧上心來，誰料得到？

丈夫是死了，是獨個子一聲也不響的死了，但是娶自己時的一身債，是還沒有帶了去。

事情是已弄到這樣，就一個晚上，她帶了孩子走了，走出了這封建餘孽濃厚的古城。

世界是這般大，路是那麼多，但是那一條是自己的呢？

「上海去啦！」

丈夫在世，一向告訴自己的：『上海是金的世界，滿地是金子，沒有事做，只要轉轉馬路好了。』

呵！只有到上海去了，從小的姊妹們，不是也都在上海混了幾年，帶了美麗的衣服回來，帶了一捲捲鈔票回來？但是一想起她們的可怕的結局，又不禁怔住了。

但是孩子要活命，孩子是丈夫唯一留下的一塊肉。

是上海了，這世界確實是金砌的，但是金子是人家的。

時間跟着過去了不少啦，生活的體貼經驗也慢慢的深刻，她明白了這個是什麼世界！

這三四年中，她也跑出過上海，但是又爲生活的緊壓又重復再踏進來。

過去的一切，她也不願再回憶，一切的事情再從那裏想起？

她本來是爲了這孩子要活着，爲了死去的丈夫要活着，但是現在呢？

四年中，她會短期的做過人家的妾，也會一次，兩次的，出賣過數不清的自己肉體，她是曾給工廠的機器聲中驅逐了出來，她是給社會的輪齒擠了下來。

她不能再想下了，頭沉重得裏垂下。

『媽媽！我肚子餓啦！』

孩子是無辜的，誰個給他變成一餓俘呢？

四年中給了她多少的磨折，從前的青春却摧殘完了，世界就是這般的。

走吧！坐着的是人家的階石。

『媽媽！孩子的肚餓啦！』

孩子把頭貼住了自己的面，眼張大了。

她不忍再看下了。

『孩子！媽都知道，走啦！我給你去要！』

她昏昏的站下，身子儘是搖，頭痛得要命，但是她見到孩子那般樣子，她又不能不打起勁來走。

世界是那般大，路是那麽多，但是那裏是自己的？四年的生活體驗都告訴了自己。

夜是深而長，她是現在又重新開始摸索起今夜她自己的路來。

一九三四，十二，上海。

灌口水神攷

中國水神神話的另一研究

陳志良

灌縣是四川全省水利的中樞，在成都西北一百二十里。縣城南門外的離堆，適當岷江的驚濤險浪，水流急激的要衝。擬傳說說，下面有孽龍被鎮壓着，所以離堆之上有伏龍觀，同治之後改祀治水有功，降服孽龍的李冰太守。西門外的二王廟，供奉着李冰和二郎神，資二詩云：「灌口二郎廟，即此二王宮」是也。李冰與二郎，都是灌口傳說中治水有功的人（或神），所以被後人恭敬地供祀着。同時從他們二位身上所發生的神話，在民俗學和神話學上所佔地位的重要，大堪注意，雖然已有人研究出了良好的成績——就是黃芝岡先生的中國的水神一書上所報告的一切。但是黃先生的著作指示我們的，在大體上終算不錯，而書上所敘述的，完全是以灌口二郎神及長沙楊四將軍二種神話爲出發點，用種種證據來解答一切。這種方法，在民俗學的研究還在幼稚期間的中國，的確是難以得到的著作。然而我是因爲根據的材料與他微有不同，所以提起了重新把這段神話——單單灌口的神話研究的興趣。因爲材料不同，論證自然亦異，至於結論當然亦有一點差別了。

我們雖是研究神話，但是對於神話所產出的環境，應當予以一番注意。

灌口既然地當岷江水勢急激的要衝。而其危害與利益，都在治理這處場所是否得當而判別。因爲岷江自西北蜿蜒而來，數千百里之中，容納百川千流，到灌口而水勢更大。然而灌口有都江大堰之築，將水勢分成內外二江，灌漑下流十四屬地（合都江下游之眉山彭山青城，則爲十七屬地），都成豐饒之區，而水災從此亦少，作堰之功人是李冰。關於李冰與灌口水利這一層，灌縣志水利書已有綱領可得了。茲錄於下：

在昔蜀困於水，嘗決山以除其害，自離堆擊而水利興，乘江作壩，蒸民乃粒，遂爲都江堰始。李冰主張深淘低作

千古莫易。其作石犀石人，勸神酒，化牛鬥，殆難以常理推測。而擬其右，檢其左，正流遂東。至剡水則，設象鼻，立指水，作釣魚護岸，舊蹟雖渺，遺則可尋。蓋冰深識水性，於緩急分合之勢，淺深高下之宜，用心既密，用力亦專，故南北江皆得其平。

李冰雖爲歷史中人，（史記河渠書云：「蜀守冰，鑿離堆，惟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然而後起的神話已附會在他身上了。如作石犀石人鎮壓水精，勸神酒，及化牛與水神相鬥等事。我們再看灌縣志政績紀云：

蜀守李冰，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浸溉，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灌田水之渠以億萬計。華陽國志云：「秦孝文王以冰爲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壅江作湖，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江多梓柏大竹，頗隨水流，坐致材才，工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外剡水犀五頭，以壓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自灌堰上分穿羊犀江灌溉。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之水中，與江神約：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按遷史言：冰鑿離堆，避沫水。證以常志，知沫水在蜀南，與穿二江爲兩事。其他疎濬，類皆江沱支流，而功莫大於都江堰。子二郎助父治水，與有力焉。清封冰爲「敷澤興濟通佑顯惠襄護王」。歲時致祭。

但是灌口治水的人，並非單單李冰一人，歷代都有致力於治水的功臣，所謂「史不絕書」是也。現在把可以查攷的治水人物列下：

（一）開明氏

開明者，一曰鼈靈，荆人也。爲蜀王杜宇相，蜀自大禹導江，始有水利，閱千餘年而水患復滋，開明爲決玉壘山，遂以底定。王因委以政而禪位焉。山在今灌口西，溜水所出也。——灌縣志政績紀

鼈令化從井出，既死，屍逆至岷山下，起見望帝。時巫山擁江，蜀洪水，望帝令鼈擊之，蜀始陸處。以爲刺史，號曰西州。自以德不如令，從而禮焉，是爲蜀開明氏。——風俗通

按諸蜀論，記：杜宇末年，遜位鼈令，鼈令者，荆人也。鼈令死，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見望帝，望帝以之爲相，去之，隱於西山。——路史

開明是人是神，不能斷定，當係傳說中入。

(二) 二郎

二郎相傳是李冰的兒子，佐父治水有功，究竟有無其人，難以決定。而水神神話的流傳，反而以他比李冰爲普遍於民間（這點留待下面討論）。我們先看文獻上的記載：

二郎，李冰仲子也，史佚其事，名字無徵。性善獵。世所傳異蹟，萬紳先生難言之。可攷者惟作五石犀以壓水怪，穿石犀溪於江南，與其友七人斬蛟，又假飾美女就婚蛟，入祠勸酒，或謂卽冰爲牛門刺殺江神事，語多傳會，詳見水經註。然朱熹云：二郎與文昌分踞，是其克迪前光，以得全蜀人心，固有在也。清封「承續廣惠顯英王」。載入祀典——灌縣志政績紀。

秦蜀守李冰鑿離堆，然後沃野千里，號稱陸海。攷厥成功，實其子二郎以神力佐之也。詩曰：「粒我蒸民，莫匪爾極」，民思其德，神其功而不敢名，故直以行稱之，立祠徧境內，歷代因之，遂封爲「川主」。——明范時敏重修灌口二郎神祠碑

據上列三說觀之，其可注意之點：（一）爲李冰與二郎的神話混淆不清；（二）二郎用神力治水；（三）其友七人助其斬蛟。

(三) 王翳

王翳與冰同穿二江，今人知有冰而不知有翳。雖志大遺細，記載亦疏矣。——灌縣志引楊升庵語

(四) 文翁

文翁（寰宇記云名黨）舒城人，好學通春秋，景帝時爲蜀守。……華陽國志云：漢文帝末年，以文翁爲蜀守，穿灌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灌縣志政績紀

灌縣舊志云：張寬司馬相如皆其高第，作祀殿，立石經，文教大行，自灌江口分疏水通，灌田三千餘頃，民受其

賜如李冰，故稱蜀守者必推李文。

(五) 羊摩

羊摩亦有神術的人，「與龍爲誓」的神話，又與李冰相混。我們看灌縣志的記載云：

羊摩者不知何許人。灌西羊馬河，本名羊摩江，李冰所穿也。郾道元水經注引益州記言之。徵諸輿地紀勝引杜光庭治水記，楊磨有神術，於大阜江側，決水墾田，與龍爲誓。意者磨輔李守江，得是名，嘉厥績也。於古有徵，惟姓名音讀稍異耳。——政績記

(六) 除了上述的幾位治水之人，含有神話性及來歷難以查明之外，曆代對於灌口治水之人，代有其人，厥功至偉。茲將灌縣志所載而能查攷的治水者，列表如下：

姓名	朝代	功 蹟	一	班 遺	蹟	備 攷
諸葛亮	三國	調丁千二百主護都江堰，設堰官。				見水經註都江堰功小傳
高 儉	唐	附故渠引水旁出，以廣溉道。				見新舊唐書
白敏中	唐	治堰遵秦守舊法。				見灌縣鄉土志
黃 璟	唐	引北條河灌田數千畝。		黃景堰(俗謬黃金堰)		
韓 億	宋	疏九升江口下溉民田數千頃。				見宋史本傳
張 詠	宋	治水沿秦法不改。				見灌縣鄉土志
趙不羈	宋	治都江堰龍石蛇，絕江遏水，以灌數郡田，躬操版築繩吏以法，全活數百萬。				見四川通志宋史宗室傳
虞夷簡	宋	導江二十里，伐石鑿塗，夾植楊柳。				見光緒灌縣志
吉當普	元	鑄鐵龜以柱貫其中鎮之諸堰。		鐵龜鐵柱		見四川通志清一統志
張 宏	元	實施堰壑用石之法。				見元史河渠志四川通志

李乘彝	元	築三江口堰。	李公堰	見元同馳閉邪公家傳
趙世延	元	修都江堰。		見四川通志元史本傳
胡子祺	明	用竹木代鉄石修都江堰。		見彭縣志
盧翊	明	專修濬鑿都江堰，得秦人舊蹟，織竹籠石，以復歲修之制。		見江南通志灌縣鄉土志見明史劉鑑傳
呂翀	明	修都江堰。		
余應柱	明	奏設專官總領都江堰事著爲令典。		
胡光安	明	治金伐石，因舊址鑿，爲防貫以鐵柱三。	鐵柱	見都江堰功小傳
嚴時泰	明	督修都江堰。		同上
施千祥	明	鑄鐵牛二百合尾分以其銳迎水，立鐵椿三株護魚嘴。	鐵牛鐵椿	同上
劉守德	明	移石浚沙，鑿江至底，密植柏椿堅築以土，橫鋪木而甃以石條，鈐以鐵釘，更鑄鐵爲底作牛模，用鐵六萬七千斤。	鐵牛	同上
朱勳賓	明	用竹籠修都江堰。		同上
郭莊	明	於鐵牛外增鐵柱，尋牛址而濬之，復植三十鐵柱於諸要害，以石護岸。	鐵柱	同上
劉之勃	明	修都江堰。		同上
高明鶯	清	捐銀修都江堰復興水利。		同上
杭愛	清	求古跡濬修離堆。		見灌縣舊志
終風彩	清	奏請派夫於農隙時疏江。		見都江堰功小傳
能泰	清	捐俸修人字堤三泊河洞。		見灌縣舊志

高蔭爵	清	疏濬都江堰。		同	上
竇德	清	奏請酌派修堰人夫。		同	上
顏色	清	奏舊都江堰工程支帑免派。		同	上
黃廷桂	清	勘修塘堰彭灌等十三縣成隍境。		同	上
驥兆榮	清	較潭新水則於古水則旁，增丁字鐵椿一，鐵柱一，繫於河底臥鐵，後加長練縛鐵柱陶灘便，丈尺瞭然。	鐵橋鐵柱長練	同	上
阿爾泰	清	堅築石壩於堰底，使上游築堰蓄水。		同	上
強望泰	清	親視修堰工程建父翁祠。			
錢璋	清	開濬河道成堤三百丈。	錢公堤	見光緒灌縣志	
曾寅亮	清	築千金堤玉帶堤，適當要害。	千金堤玉帶堤	見都江堰功小傳	
黃毓奎	清	募捐修築岷江堤一千餘丈。		同	上
吳棠	清	增加修堤功費。		同	上
陸葆德	清	督修都江堰，創普濟橋。		同	上
莊裕筠	清	淘修都江堰。		同	上
丁寶楨	清	復都江堰故堤，還民田十萬畝，勘修堰功十二次，易石堰代竹籠。		同	上
劉秉璋	清	用竹籠古法修都江堰。		同	上

照以上所錄歷代治水的人視之，我們發現代治水的有一種是含有神話性的（如李冰二郎羊摩），另一種是渺不可攷的人物（如王發文翁）。而唐代以後，則都是實事求是的治水者了。然而更可注意者，則為治水或鎮水所用的鐵牛，鐵龜，鐵椿，鐵柱，鐵練，諸實物，在神話中被傳為鎮鎮孽龍之證物，於是灌口神話，又蒙上了一層實物為證的迷網。

現在就灌口水神話，加以攷察一下，以觀究竟。

第一，說這神話是屬於李冰的：

(一) 風俗通云：秦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初江神歲取女二人爲婦，冰乃自以其女與神婚。徑去祠前勸神酒，酒杯滲漉，因厲聲責之，遂皆不見。良久，有蒼牛鬥於岸上，有間，冰還，謂官屬曰：「吾鬥疲，不當相助耶？南向腰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北向者，江神遂死。

(二) 太平廣記引成都記云：唐太和五年，洪水驚潰，冰復化爲龍，復與龍鬥於灌口，猶有白練爲誌，水遂漂下，綿竹梓潼，皆浮川溢峽，數十郡唯西蜀無恙。

(三) 續博物志云：涑水自濠山至南安瀾崖，水勢漂疾，曆代爲患。蜀守李冰，發卒鑿平瀾崖，河神最怒，冰操刀入冰與神鬥，遂平瀾崖。

(四) 集古錄云：秦李冰爲蜀守，鑿川導江，以去水患。其神怒，化爲牛，出沒波上，君操刀入水殺之。因刻石以爲五犀，立於水旁，與江誓曰：「後世淺無至足，深無至肩」，謂之誓水碑，立在彭州。

(五) 范石潮離堆詩序云：沿江兩屋中斷，相傳秦李冰鑿此以分江水。上有伏龍觀，是冰鎖孽龍處，蜀漢水涸則遣官致祭，壅郡江水以自足，謂之「堰水」，民祭賽者率以羊，殺羊四五萬計。

(六) 獨醒雜誌云：永康軍城外崇德廟，祀李冰父子。冰秦於時守蜀，有龍爲孽，捕之，且鑿崖中斷；分江水，入永康，鎖孽龍於離堆下。民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歲用羊四萬餘頭。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亦祠之，號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羶，不設他物，蓋有自也。

(七) 宋馮伉移建離堆山伏龍觀石刻文云：「李公鬥牛而沉犀，惠我無疆」。又云：「離堆山伏龍觀者，俗傳李公誅邪壓怪之所，股田沃野之會也」。

李冰與江神相鬥，冰有化爲牛(一)龍(二)兩物；而江神亦有化爲牛(一)(四)龍(二)兩物。河神有名「最

者，(三)李冰亦有號爲「灌口二郎」的(六)。真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了。

(八)錄異記云：唐蜀朝侯午夏大雨，岷江泛漲，將壞京江（即今府河）。灌江壩上夜聞呼噪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旗幟皆濕。導江令黃球及鎮軍同奏其事。是時新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杜光庭有賀江神移堰棧。

(九)又據芳亭客話云：宋開寶五年壬申秋八月，成都大雨，岷江暴漲，永康軍大堰將坏，水入府江，百姓憂惶。但見驚波怒濤，聲如雷吼，高十丈以來，中流一巨材隨駭浪下，近視乃一大蛇也。舉頭橫身，載於堰上。至夜間，呼噪列炬縱橫，雖大風暴雨，火影不滅。平旦，廣濟王李公祠內，旗幟皆濕。堰上惟見一面沙隄，堰水入新津江口。時嘉眉等州漂溺至甚，而府江不隘。

沒而爲神的李公，二書所記顯聖的靈蹟相同，惟大蛇事稍異。杜光庭的賀棧作在唐天祐庚午，與宋開寶壬申，相距既有六十二年，而記載先後相符，還是兩種神異事都是事實呢？還是傳聞錯誤呢？大致唐代的那件移堰事，較爲有據，查杜光庭賀江神移堰棧云（杜係唐末道士，長沙人）：

伏觀導江縣令黃瓌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以伏大禹滄江，發洪源於龍冢，李冰堰創，分白浪於龜城。導彼靈津，資乎民用，而涸脛泛肩之誓，表則有常，若壞山沃日之災，崩騰難制；立虞墊溺，必害蒸黎。昨者夏潦勃興，狂波未息，頤岷江之下潮，便逼帝都。當灌口之上游，遼彰神力。於是震霆業地，迎雨迪宵，驅陰兵而鼓噪連天，簇巨靈而焚煌達曙，迴山轉石，巨堰俄成，浸淫頓滅於京江，奔壑盡移於硤路。仰由聖威，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符，覩神明之致佑，編於簡冊，冠彼古今，叨奉獎私，彌增忭躍，謹奉牒陳賀以聞。

洪水爲災，神靈護堰的事，到清朝還有，灌記云：

(十)清康熙丙戌秋，孟洞溝有二物如牛相鬥，山爲之崩，橫截谷口，水不得流者三載，瀾漫浸淹，逆上數十里，官民時驚恐。戊子，咸保近岸居民，夢神告以「大水將至，可速避」。轉相走告，一時避者數十家。未幾，決決水發，咸保城郭皆沒。水至灌口，向湧起三四十丈，洪濤巨浪中，見有人騎白馬，指揮所漂木石，壅塞離堆堰口，水遂

繞外江東南下，不復北流，成都諸堰，得以無害。

騎白馬指揮木石的水神，是不是李冰，雖不記明。而神道們的護堰救民的主旨是一樣的。另外一層，神道們叫民衆即速逃避洪水的危害這一點，在最近也曾發現過。據考察川西歸來的莊學本同志告訴我道：民國二十二年川西疊溪縣爲震源的劇烈的地震，疊溪全城陷下而成一個極大湖沼，淤積着巨量的水份，蓄而未發。在那個時期，岷江沿岸有個老道十隱隱約約地對人家說，洪水快來了，快些逃避的話。當時人家並不注意，後來疊溪縣陷成的湖沿里的洪水固然大發，奔騰而下，沖斃人畜田莊無算。單單灌口附近擦到的屍體有二千多具，可見其爲害之烈了。後來研究出那位告知人家洪水將至的老道士是松潘縣黃龍寺黃龍真人的顯應。

第二，以爲這些神話是屬於二郎的：

灌縣志云：二郎，李冰仲子也。史佚其事，名字無徵。性喜獵，世所傳異蹟，薦紳先生難言之。可考者惟作五石犀以厭水怪，穿石犀溪於江南，與其友七人斬蛟，又假飾美女就婚孽龍，入祠勸酒。

劉沅李公父子治水記云：二郎固有道者，承公（李冰）家學，而年正美韶，猶喜馴獵之事，奉父命而斬蛟，其友七人實助之，世傳梅山七聖，謂其有功於民，故聖之。惜僅存其名，又亡其一，亦考古者之憾。

還有民間流傳的灌口二郎神的神話，（原文見中國的水神七——一頁），轉錄如下：

蛟子，是天上撒下來的東西，上天因爲世人心太狠了，便在每年除夕深夜向人間撒下二十四顆蛟子，在蛟子落下的地方種下了這一年洪水的禍根。有一年，上天的一顆蛟子便落在離灌縣城市不遠的一個地方了。

這地方是一個鄉村，前臨着南下的岷江，鄉村里有一個孝子，母子二人，種田爲生，這孝子在這年的春天，割去了溪邊的一簇草；第二天再從這地方經過，草又長起來了。於是，他將這簇嫩草連根拔起，在草根下發現了一顆紅珠，這便是上天撒下來的那顆蛟子，被孝子捨得了。

他以爲這紅珠是無價之寶，回到家裏，將牠藏在錢櫃里面。第二天打開錢櫃，櫃里滿是錢，這紅珠却依然擱在錢的上面。於是，他便隨心所欲。倉裏沒有米也好，缸里沒有油也好，只把這小小的紅珠擱在倉里，缸里，便會滿滿地

一倉米，滿了地一缸油，他還種什麼田呢？

四川的俗話說：「家里有金銀，鄰居有錢稱」。他以前勤苦工作，還時常問鄰家借錢借米：現在他不種田了，母子二人在家裏有吃有穿。這豈不是行了路劫，發了橫財？因為是鄰居，不查個來清去白，便恐怕會担干係，免不了多方盤詰，而這個顆小小的紅珠竟被孝子鄰家多方偵察出來了。

他被鄰家迫着要看這無價之寶，只能拿出紅珠交給他的鄰人。常言道：「人為財死」。何況這還是寶呢？當他知道鄰人起了不良之心，便馬上從鄰人手里奪回他的寶物。於是，爭端起了；他忙中無計，收紅珠拋入口中，誰知道寶貝骨碌碌地竟滾到他的肚子里去了。

他吞了這顆口珠，腹內像火燒似的，登時喉乾舌枯，非喝水不能活了。碗里的，缸里的，家裏的，鄰家的，井里的，塘里的水都被他喝得罄乾，他便脫去衣裳，赤裸裸地跑到灌口江邊，要喝盡江中水了。

這纔嚇壞了他的老娘，老人家跟着跑到江邊，瞧着她的兒子正伏在江岸狂飲。老人家急抱住了他的兒子的一條腿，怕他掉在江里。剩時間，他兒子變了，身上長了鱗，頭上生了角，身軀也漸了地粗了，長了，變成了一條龍，只有她抱住的還是一條人腿。老人家禁不起龍的掙扎，手鬆了，龍一躍便到了江心，江水登時漲了，

老人家眼看見他的兒子將與風作浪而去，這時候剩下的只有呼喚：龍要拋棄他的母親了，但當她母親每一聲呼喚便一次回轉頭來望牠的母親。現在，灌口江中還留下十二座望娘灘的遺蹟。

這龍起了噁心。牠以為牠的鄰人不見財起心，牠不會拋棄牠疼愛的老母。於是牠立志將貪而無厭的世間攪成大海。只那樣一轉身，一掉尾，綠油油的鄉土早成了澤國。

這龍順流南下，也不知淹沒了幾處州縣，衝洗了幾處村莊；上天要收拾這過重的奇災，便遣下灌口二郎神來了。二郎身跨坐騎，手執大斧，和孽龍一場惡鬥。龍戰敗了，便準備向東海逃走；二郎跟在龍的後面追趕。龍經過的一帶地方又遭殃了。觀音大士便在江邊化了一座茅庵要降伏這條孽龍，龍被二郎追趕得力竭精疲，肚里也餓起來了；見在前面江邊一座茅庵，有一位老婆婆在庵里烹調熱麵，龍便向她乞食。這婆婆盛了一碗熱麵給牠。龍把麵吃下肚去，麵

變成了一條鐵鏈，鎖住了龍的心了。觀音大士現出本相，二郎也隨後趕來；於是，大士便將這條孽龍交給二郎帶去。

二郎在這龍「成蛟」的地方——灌縣城西江岸——鑄了一根鐵樁，將鎖龍的鐵鏈拴在樁的上面。龍知道自己完了，向二郎哀求，問自己何時方能脫身。二郎說：「鐵樹開花馬生角，便是你脫身的日子」。

這分明是永沒有脫身的日子了。但是在清朝某一年又好像來了一線希望。那一年四川總督放心是駱宮保，到任不久，恰過着灌縣一件案子，便發了兩名公差到灌縣招人。公差們走到灌縣城西，在江岸的鐵樁下面休息；他們將他們的公文和他們的江帽子掛在樁上。忽然江水漲起來了，原來，這孽龍聽見了樁上的紅帽子和公文上的駱字，他以為「鐵樹開花馬生角（各）」，牠準備要脫身了。公差們忽見江水快要淹到腳邊，他們便水下帽子，撇着公文逃走；於是孽龍的一線希望又成了幻影了。

這鐵樁至今還在江邊。而且，灌縣的人們每年新製一條鐵鏈拋入江里；新鐵鏈拋下水去，舊鐵鏈便浮出水來。這便是二郎神用神力將龍的舊鐵鏈換了。

這首口頭的傳說，報告了我們較為整齊而完整的故事。其價值超過了任何零碎的文獻。爲灌口水神神話的最有價值的材料。霜降水落時，見其鎖云。灌縣舊志云：伏龍觀下有深潭，傳聞二郎鎖孽龍於中。

第三，以爲斬蛟神話屬於趙昱的。

灌縣志云：大面山一曰趙公山，以趙昱得名。嘉定名宦志云：趙昱青城山人，與道士李珏游，累辭萬曆隋煬帝，徵爲嘉州太守。時州有蛟害，昱令民募船數百艘，率千餘人，臨江鼓噪，自被髮仗劍，入水，有七人隨之，天地晦冥。少頃，雲霧斂收，七人不復出，惟昱持劍提蛟首，奮波而出，水盡赤，蛟害遂除。

此處所說有七人助趙昱斬蛟，與劉沅所記梅山七聖助二郎者相同，亦可注意。

第四：有的以爲楊摩伏龍：

杜光庭水記云：楊摩亦有神術，能伏龍虎。亦於大邑江側，決江墾田，與龍爲誓。今有楊摩江，或語爲羊磨江。「與龍爲誓」的傳說。灌縣志中三記其事，集古錄亦記其，二係羊摩，二係李冰。

第五：有的以爲伏龍是李冰父子二人：

李膺治水記（輿地紀勝引）云：蜀太守父子擒健龍，囚於離堆之趾，謂之伏龍潭。

第六，關於「川主」屬誰事：

一主李冰：劉沅李公父子治水記云：公（李冰）治蜀，益州始爲天府，故世稱曰「川主」。

二主趙昱：縣志云：唐太宗封爲「神勇大將軍」，廟祀灌口，明皇幸蜀進封「赤城王」。宋張詠治蜀亂，禱祀得神助，事聞，封「川主源清妙道真君」，今所祀「川主」者趙昱也。

三主李趙二公：彭水縣志云：川主廟祀秦蜀太守李冰父子，或謂當祀趙昱者。考趙與李皆以治水立功於蜀，並有「川主」之稱。然李先而趙後，且李所治者爲全蜀上源；趙則僅在嘉州而已。又李之淘灘作堰，功在生民，不徒以異跡見稱。若趙但以道術免一時之災，不能使千載後民食其利也。

第七，關於李冰二郎封號的事：

李冰二郎之得封，始於元代，明阮朝東新作蜀守李公祠碑云：「祠昉於隋，至元始封王，以示褒崇」。查王拆縉文獻陶攻云：「元至順元年，封秦蜀郡守李冰爲「聖德英惠王」，二郎神爲「英烈昭惠靈顯仁佑王」。清憲德奏覆李冰父子封爵，於雍正五年，封李冰爲「欽定敷澤與濟通佑王」，李二郎封爲「欽定承積廣惠顯英王」。並飭地方官製造神牌，安設致祭，每歲春秋二季。今二王廟所祀之神是也。又據崇實重建蜀郡守李公廟碑云：「……蜀人祀之爲神至今。作堰淘灘，猶師其法。歷代皆有褒贈，然積久失實，民俗沿謬，今都江堰之祠，專祀二郎，而稱祀公（李公）於後殿，……憲德疏請加封二郎，都臣曰：「二郎雖有佐父之積，李冰實主治水之功，今但封二郎而不及冰，於義未協」，奉旨封冰爲「敷澤與濟通佑王」，封二郎爲「承積廣惠顯英王」。願封號雖頒而祀典訖未厘正，且附會小說，並二郎之跡亦喪失其旨」。從此我們可以明白灌縣水神，在隋朝時已經立廟設神位，在唐宋二代顯過靈異，到元代始封王，到清朝「奉旨」「加封」，並列入祀典了。

第八，楊四將軍與灌口水神：

楊四將軍的神話，涉傳於湖南的長沙，江西的清江，浙江的嘉興，江蘇的吳縣等等。灌縣雖有楊四將軍的廟宇，文獻上找不到他的神話。然而湖南長沙的楊四將軍的神話與灌口李冰二郎的神話是相類似的。這種溝通的痕跡，原是神話學重要原則之一。關於灌口楊四將軍的情形，我們先看中國的水神的記載：

楊四將軍廟在灌縣下流和峽江一帶的地方各市縣鎮鄉都有。像巴縣的紫雲廟，巫山縣的楊四將軍廟，灌縣的紫雲宮，楊四廟，彭水縣的紫雲宮。彭水縣志云：

紫雲宮一在城內，一在城南，亦稱王爺廟，祀鎮江楊四將軍，舟行者禱之。

楊四將軍在川中是鎮江的神聖，峽江一帶舟楫往來都得向他祈禱；因此，楊四將軍和川中的川主祠，二郎廟各有千秋，不相上下，各有靈顯了。

又據清禮部於光緒七年以爲：「四川都江口廟祀李冰及其子二郎並楊泗將軍，素著靈應，光緒四年夏間，江水異常漲發，經官民竭誠叩禱，洪水立趨下游，化險爲平，本年秋伏雨汛，亦慶安瀾」。所以應予加封，惟查明楊泗將軍就是楊四將軍。清禮部又查到乾隆時漢州進士張邦仲著有楊四將軍慶誕記謂：「神名從義，六月六日生，靖康時，夙翔人，應募從吳玠立功，晉爵安康郡開國侯」。然而「姓名不見宋史，亦不見玠傳」，當然也是傳疑中的人了。更據「河道總督」補錄河工所祀楊四將軍年代事蹟，有云「楊四將軍河南滎宿縣人，行四」因以爲名。生於永樂元年六月六日，誕前一夕，其曾祖夢見神禹，故性好治水，沒而爲神，江之上下，河之南北，及川峽間多廟祀之」云云。（加封楊四將軍事，參考灌志文徵政議篇，清禮部奏章）。所以我們如果細細地推究，發現楊四將軍神話的來歷，並不是灌口的土產，另外還有一枝。灌口雖有楊四將軍的廟宇，曾爲水神，其實與李冰二郎的神話，沒有關係的（其溝通之蹟，乃是「不同的神的力量所起的爭持。不相同的力量是因爲不相同的時代地點，有牠們相同的水災和治水人物」，的原則之關係）。

第九：小說與二郎神

小說的影響於人心，比任何宣傳的效力爲大。譬如識字的人，直接可以閱讀小說，否則唱書的，說書的，以及演民

間戲曲的，都以小說爲藍本，而用各種不同的宣傳方法，介紹到民間去。魯迅云：

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極于宋宣和時，元雖歸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通行于人間，明初稍衰，比中葉而極顯赫，成化時有方士李孜，釋繼曉，正德時有色目人子永，皆以方技雜流拜官，榮華耀耀，世所企羨，則妖妄之說自盛，而影響且及于文章。且歷來三教之爭，都無解決，互相容納，乃曰「同源」，所謂義邪正善惡是非真妄諸端皆泯而又析之，統于二元，雖無專名，謂之神魔，蓋可賅括矣。其在小說，則明初之平妖傳已開其先，而繼起之作尤夥。凡所敷衍，又非宋以來道士造作之談，但爲人民閭巷間意，蕪雜淺陋，率無可觀。然其力之及於人心者甚大，又或有文人起而結集潤色之，則亦爲鴻篇鉅著之胚胎也。——中國小說史略一六七頁

我要介紹魯迅的這段意見，因爲見到灌口神話與有幾部小說有關係的。譬如劉沅所說助二郎新蛟的梅山七聖與封神演義中被楊戩收服的梅山七怪相同的，助趙昱斬蛟的七友，當然亦有同樣的痕跡可尋了。西遊記（第六回）亦說二郎真君有「力誅六怪，有梅山六兄弟爲友」的話。並且西遊記稱二郎神是「玉帝外甥，現居灌州灌江口，稱顯聖二郎真君」，又稱爲「敕封昭惠靈顯王」。他有七十三變的神通，把大鬧天宮的神猴齊天大聖都克服了。我們不論看小說，聽小書到孫行者大鬧天宮的時候，未嘗不眉飛色舞，然而孫行者如此大的本領，仍爲二郎神所克服，可見二郎神的神力是何等驚天動地了。因爲有這樣的關係，灌口民間就流傳着二郎是玉帝外甥，收服孫行者的神人，其入水斬蛟，也是二郎爲民除害的功德。所以我以爲因爲小說的關係，二郎神就代替了歷史人李冰的位置了。

西遊記傳是明初楊志和所編，西遊記爲明萬曆年間吳承恩所著，後書的影響與力量之大，十倍於前書。封神演義，係明隆慶萬曆年間之人所作。這三部小說，著者是搜輯零星的民間故事，神話，傳說加以潤飾。而編成鉅著，但是閱書或聽書的人，却受到書中故事的影響，而將書中的神人以爲真事。

此後關於治川有關的物件，略加解答如下。

（一）石犀是鎮水的：

岑參石犀詩云：江水初蕩漾，蜀人變爲魚。向無爾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秦太守，伯禹亦不如。

杜甫石犀行云：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於誇一千載，泛濫不近張儀樓。今年滙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修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日參人謀。嗟爾五犀不經濟，缺說共與長川逝，但見元氣長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忙。

水經注云：郫江水治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後轉石犀二頭：一頭在府市橋門，一頭沉之淵也。

李冰作石犀以鎮水，原係平常之事，而後人有的却附會到二郎身上去。

(二)石人當作水則：

灌縣志云：輿地書云：(白沙)郫之南有三石人，蜀記稱李冰以厭水災者。華陽國志云：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水經注亦云然。——按諸書所載之立三石人在白沙郵玉女房，則不一其說，迹湮無考。

石人之作，想係與離堆之址的水則，同樣的爲測量水之深淺而設的，好比壽江旁邊的鷄心石，水漲過了石則成災害一樣。

(三)護堰的鐵牛：

灌縣志政績紀云：施子祥，福建福州人，嘉清中提督四川水利，以爲鑄鐵之功易於斲石，以檄崇德令劉守德，灌令王來聘，謀鑄鐵牛，其費則議出公儲之應修堰者，經畫甚悉，成鐵牛二，首合尾分，以其銳迎水衝，高與堰首等，復立鐵椿三株，以護魚嘴，餘則仍竹籠也。勒銘牛背曰：「問堰口，準牛首，問堰底，尋牛址，堰隄廣狹順牛尾，水浸角端諸堰豐，須稱高低修減水」。坯治之日，民環而觀者歡聲雷動，皆曰：此吾子孫百世之利也。

劉守德官崇甯知縣，時佐周副使施僉車治水，移石浚沙，鑿江至底，密植柏椿，壑築以土，橫鋪木而斲以石條，

鈴以鐵釘，更鑄鐵爲底，作牛模，其上同施千祥張仁度王來聘，警告江神及李冰祠，乃鑄鐵以注模，凡用鐵六萬七千斤而牛成，其宜力堰務者，以守德爲最，灌縣志政績紀。

陳鑒高韶，都作有鐵牛記詳敘其事（見灌志文徵卷五），所述相同，而鐵牛的創製，乃減少水力的衝激堤岸，免而每歲修濬時之浪費。

（四）鎮水的鐵龜：

灌縣志云：吉當普（一作吉達布）之統中僉四川廉訪司，時灌州都江堰，歷年蕩蓄，普鑄鐵龜，以鐵柱貫其中鎮之，諸堰如制，工成。偶僕斯爲之記，民感其惠，崇祀邑名宦祠。

元偶僕斯作蜀堰碑，詳記治水之事，對吉之鑄鐵龜事，有云「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鉄万六千筋，鑄爲大龜，貫以鉄柱而鎮其源，捍其浮漚」。

（五）治水的鉄柱鉄椿：

元吉當普鑄鉄龜，以鉄柱貫其中。

明胡光安，冶金伐石，因舊址整爲防，貫以鉄柱三，各長一丈二尺，使當溜勢，石隄中貫鉄處，固以油灰，直長一十五丈，高一丈三尺，闊五尺，首闊一丈二尺，用鉄三萬三千餘斤，一時著有成效焉。——灌縣志政績紀

明郭莊……於鉄牛外增鉄柱，尋牛地而濬之，自堰以下，如虎頭崖五陡口諸要害，復植三十鉄柱，樹柱以石，護岸以隄。

施千祥……復立鉄椿三株，以護魚嘴。

（六）臥鉄鉄椿鉄柱長練，都是治水的：

清滕兆榮……又以都江堰河底有臥鉄一條，訪洶灘之規則，每歲安放無定，乃增置丁字鉄椿一，鉄柱一，次年洶灘，仍不識向趾，乃加長練縛鉄柱，使無搖動，暨石北岸夙棲窩爲標記，於是丈尺瞭然矣。

據莊學本同志云：離堆下象鼻嘴，爲水勢最急湍之處，木排過去，往往衝散，人亦被擊落水，溺死甚多，三年前劉

鄂國章之母太夫人乃於象鼻噴下，增設鐵練多條，人如落水，可援而出，活人無算云。

據上所錄，可知石犀石人鐵牛鐵龜鐵柱鐵樁鐵練等物，都是作爲鎮水治水用的，本無甚廢神奇之跡存乎其間。然而民間有了治水的的神話，免不了要指鐵練鐵柱鐵樁是鎮孽龍用的遺物了。因爲水中有鐵牛鐵龜鐵柱等遺物，於是傳說是孽龍蛟龍等的害物了。

本來中國的對於神話傳說等等，不甚發達，即說是有，也不過東鱗西爪地散見於羣書之中，這原因，一因爲中華民族，生計困難，故重實際而斥玄想；二爲孔子亦以實際主義教化世人，不道鬼神之事，歷代文人，都重儒教，神話因而湮滅無聞。

我們目前的目的，應當開發神話，建設神話；然而文史哲不分的中國文獻不用一種分解的工作，難以窺見其本來面目。本文之作，在原則上是想要建設神話，並不是存心曲解神話。況且本文祇以灌口的水神的範圍。

我根據了這些文獻，略加研究之下，得到下列的結論，雖不能雖爲滿意的發見，而在灌口水神神話這方面，終有了一些面目可尋了。我的結論是：

- (一)灌口的水災，歷代是很利害的。歷史人李冰是治過水的，因此，後來的神話(片斷的)，就附會到他身上去了。
- (二)二郎沒有這人，是不是李冰的兒子可以不問，終是後起的人。灌口神話，二郎與李冰是相混的。
- (三)從文獻上研究這些神話是屬於李冰。然而在民間的傳說則屬於二郎的了，這原因，大半是受到小說的影響。
- (四)趙昱，楊四將軍，羊摩等與李冰二郎的神話相彷彿者，因爲各地有他們相同的水災和治水人物的關係。而各地水神神話相類似這一點，亦爲其溝通的關係(詳見中國的水神)。
- (五)灌口水神，在晉代已人格化了，隋始立祠，唐宋二代，又有大水災而得以平定，遂傳係水神之功，元始封王，清始列入祀典。
- (六)石犀石人鐵龜鐵牛鐵樁鐵柱鐵練等物，原係歷代治水人物治水用的，後人則混和在神話之中。

附記

念四年二月念二日寫畢於浦東

關於夏禹治水的傳說，灌口的水神神話方面，不見其痕跡。但是相傳爲夏禹治水的遺物物像碑，則在離堆伏龍觀外面，據云：三年前碑倒水中，即有水災。二年爲鄂錫侯將軍將碑豎起，立於觀旁，水患乃平。以此，岫巖碑在灌口，與水災方面，也有一點關係的。至於此碑之真偽，以及夏禹傳說等等，另有專文敘述。

二月念七日補記。



文憑

馮顯信

禮堂的門，大大的打開。裏面的學生，像潮水般湧出來；同學們一個個笑嘻嘻的向外面走着。幾個同學感情好的先生，站在門口同學生們握手道別。琪哥手裏握着先會領得的高中畢業文憑，心裏好像有點說不出來的難過；望望禮堂的椅子，有點依依不捨似的。深感覺得自己永遠不會有一天再到這禮堂來坐着，聽那些先生高談闊論的演說。他慢慢的跟在那些同學後面，來到禮堂門口，首先同他握手的是一位教廣告學的李先生。

「恭喜，恭喜！」李先生微笑的對他說。

「謝謝，李先生！再會吧！」他沒有甚麼好回答的，只是這樣簡單的答了。

經過同國文級任，調育主任，教務長，還有幾個平日不多熟識的先生握過手，彼此道過別；接着又同一班同學周旋過，他纔得一個人，懶洋洋的向學校門口走去。平日見慣了的花園，同那邊玩慣了的運動場，這時候在他眼裏

看去，總覺有點異樣。他自己也不明白，爲甚麼今天自己會變成這樣的。太陽是這樣的熱，腳踏在地上，也微微的覺得有點燙。有時有點風吹來，却把繫在文憑上的紅絲帶，吹得舞動起來。

學校門口問訊的那裏，站着一個給一把美麗小傘照着的女郎。琪雖看不見她的面貌，但那把傘同她的整個輪廓，已經知道誰了；不過又不敢過於魯莽，招呼錯了女人，是有點難爲情。他快步的走上去，同時那女郎也像看見他來了，把傘放下來，滿臉笑容的等他來到。

「琪哥，恭喜你！」她首先對他發言。

「梅，謝謝你！等我好久了嗎？」

「沒有好久，剛纔來的」。她一面說着，一面留意琪手上拿着的那張文憑。「文憑美麗嗎？」她微笑的問。

「一點也不美麗，難看得很！」

「管他甚麼，有張文憑總是好的」。

他們倆個慢慢的向外面走。

「梅，兩年之後的這個時候，我也不會照樣的到你學校門口，等着你出來；我們一齊回去。」琪柔聲的對她說。

她轉過頭來望琪，微笑一下。「我叫媽媽弄了一點菜，專等你去吃午飯。她們都高興的等着要看看你的文憑。」
「謝謝你，梅！你時時都這樣——」琪的聲音低下去。

她裝着沒有甚麼，放出大方的態度來。他們倆個，走過了兩條街，那裏有停公共汽車的地方。恰巧有車到來，於是上車去。

車上人很多，他倆個默默的站在一角上。天氣既然熱得可怕，加上那許多人的汗味，實在有點令人作悶。車停過三次之後，纔算好點，而且梅還找得了一個位子坐。琪把手上的文憑遞給她。

他依然一聲不響的站在梅面前；腦裏不知不覺的回憶及先一會兒的情景：校長站在臺上致訓辭，「……現在你們畢業出去，應該負起這個責任，去把中國整頓起來……將來中國是成甚麼情形，全看你們這班畢業的青年怎樣……」這幾句話，盡在他腦海裏盤旋。還有國文級任，那位

老先生演說中之幾句，「……諸位現在踏進社會去，纔是一個重要的關頭，如果不審慎，便要墮進不可救的陷阱裏去……諸位將來在社會上，要永遠保持着在學校時的那樣純潔……」還有幾位先生的恭維話，甚麼「諸位在社會上得了光榮，母校也有面子，就是我們也佔光不少！」——諸位將來做社會的巨子，中外聞名，」也都纏在腦裏。上臺去領文憑，台下同學的掌聲，自己被推舉為代表畢業同學答辭……這一切都還像在眼前。他的眼睛雖是看着窗外，但他並沒有看見甚麼。當車到的時候，還是梅招呼他，他纔知道。

琪本來常在梅家裏吃飯的，可是今天的情形又有點兩樣。一走進她家裏去，她家的女僕就說：「少爺，恭喜呵！」梅底慈祥的母親，也從裏面出來，對琪說了許多好聽的話。琪多麼的開心，這時候纔覺得畢業的可貴，文憑的榮幸，簡直像舊小說所說的，晉京考試得了功名，錦衣榮歸故里似的。

午飯之後，梅同琪在她的房裏閒談。他們本想出去玩，因為天氣太熱，打消了這個動議。在他們談話當中，梅偶然問琪哥：

「你以後打算怎樣？」她很關心的問。

「我以後的計劃，可以簡單的告訴你。我已經向××

大學報了名，因為他們那裏是不論早上或晚上都可以上課的。我打算日裏去做事，所賺得的錢用來做學費。等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你已經是大學二年級；我再在職業上努力兩三年，極力的籌劃經濟上的準備。等你在大學畢業後，我們一齊到外國去留學。這是多麼快樂的一件事呵！」

「是的」，她微笑一會。又沉思一會，「那麼你對於職業方面，有沒有把握？頭一個學期的學費怎樣？」

「我想總不會十分難弄，因為學校的先生們同我的感情很好，還有一位從前教過我，同我做過鄰舍的×先生，現在做着政客，兼做大學教授，很有點名望的；此外還有幾個昔日的知己朋友，我想託這些人謀一份事，總不會失望的。現在距離開學差不多有兩個月，如果在最近期裏有事做，那麼這個學期的學費，可以有法子解決了」。琪似有把握的告訴她。

「琪哥，你這種向上努力的精神，真是令人佩服！我相信像你這樣刻苦的去奮鬥，將來總有一天會達到光明地位的！」她又照平常那樣的鼓勵他。「不過那政客的教授，還要當心，因為政客都是騙子呵！」

「梅妹，有你這樣時常的鼓勵教訓我，我當然應該接

受的。

他們兩個講得多麼的快樂，幻想着前途的光榮，當他們正在高興的時候，女僕進來說：

「太太弄了些冷的東西，正等着你們去吃！」

在這樣熱的天氣裏聽見有冷的東西吃，這是多麼的快活！他們倆個手牽手離開梅的房子，到她媽媽那裏去。

二

這是一間小小的會客室，靠左邊那隻角上，另外有一道門，門上面釘着一塊銅牌，上面有「經理室」三個字。琪在外面找了許多時候，纔找到這個地方。經過一番詢問之後，纔由一個十四五歲大雜役，領他到會客室去。

「劉先生在不在？」琪很和氣的問那個雜役。

「在的，請你到會客室坐一會兒，因為他正在會客」。那雜役帶着笑臉答也。

還沒有走進會客室去，那會客室門口，已經站着許多人。有些年紀很大，外表像是個商人似的；有些是青年的男子，還有少數的婦女雜在裏頭。琪看見這些人，心裏頭已經冷了一半，尤其是給這些人的眼睛，一個個的望着他，愈使他感覺得不安。

「就在這裏等着吧！」那雜役指示他。

琪這時候愈覺得謀事的困難，像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那裏會用得起甚麼高薪水的人？但依然還有這樣多的人來競爭。他想，保使他那些朋友，是真肯盡一點朋友的情份，爲他謀一份事，那麼也用不着來參加這裏。

的確，自從那天拿了文憑之後，琪天天出去找他的朋友同先生們，託他們謀事；還寫了許多信，說明自己並不是希望謀很高的職位。但是那些平日認爲很好感情的先生同朋友們，只是順口答應了，而沒有一個人介紹一件事給他。

案頭的日曆，一天比一天薄下去，而琪依舊是個無業的人。所寄出去的信，雖然有是有幾封覆信，但內容總是幾句「人浮於事」「愛莫能助」「慢慢的等機會」這一類的話。琪焦急萬分，同時對於朋友方面，也盡失了以前的那些信仰。

在這種沒有辦法當中，他想既然沒有人肯幫助，只有向報紙上去找尋，試試運氣。每天各份報上的聘請欄，他差不多都讀過。寫了好幾封信去應徵，天天望有回信來，但只是空望着。

這總算沒有使他絕望，這天下午，他接着一封油印的通知書，叫他在×月×日×時，到×地去同那劉先生接洽

。他接到這封信，心裏頭是怎樣的快樂，我們真不可猜測！他把這封通知書讀了又讀，看了又看。希望日子快點過去，好讓他去接洽。

到了預約定的那天，在很早的時候，他就預備好去接洽的手續，同怎樣答覆那姓劉的話。心裏頭忙個不了，一時想這樣，一時又籌劃那樣。最後打開箱子，找一件燙得很平的衣服出來，他看見那張文憑，寂靜的平臥在箱裏。他把牠拿起來，放在唇邊吻一下，輕輕的對牠說：「好朋友，有你是多麼有用呵！」

誰料去到那裏，已經有許多人在等着。琪這時候像給一盆冷水從頭臨到腳。這兩天來的那些幻夢，幾乎都飛盡了。她孤寂的站在一隻角上，等待未來的遭遇。

站在琪旁邊的是兩個廣東女人，一個生得頗高，臉作鵝蛋形，身裁也還過得去。她旁邊的那個比較矮點；但兩個的年紀，都在二十五歲左右。在她們的談話裏，可以聽得出那個矮的，是來陪那個高的。

「我有點怕，等一下不知怎樣好！」那個高的說。

「我同你一齊進去，不要緊的。」那個矮的安慰她。她沒有答甚麼，只微笑一下。

「你爲甚麼要出來謀事呢？」那個矮的過了一會兒問

她。

她很大方很坦白地答她的同伴：「你曉得我的丈夫——王先生——他一個月只賺得幾十塊錢。房租已經差不多要二十塊錢，家裏還有一個小孩子，食的，穿的，那裏夠用？所以我不得不出來想法子弄點幫幫」。

這時候經理室有鐘響，先一會的那個雜役，從外面跑進去。沒有多久再出來，把每個應徵人的通知書收回去。於是安排次序，叫這些應徵的進去談話。琪被排在最後一個。

他望着那些進去的人，有些進去很久，也有一進去就出來的。從經理室出來的人，有些滿臉笑容的，琪猜度他一定是得了勝利的。還有許多帶着愁容出來的，他想這些一定是敗陣的同志。他有點戰慄，想自己也多半是這一類的。

足足等了兩個多鐘頭，街燈的光已經影進會客室來，纔輪到琪進去。

那經理室並不大，而且光線也不大充足。室的當中放着一張寫字檯，那經理擺起一副板板的面孔坐着。在他的旁邊，放着一張椅子。琪進去，對他行一個禮；那經理看他一眼僅用于指指那張椅子。琪走上去，坐在那張椅子

上。

「你就是陳琪嗎？」那經理手裏拿着上次寫來的那封信。

信。

「是的」。

「今年幾歲？」

「二十歲」。

「在甚麼地方畢業的？」

「在××中學高中畢業」。

「父母在嗎？」

「在的」。

那經理拿起桌上的一枝鉛筆，把所答的話記在那封信

上。

「結了婚嗎？」

「沒有」。

「以前沒有做過事？」

「是的，以前沒有做過事；不過我——」

經理沒有等他說完，就打斷他的話。「今天不過是約來談談，至於用的話，日後再用信通知」。

琪迅速的離開這可怕的經理室，但覺得眼睛有點昏花，只得慢步的向馬路上走去。馬路上的燈光，車輛同行人

在琪眼裏看去，是盡在旋轉，他低聲的嘆一口氣，衝進人叢裏去。

三

在這逝去的十天當中，琪無時不留意有沒有信來。他只要一聽見門外有腳踏車的鈴聲，就跑去看看。他還叮囑同住的人，如果有他的信來，請他們即刻告訴他一聲。

現在十天的光陰已經完全過去，他證實上次接洽的那件事，是完全絕望了。在這個時候，不得不想別的方法，從別候路上去試試。

「陳先生，有信！」樓下同住的那個主婦，高聲的喊他。

「來了！」

他多麼的開心，聽說有信來了，飛一般的跑下樓去接信。可是一看見那個信封是一個普通的信封，使他失望不少。

「陳先生」，那婦人微笑的對他說。「昨天下午有一個坐着包車的女郎來找你，在你剛剛出去之後」。

「她有說甚麼嗎？」琪急急地問。

「她沒有說甚麼。我告訴她，你出去了」。她略停一

停，好像在想甚麼似的，然後繼續講下去。「兩個禮拜前，她也好像來過，不過這不是我親眼看見，是人家告訴我的」。

琪隨便同她談了幾句，便匆匆的回自己房裏去。細心看看那信封，是由××省寄來的。他皺着眉頭，把牠拆開來讀。原來這封信是琪的一個長者寫來的。信上大發了一回牢騷話。最使他注意的是那幾句：「我們從前那裏有讀這許多年的書，但我現在不是賺了許多錢嗎？你已經讀了那麼多年，現在也好出去賺錢看：你不要再發甚麼野心，想去讀甚麼大學。你知道我們姓陳的一家人，是沒有一個讀過大學的，你應該自量些……我自己雖有幾個錢，是要留來做養老用的」。

琪讀得滿肚子氣。他想這封信發了這許多牢騷，原來是預防着不許他去借錢做學費的信。他不知不覺的對自己說：「我陳琪要真是想向人借錢的，也不會向你借……呀，好聰明呵！」他沉默了一陣。「除非是找不着事做，如果是有的話，你看我一定要進大學去讀讀看！」他咬緊牙齒。

他呆呆的坐在桌邊，想起兩年前在他的一个叔父家裏，那叔父當着許多親友面前譏笑他，「像你這樣的人出來

，連十塊錢也賺不着。」想起這句話來，真使他難受，使他懼怕。

他於是又聯想到那位做政客兼做大學教授的×先生來。他想要是找得着他，這件事倒可以有法子可以解決。不過他近日的行踪十分詭秘，不知從甚麼地方去找。

「無論如何也要找着他——我的救星！」我握緊拳頭的喊出來。

費了多少力量，琪纔算打聽到那位先生近日的住址。

他即刻詳細的寫一封信給他，請他舉薦一個職位。信去了好幾天，依然得不着一點回音。他於是又親自到他家裏去，想當面同他講講。

當他到那先生家裏的時候，並沒有見着他，只見着他的弟弟。

「你給他的信，他前天已經收到。他並不在家裏住，一個月只回來幾次。你如果要找他的話，請到真茹××大學去，自會找着他。因為他同幾個朋友在裏面住。你找他最好是在早上十點鐘之後」。這就是琪從那位先生的弟弟口裏所得的消息。

琪離開這裏，看看時候纔不過是九點鐘。他於是到真

茹去走一次。但所得的結果，只是由××大學的茶房口裏說一聲：

「××先生不在！」

四

在那塔大鐵門旁邊的問訊處那裏，琪遞一張寫就姓名的小條子給一個門房，問他：「××先生在不在」？這是他第二次到真茹去探訪的情形。

「請你等一等，我去看看」。那門房對他說。

大約是過了十多分鐘之後，那門房從裏面邁步的走出來，手上拿着琪所寫的那張條子。「請你把你的姓名寫在紙上」。他對琪說。

琪在身上拿出一枝鉛筆來，在那張條子左下角簽一個名。那門房又再拿進來，這次却出來得很快。他把那張條子遞給琪，「××先生不在！」

「……………」琪臉上頓顯出失望的樣子。

「××先生或許在家裏也未定」？他有點貢獻意見給琪似的。

「××先生的家在那裏」？琪故意問。

「在上海××路××里××號」。

那茶房所說的地址，與琪所知道的一樣。他說完之後，便到別處去了。琪失望到極點，悵悵地離開那裏。剛巧公共汽車來了，他便上車去。

這簡陋的公共汽車上面，只有寥寥的幾個乘客。車走着的時候，顛頓個不了，沿路的塵土，儘隨風揚起來，向車上的人撲去。

琪孤寂的坐在一角上，甚麼心事都湧上他那不少創痕的心頭來。深感覺得自己的不幸，所預備的事情，沒有一件能夠實現！眼看着自己要想轉進去的那間大學，上課的日期已經逼近，而自己手頭却拿不出這筆學費來。又不好寫信去問父親要，因為父親的經濟並非寬裕，早就說過等高中畢業後，對於經濟方面，他是不再供結的。日常的用費，雖然還可以求母親幫助點，然而於良心上又不安。

然而琪對於這些灰黯的事情，沒有法子避開去不想。

一時憶起做中學生時底那些迷夢，一時又想起行畢業禮領文憑的那些情形，「沒有用的文憑」！他不覺地低聲喊出來。他又想起那些先生們的恭維話：人可是賺人喜歡說，騙人欲死的。

「走偏門去吧！既可以賺許多錢，又用不着費甚麼力

」！他記得有一個被人稱為不正經的朋友，熱心的對他說。

「我不是跟他走上那條路去？！我不是跟他走上那條路去？！」他想到這裏，周身的肌肉都緊張起來。一會兒他又默默的答自己：「絕對不能夠走這條路！我要保持着的人格！我甯願餓死，不願做那些梅所不喜歡的！」

「奮鬥！奮鬥！從甚麼地方去奮鬥呢？」琪想得發了呆，車到了他也沒有知道；還是那賣票的大聲對他說「到了」！纔把他從迷離裏刺醒。

他從車上跳下來，一步步的踱到那裏去。停車那裏的人，都莫明其故的望着他。火般的陽光儘管威迫大地；行人的腳踏在馬路上，那麼舖在地上的柏油有點黏脚。琪臉色青黑的向着自己住的地方走回去。

五

這是一個七點鐘左右的早上，琪實在沒有法子再睡在上床，只得勉強的起來。走去洗了臉，回到自己房裏，默默地伏在桌邊，沒有多久之後，他覺得有一隻手放在他肩上，一陣十分熟的聲音，輕輕的在他耳邊喊他：

「琪哥，你怎樣？」

他慢慢的抬起頭來，眼睛有點腫，但仍然能夠辨別得出是他最知己的伴侶——梅，站在他身邊。

「琪哥，你怎麼瘦了那麼多？」她有點詫異的樣子。

「梅妹！」

琪的臉，即刻投到梅的懷裏去。她柔柔的摩着他的頭。她的眼睛，向房的四周略看了一眼：報紙，書籍，信封，紙同一些雜物，都凌亂的陳列着，簡直同以前是兩樣的。他們靜默了一會，纔恢復原狀。

「梅，請坐下來談吧！」

他一面說着，一面去拉那邊的一張椅子，但她阻止他，她自己動手搬過來，放在他的對面。

「怎麼這樣久沒有到我那裏去？」她微笑的問。「我曾經找過你幾次，都沒有見着你」。

「請你原諒我，梅——琪有點不得已似的說。

「不，我不應該這樣問你呵！」

梅看見琪的額上有一點黑的塵，她在手裏裏拿一條潔白的小手巾出來，同他揩乾淨。

「謝謝你，梅——他溫柔的對她說。「我這兩個月來的遭遇，不知道從甚麼地方去告訴你」。

「琪哥，你的一切遭遇，我都知道一個大略。請你不

要再想那些不如意的事——她懇切的安慰他，然後講下去。「昨天晚飯後，你的同學王永年是不是從你這裏出去的？」

「是的，你遇着他嗎？」

「不錯。他告訴我關於你的事情，並且說你因為近日常失眠，又因為天天出去，至中了暑氣，已經病了好幾天，他說你一個人，沒有人招呼，幸得同住的那位主婦，很仁慈的時時照顧你。我聽了多麼的難過，想即刻來看你；但那時候已經很晏，永年又阻止我，說你已經好點了，所以我昨天晚上沒有來看你」。

「……………」他沒有說甚麼，但眼睛裏表出十二分感激的樣子。

「媽媽見這樣久沒有見過你，她正在追問甚麼原故；後來聽說你病了沒有人打理，她多麼的着急！她吩咐我，叫你搬到我們家裏去住，不要再推却了」。

「好吧，謝謝你媽媽的好意——琪對她說。

「琪哥，你幾時去上課？」

琪給她這一問，臉上即刻變了色，而且還有點發燒，內心裏又難過，停了一會纔苦笑的答她：「我想是明年這個時候吧！」

梅不等他說完，就打開自己的手夾，拿出一束鈔票塞在琪的手裏，「不瞞你，我前天已經去打聽過，××大學還有一個禮拜就要上課了。今天同明天是交費的時間。這些錢是我平日積蓄下來的，你拿去交吧！」

「……………」琪驚疑的望着她，呆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不要想旁的方面，琪哥！到沒有法子的時候，拿去用就是了！我同你的有甚麼分別呢？」

琪不由自主似的摸到她的懷裏去，過了一會纔低聲的對她說：「梅，我不知道怎樣的感激你！」

「不要這樣說」。她却坦然的回答。

「怎麼你這一向不來同我商量呢？弄得身禮成這個樣子！」她正色的問。

「請你原諒我，我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道理」。

梅對他微笑一下。「以後不要這樣了，琪哥！你學堂的手續弄好了沒有？去考過嗎？」

「沒有考過，手續是弄好了。因為我有畢業文憑，有學校校長的介紹書，有成績單，可以免考。」

說也奇怪，自從梅來了之後，雖然時間很短少，但琪的病，却像好了許多。經梅的提議，叫琪收拾東西，好搬到她家裏去。並且她還說她來的時候，已經在樓下同他的二房東講妥了。因此答應了她的動議。

她十分敏捷的動手幫他收拾東西，整理清楚。當她打開琪子去放東西的時候，看見那卷文憑平平的放在箱子當中。她怕牠給衣服壓壞把牠拿出來放在桌子上。

「沒有用的東西！可惡的東西！」琪不覺地望着那張文憑喊出來。



厄斯安在天堂

底斯累利著
高倚筠譯

「厄斯安在天堂」原名是「Xion in Heaven」，希臘神話說厄斯安是底斯薩里(Thessaly)的國王，黛亞(Dia)的丈夫。他拒絕了他允許給他的丈人安尼阿斯的結婚財禮，他的丈人沒法好想，就偷了他幾匹馬以示報復。厄斯安把怨恨藏起，邀請他本人赴宴，預先掘好了一個窟，滿裝了熱烘烘的炭，他把他的丈人推下去了。人家知道他這麼卑鄙的謀殺了他的丈人，沒有人肯替他洗滌罪惡。猶彼特憐憫他，把他帶上天堂，預備給他滌罪。他不感激反而勾引猶彼特的美麗的妻子猶奴，還很驕傲的對人家說。猶彼特就創造了一個像猶奴的幻像，厄斯安就和它生了一個半人半馬的怪物。猶彼特就把厄斯安的手足綁在車輪上永遠轉着受罪。詩人物郎甯曾用這故事寫了一首長詩。

本篇的作者底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是世界有名的政治家。他當了兩次的英國首相，成了維多利亞王后的密友。他本身是猶太人，父親是一個作家，所以他幼年時候就很有文學的修養。他所買的小說十餘種，其中數種是文學中的寶藏。他用這篇故事來寫小說，一半顯出他的野心。經他的文筆渲染我們并不覺得厄斯安是怎樣可卑的人。他是血肉做成的，有熱情而是一個坦白老於世故的爽快的人。女人得不到他的愛，恨他，妬他；猶彼特的左右讚他，所以他就在輕輕的罪名之下永遠受苦。可見得天堂也是沒有公理的，而天父只是羅織人家的罪。

廿三年七月十三日，譯者附記。

第一部

雷聲在呻吟着，風在怒號，嗒嗒作聲的雨像潮水一般，不可測度的黑暗遮蓋了大地。

藍色的叉閃電雲的一忽把地面照得光亮起來。一所多列克式的廟宇在一片細小青綠的平原的中間，週圍都給青翠和像懸吊着的樹林繞圍住。

「宙夫〔註一〕是我唯一的朋友，」一個漂泊者喊着說，他把他的斗蓬遮掩了自己；「不是今夜來了他的廟宇的門廊，我想，我老早給我可愛的妻子和我的順從的百姓們殺害了。」

雷聲沉下了，風靜了，雨也停止了，遊雲把燦爛的一彎新月顯示了出來。一種響亮和莊嚴的聲音從天空中發出

〔註一〕即 *Jupiter*。羅馬人稱他為最偉大，最好的神。

他是衆神中之王，統治天堂的。詩人常稱他爲宙

夫 (*Jove*)。他也是司雷電之神。

「你是誰，沒有別的朋友只有宙夫？」

「我是給人們異口同聲的說是一個卑劣者。」

「你是哲學家嗎？」

「假如哲學是可以忍受的。可是以前我是國王，現在

我是一個漂泊者。」

「人們怎樣稱呼你？」

「底斯薩里的厄斯安。」

「底斯薩里的厄斯安！我以為他是一個很快樂的人哪

，我聽說他剛結婚了不久的。」

「你是衆神和人類之父吧！我認爲你是的，底斯薩里

并不是奧林拍士，〔註二〕結婚的幸福只不過是神所定的命運吧了！」

「哼！什麼！黛亞是妒忌吧，誰是平庸；或是不忠實

，誰是比較平庸；或是兩者都是，誰最平庸？」

「都不是。我們並沒有吵嘴。在那兒只有一點點同情

，或是太多，分裂一根稻草兒就夠激起家庭的悲劇哪。我

是疏忽的，她的朋友們污辱我說我是鉄石心腸；她是冷酷

〔註二〕奧林拍士 (*Olympus*)，據希臘神話是衆神所居

之地方，*Naxos* 爲首領。初期的詩人是相信神們

是住在這個山頂之上的。

，她的朋友們說她是寬洪大量。一般輿論都說她的話，左右不過是爲了我不願意人們來干預我和我妻子的私事。黛亞無論在那方面都是採取人們的意見的，而人們總說她所做的都對。然而，生活終歸是生活，不論是在王宮或是在洞穴的。我真歡喜你把雷電停止了。」

「真是冷酷的狗。——黛亞離開了你嗎？」

「不；是我離開了她。」

「什麼，你懦夫！」

「不是吧。實情是這樣的——那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我滿身都是債。」

「呀！這是最重要的的一件事情。沒有比需要錢這樣更煩擾的了！你們凡人真幸運了，你們可以有死後發生效力的借券〔註一〕！我們神人給剝奪了可沒有這種利益。我不得不謀叛來反對我的爸爸，因爲他給我用的錢那麼少，而他又不能死的。」

「你可以找有錢的人來結婚呀。我就是這樣的。」

「我沒有機會，在從前那些日子女子們很不大出來社會上的。當我出了世後，除了巴格〔註二〕們那兒是沒有女

〔註一〕甲於乙死後有得其遺產之希望，而以此爲担保

向丙借債約俟乙死後償還而立之重利借據。

兒承繼的，而她們又是老姑娘，嫁粧不豐富，除了我的老祖母〔註三〕苔娜之外。」

「正是這樣；越老越好。我和安尼阿斯的女兒黛亞結婚，她的粧奩很大；可是過了婚禮後，那老紳士非要我把我的殖馬場取消了他才肯履行他的合約。你瞧還有比這更不公道的嗎？我把我的怨恨暫時忍耐住；因爲實情是這麼的，我的商人們都重新放款給我，爲的是我討了一個有錢的太太，所以我們的生意有一年的很好；可是後來他們覺得有些可疑，大有非索回不可之勢。我哀求黛亞出來干預一下；然而她是一個模範的女兒，總是站在她的爸爸一方面的。假使她對她的丈夫順從一點，那末她就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婦女了。結果我邀請了的安尼阿斯去拉里沙看賽馬，我的意思是要和他重行和好的。那個沒廉恥的老頭兒買了我所要買的那匹馬，那是我預備要買來挽回我的一筆損失的，我就不得不退讓給他了。我所買的失敗了。我忍住了我的怒氣。我掘了一個坑子在我們的花園裏，滿滿

〔註一〕即 *Moine* 羅馬人稱爲巴格。一共三個，是司運命的女神。詩人們有時描寫她們是可憎的老婦，甚至是跛足的。

〔註三〕苔娜即是 *Gaea*，是地。嫁給天 *Uranus* 的。

的裝了紅亮亮的煤火。我的丈人和我吃過了飯後在花園裏散步，那可敬的安尼阿斯就丟了進去，完全是偶然的。黛亞就說我是謀殺她的父親的兇手，她要滿足她的悲痛，她很誠懇的請求她的百姓們來拿她的丈夫去殺頭。她當然的是一個很好的女兒的。一羣暴徒和一個幣達的妻子在同一個時候，這兒當然是沒有忍耐的輿論的。他們包圍了我的王宮；我手裏拿了劍從那些污穢的羣衆中打開一條路出來，跑進了左近的一個宮殿，我請求我的兄弟及王子們來洗雪我的冤枉。假如我只是謀殺了一個平民，他們自然會幫助我來和百姓們對舉的；然而的安尼阿斯也是一個有爵位的人，正像他們一樣，他們公然的說不願意和這麼一個不道德的女婿見面。所以，結果經過了很久的漂泊後，還避開了我的人類，我在這裏了，宙夫，在我向來沒有希望想加入的更高尚的社會裏了。」

「唔，你真是坦白的狗哪，也受夠了嚴厲的剝削了。神人們應該對於那些得不到人們可憐的人慈悲一點的。那是很明顯的，現在你住在地面上不十分適宜了，所以我想你還是來天堂和我們住幾個量期吧。」

「接受我的一次殺一百隻牛來供獻你的謝意吧，偉大的宙夫。你真的是神啊！」

「我不知道我們的生活是否適合你。我們在太陽下山的時候就吃夜飯了；因為愛普羅〔註一〕很忙的，遲一點吃他就不能和我們在一起吃了，沒有他，吃飯是很沒有高興的。在早晨就隨你自便，你要找一些娛樂的。愛娜〔註二〕會指示給你一些尚可忍受的運動的。你會射嗎？」

「真的，愛得很好不過。你可以放心伊吉奧亞士，我總是不客氣的。可是我怎樣去你那處呢？」

「我差麥可萊〔註三〕來帶你；他是世界上最會跑路的人。什麼，啊！我的鷹！」

那些雲塊又相合攏着了，大地又是黑暗起來。

二

「唔！慢慢的跑。不要怕。你覺得不好過嗎？」

「有點惡心；不要緊的。」

〔註一〕Apollo。主日輪，音樂，詩，醫療之神。

〔註二〕Diana，她和愛普羅是雙生的。猶彼特之女。

主山川林澤和野獸之神。

〔註三〕Mercury 主商人，旅客，盜賊及狡猾者之神

。他的脚蹠和帽都有小翼，來去如風，他也是猶彼特之僕人和暴使。

「行動真是有趣的。最好是吃一個牛排。我們在陀拉士停下吃一個吧。」

「麥可萊，你是一個跑了很多路的人？」

「世界上那一處我不見過。」

「呀！真是洋洋大觀了。我渴望着旅行呢。」

「看來看去都是那些老東西。新奇的很少、也沒有什麼變動的。我的努力也覺得厭倦了，假使我得到了年俸我就退職了。」

「然而旅行可以帶給你很多智慧。」

「那是救治我們的。見得多了我們就想得少，我們知得很瑣屑的，所以大事來了就把我們弄得焦急起來了。」

「我已經是覺得這樣的了。在這蔚藍的太空中浮蕩着，我這管我的魔鬼般的妻子，和她那醜惡的地面嗎！迫害着我的敵人似乎是像螞蟻般的；至於我的債，它使我發生了很多不好過的時間，榮譽和丟臉，事業和赤貧，這一切對於我似乎都是可笑的。」

「你的心真是直白了，厄斯安。你將不久是世界上的大丈夫的。轉左去，看清楚那星。」

「誰住在那裏？」

「命運之神才知道，我可不知。有些下流的人們竭力

的去發出光輝要使人注意。它是暴發戶般的行星，這一個世紀才出現的。我們不去探訪他們的。」

「可憐的！我覺得餓了。」

「很好。吃晚飯的第一次電光發了我們就到天堂了。」

一個生客到一處生地方是最好在這個時候到的。我們剛好有時候來穿禮服。我午飯不願吃得太多的，因為猶彼特〔註一〕有一個很好的廚子。」

「我久聞隈陀〔註二〕和安不羅斯亞〔註三〕之名了。」

「哼！沒有人吃它們哪。它們是舊式的天國食品了，只不過擺在飯桌邊罷了。現在天堂是盛行着地獄的饅調了。我們的Chef〔註四〕是從普洛沙平〔註五〕那裏要來的。」

「你到過地獄嗎？」

「到過好幾趟了。我們奧林拍士的人現在盛行着到那兒過冬季了。」

〔註一〕Jupiter 即宙夫。

〔註二〕神酒。

〔註三〕Ambrosia，神食之物。常人食之則長生不老。

〔註四〕Chef 是法文，意即是庖廚長。

〔註五〕Proserpine，地獄之女王，Pluto 之妻。

「現在是天堂最旺盛的時節嗎？」

「可不是；你真夠運氣。奧林拍士正充滿着人呢。」

「猶彼特真是好的，在這個時候邀請我。」

「噫！他有他的好處。無疑的，他是很歡喜你的了，那是很好的。可是你要小心。他是沒有心腸的，他的反覆善變正如他的暴虐專制一樣。」

「神們對我總不會如人們對我那麼不仁善的。」

「那些受過苦的人總是以爲他們自己所遇到的是壞的。那是大錯誤。然而你現在是上了優越之路了，所以我們不至於沒趣味。你會歡喜老納吞〔註一〕的。」

「他現在在天堂嗎？」

「可不是，他總是和我們過夏季的。這個時節季海裏用不着什麼風浪。」

「我渴望着見馬士。」〔註二〕

「啊！他是粗鄙的人，像莽漢不像英雄。姿勢不是十分好的。這些留了短鬚的紳士們近來在奧林拍士非常的狂

〔註一〕 Neptunus，是猶彼特的弟弟。海中之五。

〔註二〕 Mars 是羅馬神話主戰爭之神。除了猶彼特之

外，他最受人尊敬的。

暴。那些女子現在很舞弄筆墨了，而梅奈娃〔註三〕掩蓋了

維納絲〔註四〕了。愛普羅是我們是英雄。你要讀一讀他最近的作品。」

「我最恨讀書的。」

「我也是。我沒有功夫，很少做這些事，只看一看報紙罷了。讀書和實行是不會相和合的。」

「我猜，我將會看見那些女神們很驕傲的吧？」

「你將看出她們正如你看見下面的女人一樣，同樣的一件事，她們有各不相同的性癖。維納絲是一個賣弄風情的女子；梅奈娃是一個嬌枉過正的女人，她總是以爲自己有種正確的判斷和堅決的心；而猶奴〔註五〕則是一個政治家。至於其他的都是意志薄弱，得不到美麗的女子們垂青的，了解我的友好的暗示，不要害怕。」

「我沒有什麼可怕。我的心和我的幸運一同升高。我們在雪塊之上了。它們在我們之下像廣大的一片雪境，模

〔註三〕 Minerva 是司才藝智慧的女神，和猶彼特，

猶奴一樣尊崇的。

〔註四〕 Venus 是司美與戀愛之女神。

〔註五〕 Juno，猶彼特之妻，天后。主婦女婚姻及生

產之女神。

糊和不定，像我有時聽見它們在太陽下山時，一羣的堆在天線上，似狂怒着的海靜止了，突然的給一種人力以上的嚴寒把它凍成了個體的！我們上面的空氣是何等可喜，它的氣味給人呼吸着是何等清新！我不大呼吸它，然而我的脈息跳動着像我年青時的一樣。我竟覺不出我是存在的。你的體態真壯麗了。你真是神啊！我是不是也很光彩的？這，這就是天堂！」

三

這兩個旅行者跑上了一道廣大光輝的琉璃階段了。上去了就到了美麗的花園；兩腳生了風一樣飛跑，它們的壓力催促着你的脚步；芬香的灌木盛開着光艷奪目的花，顏色在一殺那間千變萬化；一堆一堆的高樹，五光十色的珍禽，在它們的青翠林叢和噴泉之中休息着，歌唱着。

在它們之前，一座燦爛輝皇的金宮殿，高大的珍珠砌成的圓屋頂，水晶做成的長窩。在紅寶石造成的大門站了一班生着翼膀的守護神，麥可萊經過了，他們就向他微笑。「衆神和人類之父正穿着衣服哪，梅麗亞〔註一〕的兒

〔註一〕Mala 嫁給猶彼特生了麥可萊。羅馬人稱她爲

春之神。

子說。「我要去服侍他并告知他你到了。這是你的房間。半點鐘後就吃晚飯了，我會來叫你的，你可以很正式的入席了，在這個時候，你給醇酒和他的卓越超羣的音樂隊陶醉了，你才相信伊吉奧亞士〔註二〕是世界上最講究之神的。」

四

「厄斯安，你預備好了嗎？」

「可不是。宙夫怎樣說？」

「他只微笑，沒說什麼。他正在試穿一件新袍。這個時候他已經端坐着了。噫！雷發了。去吧！」

他們進了一個圓頂的大會堂。象牙和金的椅子圍住了一張圓的杉木桌子，鑲着了銀的征服泰坦〔註三〕的雕刻，那是伏泰〔註四〕送給他的婚禮。用金碟子來裝菜，把那底斯薩里國王的妄自尊嚴的心思都消盡了。那廣大的匾額刻着了衆星座。厄斯安很有興趣的望着那衆神和人類之父，可是，他並沒有留意到他。他覺出這個人的容貌之莊嚴，

〔註二〕即猶彼特。

〔註三〕Titans，爲猶彼特等征服。泰坦神朝遂覆滅。

〔註四〕Vulcan，羅馬神話中之火神。

只要他踏一下實，整個奧林柏士是會震動的。莊嚴強壯和活潑煥發，他的錐圓形的腰，顯然是千古不滅的，因為它能抵抗時間，他那美麗的赤褐色的鬚髮，很精確的在額頭分開着，沿下去就是臉頰，發生紫色的光輝，永是大丈夫氣色的。

那做慢的猶奴坐在他的左邊，而賽利斯〔註一〕在右。

其餘的就是納吞，拉唐娜，〔註二〕梅奈娃，和愛普羅，當麥可萊和厄斯安坐好位，那兒還有一個位置空着。

「的愛娜呢？」猶彼特皺着眉頭問。

「我的姊姊在打獵哪，」愛普羅說。

「她總是遲到的，」猶彼特說。「沒有女神樣子的習慣。」

「有神的樣子也不能使女神的樣子有禮貌的，」猶奴很輕的說。

「我相信的愛娜不久就會到的，」拉唐娜很溫和的說

〔註一〕Caro 猶彼特之妹，嫁給猶彼特生了比西風的

。她是司五穀生菓之神。

〔註二〕Lajona 是泰坦人的女兒，嫁給猶彼特生了愛

普羅和的愛娜。很為猶奴所妒。

猶彼特似乎要靜了，在這個時候，那遲到的人也來了

「打獵得像好嗎，的？」納吞問。

「好極了，叔叔。媽媽，」愛普羅的姊姊對着猶奴說着，當她要和她修好時，對她總是這樣子的，「我帶給你幾個孔雀哪。」

猶奴是最歡喜人家寵愛她的，這禮物使她和她和好了

「畢察士〔註三〕這一次造的酒真壞透了，麥可萊，」

猶彼特說，「但是我想不出什麼緣故。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很可口，我乏了，所以什麼酒都覺得好。」

「真的你跑了很遠的路了，」那雷神說。「厄斯安，我真歡喜在天堂見到你了。」

「陛下是今天到的？」梅奈娃問，底斯薩里的國王正坐在她的下面。

「這一點鐘內的。」

「你現在應該不要說及時候的了，」梅奈娃盈盈微笑的說。「希臘有什麼新鮮的事嗎！」

〔註三〕Bacchus 是猶彼特和西美里所生之子。美半委

，如醴酒之神。

「我最近可沒有和社會接觸哪。」

「荷馬沒有什麼新詩出版嗎？我非常崇拜他。」

「整個希臘都使我感到興趣，」愛普羅說，他雖然很秀美，然而有些憂鬱和多愁善感的樣子，他的連在襯衫的領分開着，他的長長的鬚髮很像戲台的樣式梳理着。「整個希臘都使我感到興趣。我總是想希臘是我的古怪的產業。我的最好的詩是在台爾斐。」註一「買成的。我年青的時候在希臘旅行過，我真羨慕人類了。」

「真的！」厄斯安說。

「可不是：至少他們可以希望有一天厭倦了生命之存在，我們神可沒有這個好處了。任他們歡喜說什麼就什麼吧，神是討厭的。」

「你沒有吃什麼啊，愛普羅，」賽利斯說。

「也沒有喝酒，」納吞說。

「吃喝是什麼，不過是要活着吧了；什麼是生命，只是死，假如人人都認為它是一件可怕的事，要避開它。我現在只拿蘇打水和餅乾充飢了。幹尼麥底。」註二，拿一給

註一] Delphi 希臘故都名。愛普羅神廟所在處。

註二] Ganymede 是人類中最美的男子。猶彼得把

他帶上天堂，差他爲他斟酒的。

我。」

雖然奧林柏士的烹調是很十全十美的，那孤獨的詩人只吃那不包括在酒窖和伙食房的兩件東西。在天堂是沒有蘇打水和餅乾的。結果大大的忙亂了一會；但是，最後那詩人，他的愛情名譽正如自己恐怕胖了起來一樣，只得拿些天鵝和麥草，和一瓶強烈的坦尼朵士。」註三酒。

「你看荷馬怎樣？」梅奈娃問愛普羅。「他可不是很令人歡喜的嗎？」

「做爲你想是這樣。」

「不，我渴望着你的意見。」

「那末你就用不着說你的給我了，因爲你的意見太過了不起了，使我不敢有什麼相異的。」

「我有時竟疑惑你是相信異端邪說的。」

「爲什麼，實情是這樣的，」愛普羅回答，轉着他的戒指，「我不大歡喜荷馬。荷馬在他的時代是不受重視的，和我們同時的人總是我们最好的批評者。事實是這樣的，很少人配得去下判斷關於所鑑別的事實的。某一種事，有某一個理由，給某一個作家去解決，不久後羣衆就跟着他的意見了。一切都是假的。目下的崇拜荷馬也很少逃出

註三] Tenedos 是愛麗海中一小島。

此例。人們說我採用了很多他的意思。其實自從我做小孩子的時候我就沒有讀過荷馬的東西，我對他的意見也是和現在的一樣，一個有些相魯不純的力量作家，完全缺乏風格的。相信這個，我們同時的人是我們最好的批評者，而他同時的人却決定了荷馬是不足取的。一個偉大的詩人是不會受損傷的。看看我的吧。馬斯亞士〔註二〕說我的第一部詩集是很好的神的詩，我寫了一首諷刺詩答他，把馬斯亞士活活的剝了皮。但是什麼是詩，什麼是批評，什麼是生活？空氣。什麼是空氣？你知道嗎？我可不知。一切都是神祕的，一切都是幽嚙，永久的和一瞬的雲外的星忽然出現了，而且發着光亮，這類星就是詩。」

「妙極了！」梅奈娃喊着說。

〔註一〕Marsyas是非利加的一個好色男子。他拾一管

簫，那是 Athena 女神拋棄了的，因為它照出了她的身段歪曲。她并作了法說，誰檢了它的就不得其死，馬斯亞士拾了，學得很精，就向愛普羅挑戰，比賽音樂，誰輸了就由那贏的處置。苗絲們做裁判人。愛普羅彈三角豎琴，馬斯亞士吹簫。她們判愛普羅勝，就把馬斯亞士縛在樹上剝皮。流下的血就成了馬斯亞士河。

「我不十分明白你的意思，」納吞說。

「你近來得到普洛沙平的消息嗎？」猶彼特向賽利斯問。「昨天，那家裏的母親說。」他們說不久就要來我們處的。但是目下魯圖非〔註二〕常之忙，因為下界有很多戰爭，我恐怕他不能陪伴她回來哩。」

猶奴和賽利斯交換着點了一下頭。那些女神們站起來，退出去了。

「來吧，老孩子，」猶彼特對厄斯安說，立刻把他的武俠的莊嚴都拋開了。「我歡迎你，為你喝一大杯櫻桃酒吧。丹姆〔註三〕的詩，愛普羅；麥可萊給我們講一個你最好的故事。」

五

「唔！你看怎樣的？」猶奴問。

「他看來有很優秀的心腸的，」梅奈娃說。

「哼！他有很優秀的眼，」猶奴說。

「他似乎是一個非常優美，沉靜的年青紳士的，」賽

〔註二〕Puko 猶彼特之弟，地獄之王。

〔註三〕Dana 即罰入地獄。紳士們在女人之前不說的。

利斯說。

「無疑的，他是很溫雅的，」拉唐娜說。

「他一定覺得很奇怪的，」的愛娜說。

六

海丘奈士〔註一〕和他的新婦海梅〔註二〕來了；不久後那三個格里司〔註三〕女神也到了，夜會中最令人歡喜的人物，是那麽好，又什麼都懂的。後來又來了幾位苗絲女神〔註四〕，黛里哀，梅兒龐尼，和苔絲果，著名的說〔Chara-de〕〔註五〕和隱語的。猶彼特歡喜在晚間娛樂一下的。畢察士也進來了，可是看見那些神們還沒有把酒喝完，他先來

〔註一〕 Hercules 是猶彼特和 Alcmene 所生之子。

猶嫉妒忌想把他殺害的。

〔註二〕 Hebe，猶彼特〔犯奴所生之女。幹尼麥底未

來之前她是斟酒的。

〔註三〕 Graces 司美，喜，三雅之三女神。

〔註四〕 Muses 一共九位，司文藝，美術之女神，即

黛里哀等。

〔註五〕謎之一種。以文句或動作暗示各聲音及全綴音

猜出原字之遊戲。原字是法文。

看他們下就退出去了。

七

幹麥尼底來說咖啡預備好在猶奴的客廳了。猶彼特非常興高彩烈的。他的凡客很使他快樂。他降低了身份，非常賣力的講他一個最好的故事，關於里達〔註六〕的，不十分淫穢，然而又很高興的。

「那些都是很快樂的日子，」納吞說。

「我們總是記得的，」那雷神雲一雲眼說。這些年青的人們處在枯燥的時候了。那兒現在沒有漂亮的女人了。

厄斯安，我喝一杯酒祝你夫人健康。」

「謝謝，我們總是和！在一樣的親密的。」

「好！忠實；愛普羅，你的臂呢。就去那些太太們處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八

〔註六〕 Iada 是斯巴達的王左。據說猶彼特變成了天

鵝去訪她。她就生了兩個蛋。一個出來是海倫，

另一個則生出二個男子。海倫是荷馬史詩中美麗

的女子。

那雷神進了猶奴的客廳，鞠着躬，那鞠躬沒有神可以向他匹敵的；衆人都站起來，那天堂之王就坐在賽利斯和拉唐娜中間。那憂鬱的愛普羅站在遠些，不一會後，梅奈娃就帶王后他去梅保新「註」的屋裏去集會。麥可萊和格里司們談話，而畢察士則和的愛娜。那三個苗絲給他們唱了個歌，那天堂的王后行去厄斯安了，

「陛下跳舞嗎？她驕傲地問。」

在塵世；我在那兒甚至是有點跳舞的材能哪，可是在天堂的。

「你有很奇怪的生活哪！我聽到過你的漂泊了。」

「一個國王失了他的王位，大概至少都得了經驗的。」

「你的勇氣真是堅定了。」

「我很覺得我的慾望太多了。昨天我是一個漂泊者受那無情風雨的打擊，而現在我是寅夫的客人。當這裏是有生命，這裏是有希望的，而他向着命運嘲笑將會得到幸運的。我願忘記了從前而享樂現在，去感覺到，結果我還是我的妻子的欠債者，自從她的品行是這樣，我可以望着你了。」

【註】Memnosyne 是苗絲們的母親。

「沒有什麼壯觀吧。假如那是，我希望你有更好的幸運。」

「我沒有希冀更大的。」

「你是中庸的了。」

「我也許是比較你所想像的更過分些。」

「真的！」

他們的眼睛相遇了；那底斯薩里人的黑眼珠在那女神的閃耀的眼光之前并不退縮。猶奴的臉色灰白了。猶奴轉身走了。

第二部

Others Say It Was Only A Cloud.

麥可萊和幹尼麥底在奧林柏士的前房的榻上相對假臥着。

「那是真奇怪了，」梅麗亞的兒子說，打着呵欠。」

「那是不足信的，」寅夫的特杯者說，伸直他的腿。」

「可憐的凡人！」那神喊着說，豎着他的眉。

「一個卑鄙的底斯薩里人！」那漂亮的斐利基亞〔註一〕人說，聳着他的肩膀。

「不到三天就回復到了他的流氓的賤根性了！」

「而現在竟在天堂上每個人都給他差使的。」

「他可不會差使我，」麥可萊說。

「他不會嗎？只昨夜——嘎！他來了。」

他們從榻上跳起來；輕輕的微笑可以聽到。那杉才的門大開了，厄斯安邁着進，穿了一件寬闊的早袍，踢着他的一隻睡鞋。

「呀！」那底斯薩里國五嘆着，「我正是我們的！幹尼麥底給我拿些匿陀來；麥可萊，走去和宙夫說，我今天不在家吃飯哪。」

那星使和小斯面面相覷着，很生氣的。

「喂！你們還等什麼哪？」厄斯安說，他正在鏡前理着頭髮掉過頭來。那里使和小斯一溜煙就跑了。

「這就是天堂！」黛亞的丈夫說，躺身在一張榻上；「而且是一答非常愉快的地方哪。這些神人們要他們的心坦坦白白的，我相信我已經是有效地做了我所需要做的工作了。他們要想使我學了他們那些枯燥古式的神仙舉動，

〔註一〕幹尼麥底是 *Phrygia* 人。

是我想我給他們的才幹改變了。你要在天堂舒服你得要支使人。這些獨有的是從胆大妄為有希望的心發明的。宙夫真的是一個優美的老頭兒，而且是有頭腦的。我是最有愛的，沒有可以比伊基奧察士對一切更大的權威了，從那最優美的兩性或是駿馬的系統起，到裁剪一件袍褂或是一盤菜的香味。謝謝，幹尼麥底，」那底斯薩里人說，他從來人的手中拿了那酒杯。

「我乾一杯給你的美味祝福。好極了！這匿陀使我覺得是神仙的。說起來，我聽到了很好聽的聲音哪。誰在音樂廳那？」

「那些女神們，老爺，在練習優特比〔註二〕新製的調哪，辭句是愛普羅作的。那是很好的，無疑的也是很流行的了，因為都是關於月夜長生之可悲的。」

「我敢保證它」

「你有欣賞詩的才能哪？」幹尼麥底問。

「一點都沒有，」厄斯安答。

「愛普羅，」那天堂的小斯繼續着說，「是一個偉大的天才，雖然梅奈娃行他不會成爲詩人的，因為他是神沒的。」

〔註二〕*Enchirion* 是苗絲中之「」。

有心的。但是，你以爲，老爺，一個詩人需要有心嗎？」

「真的我不能說。我知道我的妻子總是說我有壞的心和更壞的頭腦；可是她的意思是什麼，我可以賭咒我完全不明白。」

「梅奈娃將叫你在她的冊頁上題字哪。」

「真的她會嗎！真是抱歉了。我連我的名字都寫不清楚哩。我想宙夫對於這些可笑的事情不大留心的。」

「宙夫歡喜一些警句的。他簡直不重視愛普羅的詩。」

寅夫是一個古典主義者，他愛好諷刺詩，可是不要有諷諷神人和國五的。」

「當然哪；我很和他同意。我記得我們在拉里薩〔註一〕有一個很深奧的詩人，他證明了我的家族是在洪水以前就有了的，他就要求我給他年俸。拒絕了他，於是他就寫了一首諷刺詩，說我是當狄克里安〔註二〕和琵琶重生地上人類時所拋出的石頭生出的，於是保持了我租先的一切產業。」

「嘎，嘎！聽聽！一下雷聲哪。我要去寅夫走了。」

「我要去看看那些音樂家。我還是從這一面走吧？」

「上了那紅寶石的階段，向右轉去，過了那紫紫瑛的長廊。再見！」

〔註一〕Larissa 是底斯薩里的一個重要之城。

「再見；活潑的孩子！」

二

那底斯薩里的國王踱進了那金牆和水晶圓頂的音樂繞了。那天堂的王后正斜倚在一張安樂椅上，拿了小紙頭摺着孔雀。梅奈娃拿着鉛筆批評看一本音樂稿本：愛普羅很順從地傾聽着她的頌揚的批評。還有些女神們站在優特比傍島，她坐近着豎琴，厄斯安安來時她望着他。她那溫柔，然而更煥燦的臉容的熱情流暢的一瞥，顯出了這位女神著名仍美。

〔註二〕狄克里安 (Dionation) 是底斯薩里的斐提亞國王。當猶彼特銷滅人類的時候，因為他和他的妻子琵琶 (Pyrrha) 善心，只有他們倆存在。他們坐在一隻艇里，在洪水中漂蕩了九日，最後到了浮斯士 (Phocis)，他們就去丹密絲 (Themis) 神廟去問問人類在什麼時候可以重生。那女神教他們蒙了頭，把他們母親仍骨頭拋在他們後面，他們了解所謂骨頭的意義就是地上的石頭，他們拿了石頭向他們後面拋去。狄克里安所拋的變成男人，琵琶的變成女人。

猶奴輕輕地然而很驕傲地點點頭算是歐厄斯安的進來，於是繼續看她的工作。梅奈娃問他的意見關於的修改怎樣，他對學這非常的稱贊。愛普羅給他一個憂鬱的微笑的歡迎，恭賀他是一個凡人。維納絲恭維他來奧林柏士訪問，并說她非常高興的和他相識。

「你看天堂怎樣？」維納絲問，很溫柔沉靜的聲音，帶着一個像夏天的閃電的一個微笑。

「我覺得在這一剎那間它是非常令人迷醉的，」厄斯安回答。

「有一點枯寂吧？以我來說，我大部分的時光都是住在尼度司的：你一定要到那里看看我。那是世界上最美麗不過的地方。你知道嗎，我們的葱頭比別人們的玫瑰更大哩。」

我們會照顧你的，假如你的夫人也來。」

「不要說這個。她總是等在家里自誇着她的在家的賢惠，這是說老是挑針眼兒和她的丈夫吵嘴。」

「呀！你真是一個滑稽的人了。真的非常之好。唔，以我個人來說，我是觀喜有井泉的地方的。尼度司，柏浮司，西朵拉〔註〕——你可以常常在這些地方找到我的。我歡喜這種容易散心沒有結果可見的生活。在這些可愛的地

方看了你們這悽慘的人類，我是非常同情的，他們要從他們所掛着的腳鍊，麻木的，秩序的，機械的道德，政治的陷阱中解放出來。我真自驕我是井泉的女神。真的你要來尼度司看着我。」

「這樣的一個邀請是用不着重說的哪。尼度司是你最歡喜的一處地方？」

可不是；可是近來裝滿了殘廢的亞細亞人和虛弱的波斯人，同時又充滿了從島裏來的來亮的英雄來照顧他們的女兒，他們很少想到賠償那些焦黃臉色和震動着的肢體的人們所受到煩擾的。不，我想柏浮司是我最歡喜的地方。

「我久聞它的堂皇奢麗了。」

「啊！那真是可愛。是我心目中的鄉村生活的地方。」

一根樹兒都沒有！當西柏拉斯很熱的時候，你跑去柏浮司吸吸海風，相信得的所碰到的人個個的臉色都非常滿意的。一切的煩惱都去在後談了，好像是天賦來就這錢的。」

「我記得當我們結婚後，我們說過去西朵拉度密月的。可是黛亞一定要帶了她的女僕和領帽帽子一起坐在我們

〔註〕Cnidus, Paphos, Cythera 都是維納絲所歡喜

的地方。柏浮司并有她的大神廟，

的車裏，所以我第一次就生氣了，自己回來。」

「你是很勤的。我曾領帽匣子的：它們總是阻礙人家。假如你是在戀愛，你是會歡喜西朵拉的。高高的懸崖，青翠的圓山岡，陰翳的樹林，彎曲的路徑和可愛的路照。我近來不大去那兒了，」那女神繼續着說，看來有些悲哀和嚴肅的，「自從——但是我不要和厄斯安說感傷的話了。」

「註」
「你以為我是這樣無情的嗎？」

「可不是。」

「也許你是對的。我們凡人太過鉄石心腸了。」

「我聽到了。真是古怪了！」那女神說了就溜開去歡迎馬士了，他正躡進來的。厄斯安給人介紹見那戰爭的英雄了，他看來非常兇惡，硬巴巴的鞠一下躬。那底斯薩里的國王抽身便走。梅奈娃打開了她的冊頁，請他寫一行詩

「註」維納斯是很浪漫的女神。她對學她的丈夫希佛

士他斯頗不忠實。她愛了幾個神。又愛了凡人愛

唐尼士 (Adonis)。愛唐尼士是很美麗的廿年在

時狐時他給野豬所傷死了。她很悲哀，正至離開

了天堂。地獄之王可憐她容許她一年有六個月在

地上和維納絲同住。

「智慧的女神，」那國王說，「若非你感應了我，那純潔無瑕的一頁還是讓它像你一樣的純潔吧。我自己發出的命令我也不會簽上字的。」

「這是底斯薩里的厄斯安所說的話嗎？——他經驗了這許多事，假如我是不錯，他所感想的可不少。我可以很容易的覺到爲什麼這樣的一顆心要在那些普通的民衆中把它的動作遮掩起來，但是請你承認梅奈娃的感謝的致意，使她堅信她是例外的。」

「我似乎聽到了神諭的感應的音樂。給我一枝筆。」

「這裏有一枝，是從神怪的貓頭鷹身上拔出來的。」

「好！我寫了。——這裏！這樣可以嗎？」

梅奈娃讀着他所寫的：——

我看過了世界，所看到的比這個世界更多：

我研究了人類的心，而現在我又和神仙們在

一起。我的智慧之果已經採摘了，這就是。「冒

險的事是給冒險的人的。」

厄斯安在天堂給梅奈娃的冊頁寫的。

「這是很短短的詩句，」那女神含着有趣的態度說，「然而充滿了意思的。你有勇敢的精神和思想豐富的心

「我太過勇敢了；我們還沒有看見我想要做作的事哪。」

「我要去宙夫處了，」梅奈娃說，「要開會哪。我們再會。再見厄斯安。」

「再見。」

那底斯薩里的國王離開了剩下的幾個人，疊着手臂倚在一支環柱。馬士很專心的神氣聽着維納絲。優特比很注意着他們的談話。那天堂的王后似乎很專注於她的創造紙孔雀的。

厄斯安行上前坐在一張榻上近着猶奴。他的態度是已經剷除了他向來著名幽默，大意命治淡的了。他，正至有一點狼狽起來。他想要說的話都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結果他開口了。

「娘娘聽見密士蘇蒲他米亞〔註〕王后的孔雀嗎？」

「沒有，」猶奴帶着莊嚴的神氣回答；於是她又含着

一種漠然又好奇的態度說，「它是有趣味的嗎？」

「它的胸是銀的，它的翼是金的，它的眼是紅玉的，

〔註〕Mesopotamia是亞細亞的一個地方。曾屬於巴比

倫的。

它的爪是紫水晶的。」

「它的尾呢？……」猶奴很熱心的問。

「那是祕密的，」厄斯安回啓。「尾是整個部份最不可思議的。」

「啊！和我說，請你和我說！」

「我忘記了。」

「不，不，不；那是不可能的！」那活潑的猶奴喊着說。「煽動的凡人！」那女神繼續着說。「讓我懇求你吧；立刻和我說！」

「這兒有一個理由不許我。」

「那是什麼理由？真真古怪了！那是能夠有什麼理由？和我說吧！一個特殊的，私人的恩惠，我請你給我說。」

「什麼？理由還是那條尾？那尾是不可思議的，而那理由則更正。我只能講一個。你棟吧。」

「人類是何等煽動的啊！那尾是不可思議的，而那理由則更正。很好，那末講那理由吧——不，講那尾。不，既然是特殊的恩惠，兩個都和我說吧。那條尾是什麼做成的，那理由是什麼的？我簡直好奇到要命了。」

「娘娘把那孔雀摺錯了，」厄斯安很冷漠地說。「它

更像梅奈娃的貓頭鷹。」

「密士蘇蒲他米亞王后有了這樣的一件奇蹟誰還留意紙孔雀哪！」猶奴喊着說；她把一個早晨的勞力所得的都撕成了一片片，很生氣的扔下了。「現在快些和我說；假如你還有一點尊重我。那條尾是什麼東西做的？」

「而你不願意去聽那理由了？」

「那後來再聽吧。現在！我傾聽着了。」在這一剎那間，幹尼麥底進來了，向那女神湊着耳朵講話，她顯然的很生氣就站起身，去宙夫處了。

三

那底斯薩里國王踱出了音樂廳。垂頭喪氣，然而并不受了興奮的影響，他跑上了奧林拍士的一個花園了。他到了一處給很多杉木繞圍着的美麗青翠幽靜之地，那些杉木之大，好像是人類創造時就有的；是那麼新鮮和悅目，你幾乎以為它們是給第一次春天的露水洒濕了。那些草土比毛茸還更柔軟，當你踏着它們，就發出一種清芬的香味，邀請他去躺身在天然的榻上。他投身躺在那芬芳的草地上斜靠着臂，陷進了深沉的幻想裏了。

時光飛過了；遠遠的空林中的日光柔起來漸漸變成陰

影了。

「厄斯安，你好嗎？」有個聲音問，很狂熱而甜美，顫震地像鳥雀的。那底斯薩里的國王驚訝地望起來，帶着一種從夢中給人驚醒的，或是快意地在沉思着一些古怪的甜美的秘密的神氣。他的臉頰漲紅了，他的黑眼睛發着火，他的眉毛都震起來，他的披散着的頭髮不時的給微風吹動。那底斯薩里的國王抬起頭來看見了一個很美麗的少年，很明顯的，他是到了春情發動期的年紀了。他的身體，雖然是太高些不配他的年紀，然而非常端正分配得很優美均勻的。他的秀麗的，有些圓圓的臉帶着很深然而可愛的鮮紅，像薄暮中的玫瑰，裝上了閃動着的酒渦。像是星光的大而深藍的眼睛充滿着喜悅，一種惡意隱匿着的嘲笑籠罩着他撇着的口唇。他的淺褐色的頭髮，在他的白額傍邊分編着，成羣的髮曲着在他的兩頰之旁，然後像太陽下的潮水一般傾到在他的肩頭。而那美麗的少年的背後有兩片翼向前鼓着，它的顫震着的光澤，好像浸在日暮的光輝中；是那麼千變萬化的，那麼光豔的，它的色彩是那麼新奇的變動着；紫色，鮮紅，然後又金色；本質是蔚藍的撥濺着橙黃光滑的黑色；現在單講羽毛，比光還白，像發着亮的霜，像翡翠和紅玉的星，然後那非常光儀的原色

激發着！那美麗少年的一面顫動着傾斜地鞠躬。

「啊！神仙！你一定是神仙！」最後厄斯安喊着說了
「難道我看了美麗的愛神嗎？」

「果然，我是枯必特（註），」那少年回答；「我很好奇的要想知道厄斯安在想什麼。」

「想的總是比较的勇敢得多的。」

「曖昧的凡人！你不要害怕來信任我，我信得我的幫助你是很需要的。誰躺在樹蔭之下青綠的土草上沉思，而不請求枯必特的幫忙的？來吧！坦坦白白的，誰是你的女英雄？一些思春的美人給人背棄在遠地；或是更糟的，一些不真的婦人，她們的墜落比她們的美迂更容易地被人忘掉？無疑的，那是很可憐的情形呀。那不是你的夫人吧？」

「當然不是，」厄斯安很出力的說。

「別的男人吧？」

「不。」

「什麼！一個無情的處女吧？」

「註）Cupid是愛情之神，維納絲的兒子。他永遠是伴着母親的。他的箭射進了人和神的胸頭就可以有愛情的。」

厄斯安搖他的頭。

「那末，是一個寡婦了，」枯必時繼續着說。「誰聽過一個寡婦會這樣的！」

「憐憫我吧，可敬的枯必特！」底斯薩里的國王說，突然的在地面站起來跪在那神之前。「你是世上人類的朋友，什麼人都在你神壇之前燒香的。你的神怪的區別並沒有背叛！你吧？我是絕望地，瘋狂地，非常致命地在戀愛。我的熱情的對像并不是我的妻子，也不是別人的。不管他們說和詛咒過說我是一個實際上的社會人物。她不是處女，也不是寡婦。她是——」

什麼？什麼？那不耐煩的神喊着說。

「一位女神！」那國王回答。

「哨！」枯必特吹了一下口笛。「是不是我的惡作劇的母親給許了你一個天真的賣弄風情了？」

「可不是；然而那對於我一點都沒有效力的。」

「那末，你真有一顆堅固的心了。也許你是和梅奈娃一起讀着她的詩，給她的一個柏拉圖式的人的陷阱所捉住了吧。」

「她佈了一個，可是我奪圍而出。」

「那末，你又有一條堅固的腿了。但是到底是誰，到底是誰？是海梅嗎？那不會是愛的愛娜的，她是那麼的冷淡

。那是苗絲中的一個，或是格里司中的一個？」

厄斯安又再搖他的頭。

「親愛的朋友，說吧，」枯必特很親密的說，「你隱瞞得太多了，太過假裝了。立刻把你的心頭平下來吧，假使我能夠幫忙你，請你相信我的努力。」

「仁慈的神啊！」厄斯安喊着說。「如果我回到了拉里薩，希臘最美麗的神廟是會祝賀你神的感應的。聽吧，我沉思中的女英雄就是天堂的王后！」

「猶奴！那是神怪的！」枯必特大聲嚷着說。

「我在這里，」一種莊嚴悅耳的聲音回答。那天堂的王后的莊嚴身段從左近的樹蔭下行上前。厄斯安站着眼睛釘住地，心頭跳動，臉都紅了。猶奴站着不動，臉色灰白和驚訝；那愛神忍不住大笑起來。

「很好的一對，」他讓着說，在他們之中飛來飛去，在他們的面前笑。「真的，很好的一雙。唔！我知道了，我站在你們面前。再見吧！」這樣說了後，那神就從箭筒中掣出兩根箭來，像閃電一般的快，射了一根在那天堂的王后的胸頭，一根在底斯薩里的國王。

四

那奧林拍土的紫水晶色的黃昏消去了。每顆星兒都發着光亮。厄斯安和猶奴回轉宮裏去了。她斜倚在他的手臂；她的眼望着地上；他們已經看見了那美麗堂皇的大廈了，然而她還沒有開口說一句話。厄斯安也是靜悄了的，心不在焉的望着那發着紅色的天空。

突然的，在離那大門還有一百碼的遠近，猶奴停了步，含着一個不能自己的微笑望着厄斯安說，「我相信你現在不能拒絕我和我說密士蘇蒲他米亞王后的孔雀是什麼造成的了？」

「現在是不可能的，」厄斯安說。「你知道吧，美麗的女神，密士蘇蒲他米亞王后的孔雀的尾是她偷了枯必特的一些羽翼造成的。」

「那是什麼理由阻止了你在先和我說呢？」

「因為，美麗的猶奴，我是人類中最謹慎的」一個，而且尊重女人們的祕密的，雖然不是十分重要的事。

「我聽了你這樣說真歡喜了，」猶奴回答，他們進宮去了。

五

麥可萊在過去大宴會廳的走廊遇到了猶奴和厄斯安。

「我在找你哪。」那神搖着他的頭說。「宙夫很是生氣了。晚餐預備好了。」

底斯薩里的國王和天堂的王后對望了一下進去飯廳了。宙夫望起來很生氣的樣子，然而並沒有紆尊降貴的去露出一點怒氣。宙夫抬頭望着，宙夫向下望着。當那衆神和人類之父開始去吃他的湯，整個奧林拍士都震動了。其他的人客都似乎很不安和緘默的，只有枯必特除外，他立刻的就向猶奴說，「娘娘給阻攔了？」

「我在樹蔭下讀着愛普羅最近的詩沉睡去了，」猶奴回答。「然而我很是幸運，在我的疏忽中找到了一個朋友。厄斯安，你去了什麼地方了？」

「喝一杯匿陀吧，猶奴，」枯必特說，含了惡意雲着眼；「也許厄斯安也來和我們乾一杯。」

這是奧林拍士向來沒有過的最莊嚴的晚宴。每個人都似乎沒精打彩垂頭喪氣的。猶彼特只喃喃的自語着，那聲音很像遠處的雷聲。

愛普羅和梅奈娃耳語。麥可萊沒有開他的口，可是不時的和幹尼麥底交換着有意義的對視。馬士補償了他的對維納絲獻殷勤，和她說話。枯必特只顧着詢問那些不通情的問題。最後，那些女神們退下了。麥可萊努力的去使宙

夫高興，可是那雷神對於他的最好的故事一點都不笑。馬士剔着牙齒，愛普羅玩弄着戒指，厄斯安在沉思着。

六

那是很大的一個緩和，當幹尼麥底呼喚了他們聚在一起來消遣了。

「我已經寫好了一段批評關於你所寫的了，」梅奈娃對厄斯安說，我很渴望着「想聽聽你對它的意見怎樣。」

「我是一個很不行的批評家，」那國王說，離開了她。猶奴在遠遠處對他微笑。

「厄斯安，」在他經過時，維納絲說，「來和我談談天吧。」

那勇敢的底斯薩里人臉紅了，他囁囁着說出一個沒有意義的藉口，他離開了那個受了驚愕和好脾氣的女神，他就在坐猶奴旁邊，他坐下去了後，他的憂鬱的眉毛似乎突然的煥發起來。

「原來如此？」維納絲說。

「哼！」梅奈娃說。

「哼，哼！」枯必特說。

猶彼特和麥可萊玩着紙牌。

「今天什麼都不對的，」那天堂的王帝說；「牌風又不好，又給人攔了吃晚飯，——給一個凡人！」

「陛下切不要覺得驚訝，」那好脾氣的麥可萊說，他對於厄斯安是沒有好感的。「陛下切不要對於這個人的舉動覺得可怪。只要想想他是什麼人，他處的是什麼地位，我只覺得有些奇怪他的心不像他的面的。一個人，一個泥造的人，在天堂！只想一想，老爺！這還不夠激發那些泥造孩子的頭腦？真的，使陛下攔了晚餐去等候他是有些大逆不道的。我真想不到會這樣。使喚我和對待幹尼麥底像他自己的小廝，他真的竟命令了整個家了；這一切竟是這種人，這種地位的幹出來，然而我實說，我實在以為他對陛下還有一點尊敬的。」

「他真的使喚你嗎？」宙夫問。「我有士佩。」〔註一〕
「啊！那是很可笑的，」佈麗亞的兒子說。「陛下很難想到這些可笑的事是天天有的。」

「永遠的這樣！那是可能的嗎？這是我的脫列克」〔註二〕了。而幹尼麥底也是這樣嗎？」

〔註一〕有鋤形花樣的紙牌。

〔註二〕即「Trick」牌之一類。

「啊！真討厭的，我和你說，老爺，」那美麗的拿杯者說，斜倚在宙夫的椅上很撒嬌的表示出他受寵愛的特惠。「真的，老爺，如果厄斯安繼續着這樣下去，不是他滾就是我滾。」

「那是可能的嗎？」猶彼特說。「但是我不相信一個人能夠使我攔了晚飯的。二和三成了五。」

「那是猶奴唆攔他的？」幹尼麥底說。

「他唆攔他嗎？」宙夫問。

「人人都看出哪？」幹尼麥底抗辯着。

「那是真的，有些給人看出了，」麥可萊說。

「這樣的一個人有什麼事好和猶奴講？」宙夫喊着說。「只不過是一個凡人，一個卑鄙的凡人！你不錯。我給他欺騙了！誰會想到這樣，我待他那麼好他竟攔了我使我去等他晚餐？」

「他和猶奴散步哪，」幹尼麥底說。「那真是羞恥的事，他們偶然相遇了，枯必特看見了他們的。」

「吓！」猶彼特說，臉色變成蒼白了；「你不是這樣說吧！，Requied〔註一〕我是神。這是我的。王后在那

〔註一〕Requied是玩一種紙牌時，自己先得三十點

，以對敵人。

里？」

「和厄斯安在談天哪，老爺，」麥可萊說。「啊，請你相信我，老爺，我不知道你說的是金銅鑽註的王后哩。」

「不要管這個哪。我Requiel了，我給人耽擱了晚飯。今天要告發的了！真的厄斯安和猶奴談天嗎？我們不能容忍的。」

七

「猶奴在那里？」猶彼特問。

「我相信我不能說，」維納絲微笑着說。

「我相信，我不知道，」梅奈娃帶着說。

「厄斯安在那裏？」枯必特說，立刻笑起來。

「麥可萊，幹尼麥底，快些找天堂的王后，」那衆神和人之父震怒了。

那神人的星使和天上的小斷各分門跑出去了。這兒只有可怕的和神的靜寂。宙夫的震怒降在眉梢了，像大風雨蓋在山頂一樣。梅奈娃坐在紙牌桌前自己耐心地玩着牌。

「註」紙牌中有紅菱形在一角的即是金銅鑽，「王后」也是紙牌中一個名稱。

維納絲和枯必特在後面忍着笑。不一會後，那兩個使者回轉來了，麥可萊看來很鄭重的，幹尼麥底則很帶着惡意。

「喂？」宙夫問；只這一個單音字就使整個奧林拍土顫動了。

麥可萊搖他的頭。

「娘娘和底斯薩里的國王曾在騎樓上散步哪，」幹尼

麥底回答。

「她現在在那里哪，老爺？」特猶彼的問。

麥可萊聳一聳他的肩頭。

「娘娘和底斯薩里的國王在枯必特的開子下休息着哪，」幹尼麥底回答。

「混了混了！」那衆神和人之父喊着說；他站起從桌上拿了一根蠟燭在手，把那些紙牌攪得亂糟糟的。每個人都到了，梅奈娃，維納絲，馬士，愛普羅，麥可萊，幹尼麥底，那幾個齒絲和格里司們，還有那些有翼的守護神——每人都拿了一根蠟燭；把燭台搶規了，每人都跟着宙夫。

「這一面，」麥可萊說。

「這一面，」幹尼麥底說。

「這一面，這一面！」衆聖的聲音回響着。

「惡作劇哪！」枯必特喊着說，「我要去救我的犧牲者。」

他們都在騎樓上了。那衆神和人類之父，雖然動了肝氣和很匆忙，然而還很莊嚴的移動着。在天堂照例是夜裏很清亮和有星的；可是這個甚至是的愛娜也覺得討厭的，否則她是有了別的事了，而且又沒有月亮。他們可以看見閣子了。

「你是什麼？」枯必特問一個守護神，他偶然的把他的蠟燭吹滅了。

「我是雲，」那個有翼勝的守護神回答。

「雲！再好沒有了。來，給我一個伶俐的跑，枯必特永遠記着你的好處的。飛吧，飛吧，好的雲，把你的身體環繞着那閣子。快跑！不要問話；像我的話一樣快。」

「我說這里有霧哪，」維納絲說。

「天堂上夜裏的烟霧！」梅奈娃說。

露絲「註」在那里？宙夫說。「什麼都不對了。誰聽過天堂有煙霧的？」

「我的蠟燭滅了」，愛普羅說。

「我的也是，」馬士說。

「註」諾，她是「夜」的化身。

「我的，——我的，——我的，」麥可萊，幹尼麥底和那些苗絲，格里司們都說。

「所有的蠟燭通通滅了！」枯必特說；「照例的發霧。」我甚至看不見那閣子哪：那一定是在這左近的，「那神自己說着。」啞，啞；我應該回去我的閣子的，真不憚在這黑暗中瞎摸哪。這是一步石級；這是一塊石頭。那門開了，但是那雲比我先進去。猶奴，猶奴，「那愛神低聲說，「我們通通來了。快些逃走吧，像那些清白女人們一般，你的名聲只是像給雲遮蓋了一樣：不久後就會消散的。看哪，天是清白的。」

「那一定是我們的火把的熱氣了，」維納絲說；「看哪，烟霧散了；看見那閣子。」

幹尼麥底向前跑去，直衝去把門大開了。只有厄斯安獨自一個。

「拿了他！」宙夫說。

「猶奴不在這里，」麥可萊說，帶着歡喜和失望混合着的神氣。

「不管這個，」宙夫說；「拿了他！他使我耽擱了晚餐。」

「這是你待客的盛意嗎，伊吉奧亞士？」厄斯安含着

優美像無辜的聲調嚷着說。「我要給我自己辯護的。」

「拿了他，拿了他！」猶彼特喊着。怎的了！你們看着不動幹嗎？難道你們駭怕一個凡人？」

「一個底斯薩里人？」幹尼麥底增加一句。

沒有一個上前。

「找海丘奈士來，」宙夫說。

「在一會內我就可以把他帶來的，」幹尼麥底說。

「我抗議，」那底斯薩里的國王說，我反對你們對這最神怪的權利侮辱。」

「是結婚的關係嗎？」麥可萊說。

「是晚餐的鐘點嗎？」宙夫說。

「用不着和厄斯安說感情的話哪，」維納絲說；「凡人們通通是鐵石心腸的。」

「冒險的事是給冒險的人的，」梅奈娃說。

「海丘奈士來了！海丘奈士來了！」

「拿了他！」宙夫說；「拿了這個人。」

那凡人和那不可抵禦的半神抵抗了一下，可是終歸失敗。

「我給你拿你的箭石來好嗎，宙夫？」幹尼麥底問。

「給他短短的一個責罰不見得是神值得做的事，」猶

彼特很莊嚴的回答。「愛普羅，拿你車上的一個車輪來。」

「那末，明天早晨我怎麼辦呢？」那日神問。

「來一個餛飩了，」宙夫回答。「把這驕傲的壞蛋綁在車輪上，使他軋到地獄；它的轉動是永久的。」

「我把什麼東西綁他呢？」海丘奈士問。

「拿維內絲的腰帶吧，」那雷神回答。

「那是什麼？」猶奴行上前，臉色灰白而紛擾。

「來吧；你看見我的，」猶彼特說，「跟着我，跟着我。——他們都跟着那首領，——所有的神，所有的守護；在中間，那強壯的海海的丈夫高高的背着厄斯安，向那不祥的車輪而去。他們到了騎樓了；他們向那閃耀着的琉璃階段跑下去。海丘奈士高高的拿着他的重担，預備好一點頭，就把這不幸的大胆的凡人拋下經過空間到地獄的。那一羣人們都圍住了他，窺看着那閃着星光的深處。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指示出要和不同等的有關係總是不幸的。」

「天國的暴君！」厄斯安說。

不一會一切的聲音都靜了，他們都聽那無可匹敵的犧牲者最後的一句話。猶奴很沮喪，斜倚在維納絲和梅奈娃的臂上。

「天國的暴君！」厄斯安說，「我反抗你們神人這種巧妙的殘酷。我的記憶一定要和你給我受的長期痛苦共存的；它會擁護我。」

廿三年七月十二日。譯竟。北平。



進步作家的路是怎

樣？

馬兒

一位尹庚先生，在讀書生活裏的創作經驗中，寫了一篇寫些什麼？怎樣的寫的文章，在寫些什麼的問題裏，指出了進步作家的路向。但是，他指出的路向，是否是進步，確乎要令

人發生許多懷疑。

他說：「從事文學，動手創作，就各有各的目的。有的站在舊社會的支持者那面，幫忙創作欺騙大眾粉飾事實，緩和反抗情緒等等的作品。有的站在新社會的運動員的這面，幫創作宣揚真理，要求解放，鼓動鬥爭等等的作品。」這在前者來說，可以說是說得對，但就後者說所謂「這面」的，也不過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那一套八股。

新社會的運動員，在文學界中雖也不能肯定的說沒有，但可以肯定的說少之尤少。這我相信尹庚先生，決不能舉一個作家給我做例證的。於此我要堅決地說：新社會的運動員，是有的，但決不在所謂共黨中，因為新社會的憧憬，在現黨派的言論與行動上來，是不大相符合。這就因為國民的理想，往往不是黨派的理想，不

己，黨派的綱領而至行動，往往與利益衝突，所以的江西的蘇維埃政治社會，並不是沒有共產黨關係（或政治關係）的國民所願要的。至於宣揚真理，對的；但真理與黨派也是不大符合的。真理固然有時要做黨派的幌子，但隨時隨地都要被黨派犧牲；宣揚社會的真理，則未敢以為然，況沒有參加過政治的人，不大知道，（有聰明與經驗的也知道）但參加過了政治的人，對新社會有正確的認識的，是很清楚知道。要求解放，對的；但所謂解放，是被壓者的解放，是國民的解放，這個解放，在野黨常常以之做口號，這個例子，誰也知道，毋須舉例的。所以解放的要求，要站在被壓者方面，要站在國民方面，決不站在黨派方面；因為這樣子，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

鼓動鬥爭，意義也要分清楚的。

此門爭之所以要鼓動，是要站在真理方面，以與代表罪惡方面鬥爭。決不是鼓動大眾，擁護那一黨那一派，向那一黨一派鬥爭。須知黨派之所有宣傳，就是自己說自己好，希望人家也以爲他們真好，然而他們是否真好，自己宣傳之外，沒有確實的行動在給人家看。蠢的，自然聽你的宣傳，跟着你們去跑，爲你們創世界。但能拆穿西洋鏡，這個不惜犧牲他人而搶奪政權的行動，結果也不過一個政治騙局。

是的，不甘走入古墓的作家，沒有不求「進步」的。但進步的作家，對於現實要了解的，對於理想也要正確的。文學的任務，最高是憧憬未來的偉大，那是新社會的憧憬，手段是在暗示以作者的人生觀做暗示，決不能以黨派的綱領作暗示。所以，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結論是：進步的作家，

是要具有深遠自私與偉大理想。我們要進步到新社會的創造進程上去，不能進步到共產黨裏面去，新社會的福地，並不在黨派的墳場中。明乎此，則進步作家的路向是怎樣，才可以得一個正確的解答。

本位文化建設徵文

李認

教授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之後，接着即刊登了徵文的啓事。出了一個「怎樣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的題目。並且註明文中，要包括了（一）文化的本質；（二）中國本位文化的意義；（三）現代學者對中國文化問題的意見；（四）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原則及方案。

這個徵文我們兩件事最少告的啓事：

一是表示政治當局之注意於此問題
二，是表示十教授能力的之不足。

政治當局之注意此問題，在從來不知文化爲何物。當中，忽然如此注意，在國家文化前途，不能不說是一個好現象。但十教授既發表宣言於前，不能繼續於後，要此問題分開要求解答，不能不認爲一件可憾的事。

教授之所以爲教授，其教養當然不是平常人所能及，對於此問題研究，材料之搜集，又有很便利良好的環境，今乃不能繼宣言之後，說明了徵文中所涵有的回點，不能不令人對於十教授的能力發生疑問。

這個徵文啓事，不是發於十教授，我們當然不能上他們的賬。不過，十教授既發宣言於先，當然胸有成竹，以繼其後，即在義務，也應該拿出理論來以繼其後，大可將文化建設的方案，貢獻於政治文化當局。

或者說，文化是衆人的事，十教授不包辦，所以不能不公之國人，說

話也未嘗沒有道理。理由如爲實在的話，我們雖不能對教授們苛求，要他們在教授學生之餘，寫三萬至五萬的文章，但最少也要給人一些比較具體明瞭的文章。要做一個運動，不能那麼隨便的，須知一個有意義的運動，沒有可運用的能力結果是不能免於落空的。我想，教授們不至發了宣言便這樣子讓他落空下去。

本位文化的反對者

燃然

十教授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這宣言，對於文化史清算的不大清楚，對於本位文化的意辭的未能明瞭，對於建設的路程未能確指；自然是一件引爲美中不足的事。然而，他們不過僅僅一篇宣言，他們的意念，在原則是很可以同情的，是值得同情的。

在文化沒有了中國，是鐵般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而中國文化之不能躋於文化之林，文化界大部份之成爲外國附庸，小部份的移古舊運化，也是隨處可見的現象，也是不能否認的。

「這個宣言是否有於他作用，在文化立場上殊無須加以若何的索隱」（見七日談一卷七期傑生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的，這若是一個政治集團，有此針對時弊的運動，也不能不佩服其目光之深遠，發動之得宜；在文化的立場，真理的立場祇有補充其缺點，殊不能以人廢言，根本推翻之。

在文化街上行走的一位張硯田先生，是這個意見的反對者。自然，他是否定了宣言的一切。但是，他的態度，他的思想，似乎是瘋狂了的，語無論次的反對着。

本來對於一個主張的反對應該要有反對的理由，決不能憑着一個政治的情感，瘋狂狂呼。老實說，要反對中國本位文化，儘可以提出蘇俄文化等等，否則，一方面反對的理由，那不是文化的討論，而是政治的門口，這於第三者，是不能予以同情的。

我們是反對文藝黨派化的，在此原則之下，殊不能爲文化黨派化辯護，但若果一個黨派能提出了合理的主張，沒有違反國民的思想與利益，有時明知別有企圖，祇有糾正的義務，毋須以政治的敵意，自行取消了與人爲善的機會。在政治觀念來說，老百姓對於某個黨派，如若某個黨派能代思想與利益說話的，祇有促其實行，表其不必反對其言論。

世界是聰明人的世界，政治權力是要落在聰明的人或集團手中的。中國本位文化的口號，若是黨派政策的

話，不能不佩服其聰明。又再一個老實說，在日本佔領東三省的時候，「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口號，總比「反對日本進攻蘇聯」的口號爲實際，中國人以中國爲祖國，道理總比中國人以蘇俄爲祖國強得多。

智識份子的投機，不正當的企圖是永遠置文化於不幸的地步，實在，這在沒有企圖的文化人，可以有話說，假定另有政治立場與企圖的，一切的反對，等於烏龜罵忘八，有知者要在傍呵呵大笑的。

張視田的態度，無疑的是政治的瘋狂者。然而十教授則如何，宣言發出來了，下文如何，是有待於分解的。我希望他們言行相顧，不要給我們「三頁空白」的下文，不要於實現某種企圖之後，默爾而息。

幫閑文學與幫忙文

學

馬兒

現在刊物上發見了許多攻擊幫閑文藝或藝術的文章，這自然在我們中國現環境下，祇有幫閑文學才可以存在，才可以發展的結果。幫閑文學自然是要不得的，但迫文學而走上幫閑之路，在從事文學的人，當然要負責任，但客觀的力量，也不能不負責任，說句刀筆師爺的話：「法無可恕，情有可原。」「幫閑文學」一個名詞，似乎創造於魯迅，幫閑人物的行爲，據說即所謂做好做歹，「不外是矮趣，拉皮條，扮黑臉或紅臉」之類。那種幫閑的文人，在中國已經是古已有之，不過沒有於今爲烈吧了，不過除了幫閑文學之外，相反地就有一種幫忙文學，如果切實一點說，幫忙文學的勢力，要比幫閑文學爲

大。

爲什麼叫做幫忙文學，顧名思義，即是幫忙的意思，所謂幫忙，就是幫人之忙，話雖如此說，並不是無條件的幫人忙。幫人忙者，即所以帮自己的忙也。

所謂幫忙者，自然是承繼了中國官僚的傳統，所謂攀龍附鳳是，不過希望這個能給予他們的利益。所以，有些可以向上鑽的就鑽，鑽不入的，就要向下擠。大幫而特幫忙。有現成的利益固好，即沒有現成的利益，過屠門而大嚼，一個美好的憧憬，感情確勝於無。如此的幫忙，所以爲他人，即所以爲自己，這是幫忙文學之一種。

那些幫口的文學家，他們的幫工夫，第一，是平輩間的彼此互相標榜，我們的朋友，即我們的集團的東西都是好的。文壇祇有我們，祇有我們

獨尊，非我族類，其心不同，是不能有所假借的。於是，彼此幫忙，便成了文學的藉口。第二，太此意念，掛了一個提拔新作家或青年作家的招牌，招收囉囉，若是誠心歸來的，一篇莫明其妙的作品，也捧了半天高，是了不得不得了的創作。這樣子的幫忙，可以得一個噱頭，或者得一個助手，於是乎可以在文壇替天行道了。這是幫忙文學的第二種。對閱文學的無聊，是要不得的；但幫忙文學的投機是要得的嗎？我是深深的懷疑着。

祖師的法寶拿出來

了

煥然

在一班瞎了眼睛迷了心竅的政治宣傳員，與高彩烈地以政治強姦文藝當中，我們正確地揭起了反對的旗幟，不但打破了他們的理論，而且搖動了他們的營壘。在黨派宣傳的政策上

，在個人風頭的行爲裏；必然的不但招致了我們的『蘇俄同胞』，『C P 同志的厭惡』，而且招致了他們的痛恨。這第一，第三國際宴會裏剩下的骨頭，有吃不到的危險；第二，他們的卑劣行爲，有被文藝讀者所唾棄的必然。他們『厭惡』與痛恨所發生的結果則如何呢？正面的討論嗎？他們的理論，以之嚇嚇不懂政治的文藝作者還可以的；但對會經滄海的我們，不但沒有用，且有招致一敗塗地之虞。所以，在無以爲計當中，祇有將他們的祖師馬克司中傷巴枯寧的看家法寶，偷偷地祭了起來，在側面來『胡說』，作沒有根據與理由來胡說，來『造謠』。

所謂文學新輯，就是他們最後掙扎的地方。而作爲此新輯的主將，自然是由中華日報副刊動向出來，姓聶而署名耳耶那那位先生。

聶先生是一位什麼東西，我是無須肯定的斷說。有一天晚上，聽了一位留俄朋友和傑兒談話的結果，才得明白。

他說：聶先生是留俄的，初則大談其無政府主義，繼而清聽零件片段的馬克司辯證法之後，便由安娜其而變爲布爾什維克了。歸國之後，在所謂左翼的刊物上，自然是左傾（？）但在中華日報的副刊上，則又另外一個左（？）再在南京的刊物，又不妨右到被捧（我有捧）爲詩人。這樣子一個態度，不知是『野雞的技倆』，還是屁精的行爲了。

當着朝上無望當中，不能不努力於下層了，那個文學新輯，自然是工作的表現。

蘇俄的同胞們！C P 的同志們！獵狗恆遺山上喪，狡兔死後走狗烹，你們是不會知道的。但政治宣傳在文

黨界沒落之秋，看你們再有什麼辦法？須知一些共產八股，是不能挽回沒落的命運的。

我們正式對你們聲明：好漢的，請在論理上作正面的攻擊，須知兒城的伎倆是沒有用，祇有自暴行下流與卑劣。

大眾語運動的悲劇

李麟

所謂「左翼」或「文總」的同志，在黨的命令下，在許多以前，曾以九牛二虎之力，作了一個大眾語運動，以騙騙人，騙騙自己。此種堂吉珂德的表现，一到了理論和事實來臨，當然是一場笑話。

所謂大眾語運動，由大眾語的創造而到了拉丁化，他們自己確鑿鼓喧天的熱鬧一下。然結果「大眾」不知有這回事，而所謂「語」也者，也不

知同志們怎樣的去「實踐」。

大眾語運動，便如此而收場了。

「沒結果」而收場了。

事實雖然如此，同志們是不能服氣的，在了無聲息中，自騙自的說去實踐。然實踐得些什麼東西出來？祇是天曉得。

不過，他們爲了工作，還須得繼續努力的。然而，他們對於大眾語的失望，寫了很傷心供詞。

「於是，他指參加大眾語運動的人反對給那些大眾語的調論感動了。速反對採用土語方言，他也同意起來。」（見新學新輯第一輯三十五頁）人生到此，天道甯論；我們的同志如何的傷心呢？

參加大眾語運動的人，爲什麼要被反對者的論調所感動？自己若果對自己理論照閱一下，便會明白了。一個理論之所以孤獨，一個運動之所以

失敗，是一個失敗中的詛咒與哀鳴所能挽回的嗎？

「新的堂吉珂德們」——大眾語的騎士運動，還不相信是失敗嗎，傷病在床上還不服輸，還不明白；所謂新堂吉珂德，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麼？可憐的新堂吉珂德，他們在哀鳴着了。

大眾語運動，便如此作了一齣悲劇的收場了。

屠龍與屠狗

紅僧

文學的作者預先生，預言今年的文壇，將有「屠龍術」繼「登龍術」而出版，序言略爲登龍最有效之方法，厥爲屠龍云云。是說也，就是說今年必有願登龍於文壇者，將以攻擊所謂有地位有名聲的作家。預先生自然龍門中人，對於個種不幸事件，自然是不高興，所以言外致其嘆息之意。

我國文壇，有許多自命爲龍，自許爲龍的名作家者。即文學的一羣中，無論是自扮出台，或是客串出台的，都是文壇上「德高望重」，聲名籍籍的作家。但是，他們終予我們一點什麼？我們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我們在政治上不成承認國家是「誰家的天下」，自然在文藝上，也不能承認文壇是那一羣龍的世界。同時；在政治上誰有建樹，誰的統治就得人擁護，如凱末爾氏之得土耳其三次聯選爲總統的事實是。文藝也如此，誰能真正爲文化爲藝術而努力，誰就得到人們的崇拜。反之，在政治要發生革命，在文藝上不但要屠龍，簡直要屠狗。

我們贊成爲文化，爲藝術，爲人生而努力的作者；我們反對爲黨派，爲個人的企圖而努力的作家；負有政

治使命的作家，不過一個宣傳員，是要反對的。沒有政治任務而左傾投機的作家，不過是一個賣身投靠的狗才，更要反對的；不管是什麼龍！或是什麼狗！一律要屠！

自然，我們並不否認以攻擊他人而圖成名的人，這種人的動機自然是卑劣，即所謂李鬼式的批評家是。但對有名的羣龍而攻擊的人，也不能否認是李遼的斬殺。總之，一個作家，祇要忠於其創作的職務，真金不怕火來燒，無理的攻擊是不怕，真正是龍，是不容易屠的，祇有狗才，容易爲人所屠耳。

我希望文壇之龍，要自由飛騰於自由的天空，切不可自墮於狗窠。我們要文壇之龍，我們決不屠龍，我們不要文壇之狗，因爲要破工夫去屠狗，也是一件討厭的事情。龍乎龍乎，你們能自愛而愛藝術，誰忍屠之，誰

又得而屠之？

從駱駝的足音說到

現代派

天裸

現代上的詩，有許多人在批評，由批評而責問，於是，引起許多的糾紛，雙方各執一詞，不能辨出誰是誰非；自然，這當中總有一個是牽強附會，現在，我們站在客觀的地位，作一個詳細的檢討，這裏，先將各方主要的理論錄在下面：

崔多給「現代編者的信」讀到楊子英先生的「詩三首」時，覺得無限的神祕，奧妙，奇異之感。……如簫前「一首中所寫：「駱駝足音的遼寬的北風。」我始終不明白會有駱駝足音似的北風，況且駱駝的足是軟的，慣行的，又沒有釘掌，根本就無音之可言，怎麼會與北風連在一起？……

「現代」編者的答覆：我們先得

注意，「簪前」是一首懷鄉的詩；詩人想到北風都有家，因而起了自己的

漂泊感，北風是從遠處吹來，因可用「遼寬」這形容詩，詩人因北風而聯想到沙漠，（北風的故鄉），因沙漠而聯想到駱駝，因此，他聽到北風聲音，便想像他是帶著故鄉的聲音來，這種表現，實是最經濟而又深刻的。

吳奔星詩的讀法：將楊先生的「詩三首」：尤其是「簪前」一首，讀的次數愈多，其意味也愈無窮……不特意味愈無窮，而情感的共鳴也愈悽惻。如「駱駝的足音似的」……一段，真有使流浪在外的讀者泣下的魔力……我說這話，並非袒護楊先生，也並非取媚「現代」的編者……明白曉暢的詩未始不好；但因其明如秋水，一望即穿，沒有誘發讀者的幻想的魔力，較之有含蓄的詩，不免要低下

一籌。

原文既寫出了，現在再逐一檢

討：

崔多的信，是從清華做園中發出的，是大學生階級無疑了，他竟不懂楊子英的詩，別的讀不懂的人當然多；但真真的詩，教人家不懂，不能理會，怎麼好，怕也令人懷疑吧：編者雖然把「簪前」那行詩，解釋又解釋，結果仍教人糊塗，駱駝的足音怎能像那「遼寬的北風」呢？在修詞的「明喻」和「暗喻」，總要有一個條件，就是這兩項一定有個類似點，叫人看見這個，很容易的想起那個來，如「美人如花」這個比喻，是稍習文學的人都知道的一點常識，現在「駱駝的足音」和「遼寬的北風」可說是「風牛馬不相及」，即使拿詩人「感覺靈敏」或「感覺錯綜」的話來掩塞，也掩塞不住，依編者那樣的解釋，

那行詩應當寫成「帶來駱駝的足音的遼寬的北風」或「遼寬的北風帶來駱駝的足音」，因「遼寬的北風」想到「駱駝的足音」，覺得「北風」裏滿是「駱駝的足音」，於是「北風」變成「駱駝的足音」了，我們承認能有這樣的想像。但那樣表現，是何等的晦澀！編者說是「最經濟的」好，那就是取媚「現代」的編者，也不必說，但他說明白曉暢的詩，「較之有含蓄的詩，不免要低下籌。」他所謂有含蓄的詩，當然遠如李義山，近如「現代派」，他是否知道明白曉暢的詩，也有含蓄呢？也有無窮的意思呢？當然，我現在還沒有學上托爾斯泰，極力咒咒魏爾倫，波德萊爾……；我並且也歡喜顯示資產階級沒落的心情的「象徵詩」，但曖昧玄妙，祇在字句上，甚於「驢唇不對馬嘴」的瞎譬喻

，還有人祖護，都是應當咀咒的，最後，拿何家的一段話，做本文的結束：

何家槐在「新月派」正走紅連的時候，曾對人說過……詩不近那一派極容易看出來，你寫幾首和新月派接近的詩，我替你拿去，爲出路著想，不得不如此。青年的詩人們，你們如想出路，就摹仿幾首「現代派」的詩，投給「現代」吧。

——一九三五·元旦日。

「頭巾氣」同「奴才氣」

真白

蘇軾批評李後主的破陣子詞：「最是倉黃辭廟日，教坊獨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說「後主爲楚若水所賣，舉國與人，固應痛哭於九廟之前，謝萬民而後行，何仍作此「揮淚對宮娥」之疾。態呀。」這無疑地是

蘇軾的「頭巾氣」。

「頭巾氣」，幾乎也是我國的國粹之一，尤其是在幾年以前，是隨處可以見到；即以老年人禁止子弟讀紅樓夢這一項看來，已可想到「頭巾氣」勢力之可怕。後來因爲歐西文化之侵入，頭巾氣已經逐漸地消失，代替之是一種「奴才氣」。

就以我國的文壇來說吧，「奴才氣」。是到處瀰漫着。不管談到那一方面——詩，小說，戲劇，文藝批評，繪畫，雕刻，只要一提起筆寫起理論的文章，便把自己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國外作家的金字招牌插了起來。於是乎杜威，羅素，被一班研究教育的緊抓着；康德，格爾被一班研究哲學的緊抓着；研究詩的抓住但丁，拜倫；研究小說的便抓住托爾斯泰，索斯；退以夫斯基；研究戲劇的抓住易卜生，莎士比亞；談文藝批評的抓住斯賓迪

，白登德，談美學的抓住泰納，赫爾，諾夫；談繪畫雕刻的當然離不了達文西，波提切利，羅丹，度勒等，當然誰也不敢否認，就以我上面所舉的這些人，都是值得我們佩服的，他們底學說，他們底作品都值得我們欣賞研究的。可是我們反對的都是那沒有自己的意志，一味盲從着而表顯出奴性十足的人。「你以爲我這句話說錯了嗎？這是×××大作家說過的」。他以爲這樣他就可以不負責，而且勝利一定是屬於他自己的。×××大作家說過話，沒有錯的麼！嚇！該死。

絕不是說笑話，我們看到許許多多多數萬字的煌煌大文，假若把他別人的話通通取銷，那剩下來的恐怕只有，「我們且看×××的話」或「×××××在×書上說過這樣的話」及一些莫明其所以的廢話，其他的恐怕只有○了。

我們不看見那口口聲聲的嚷着辯證法的朋友嗎？依據地是X克斯的經典，乙依據地也是X克斯的經典，大家爭得烏烟瘴氣地，甲說乙放屁乙說甲吹氣，但誰都不敢說，我不是依據的X克斯，這是爲什麼？這是「奴才氣」在作怪而已。

「頭巾氣」我們固然要打倒，「奴才氣」我們更要趕快地洗刷掉。

十二月十二日南京

雜文爭論的餘波

阿們

林希雋反對雜文；理論自然隨頭腦而不清楚，然而擁護雜文的；也不得有如何高明的理由。

這問題本來是過去了，然而在報紙副刊上，又發見了擁護雜文譏罵林希雋之文，這是一件無味的事？

關於這雜文，我們表示過，牠是

文藝中之一個部門，有牠存在的理由與價值。決不如反對者之說，謂爲毫無價值，但也決不如擁護者之說，謂爲如何偉大。

雜文之出風頭，自然是起於林語堂的提倡，但林語堂之被攻擊，不是反對雜文的人，而是反林的人。這種商業競賣的行動，可以按下不題。但若謂林的雜文沒有鬥爭意義，而他們自己的才有鬥爭意義，這是內容的意識的問題，於雜文的形式，問題在此而不在彼。

對雜文而加以頌揚的；在林語堂的思想，將袁中郎搬了出來，公安竟陵派的大說一下，自然脫不了承繼古文統系的意識派。在反林的思想，將什麼鬥爭的政治以口號理提了出來，自然是以政治功用移爲會文藝功用。就兩個相反的態度來看，以文藝的天秤來評衡，自然是林的思想比反林的

思想來得近。然而，今日的文藝，不是土夫的消遣裝飾品固然，但也更不是政治工作人員的鬥爭工具。須知雜文之所以爲雜文，不是起十二代之衰的古文，也不是油印或鉛印的政治傳單。雜文爭論的餘波，是如何的無味啊！

音樂家的悲劇

顧影心

.....

人們驚訝一個注視，一點淚流，
殘餘下羣氓不能了解的一種神祕，
好似波浪，深夜，森林一般。

——La Nuit——

一
戰爭，再也拿不出更新的方法來消滅，於是青年音樂家斯賓對人生的態度從懷疑轉變到厭惡。

他光明純潔的心靈，永不能感化野蠻的戰神！
在煩惱中，他決定跑到海裏去尋找自己清淨的天國，他的父母，是多麼溺愛這個獨生兒子，雖然用盡百般方法，硬禁着他勸阻他不要這樣，父母的這種除了慈愛的心理外，還希望他傳接後代並保持巨大的產業，可是對於這些，斯賓一些也不留戀，布爾喬亞的生活，他過得委實太膩煩了

，他堅決地需要劃開自己與污濁世界的疆界，妻的眼淚是哭得快要瀕竭，斯賓對她說：「妻，不用悲傷，你應當祝賀你的丈夫行將求得真正的快樂！」

二
一天，他攜帶了坐臥俱備的梵奧鈴，在父母和妻的慘痛的攔阻下，毫不戀惜地出亡了。

斯賓出亡將近三年，沒一些音訊，也沒一絲消息從認識他的人們口中逗出來。家人雖然耐不住苦痛的襲擊，但不希望他葬身於滾滾的波濤之中，其實，在這三年中，斯賓並沒有跳海，却到處浮遊了一些時，他企圖利用流浪生活來貼切社會的多面，希望從這個蓬轉遭遇中再來體驗社會一番，再來做一次末了的親近。

當他從T縣到耳埠乘輪船立在甲板上看天與水接連的時候，他的身心，完全被自然界的印象所溶化了，情不自禁地拉上了一曲全能的天主，音調震撼了每個旅客的心靈

，有一次船在黑夜航行，他立於甲板上仰望著繁星，面部浮現著笑痕，隨即拉那略帶悲傷，情調柔和輕美的夜曲，船上熟睡的人，都從夢中驚醒，有的聽了快樂，有的聽了悲哀，他——斯賓——得意地狂笑了，自己像是一夜曲之王——的蕭邦。

三

煩囂的都市，斯賓再也住不下去，當他帶着一顆沉重陰慘的心，想坐火車到幽美的B埠朋友家裏去，在旅途上，眼見一個工人死在鐵輪下，他跟著車長和稽查員下來探聽死者的死因——真是悽惻的一段事蹟呢：這個工人叫王丁生，家住在上海，九一八時，曾經到過東北，實地參與義勇軍的抗日戰爭，身上受了許多傷創，可是統轄他的長官，籍名殘廢把他開了差，離開了軍隊，他的生命更像沙漠當中一株青草，憑着兩條沒有殘廢的腿，掙扎着流轉到南邊來，回到了上海，就做街販，生意非常惡劣！不能維持家裏最低限度的開銷，改做工人，每日收入，仍舊這般，所以……這種慘傷故事的結束，把我們的斯賓拖到了一個無限隱痛的漩渦中，立在工友屍體之旁，他不由奏起一闕詠嘆曲，以過路同命的情緒憑弔死者百萬分的不幸，被這緊張的六弦刺激得流淚的大半都是面黃肌瘦和衣衫襤褸的朋友們，坐在頭等車箱裏的一些先生和太太小姐們，確分明被雪茄煙的氛霧和巧格力糖的滋味刺激得沒有個微感觸，甚至對這位熱情的青年音樂家——斯賓，丟他一個藐視，冷笑的烈性炸彈。

四

斯賓到了B埠，住不上半個月，便向朋友告辭，在他數年來流浪時所得的見聞與印象，從有意義變得無意義，這與奮發得消沉，實然的從社會的二次體驗裏，確信這種矛盾的社會，戰爭是無可避免的！因戰爭的科學，確擴張，連帶地藝術在世界上已沒有相當的地位，再也不居於社會建築之一籍，在這個迷離底黑夜，顯然的，藝術在人類社會已成了可有可無的奢侈品。斯賓想到這些藝術的根基永恆種不深在一切的人心裏時，死神終於強硬地，讓誦地直站在他的前面誘惑了。

五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東海泛著點點布帆，和煦的野風，吹暖了旅客們的心靈，這天，斯賓揀了半臥與俱的一架梵奧鈴和心愛的幾冊曲譜，坐了一頭划艇，徜徉在海中，他嚮船夫划向市中央，離岸愈遠，好一片片浪花衝擊着划艇，斯賓恬淡的神情，使得他忘却一切，立時他持着梵奧鈴低聲呻吟，船夫覺得奇異，問道：

「先生，這般好的遊興，你為什麼嘆氣？」
「哦，我肚裏不爽快，需要透透這末一口氣——斯賓這樣簡單地答復了船夫，其實心裏確正在替梵奧鈴惆悵，這架半臥與俱的梵奧鈴，雖然會裏面不幸者委委之謂而得到些同情，但始終在宇宙天地間建立不起一個堅強的基礎！她的命運比不幸者還苦悶，斯賓的面部，是沮喪得很。」
暮暮時光，海中不見了來往的布帆，一片黑暗，象徵了現實的世界，突然這意念爆發了，他抱了那架不幸的梵奧鈴和那幾冊哀傷的曲譜，用力跳出船外，船夫嚇得握住了划槳狂喊着：

當太陽睡著的時候

夢白

當太陽睡著的時候，世界整個被浸沒在黑霧中，既沒有光亮，也沒有熱；雖然黑暗中不久就會輕輕地浮上一層白茫茫的月光，但這好像在一根敗壞的木頭上油上了一層稀薄的白漆，並不覺得可愛，只是更可怕了些；這樣的光會能給與人什麼幫助呢？只使人覺得比烏馬還更可怕吧了。

在這樣死色的籠罩下，好像特別適宜出現悲劇似的；當然，一切的喜劇，是要在五支一萬支的電炬下由紳士淑女們扮演的嗎！

在地球的比例上渺得像米樣一點地位的泗陽村，本來往常每天到了這時候，除了幾隻大戶人家的狗還是精神抖擻得像都市裏白天睡覺的少爺們一樣外，終天給勞苦的汗汁浸濕着的農民們，這時候已疲倦困得躺在床鋪上，動靜不得，聲息毫無了。但經過了幾番兵荒馬亂，尤其是去年夏天，火紅的太陽整整的化了兩三個月工夫，把這裏所有田地上的植物一根一根燒死後，這裏的晚上就常常有些不平凡的故事扮演出來。餓着肚子的小孩哭着要吃的聲音

，中年人敲着床沿喊娘的聲音，老年人唉聲嘆氣的聲音，固然已成了這裏的經常的夜曲。就是爲了餓餓用褲帶扣上頭頸自殺的事情，泗陽村的夜裏也出演得次數多到不覺得須要驚嘆了，死個把人在這時候真沒有像殺隻雞樣的會引人注意呵！

但是今夜這個死色籠罩下的荒村裏，却演出一件使聽慣了殺人自殺毫不驚心的人們也覺得可驚的一幕故事來，——這故事裏是一次犧牲了五條不值錢的性命的。

夜在表面上是很沉靜，骨子裏却比白天還活躍得厲害，一切悲劇喜劇中最精彩的幕戲都是在這時候做出來的，就是這樣一個小荒村邊的不給人注意的茅屋裏，今天也扮演出這樣一幕值得新聞記者也來發電報的故事了。

還只是上半夜的時候，在這茅屋的牆缺裏，傳出了一陣呢喃！呢喃！呢喃！！的悽慘得像宰牲作裏殺豬樣的叫喊聲，和小孩的哭。

這種顯然不平凡的叫和哭，終於把這裏給餓餓瘡麻得連天塌下來也懶得注意的僑居們，打動得披上衣服跑了。

他們憑經驗很知道這是一回什麼事的。

憑着叫喊和慌張的聲音的感應，半點鐘的時間這茅屋裏已塞滿了鄰居；悽慘的叫聲和哭，還繼續在黑角裏傳開着，鄰居們在黑暗中擠做了一團，但是只能憑着聽覺和感覺，測想出這悲劇的一角，在黑暗中却無從看到慘叫着的一羣的冥像。

終於一段短短的臘燭給他們在什麼地方找到了，憑着他的光，照出了黑角裏倦伏着喊痛的一團。

「啊！血……！」

「滿頭！滿身……血！」

女人們共着聲音恐怖地叫着，雙手掩沒了臉，小孩嚇得哭了起来。

「做什麼啊？根田！你們？」

男人們的胆子畢竟比女人兩樣些，兩三個人走上上去迫着倦伏在牆角的一團間，但是已沒有辦法得到回聲了。慘叫的聲音也靜了下去！拖拖他們手也不會動了，五條不值錢的生命就這樣死了！臉上滿是血身上也是血流着的痕。

「唉……！」

「還是這樣倒清爽；——了百了，免得活着受罪……！」

人是死了，鄰居們毫無辦法地各人懷着一顆淒涼的心拖着疲乏的脚步懶洋洋的講着回去了。晦氣的是地保，連夜得上鎮公所去送一個信。

雖然死了五條不值錢的命，但這事情總算是鬧大的了，連到縣衙門的老爺也注意了起來，一面派員下鄉驗屍，

一面電省催賑，催賑的駢文四六句電報做得真好悽苦到令人不忍卒讀！不愧是愛民若子的民之父母呵！

這次連到新開記者也勞了駕，隔天的各大報上用二號標題載出了這樣一段消息：

(××社電)×省×題泗陽村農民某甲，一家六口勤耕爲生，尙然苦度，惟因去冬奇旱爲災，禾田顆粒無收，典質借貸俱空，近且掘野菜度日，雖聞各地時有少許賑糧運往×縣賑濟，但災民均未領得實惠，日昨某因長此下去決難苟延生命，乃商得家人同意，用藥老鼠名又設法向鎮上藥舖購得砒霜一包，並命其妻至地保家懇求借得小麥半升，歸家煮成粥盪，將砒霜拌入麥粥湯中，全家含淚分食，夜半毒發痛極狂呼，驚動鄰居聞聲往救已不及，當即暴斃！惟因粥少人多，不夠分配，至還有三歲小孩一名未及於難，亦方慘矣。

縣長的請賑，和我紙上帶着同情形的消息，都是給活人看而已，這死了的五個，當然一個也得不着什麼的。慈善家却有題目可以發揮他大慈大悲的宏願了，坐在他寫字桌旁的幫閒們，已把這慘案收入了做募捐緣起的材料。

五條不值錢的生命，像肥皂泡一樣的很容易的破碎了！

這世界，渾身染滿黃泥的人們，能夠這樣死得明明白白，而且還給人把消息用電發打出去，而且還在大報上登載出來，總算是萬幸了，就是十足人道主義者，也還有什麼理由在旁邊拉着鼻涕眼淚說聲慘呢？慘事的多得如麻，實在使專門統計學者也有些爲難了。



旅途隨筆

莫名

船中

據打聽來的消息，船是下午三時啓碇。爲了謹慎從事

，在喫過早餐後，我便開始收拾一切了。行李本來就很簡單，用不到費多少工夫，向幾日來殷勤招待的友人道了謝及告了別，帶了些微留戀的心情出了門。友人全家都送到了門外，尤其是友人的兩位天真的孩子有些依依，在互訂了後會的時日後我便踏上了一輛黃包車，向九龍油蔴地碼頭進發。到了碼頭，知道船是拋錨在海中的，沒有靠岸。經過短時間價錢的討論，終於以七角錢的代價僱了一條小板艇。搖艇的是一個六十歲上下的老婦和一個中年婦人，看她們紫紅膚色及純熟手法，已能知道她們是長久地掙扎着生活的。經過了四十分鐘的努力，小板艇已泊在大船旁邊了。跨上了吊梯，找妥了鋪位，安置好了行李，摸出錶來一看：才十一點半鐘呢。

從香港到上海，船中生活，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天。但其中亦有幾件給我以深刻的印象而使我不能忘懷的事，似乎是有一述的價值。

一 騙

船停在香港的海中，時候已是兩點多了，還沒有開船的消息。在悶熱的天氣裏，乘客們等得已有些不耐煩。甲板上的太陽是熱辣辣地，而三等艙中又只有兩個上貨的小門洞和幾個小圓窗洞可以帶進些海風來，這因而更增加人們一些厭倦了。有些打過二三個呵欠後懶懶地躺在帆布床上睡着，有些無聊地在哼着粵曲，還有一部份人圍在一個近上落樓梯旁的角落裏看賣藥。

忽然，在疏落的人叢中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及嘈鬧，後來便是一片漫罵聲，跟着是斷續的掌聲。

「自古說先到爲君，後到爲臣……」一個中年的賣藥

者提高嗓子在叫。

「各行各路，難道我就不能做生意嗎？」邊罵的是另外一個較年青的賣藥者，手裏提着藥箱。掌聲，笑語聲便起在旅客羣中，響應着他們的漫罵。

明知道又是司空見慣的賣藥者的爭生意把戲。心裏輕輕的溜過了一句「生存競爭」後，爲了覺得有點無聊而正需要些事情來解悶，便有意無意地踱了過去。同時圍籠去的，更有些悶得發慌的旅客。

罵，不斷的；鼓掌不斷的。

「你有膏藥賣嗎？好，我有膏藥送。」中年的氣憤地說，果然從箱裏拿出了二三十張方白紙中間塗了圓圓的黑色的膏藥來。

觀衆有些興奮，爭着伸手；拿到膏藥的，臉上浮了滿足的微笑。

年紀較輕的像有點給難住，臉孔微微的發紅，聲音裏帶些震抖：「不是好的東西，要送給人，才有人要；人家是不買的。」

中年人聽了那話更氣，提高了藥箱，用力地以手拍着，從箱裏拿着各樣藥伸到人們的鼻孔前，叫人嗅嗅藥味，口裏還不息地罵着。最後，將各色各樣的瓶，丸，包，膏

藥等幾件合作一份出售。并說這一件在平日購價是三塊錢的，今只收一塊錢。

觀衆面面相覷。有一部份人的表情，好像很同情於這方面。但拿出錢來買的，等了很久才只有兩個。我默默地站在旁邊瞧，這時也有些爲他難過。但我絕沒有拿錢買的打算，因爲我從來就沒有在車上或船上買藥的習慣。

「哈，做了半日生意，還不到十塊錢。」較年青的勝利地冷笑着。那時我心裏暗自計算着，看他們究竟怎樣下台。

中年人是更氣了，乘着怒氣，把先前收入的兩塊錢還給買主，並發表這樣的告白：爲了爭一口氣，藥品不要代價送人。不過暫時價錢仍須照給，待收至十元後，則將原價發還給買主。

這樣便宜的交易，打動了很多貪便宜人的心。雖暫時拿出一塊錢去，但不久就可收回的，這是等於白送。於是紛紛向袋裏取錢。有幾個未經世故的學生模樣的人，一買竟是五元。不多時，賣藥者已經收到十五塊錢上下了。

「喂！這裏也買」。洪亮的聲音從通到甲板上的樓梯門口傳下來。

中年人「哦」地應了一聲，提了藥箱跑了上去。待了

一些時候，仍不見下來。買了藥的人有些兒心慌，有幾個跑上甲板去看。下來時對人說：人已經不知去向了。再找較年青的一個，又不知於什麼時候乘人不覺溜跑了。買了藥的人大呼倒霉。而以五塊錢代價換來了一洗藥臉盆的幾位學生，經不起茶房及旅客們說那些藥即使給沒有病的人喫，亦會喫出病來，便整盤倒到海裏了。事後照我看，那賣藥的不特有幾個同夥；恐怕船上的茶房，亦是先已知道的。

二 檢查

在船將開時，來了一些檢查行李的，是四個手拿鐵鉗的中國人和一個遠遠跟在後面的英國人。檢查是由中國人動手，用粉筆在行李上亂劃兩下便是檢查過的記號。他們是檢查從香港帶出而須抽稅的東西；因為香港是自由貿易的通商口岸，一切洋貨都比中國各地價錢便宜得多，尤其是絨絨品及布疋等。譬如一條氈子在香港買只需十塊錢，到了廣州便非十五六塊錢不辦了。所以從香港到各地去的，都會帶些便宜東西回去。但所帶的都不能超過一個人應用的範圍以外。假如超過了規定的份量，便須納給香港政府以重重的稅了，有時所納的甚至比那東西的買價還要高

呢。常常看到有些被搜出有須納稅的物品，爲了納的稅比買價高，甯願將東西拋到海裏。這麼一來，從香港出境的人都要受一次嚴格的檢查，這是旅客們所認爲最苦的事。不過却有避免的法子：假如能夠拿一點錢給檢查的，便可馬馬虎虎地通過了。

香港檢查員敲竹槓的厲害的故事，我是久已聽慣了的，而且還經歷過一二次。當他們上了船後，我早已捏了一把汗。但爲了自己行李的簡單，便決定不拿出錢去而讓他們搜搜。

漸漸地搜近了，旁邊幾個曾受騙的學生模樣的已在和他們低聲地議價錢，結果是拿了兩塊，他們用粉筆在每件行李上劃兩劃便算了。在我對面舖位的兩個蘇州女人，因爲行李太多，竟給了五塊錢呢。

後來便輪到了我。兩個檢查的站在我的面前停一停，見我沒有拿錢出來的神情，便有些生氣。他們於是用腳尖觸在我的皮箱和網籃上高聲地問：「這是什麼人的？」我回答了，態度仍是鎮定。他們更怒，一疊連聲地喝着「快開」。

皮箱及網籃都開了，他們便七手八腳地將每件衣服拿出翻開，把每件東西都搖着抖着。有些用紙包好的用布裹

好的，他們不叫你解便用刀子撕開了。他們帶着復仇的神氣，盡可能地把東西弄亂。到後來，小小兩件行李內的東西，已經散亂地舖滿了一帆布床，結果找不到什麼，他們才悻悻地再搜過去。那時圍着看的，有些在冷笑，有些在滿足地微笑，有些還加上兩三句諷刺的話；但我始終沒有聽到那同情的呼聲。

我氣極了，頭臉發燒，身有些抖，一句話也說不出。我一定神，我才默默地再整理我的東西，整整地費了半個鐘頭。

船已絞上了錨，慢慢地駛出鯉魚門外。

三 被宰者

船行的次日清晨，當太陽剛從線一般的海與天連續處湧上來。東方佈滿了鮮豔的紅霞，反映得海水成了淡紅色。船在微波的海上衝破了涼涼的晨風前進，船旁船後幾隻沙鷗追逐着煙肉噴出來的黑煙。我倚在甲板上的欄杆旁，給那難得的景色引住了。甲板上除了些船裏工人在潑水洗船外，便是幾個起得早而又沉醉於這迷人景色的旅客。天的顏色不停地左變，海的顏色亦不停地在變，我的眼睛給引得不忍一刻離開。忽然背後不遠處起了些小小的吵鬧及

低低的怒罵聲。跟在一聲重重的物體撞擊聲後，便是一個待宰的羔羊般尖銳而悲慘的號叫，劃破了靜寂的空氣傳到我的耳裏來。默默地倚着欄杆的幾個旅客，都背轉身向那聲響的發出處走去。爲了好奇，我便也踱過去了。到了幾個人圍着的地方，才發現了一個工人模樣的穿着襤褸衫褲的人給反剪着手縛着，旁邊站着幾個船上工人，有一個手中還拿了粗粗的一根藤鞭。被縛着的，頭低低地垂着，身微微地在抖，當他偶而抬起了頭向人家閃着乞憐的眼光時，我才看到他在流淚。無疑地，他是被鞭打過的。看的人帶着懷疑的眼光，有兩三個還低聲地互詢着「爲什麼？」

船工們不息地罵着粗野的話，有一個臉孔較和善的帶罵帶講地向我們述說。我才知道，原來那被縛的沒有錢買船票，躲在貨艙裏，今早給發現了拖出來。已痛痛的打了一頓；等一等，還要帶到船長室去看怎麼處置呢。

那人聽了最後那句話，臉色由青變黃，抖得更利害。終於嘶着顫抖沙啞的微弱的聲音，斷續地以不大正確的普通話向人們述說他的遭遇。他說他是水泥匠，從上海到香港還不到兩個月，以前聽人說香港找工作容易且工錢高，又知道一個堂兄在香港是一間小小建築公司的工頭，便到香港來了。那知到香港後堂兄找不到，人地生疏，語言不

通，帶的東西都當賣完了。現在想再回上海。他講了後帶着希求的表情，希望有人會爲他慷慨解囊的。

聽的人，有兩個帶着無關痛癢的神氣走開了。有兩個帶着滿足的神情繼續站着。其他都帶了點同情的眼光，低聲地爲他的淒涼身世和身旁的同伴嘆息着。但是沒有人拿出錢來，亦沒有人大聲地爲他向船上討情。我默默地，我給這情景刺痛着心了。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自己能保持住到上海後不會將行李向當舖裏送嗎？

帶着好奇的看把戲的臉孔在看的人漸漸多起來。除了一部份在聽聽旁人述說後微有唏噓外，大部份便只是冷不關心地。

船工們有些不耐煩樣，或者是船長已經起來了吧？他們便解了繫在柱上那一端的繩子，由一個人牽着，還有兩個在旁邊夾着，帶拖帶拉地漸漸消失在通到船長室去的長廊上。被拖的不肯行，做着臨刑的囚徒般在無力地掙扎，還淒涼地呻叫着。

看的人若無其事般都散了。至於那人結果得了怎樣的命運，大家都不知道。似乎亦沒有人關心這些。

這印象烙上我的心葉；那人再後的淒切的呻叫聲，還不時在我的耳邊響着呢！

四 人影

船中人很多，但能給我以深刻難忘或有趣的印象，只是兩個白俄兩個蘇州女人。

船上廝了兩名白俄佩了手鎗在看通到頭等位去的門。起初我不知他們是白俄，後來聽茶房無意中說出才引起我的注意。

在船上任職的所有外國人中，恐怕他們的地位是最低的了，別的在船上的外國人，都有着一種航海的技能，智識，現在在船上掌握着一部份的權威。但他們能什麼呢？他們過去也許是養尊處幽的貴族，除了盡情的享受以外，絕想不到今日會佩了鎗爲人看門。當我想到他們過去的豪華歷史，不禁興「不勝今昔」之感了。

他們兩個分站在船的左右兩樓梯的上落口，老是默默的站着或無聊的閒步着，沒有和別人講話亦沒有笑，板着木然的臉孔。他們站在鐵欄柵旁，使我想起了關在動物園裏鐵籠中的猛獸。他們的身世是多麼像困獸呵！

他們那種不能自食其力而只寄人籬下的苦況，使我爲之可憐。我想，那一個人沒有一隻能夠做工的手呢？但他們的手都給過去的環境，過去的生活束縛住了。他們過去

是寄生在別人身上的，他們習慣於那種生活了；等到他們非用自己的力量找飯吃時，便無能爲力了。這連帶使我想起了一部份北平的旗人和各都市一些出賣肉體的白俄女人不知爲什麼，我一看到他們，總會跟着想到一個華貴的生活；雖然他們的過去我不能知道。

船中，坐在我對過鋪位是兩個蘇州女人。大的一個，娘裝扮的，約摸三十歲上下，能夠說幾句不大明白流利的廣東話，人長得還齊整，白裏透紅的肥肥的臉孔，兼之風騷的舉止很能夠引誘人；較年青的約二十歲，穿着得有些像主婦，人很漂亮，但亦較爲嚴謹，廣東話不會說，少講話而常常露着爛漫的微笑。就她們的表面看來，好像是主僕倆，但就她們的行動看來，則絕對不是。較年長的待少年的沒有恭敬的態度，有時且叫她做些什麼，是姊妹嗎？又像不是。她們帶的行李很多，由此可以推知是富有的。但她們又爲什麼坐到三等艙裏來呢？

她們在上船不久後便和船上幾個年青的茶房弄得很熟了，他們不時地調笑着，我常常在白天打盹時給他們的嘻笑聲嘈醒，引得我翻過身去看他們。船上的茶房本來就不是服侍三等艙客的，有時甚且擺着傲然的臉色喝罵起來。但他們待她們倆則恭恭敬敬，樂爲奔命。他們帶着貪婪的獵

犬般的眼光，不息地借故多談幾句話多留一些時候，那一副臉嘴常常給我以難堪的討厭，但那兩個蘇州女人都很高興呢。這或許是兩方面都各有所得的原故吧？

她們兩個究竟是怎樣關係的？她們兩個的身世怎樣？至終我亦不知。

她們常常引起我的興趣及注意，同時亦引起了別的旅客們好奇及探索的目光。

船到上海了，人們都在上海登陸。當她們要上岸時，年輕的茶房們還有些依依不捨的情況呢！

厄運

寄航

小山他媽，直個勁兒地攔着他們不讓釘門牌，嘴裏唧唧着說道：「我們不算一家，這個年頭買了不的，一年洋鐵片，寫上幾個字，就要五十枚！幹甚麼那麼貴？你們不要釘，有什麼用？」

終於因為他們五六個人，人多勢衆，七手八腳地就釘上了。

「這是官事，縣裏派下來的，不釘不行；又不是買賣東西，還許還價？錢，我們又不要！別着急，等着按「門牌發給」的時候，就用着了。」一個背布袋斂錢的人，用俏皮口吻這樣回答。

文耀底母親，手裏端着花兩大枚買到的一塊豆腐，預備拿回給她十三歲的兒子——耀，嫩嫩吃，好壓壓咳嗽。但是因為被一叢人的吵嚷所吸引，她也停住脚步，豎起耳朵，想來聽聽。不到一會，便帶着愁思的面容，低着頭走了。到大門前的時候，瞅見門樞的右方，釘着個半新的木

門牌，她想起這是今春三月裏釘的。

「喀……喀……」禁不住地咳嗽，身上燙熱地出着盜汗。耀見母親走到屋裏，便指着頭前放着的小瓦罐，顯出了無限愁悽聲顫抖着說道：「媽！我又怎麼吐了兩口血？」

「……不要緊，等着吃點白水嫩豆腐壓壓，就不咳嗽了。」媽是這樣撫慰着。但立時帶出一種驚恐的面色，隨手摸了摸耀兒底前額，火一般地刺到手間！又拿起小罐一瞧，哎呀！鮮紅的小血塊，吐了半罐。

愛兒的血，看了是怎樣悲慘！真像從她自身心房倒出來的！酸楚的老淚，立刻從深兜兜的眼眶裏，滴下兩滴。但是她又趕緊掉轉頭去。扯起衣角擦淚。怕的是——使她小兒看見，更引起痛哭！

眼看着西房的陰影，下來有二尺多了。對門老林拿着簸箕，從集上給拍回囉來了。一進院就喊着：「這個集囉

又漲了一大枚，六十枚一斤。」隨身到了屋裏問道：「大嫂子，燻兒好點了吧？」在一轉臉間，他聽見皂王爺那裏燒着三棵香。心裏覺着，恐怕是「燻兒不……」。

老林放下鹽，沒顧得久待，便轉身匆匆去了。

每逢買到的鹽，裏邊都攪着些掃地的泥土；包鹽的碎蔴；額外再加上水。并且鹽的分量，一斤總超不過十四兩。這是難得從每次經驗裏得來，而且像鐵的紀律，沒半回更改的。

她坐在炕沿上，用手揀着裏邊的蔴棍，一邊皺着眉頭，還像揣想什麼。揀完了，順手將蔴棍，放在醃鹹菜的缸裏——幾年來都如此，從沒糟踏過一次。

八歲的小珠子，背着一筐柴，從村北跑了回來。雙手凍得紫青，把柴倒在牆角下，便跑進屋去。由他的情形看來，知道的又冷又餓。

「還沒做飯哪？」他乞憐似地問着，走近母親身旁。抬着頭叫了一聲「媽……」意思是要向母親要一塊餛飩吃。她早曉得他是這樣，隨口還了句：「等一等，就洗菜去，這時就餓嗎？你去抱柴火去吧！」於是小珠子拍：拍：拍：地跑出去了。

母親舀了一盆水，泡上乾蘿蔔葉。又添上了半鍋水，

把菜放入，便拾掇別的了。

小珠子燃着柴，着急地用燒火棍搵時帶有濕氣的柴；好讓他燒的快點，來快補充他底「飢與寒。」

可是柴像故意給他爲難似地光冒烟，他急的沒法；只有用他無力的小手去「咕噓，咕噓……」地拉風箱。

罐因爲屋裏蓄滿了烟，於是更刺激起他強烈的咳嗽。罐的滿臉通紅，滴滴地發汗。

飯是熟了。滿是些乾蘿蔔葉，微微的攪着點紅碎高糧。

小珠子嘴裏「噉噉」着，像是煩它不願吃。

「你看你哥哥病着還不說什麼，就是你那麼嘴饞？這個不好！那個不好的！」母親發覺後，責備着他走到外屋。從皂火堂裏，掏出來了個玉米麵餅子。

「給你哥哥一半，你一半。」她拿起條帚，掃了掃上面的灰。將那餅子給分成兩塊。

○ ○ ○ ○ ○ ○ ○ ○

天色漸漸由昏黑色籠罩了。從不遠的北面，不斷地傳來「釘鏽釘鏽」打鐵聲的節拍。來陪襯着「冬底寂靜」。表示他們在力裏掙扎。

風雖然不大，可是有刺骨的涼。小珠子底腦袋，剛才

還露在外面，轉眼就縮進破被窩裏，去享受他童年的青夢。不時地會聽到：他不成句的囁語，像是和小孩子們爲搶着拾笑而發出的。

耀母坐在她每天離不開的紡車前，「噲噲」地紡個不休。她總是這樣想着：「有一天賣的線，會漲起價來，一定給她底兩個愛子，買兩個燒餅吃。」可是總沒有那麼一天。這時守着病了的兒子，又引她來這樣想，於是越發努力急急地紡。

她底丈夫，是舊歷八月初的光景，由縣壓送着一大批的藥材，送往營口去。那曉得天不濟人，恰巧正逢東北事變，從此便失蹤了。至今兩年有餘，音信渺茫。到底是生死存亡？何從知曉？這便是她們厄運來臨的烟幕彈。

文耀亦因是連帶失學，依靠父親創出來的一點家歷，才能走到藥舖裏，去作切藥的勾當。那想到這又是他底致命呢！

一天她彈着指一算，有一個月了。平日去的時候，早應回來了。這次爲甚麼這般遲？雖然她在近日也曾聽到倭子佔東三省，殺了不少中國人。但是她她底丈夫，決不會被害吧？至於是什麼理由，雖然答不上來，然而她卻這樣堅決地自信着，像是絕無疑意。

她在串門同鄰居們談起話來，總聽到說：「由關外回來的人，可不少啊！說是受不住倭子底壓迫，慘殺；和一切毒辣手段。」她疑問着自身，爲甚麼她底丈夫，還不回來？事情多？要帶來的貨沒買好？……？」

五次三番地，這耀兒去柜上打聽，終沒得着消息！唉！不能不使她由惦念而猜疑而發急，以致焦想了！

小珠子看見月亮了，就想起爸爸說中秋節，給捎回關東糖來。但是節也過了，怎麼爸爸還不捎回來？時常這樣追問着媽媽。

據汪瞎子算掛說「過了十月初一，就能回來。人是沒失落。」這街上的人，很信得住他算的准。不多幾天前，李二媽算命要添大喜了，果然生了個又白又胖的男孩子。這次不會不靈吧？但是……？」

「村子西頭，李三林剛從關外回來。」她由東鄰聽到這項消息，趕忙領着小珠子去打聽。滿院子人，圍了個水洩不通。有的探聽消息；有的問路上的平安；更有同她一樣帶着一付愁容，去切問着所懷念着的人兒的。

三林應酬這面，回答那面地，壯得連手臉也沒洗，水也沒顧喝。

耀母的在人幾層外一個角落上，忽地聽到三林嘆息道

：「別提了！逃脫是真難！你想正亂着，還沒停息的當兒，鬼子盤問的是特別嚴！檢查的格外緊！托着長槍，緊逼準你底心口！少有點不對他們的心意，便休想逃命！就拿我這一輛說罷，經過多少關的檢問。唉！太不容易了！」

：「他說着話，似乎還帶有點顫抖恐懼的神態！」

耀母直楞楞地位在那裏，好容易得着機會上前打問，然而三林是從江省回來的，一點不曉得營口的事。

連她個人，都記不清有多少次了，這樣東跑西顛，像着瘋狂病的來回探問。

家庭裏自從失掉生活上唯一的維持者，度日無形中受了深刻的創擊。幾次走到哥哥那裏，去求幫忙。并請時時探聽着丈夫的消息。頭兩次倒很有一種濟急的心情，無奈時間長了，不免要帶出煩厭的語調和冷態。因此更使她十二分的灰心！失望！悲苦！她孤自地思索着：「骨肉兄弟，原來如此！」

耀母追思着丈夫底往事；憂鬱着兩個兒子底將來。心裏實在有說不出的隱痛！

是在去年入冬的時候吧，同夥們都在緊趕着加工，預備冬廟的用貨——藥材。特別顯着忙地不可開交，這就是文耀來到這裏的初步。

切藥的小夥計，沒有不做夜班的。作工的時間較白天短，工價却一樣——每月一元。他一進藥鋪——俗名叫片子棚。覺得飯食比炭裏的好多，每天兩餐，早晚都是金黃色的小米，乾飯；綠油油的菜湯。遇着過節，廟會，還可吃點肉。不過所感到痛苦的，就是「夜工」。不作是不能的，一來掌櫃的看不起，說不能耐苦。二來可以多掙錢，更是他們所需的。

月色朦朧着，時而幻變地，被一層浮雲往反地掩飾。沒自主地一明一暗，出而復沒的半藏半露。

耀也不知是什麼緣故，雖然夜深人靜，反來覆去。總不能入睡。睜開雙眼，借着模糊的月光，可以看出窗台上，放着兩個蘿蔔。他曉得一定是母親防他夜裏咳嗽而預備的，不然又有誰呢？他在默默地念着：「慈母之心！」

他底一小友夥——良兒。是同他一般大的年紀，在天夜工上去入廁，正逢二掌櫃查班，在他們切藥的地方，看了十幾分鐘，還不見他回來。於是二掌櫃，便慢慢走時。他們都爲他捏一把冷汗。回來聽到他從哭泣聲中說：「是在廁所睡着了。」第二天得着的消息，是「被革」了。同他一起上工的，同村的星兒。他倆感情最融洽。了而兩小無猜地互助着。從八齡他倆就在本村小學同班，那

時星兒，因為家貧，時而受欺於同學。而且自小，他底愛母就拋去了他，與世長辭了！所以每逢唱歌的時候，最不堪入他耳的，是聽到「小白菜，滴溜黃，三歲四歲，沒了娘……」。不由得他底身在戰慄！心在悲悽！頭會慢慢地低下，再也聽不到他底歌聲。沒一次不潑潑淚下！這時耀總是拉着他底手，表示着勸慰的意思，有時也同他灑幾滴同情淚！

一天的晚上，他倆正在和別人一起切藥。星切完了着藥，又去屋裏取檳榔，半天耀也不見他回來，於是疑心一

，走進屋裏去看他。在東南角的一個藥箱子上，發現他低着頭爬在那上面睡熟了。耀趕速把他喚醒，嚇得他倆不約而同的出了身冷汗！

耀在無意間，偶而摸着，被藥刀切去三指的左手，於是從腦海裏，一縷一縷的，引起了他往事的追溯。

街上的更夫，一挪挪挪地敲過來了幾次，耀這才漸漸地入睡了。在夢中忽然驚醒，他以為又是睡在藥鋪裏，摸摸身上，潮潤潤的又是一身涼汗！

寫于西山 廿三年
十月。

新 壘 文 藝 月 刊

第 四 卷 合 訂 本 出 版

優等紙面平裝一厚冊
每卷實價大洋一元

附告：第一二三各卷合訂本，存書無多，欲購者從速。

失蹤

郁天碧

(一)

大早太陽就沒出來，天上陰沉沉地像塗滿了石灰，雲像在空中競走呢！沒有多久，灑下了雨水，一線一線地掛下，頭抬起來一看，必然的就要意識到停一會兒准有大雨來。

就在這當兒，我看見胡時光遠遠地奔來了，沒帶傘兒，長頭髮給雨水灑得披在腦額上，像很狼狽似的。那雙據他說有歷史的黃皮鞋，還是套在腳上，地面上水窪里的泥水，給他有歷史的皮鞋濺得好遠的，那褲管邊就像在泥水里拖。

胡時光和我是老朋友了，我閉起眼來都可以想到他那樣兒，臉蛋兒像鴨蛋似的，頭髮那末歪在腦額上，那雙可怕的火眼，光閃閃地，有朋友在報紙上說他的一雙眼兒像希勒特，真有點不錯，不說到也想不到。那一雙有歷史的

黃皮鞋，何嘗黃呢！簡直是白的了，衣服，藍呢的！一年四季總是這末一套，我從認識他起，一直也不會見他掉換過一次。

他這個樣兒，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永遠忘記不掉的！閉着眼睛想他，是這個樣兒，眼睜睜看他，也是這個樣兒，一點兒不差，他簡直像個照片，永遠地這末個樣兒似的。

「幹麼這末忙忙的？」我問他。

「噢！老×，我正在找你啦！」

他那荒張的態度，像有什末緊要的事似的。

「怎末你有什末事了？」

我心里真有點兒不放心他，因為他的環境太使我同情他了，平時聽到他談到關於他的事，我心里總是很難過的，他太不幸了，這社會太刻薄他了！

「哦！沒什末事，你別詫異，我是來和你談談話的！」
好得很，我在這陰天正感到極度的苦悶，想有個朋友

談談來呢，我心里是很愉快的。

預備逛街的意思打消了，伴着他走回我的寓所，走前兩步，把床上的被褥捲了起來，給他坐在我的床上，遞了枝烟捲兒給他，他屢開話匣了：

「啊！老×，我們何以這末不幸的呢！生在這黑暗的世紀里，苦悶死啊！我這樣兒，有誰能說不是社會環境家庭環境使我如此的？沒個朋友了解我，他媽的老孫！今天背面罵我神經病。老孫這傢伙是大小爺，他怎能知道我們的一顆心，會他媽媽的！」

他把身子在床上使勁的動了一動，香煙在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一絲兒烟也透不出來。

「這些小事兒，說我神經就神經，有什末了不得，不過，我時時刻刻苦悶的，我倒底怎末辦法呢？我就這末永久生活下去嗎？我想：我假使就這末樣下去的話，我反不如聽幹他媽一下了！」

他停了一會兒，像似等我發表什末意見。

「我把這回碰壁的事，告訴告訴你，」他繼續說：「是王則仁告訴我，說××學校有個機會，可以介紹我去混碗飯吃吃，我當然是去啦！去，也不容易啊！路費兩塊大洋。因為有了個希望，這希望可以得到飯吃，怎末能不格

外設法呢？和父親要錢，啊！這是多不容易的一回事，你知道的，我的父親對我沒有希望了，他在我身上花用一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路費成爲絕大的問題了；但是我有什末辦法想呢？爲了這事我思索了好久都不能解決。在那天午後，我走到老吳家里，想請他爲我想個辦法，可是老吳見面就說了許多窮話，日子像似比我還要難過。承他的情，隨即就出去泡茶，在這當兒，我看見他的長衫就在椅背上，老兄啊！有了什末的意思蒙上了我的心？你是不曉得吧！我是有了希望，我說有了路費，就可以有飯吃，於是不顧一切了，把老吳的長衫攆了起來，塞在褲子里，在門口望了一下，見老吳還不會回來，我大踏步進了隔壁巷子里。我對不住老吳，這時候心里還有這意思，但是我除了這沒人格的法兒，是找不出另一條路的啊！

有了長衫當然可以賞錢的，我的心索性硬了起來，一直就進了當典，長衫遞上櫃檯，他媽的那副臉真是像鐵陸菩薩！

「白綢長衫壹件，當洋一元二角，」

我的命運就決定在他的嘴里，那時我的心真是抖抖的啦！一塊二，怎末能夠呢！

「好先生！兩……兩塊錢吧？」

我心里想：你這傢伙是不曉得窮人苦衷的！因為這件長衫，我已經買了人格，一塊二，我再走不掉，這是多痛苦的啊！我望着他底菩薩臉，像似等待宣判的囚犯，我心里真是被囚犯還要難過的啊！因為有一線渺茫的希望在我眼前撲，我還得掙扎啦！

「一塊五，多一個沒有！」

他說着就又接受另一個人的布包子，又在檢視，嘴里又喊了價錢。你媽！我有什末辦法對待你？只得上你的路呵！

「好！就一塊五！請你快點，感恩不盡！」

他毫不在意，那末慢吞吞地又檢視了一下，才遞錢給我，還有一張他媽的買身紙！

我還能家去嗎？老吳怎能不到我的家里找我？

我於是一直去找王則仁。剛巧他在家，一見面他望我笑了一下，他一向是壓根兒瞧不起我的！

「怎末辦？你去不去？遲了恐怕不行了，事少人多的年頭，有碗飯沒人吃？我是不信的！」

王則仁本來就有這末一點幽默勁兒。

「我怎能不去呢？你像不知道似的，因路費的問題難解決啊！現在已經有了辦法，請你寫封介紹信吧！感謝你

，我明晨就去了！」

承他的情，隨即就為我寫了信，啊！我心里感到安穩了點兒啦！我腦子里生了許多幻想；有了飯吃，生活可以安定，可以好好地讓我看書，有機會就幹他媽一下，誰也不能否認我是青年人，同時，誰也不能否認我沒熱的血，勇的氣，我不信環境能征服我！我不能幹？嘿！」

(二)

聽見外面的雨落得大了，風，乘着雨的勁兒，在電報桿子上吹起笛兒來，怪刺耳的。斜雨射在窗子上，玻璃上佈滿了一個一個亮的水珠。

我們都不在意的，他繼續說他碰壁的經過：

「費了很大的事，在輪船上因不泡茶，遭茶房的白眼，他媽的這社會真是太不景氣了，船上有許多買唱的男人和女人，一個接着一個的唱，我因不給錢，我實在因錢太少啦！遭他們的臭罵，說我樣兒倒不壞，一個銅板都不給，滿座的搭客都用一種輕視眼光看着我，像似應該給的；可是我是浪漫慣了的。望他們笑笑。」

這些苦話都不談，說到××學校的情形吧！

我一看就曉得情形不好，那是一個鄉村小學，種種形

式，都在表現這個學校的簡陋，組織不完全，吃碗飯這問題在我心里像似動搖起來了！

鼓着勁兒，可憐這雙黃皮鞋跟我苦死！

我一直走了進去，看見許多小孩子在那簡單非常的教室裏，喊「一，二，三，」鞠躬，正在上課呢！

我走在那窗子外邊看了一下，那姓李的校長從教室裏走出來了，黃藤鞭子還抓在手上。

「請問先生找什末人？」

他是很詫異的，大約在那末個鄉村里，像我這個樣人，還是少見呢！也不曉得還是我的樣兒太難看了！

「請問是李校長嗎？」我猜准他就是李校長。

「是的！請問閣下尊姓？」

「唔，校長，我姓胡，名時光，」

隨即就從衣袋里拿出那封寶貴的介紹書，是遞在李校長面前。

他把信抓在手上看了一下：

「原來是王兄的朋友，失迎得很，請在那邊坐一下，我下了課就來談話！」

他指揮着我，隨即就進了教室。

我就是這末受他支配，走到那邊屋子里坐下，等待消

息。

停了一會兒，李校長來了，我一見他就不對，他的眉毛緊緊鎖起來啦！如果是好現象，怎末鎖眉毛現苦像呢？

他在我的對面坐下：

「真對不起胡先生得很，這裏……」

他說到這裏，未完的意思，我完全懂了，「請回」兩個字，可是他還繼續說：

「這裏的範圍太小了，這學期的學生也特別少，旱災，農村破產，鄉里人飯也沒得吃了，根本談不到受教育，所以這學期的學生特別少，這裏只有我一個人兼代各科，生活真是苦極！」

「哎喲！李校長真能幹得很，一個人就這末幹下來了，唔，當然啦！生活是苦極！苦極！」

我反忘記我自己的「苦極」了，但是我確忘記不掉吃飯的問題啊！我向他說：

「我這次來，我感到未免冒昧得很了，不過王則仁老兄說這裏可以有一碗飯給我吃吃，所以便了我很大的勁來的，現在情形是如此，我真是太苦了，是的！我不能說王則仁兄不好，或者說李校長不好，我只怪只恨我自己不好！爲什末不幸生在這世紀里！」

他聽了我的話，臉上現出很對不住我似的樣兒，接着他說：

「這也該是我不好，我的理想太荒謬了，在前學期我曾對王則仁說：在下學期准定添一位教員，來幫助幫助，可是事實往往出於理想的，這一學期鄉里鬧旱荒了，我都難得活下去，怎末能再……」

他說着，那種苦得很的樣兒，真使我說不出什末了，我心里也只是萬分的難受，我那時就想……他媽的！沒路給我走啦！

快點解決吧！我本準備站起身就走，可是路費沒啦！我剛要向他開口說。他媽的上課鈴子打起來了，他很催促的說：

「請坐一下，我要去上課，等這一課下來，和你再想辦法吧！」

辦法！還有什末辦法想呢？你讓我走吧！可是他很匆匆的走了，我怎末能走，耐着性子，等了好一會，她才下來，也真可苦得很，他嘴邊白沫塗滿了唇，現出一種很不得已的樣兒對我說：

「請你在這里再坐一下，我到區公所里去一去，幾天前提說那邊缺一個書記呢！我去問問，或者可以讓你在這

里先住下吧！」

我心里想，不管什末事吧！只要可使我得安身，使我不再進那可詛咒的，以一塊二角錢賣了人格家鄉，永遠不見輕視我的朋友，永遠不見對我沒希望的老子……。

我在那屋子里，像熱鍋上的螞蟻，這邊走，那邊走，心里在胡思亂想……大約在那里等了兩個鐘點，李校長才慢吞吞地走來，腰後邊像有重東西拖住他似的。

我心里真是焦急的像有火在裏面燒。本能地使我提起兩隻腳迎上前去：

「你昨天來就好了，區長說本鎮上任大先生介紹一個人來了，我和區長說：請你們二位互相考試一下，你覺『如果可以，我就去這樣說。』

新奇花樣，一個書記還要舉行考試！考！得和那什末任大先生介紹的那個傢伙競爭一下，我又何苦要爭他到嘴的飯碗，我有好的身子，再尋別的事幹吧！我對他說：

「這里得不到飯碗就算了，我是不願意奪人家到嘴的飯碗，現在請李校長爲我想點路費的辦法，讓我走吧！

我這次雖然失望，但是我所得到的印象確不很錯，鄉村里有這末一個能苦幹的校長。

我自己也萬分難爲情，拿了他二塊錢。

不知怎末的，又回到了這可詛咒的苦悶的家鄉來了！

胡時光一口氣把故事說到這兒。

我自然是很有同情他的，可是我們都是被同樣的命運所

決定了的，甲罪犯怎末能爲乙罪犯想出辦法？

「你現在將預備怎末樣呢？回去不？」我問他。

他擠眉皺眼的沉默了一下：

「我只得暫且回去，看家里如何對我，如果還容我的

話，請你就到老吳那里爲我打下招呼，否則，管他媽的我

就不顧了！」

他那大眼兒一掙，怪怕人的！他的樣子誰見了也會有

不好的想像生出來。

「時間不早，話就這末說吧！有機會再會！」

「有機會」三字，他說的聲音特別重，我不懂什末意

思。

我走前開了門。

外面風雨大得怪厲害，他不顧一切地衝了去。

那天晚上，我稿子不會寫，寄來的雜誌，也不會看，

在床上老是睡不着，儘爲他的事思索着。

胡時光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三)

一轉眼日子過了兩星期。

生活還是像死水般平靜，心里似乎不安的，想到胡時

光從那天晚上走後，一直到現在都不曾「有機會」會見他

，心里越想似乎越不安起來，最後感情歇止不住似的，便

決定到他家里去看他。

剛進門，就看見胡時光的年老的父親：

「噢！你是來找時光的吧？咳！我家沒有這兒子，即

使有，也是死了的了！」

我雖不懂他這沒腦的話，但是胡時光的這父親，以及

還有個什末「後母」，我是久仰的了，在胡時光平日談話

里，早已知道他父親是有一顆殘忍的心和一個昏庸的腦袋

，那「後母」，簡直是更了不得了，巴不到胡時光早點死

掉，早已存了養個兒子來承受胡氏遺產的心腸。

「啊！老伯別氣，沒有父親不愛兒子的，時光是不會

死的，因爲很久不見他了，今天特地來找找他。他在那里

，你老當然是曉得——哈……哈……」

我的話沒說完；只見胡時光的「後母」，從房間里穿

出來，三十歲左右的年紀，樣兒是那麽俏，但俏裏帶點兇。

，繼續地對我說：

「你們都是時光的好朋友，他是什麼性質你們也是曉得的，一天到晚在家里坐不安睡不甯，飯吃飽了還要做「下流胚」的事，你們大概也該曉得，偷了吳家的長衫，一直在外邊幾夜不回來，把個老頭子氣死勒！」

她手指指胡時光的父親，邊又繼續對我說：

「大概他賣長衫的錢花盡了，在那天（他想了下）這話有了八九天，下大雨的晚上，這個不學好的回來了，老頭子還能容他嗎？是我說的，把門關起來，像這樣不學好的兒子，養了也沒有什麼用！死也好，活也好，讓他在外面，我們犯不着要問他。」

噢！胡時光這樣子走了。胡時光怎麼辦呢？

我在回家的途中，腦海里紊亂地澎湃着這事情。繼續又想到不知在什麼「機會」里可以會到他。

鴨蛋似的臉蛋兒，頭髮那末歪在額額上，可怕的大眼，那有歷史的黃皮鞋，藍呢的西裝……

又想到胡時光那末永不變態的樣兒，精神是有的！

「他或者是去自殺了，我們得注意報紙呀！」
朋友楊宏翔們這末議論着。

「胡時光自殺是不會的！」

我始終是這樣堅信的說。

九月廿六於揚州

給我買一件大衣

無聊小子一個
許嘯天

曼霞女士原是我的學生；她人又聰明，面貌又美麗。我是沒有女兒的，所以我很愛她，和自己的女兒一般的愛她；她也很親近我，常常在我面前跳着唱着。

愛美是女孩兒的天性，而她更有一個虛榮極重的母親，又是毫無知識的，不知發展她的天然美，反時時拿物質的美去引誘她。

十四五歲的女孩兒，已把脂粉滿臉塗着，綾羅裹住了身體，腰兒打扮得窄窄的，高跟鞋兒走在人前；已知扭動她的屁股，發展她的肉的力量了。我看了，祇有嘆息！

中間，我們又有三年的離別；在某一天，我和她又在大商店裏遇到了；她出落得分外的美了！我心中當然有無限的高興。接着，我向她臉上細細的一看，我又有無限的憂慮！原來她這時全身的裝束，已是站在時代尖端的一個極摩登的女子了：蓬鬆的頭髮，攪着長長的細眉；看人一眼，全是妖媚，盡失了往日天真的風韻。在她血也似假

裝着的腮兒上，隱約的可以看得出和夏夜天空中繁星一般的癩癩。我知道她已深深的陷落在物慾的色圈裏了！

她原來在大商店中充當了售貨員，他是專售西裝的。當是我便看見有三五個西裝少年包圍着他，那種互相笑謔輕狂的形狀，使旁人見了都覺得刺目。當是她見了我，依舊和三年前一般的親熱；更加了一種活潑的姿態，和鋒利的談話。我因為要知道她近來的情形，便向探她詢家中的住址。誰知她却很自然的說了：「今晚七點鐘在某菜館」一句話。

到了時候，我和她便在某菜館中見面。在三年前，我知道她是對於上海的道路，很不熟悉的；至於菜館戲院，她連名兒也說不上來。誰知一別三年，她竟變成一個老上海了！不但對於某菜館善長於做什麼菜，她都能連串的背誦出來；便是菜館中的侍役，也無人不認識她是「某小姐」。

我們兩人問答的話是：「你現在還能偷空讀一點書麼？」她搖了一搖頭，「說道：『我們商店裏有一個女職員，是專管賣手套的。有一個某銀行的行長，因常來買手套，看她面貌長得不……已要去做行長太太了。——雖說是做小，但總是一位行長太太！』」做小老婆，不是背違了女子自立的原意麼？」她把兩隻眼睛撐得很大，好似不懂我的意思。停了一回，她說：「嫁一個有錢的丈夫，真舒服呢！那女職員自從做了太太以後，常常坐着雪亮的汽車，到公司裏來買東西，一買便是幾百塊錢。全公司的人誰不羨慕她！」我聽了，不覺倒抽了一口氣。便轉着話鋒問道：「你在公司裏，每月有多少薪水？」「二十元。」「你打扮得這樣漂亮，這區區二十元錢，能夠用嗎？」「我們是不靠薪水的。」「不靠薪水靠什麼呢？」我詫異的問着。她不禁回過臉兒來向我一笑：「那客人常常把一捲一捲的鈔票塞到我們手裏來，還怕我們不肯收呢！」我們這一部裏的部長，最是討厭！他常常愛動手動腳。別的部分的部長，祇叫女職員陪着他說說話兒，常常可以得到部長幾十元的津貼。像我們這個部長，人又老脾氣又最是苛刻——我現在穿的這件旗袍，是我向他吵了一個月，幾吵到手呢！」「你們公司裏做部長的有幾個錢一月的薪水？」

「一百塊錢左右。」這樣大量的津貼女職員他們家裏的黃臉婆子，豈不是祇好喝西北風麼？」「部長有部長的外快！」我的話又轉了向：「到你們公司裏當職員，需要怎麼樣的程度？」「程度是不拘的，臉蛋却要好。你看我們公司裏的女職員有一個醜相的麼？」「沒有程度，如何能辦事？」「老實說了罷，公司裏是叫我去當一個活招牌的！祇叫臉袋子長得不錯，能吸動得買客，便行。至於沒有程度辦事體，怕什麼？我們祇須化裝好了，在櫃身裏坐坐，揀那輕快的事體做做；有什麼為難的事體，自有男職員來討我們的好搶着去做還搶不到呢——因為那部長早已搶去做了！……」

到這時候我的飯也吃飽了，話也聽飽了，不願再聽下來去了；便站起身起來要走。誰知道這個女孩兒不知那裏學的腔調，他陡的撲向我的懷中來，把小腰肢兒扭着說道：「我給你親一個嘴，你給我買一件大衣好嗎！」

紀念一婦人

張宏

事情已經過去一年了，回想起來，似乎還覺得非常留戀的。這事，我應當在這裏表明，我不是爲了一個女人一定要在這裏寫一篇文章；實在的，一個女人能夠值得寫一篇文章嗎？那麼我有許多女朋友，如果我把她們的事實集合起來，我便可以寫成幾十本書了。但我不願意幹那樣差事，我所以在這裏單獨敘述她，就是因爲我愛她，忘不了她，假如讀者不嫌棄，我就把這一點私事，當成一個故事一樣的演繹下去了。

事情是這樣子的，去年春天，我由上海飄流到了蘇州，蘇州的女性之美，諸位大約都能夠想像的吧，但我之去蘇州，倒並非存有非分之想。然而事情也有如此湊巧，這便怪不得我了。

在蘇州，我本來想找一位朋友，可是那位朋友，據他的家裏人說，還在上海未回。所以我祇好跟着我流浪過多年來的一點破舊的行李搬進旅館裏，準備等他。因爲我

在這窮困的飄流上，還免不了要靠他幫忙的。

當我搬進旅館的一天，就在那一夜我認識了她。但是我以保證，她絕不是神女。從來住旅館的人，據說神女要佔多數，這一回我不想信許多了。天呀，我所遇着的是一个有夫之婦啦！你們或者不想信，爲什麼一個有夫之婦會和一個陌生男人發生關係呢？這個，當時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像她那樣一個女人，是很容易和陌生男子發生關係的。她的房子和我的房子排成一個對面，各人門上掛好了一條白色的門簾，原是各人看不到各人房內的底細的。過一會，茶房把我的行李搬來了，沉重的腳步聲，的答的答的，這或者就是使她驚醒她靈魂深處的一個媒介吧？她輕輕地把她的門簾撩開了，站在門簾上，一手托着腰，眼睛望着我的行李，又不時的向我斜視，好像有什麼話要對我說似的。我呢，倒沒有關心她個什麼。

她生得美不美，面上是不是麻皮，我一概沒有過分的

注意。直到她忽然問起我：

先生，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仔細注意到她，原來她還很美，年紀也很輕，我見有一個這樣的年輕美人兒站在我面前，頃的不覺呆了，趕忙裝着十分鎮靜的樣子回她道：

我是從上海來的，女士貴姓？

我？姓陳。

回得十分輕快入耳的。於是我把我的姓名也告訴了她。到了晚上，我正在電燈下整理一些零亂的書籍，她忽然又飄飄的駕臨了，我把她當成一位賓客一樣的款待，請她上座；她却故意裝着一臉頑皮的狀罷，讓着不坐，不坐，走到我的身邊，用手翻我正在整理的書，拿這本看看那本也看看，似乎表明她是能夠看書的，或是叫我知道她是曾經入過什麼女學校的。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這情形我早就看出來了。當時我很疑心她是屬於騎白之流，所以我處處留心地，處處避免她。後來她的勢頭越來越不對了，她竟拉着我的手，和我開起玩笑來，要拖我到她的房子裏去，這樣唐突的事，我怎麼能夠和她幹得來，我幾乎疑她是在發瘋了；但她對於這事，似乎看得毫不在乎似的，

「你到我房子裏去玩不好嗎？我的先生也有你這樣

多的書呢？」

我祇好裝着故意逗她的口氣說：

「這個不行吧？假若你們先生來了，那纔……」

不要緊，他今晚不回來的，他每禮拜祇到我這裏來兩次，其餘都在本家的，快去，我會把這原因告訴你。我受不過她的推拉，祇得踉踉跟跟的跟他到他的房子裏，她的房子真是佈置得非常客氣，床上都是一色絲絨的被褥，桌上也擺滿了自鳴鐘，大圓鏡，以及一切應有盡有的化妝品。有一個用炭畫成的兩尺多高的肖像，生着一撮鬚鬚一臉橫肉，大約就是她所她謂的先生了。果然她指着這肖像說：

「這就是我的先生」。

我問她的先生是幹什麼事的？

她說：「是本地銀行幹經理的」。

我趕忙想追問她的先生爲什麼每禮拜祇來兩次？可是她已用別的話，把這問話插斷了，至此我更疑心她是騎白。因此我馬上就想把腳從她的房子裏，從這恐怖漩渦中退出來。她見我這樣跼促不安，立刻借了別的口氣支吾道：

「真的，我請你看書，一時倒忘了。就是這個」，她指着那桌上的一書堆說：「這就是我們先生所喜歡的書，你也喜歡嗎？」

我說：喜歡的，其實我並不喜歡，對於這些銀行舉一類的東西誰喜歡呢？她見我答話答得非常勉強，於是又另變花樣，從抽斗裏抽出一大堆照片，內中有她的女朋友的，也有她的，也有她先生的。她狼小心的一張一張的給我，尤其把她自己的給我反覆看了又看，有幾張確實照得非常美，她得意地說：

這是我十八歲時拍的，你覺得好嗎？這一回我却稱讚了她幾句，她倒嘆起氣來：

唉！可是我現在已比不得從前了！張先生，你用手摸摸我的額頭看？最好還是讓我來坐在你你的身上，你便知道我是多麼的輕瘦了。我知道她完全是在發瘋，一個女人用這種卑污的手段來勾引男人是應該的嗎？當時我對我自己警告着說：這是一個醜白，應當留心！不要上他的當呵！她已經衝到我的身邊來了。我原想下令說：「滾你的蛋吧，我絕不致於落你的壳，你懂嗎？」然而進一步她已經坐在我身上了。怎麼辦呢？我立刻像受了電觸似的，全身都浸在熱水中。至此，我也管不到什麼醜白不醜白，不但用手摸她的額，並且摸她那豐滿的乳。於是隨手把電燈一熄，就順着答應了她的最後的要求了。

第二天，她的先生來了模樣兒和壁上掛的那張肖像，

全無分別。不過嘴上多含一根紙煙吧了。我也全無趣味去留心她們夫婦之間的生活，但我知道她的先生，這大塊頭的銀行經理，直弄到第二日八九點鐘才走。這騷動的妖怪，當她的先生走後，或是當她的先生未來，每晚仍是很惹人厭的來和我糾纏，要我去陪伴她。這事我恐怕漏風到她的先生的耳朵裏，所以有一次我便拒絕她了。並且我此時已經會到我那位朋友，再過兩天，我便預備離開此地，我把這事告訴她，她却嗚咽的說：

張先生，你真的要離開此地嗎？她說完，眼淚就像珍珠一樣的掉下來，我到此時，才知道坐在我對面的女人，是一個有情感的人，醜白是我誤會她了，我應當自悔，我說：「是的，我明天就要離開此地了」。

「那麼，你以後還會來嗎，你大約不會忘記我吧？」
「那當然，我不會忘記你的，我們就通通信也好」。

「喂！這個」？

她沉入一種沉思的狀態裏，我知道她還有話未說完，就問「陳女士，你為什麼這樣覺得難過呢？」

她聽了我這問話，眼淚更流的快，後來她忍着哭，方慢慢的告訴我，我才知道她的身世非常可憐。原來它的本家並不在蘇州，她的父母都在常熟，祇因這幾年來，農村

也和別的地方一樣不景氣，所以她們的家道也跟著一天一天的衰落，她說：到蘇州已經兩年了，起先原在一家縫紉店裏作女工，有一回這位銀行家到她們店裏，一眼瞥見了她，後來就毫不放鬆的把她搶了去。他又說：我跟了這一個老不死的，我們已經遷過三處房子了。

我問：

「你們家裏對於這事知道嗎？」她們難道不提出抗議

她嘆了一口氣：「什麼抗議！我們家是無錢無勢的，況且我家的生活費，每月還少不了要靠他幫助呢！」：

說到這裏，她又告訴我，這位銀行家裏還有一位大婦，有一回這事給她的大婦知道了，它就帶領了她的兒子和媳婦們，大大的向她進攻，最後還是虧得這位銀行家的本事強，才算把它的妻子們騙過去，把她却金屋藏嬌，直到現在，已是藏過四處，換過四處地方了。

張先生，她又痛心的叫着說：你看這事怎麼了局？我在這裏簡直是過着非人的生活呵！我好像成了她的一件贓物，她把我這樣偷來偷去的，你看成個什麼事體：並且我對你直說吧，她又把語氣加重地說：

張先生，我之所以相愛你，實在當你來那一天，我就

看出你是一個十分可愛的人，無廉恥的事。實在呢，我並

想把我的真白獻給你，

可以救我出火坑。

我聽了她這樣一片哀訴，我的微弱的心弦被他彈動了。怎麼好呢？我反問着自己，我難道不能救這樣一個弱女子出火坑嗎？是的，我一定要救她出火坑；我要解放人類，也要從這裏作起。但是反觀我自己，就覺得我自己現在比她還要可憐呵！我現在過着這種吉百色的生活，我是一個流浪人！從何處救她入手呢？苦了許久，終於被我想出一個應付的辦法來了，我說：

「陳女士，你的身世，很令我同情，祇要我能力所及，我一定幫助你逃去這火坑」，

「好，她點頭微笑地說：祇是你怎樣作呢？」

「我想我現在要到北平去找一個差事，等到我找好差事，我便接你到北平去，到那時我再為你找一個生活，使你在世獨立作一個人」。

「先生，你真是一個好人，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

第二天，我們便含着淚水離別了。她送我一方手帕，我把這手帕帶到了北平。

我在北平足足住了半年之久，也從沒有寫過信給她，

實在我非常地慚愧，我無顏寫信給她。因為我的差事沒有弄到頭緒，我答認她的話，也算是食言了。我有什麼面目給她報告我的無聊的近況呢！

去年十二月間，我又由北平飄流到上海來了車到蘇州，突然的想起了故人，於是在雨雪紛飛中下了車站，滿想馳至我的故人處負荆請罪，豈知「人去樓空」，大有「去年今日此門中」之概。當時我是失望到了極點了，內心的痛苦，非筆墨所能形容。此刻我負着痛在這淡黃色的燈下草就這篇文章，但是我的文章不能叫出我絲毫痛苦，我不過把我的遭遇這樣寫下來，也許我的故人有機會看到可以寬放我。而我現在情形之不佳，更是言之不堪其狀了。

呵，懦弱的人呵，無能的人呵！自己都不堪造就，無能造就，還有何方能去造就他人，改造他人？休吧！假如不是知羞的，你便應當先從改造你自己入手了。

我丟了筆，在床上來覆去的，似乎聽到她在這樣的細細咒罵我，我的靈魂更加上一層刺痛了。我又恨她，又是不能毀滅她，最後我折斷了我的手帕，這是我一直保到現在，她給我的唯一的紀念品，我把它輕輕的放到我的臉上，揩我的正在流淚的臉，我一接觸這芬香的手帕，就好像吻到她那柔軟的兩腮一樣的興奮，頓時我所有的頹廢的氣氛，都被消到無影無踪了。立起來很興奮的擡着拳頭，在空中重重的打了兩拳：

「媽的，我果真懦弱無能嗎？你看我將來作一點小小的事業給你掃。」

編後贅語

爲了畫刊製版及文字之印刷等關係，截至看大樣時，知道了這期最少要延期五天了，因循之咎，在忙碌中的我們固負咎，即在就誤了我們的客觀事實，也不能不負咎，但有什麼可推，祇有要求讀者再加以原諒而已！

畫刊編輯郭君，原爲試編性質，因約言的履行，郭君現已辭去，今後的畫刊，則由編者自行負責。許多認得的朋友的熱心幫助，是很可感的；許多未認得的朋友，也很希望在藝術的立場，予以熱心的幫忙。

客觀的環境，令我們得了許多說不出的困難，所以，理論與創作，與我們的理想有相當距離，惟有裝着愚昧者而呼一濫調曰：「天實爲之，爲之何哉？」但是，可能範圍內，我們仍沒有放棄我們的精神與我們的職責，明白的讀者，當然會爲我們苦惱之衷懷而加以宥宥的。

本刊今後將提前發稿，以免再有延期之歎。編輯者，還是如前，對於小品文字，希望寫稿的朋友，有力文章出來。

最後應鄭重聲明，本報停刊的消息，請讀者諸君，